

iPhone X S



超大螢幕 配 超快網速 **大快人心**

舊機換新機

指定資費\$0起

22家指定銀行

刷卡24期0利率

iPhone + Watch

獨家合購優惠

3C大禮包(無線充電盤、手機殼、傳輸線)

WORLD GYM 免費體驗3個月，再抽一年免費會籍(限量)



1.「新精選購機方案」、「大4G方案」優惠活動期間至107/9/30止，上述購機方案租期為24/30個月，優惠內容限合約期間有效。2.「舊換新指定資費手機\$0起」係指申辦大4G購機方案，月繳1599元以上資費、30個月租期購買iPhone XS 64GB，並搭配舊機換新機方案(以iPhone X 256G為例，可享折抵2萬元優惠)，購機最低折抵至0元。詳細優惠內容及手機估價標準，請洽網址:https://goo.gl/FVAXhi；本公司將依市場行情適時調整回收價格，舊機可折抵金額以門市現場實際判定及報價為準。3.107/09/21-11/30搭配大4G方案(30個月)或新精選購機方案(30個月)月繳\$999以上購買iPhone，並選購Apple Watch Series 3 GPS+Cellular版，可再享3C大禮包(內含無線充電盤、手機殼、傳輸線)免費送、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免費體驗3個月，上網登錄再抽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免費1年會籍。詳細優惠內容與條件詳見http://iPhone.emome.net，贈品規格/尺寸/顏色依門市現場為準。上述機型/顏色/容量供貨情況依各銷售門市現場為準，數量有限售完為止，詳情請洽門市人員。4.刷卡購機搭配任一資費方案即享刷卡24期0利率優惠，適用銀行包括: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商業銀行、上海商銀、台北富邦、國泰世華、花旗(台灣)、台灣中小企銀、渣打銀行、台中銀行、匯豐(台灣)、台灣新光、聯邦商銀、遠東商銀、永豐銀行、玉山商銀、星展銀行、台新銀行、安泰商銀、中國信託、台灣永旺信用卡共22家。5.上述優惠方案之內容及限制條件依申辦現場優惠同意書為準，中華電信及World Gym健身俱樂部保有隨時修正、暫停、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行動通服務網址: www.emome.net 行動通服務專線: 手機直撥800或市話撥0800-080-090



INK

182

Literary Monthly
October 2018

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INK

Literary Monthly
October 2018

182

第拾伍卷第貳期

印刻文學生活誌

獨家發表

余英時 回憶錄

王汎森：記懷老師的雋永話語

朱敬一：我

周婉窈：新

陳弱水：神

黃進興：哈佛讀書樂融融

蘇曉康：受難中的精神陶冶

廖志峯：普林斯頓余府專訪

1A-24-2



ISSN 1728929-7
4717410216896481

李使儀

金石堂10月網路選書

駱以軍

狂想星球雙重奏



\$350



\$360

療癒系：純真的擔憂

我們都活在失落之城裡，努力想把自己修復回來

任意垂下一縷鑲上時差的棉線，勾撈出一顆顆如冰糖般凹凸結晶的故事雛形：那些雜糅老舊之街、煙花迷離之物、層次繁複的幽香，栩栩如生封存於記憶的淨瓶中，均是如實存在的生命樣態。

奇幻篇：計程車司機

遊走胡鬧星系，閒逛耍廢大街
每一次啟程，每一次歸來
每一次看似無聊荒誕的日常
都是不可思議的歡樂加成

我們一起經歷過那麼多事
我們那麼渺小
我們拿著回憶柴房裡，那麼多那麼多可以點燃篝火，照出搖晃陰影的樹枝
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只是一顆短暫將被蒸發的晨露
我們應該更好一點 —— 駱以軍

延伸閱讀：

- 胡人說書
- 肥瘦對寫
- 願我們的歡樂長留——小兒子2
- 女兒
- 小兒子
- 臉之書
- 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
- 西夏旅館（上下兩冊）
- 我愛羅
- 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
- 降生十二星座
- 我們
- 遠方

隆重推薦

王鼎鈞 回憶錄四部曲



\$380

\$399

\$499

\$499

- 《昨天的雲》
- 《怒目少年》
- 《關山奪路》
- 《文學江湖》

這是一部回憶錄，也是一部近代史詩。
從民國初年到一九七八年，
歷經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烽火年代，
在臺灣見證了台灣文學、報業、廣播、電視的發展，
以及白色恐怖。

無端歡喜



\$350

所有的事情看似很輕，是因為她承受過太多生命的重
詩人余秀華首部散文集

無端歡喜就是告訴自己無論什麼時候都要高興，快樂就叫歡喜，但是歡喜是高於快樂的。——余秀華

在身體與靈魂的縫隙間，日常生活中的不安，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痛苦和喜悅，她寫得特別用心用力。這些，全是其詩歌的註腳；而那些，曾經熟悉的一切，起伏的麥浪、門前的水塘、屋後的樹林，卻已不復存在……

延伸閱讀

《搖搖晃晃的人間》 \$330

《月光落在左手上》 \$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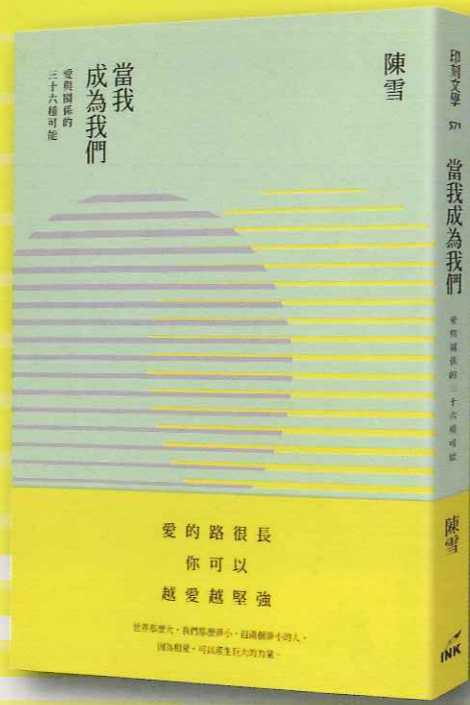
當我成為我們

愛與關係的
三十六種可能

陳雪

愛的路很長，你可以，越愛越堅強。

為什麼我喜歡的和
他喜歡的是兩回事？
到底是不適合，還是需要磨合？
當他離開時，要等待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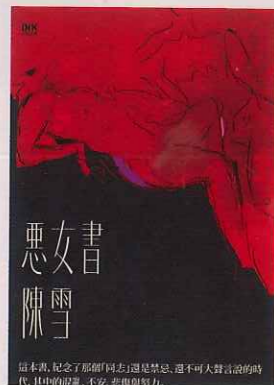
NT 320

九〇年代華文同志文學經典 惡女書 新版

從懵懂到對愛的探索，
以顛巍巍之姿找回愛的初衷

回到寫作最初始，那些想永遠記錄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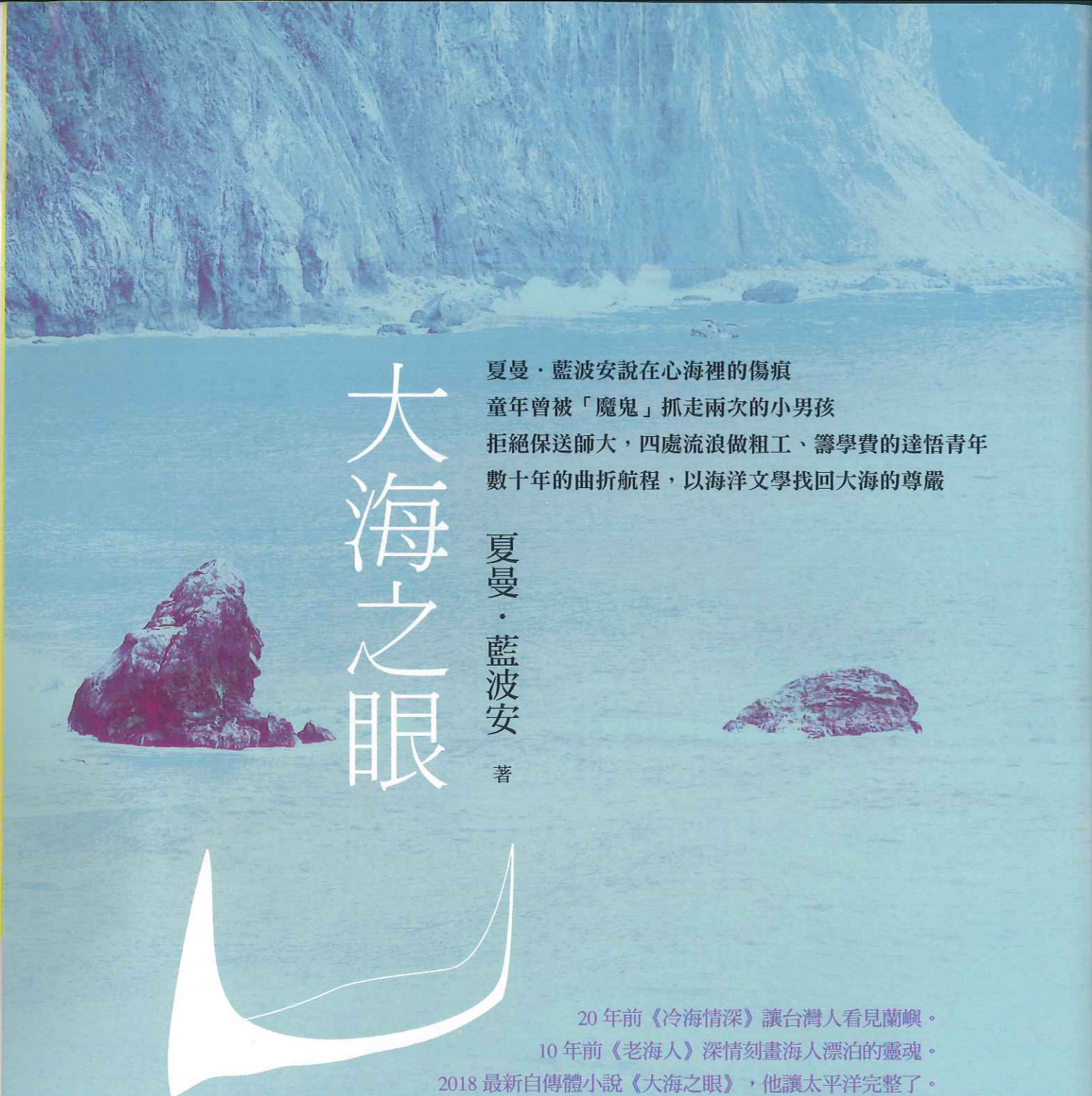
陳雪二十三年前驚天動地的第一本書，至今仍熾熱濃烈，直抵靈魂深處！



NT 280

陳雪在印刻的作品

橋上的孩子／惡女書／陳春天／蝴蝶／無人知曉的我／她睡著時他最愛她／天使熱愛的生活／附魔者／迷宮中的戀人／人妻日記
／台妹時光／戀愛課—戀人的五十道習題／我們都是千瘡百孔的戀人／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



大海之眼

夏曼·藍波安說在心海裡的傷痕
童年曾被「魔鬼」抓走兩次的小男孩
拒絕保送師大，四處流浪做粗工、籌學費的達悟青年
數十年的曲折航程，以海洋文學找回大海的尊嚴

夏曼·藍波安 著



20年前《冷海情深》讓台灣人看見蘭嶼。
10年前《老海人》深情刻畫海人漂泊的靈魂。
2018最新自傳體小說《大海之眼》，他讓太平洋完整了。

那年，蘭嶼最後一次舉辦「驅逐惡靈」儀式後（遭天主教神父阻止），齊格瓦曾經兩次消失在人間，一次在自家涼台下的角落，堆疊的五爪貝形成了一道柴屋伙房的外牆；另一次是在軍方灘頭的簡易茅草屋崗哨，他玩得太累，披著軍用綠色外套睡着了。每一次被找回來，父親都以蘆葦為他作淨身儀式，以去除魔鬼摸過的指紋，祖父說：「要你的靈魂堅如磐石。」那正是他名字的意思。然而，兩次「消失」，他都看見一艘單桅帆船在海中航行的幻影，彷彿指引著他離開祖島，也指引著他航向大海。

即將出版

▼ 延伸閱讀

安洛米恩之死	\$ 300
老海人	\$ 270
航海家的臉	\$ 200



即將出版

與火深淵

繼《革命與詩》之後，陳芳明最新抒情之作，
在最苦悶的時刻裡，終結流亡，不再缺席。

生存在畸形的年代，無法避開畸形權力的氾濫。
美麗島之後，隔著海洋瞭望台灣，戰後新世代巍然站起。
在洛杉磯三年多的歲月，赤裸裸的政治事件，讓浪漫主義者為了生存，
生命之旅完全改變航線——
藉由書寫救贖的過程，跨過人格重塑的一道關門。

延伸閱讀

- | 《昨夜雪深幾許》\$290
- | 《余光中六十年詩選》\$360
- | 《革命與詩》\$330
- | 《晚秋夜讀》\$330



貳零壹玖

台積電

文學賞

中小
說篇

2019 TSMC | LITERATURE AWARD

◆ 徵選類別及獎勵方式

中篇小說—徵稿字數6-8萬字，附大綱（500字以內）。
取正賞1名，獲獎金60萬元及獎座。
副賞2名，各獲獎金20萬元及獎座。
得獎作品由《INK印刻文學生活誌》出版專輯及個人專書。

◆ 參選者資格

海內外華人、年齡40歲以下者（限以西元1979年1月1日後出生）均可參加，惟須以中文創作。

◆ 收件及截稿日期

即日起開始收件，至2019年8/30截止，一律採掛號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

◆ 參加辦法及收件方式

請上「2019台積電文學賞」專屬網站，網址 www.sudu.cc 舒讀網，從網站下載、填妥報名表。請繳交兩份紙本（分別以長尾夾、橡皮筋固定，請勿繫襪裝幀），第一頁為報名表，第二頁為大綱，第三頁始為內文，12級新細明體，第一行空兩格，單行行高，內文中請勿包含任何個人資料，並附內文光碟一份。一併以掛號郵寄至「中華民國 23553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249號8樓台積電文學賞徵選委員會工作小組收」。

◆ 得獎名單揭曉及頒獎日期

於2019年12月於各大媒體、專屬網站上公布得獎名單，並於《INK印刻文學生活誌》十二月號製作專輯，翌年舉辦頒獎典禮，頒獎典禮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主辦



印刻文學生活誌

承辦

眾所矚目！

【臨淵而慄】坎城名導

深田晃司

【飛上天空的輪胎】

藤岡靛

日本、法國、印尼跨國合製感動人心的奇幻之旅



來自大海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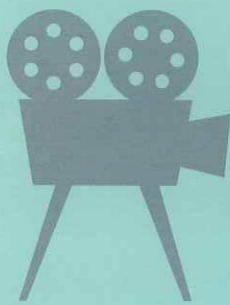
海を駆ける

鶴田真由

藤岡靛 太賀 阿部純子 Adipati · Dolken Sekar · Sari
導演・編劇：深田晃司 (『臨淵而慄』)
製作：新井重人 エグゼクティブ・プロデューサー：大田和宏 荒木宏幸 江口航治 宮崎伸夫 梅村昭夫 澤田正道 Willawati プロデューサー：小室直子 紀 嘉久
コ・プロデューサー：澤田正道 Giovanni Rahmadeva 製作：日活 東京アトル アミューズ 太陽企画 朝日新聞社 TBSサービス/Comme des Cinemas Kanoga Pictures
企画制作：日活 配給：日活 東京アトル ガルダ・インドネシア航空会社 ガルダ・インドネシア航空株式会社 協力：インドネシア共和国観光省 助成：臺文化庁芸術文化振興費補助金
特別協賛：ガルダ・インドネシア航空会社 107分 / 5.1ch / コーポレート・スポンサー / 2018 The Man from the Sea FILM PARTNERS

10/26
光點台北

大海孕育生命，也帶走了生命
他來自大海，出現在我們身邊



2018

光點華山電影實務學堂

穿透文創產業的力量—創意 + 權利

講師 黃秀蘭

10.17 @ 19:00 流行音樂—五線譜與著作權法的共鳴

10.24 @ 19:00 舞蹈戲劇—藝術與法律的交集

10.31 @ 19:00 視覺影像—感性與理性的初相遇

11.07 @ 19:00 品牌設計—時尚與工藝的融合

報名費用——單堂 300元

報名方式——9/13起，請至光點華山電影館售票處購票報名，憑票入場，名額有限，請提前購票，以免向隅。

上課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館 2F 多功能藝文廳

- ※ 因應講師聯繫、報名情形或其他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課程變更權利。
- ※ 最新課程訊息請以網路公告為主，課程詳情、報名資訊請查詢活動網頁。
- ※ 因課程名額有限，現場報名前可先來電或先至活動網頁查詢最新報名狀況，以免向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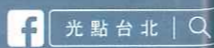
台北市八德路一段1號(華山文創園區—中六電影館) (02)2394-0622

歡迎加入光點華山 facebook 粉絲團

www.spot-hs.org.tw



台北之家光點電影院 |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8號 | www.spot.org.tw



初心

本期的封面專輯，隆重刊出「余英時回憶錄」（詳見二八頁編按）。編製過程，重溫首屆唐獎漢學獎頒贈余教授的頌辭，「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分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後輩晚生，學術門外漢，未敢置喙浩瀚巨著，單純仰慕言行，聯想「初心」二字。

初心，亦即初衷。兩位禪學導師，並稱「鈴木雙禪」。鈴木大拙專注開悟，著作等身。鈴木俊隆重視自覺，返歸初心，一冊《禪者的初心》，風靡美國文化界，深遠影響「垮掉的世代」，也啟發科技界的賈伯斯。「不求繁雜，不求溢美，簡潔素樸為要」，便是舉世皆知的蘋果的初心。

另外，比較通俗趣味的例子。點慧逗鬧的美國漫畫家斯奈德，曾創作一幅十三格漫畫〈夢想的本質〉，饒富禪味，也很可以表達「初始之心」的珍貴。

起先，真正夠幸運的主角，終於曉得「自己喜歡溜鱷魚」的獨特嗜好，經常練習，成功吸引小部分人的目光。虛榮作祟，拚勁提高技巧，蒐羅更稀罕的奇異動物，溜烏龜、溜蜥蜴也相當拿手，獲得大部分觀眾的掌聲肯定，卻從此被動物纏身，生活混亂。緊接著，出現妒忌者、競爭者，主角變本加厲，虎豹象都動員了。百般炫技的結果，動物群起獸性暴亂，失去控制，主角遂變成一無所有。驀然回首，他才驚醒恍悟，自己本來只是「喜愛溜鱷魚」這碼子事而已，搞那麼多名堂，何苦來哉。

初心，從認知和動機的層面來看，探索的本能狀態，往往不容易保持。熟悉取代好奇，抹去辨別美醜的天性之鏡。人際關係附隨年歲增長愈趨複雜，社會化的強力捏塑之下，利害取向掩沒善惡區分。每天戴掛面具周旋四方，連睡覺也疏懶拔除，變得連自己都識不清自己的真樸面目。

學無止境，若以為專業就能夠驕縱，遺忘初心，此輩人物最是可憎。梅蘭芳講的，「戲要常帶三分生」。台詞倒背如流、身段行禮如儀的表演，總讓觀眾厭煩，頻打瞌睡。

政治的志業，變節似反掌，難以挽回初心，導致標榜自由民主的反對運動，質變成為奪取權力名利的終南捷徑。我們目睹太多太多的例子了。

至於學者作家，「敘拉古的誘惑」是其致命傷，夢想師法柏拉圖，嘗試以哲學哲思感化「僭主」，肇建理想國。但伴君如伴虎，往往跌落淒慘悔恨的末路。

要使魚龍知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濤（馬一浮）。每當震盪事件發生，劃破整個社會暮氣沉沉的萎靡賴皮，讓各人更新體會自身能耐的初心，重啟靈動，思考個體與國家的命運關聯。

愛情的初心最不容易把持，其次是友情、親情。

初心，習藝發憤之志。淨土教時宗門徒、能劇集大成者世阿彌，誠弟子曰：「務須初心不可忘，時時初心不可忘，老後初心不可忘。」

嘗聞讚嘆，從青年、中壯到老年，回望來時路，始終擁護一顆進取、善良、勇猛的獅子吼初心的當代文豪哲士，西方應推湯瑪斯·曼，東土當舉余英時。莫怪乎兩位大家幾乎異口同聲壯語，「我在哪裡，哪裡就有德國文化」，「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前後輝映，洋溢非凡的自信、傲骨與氣魄。ink



TAIWAN 共好
中華民國107年國慶·總統府建築光雕展演

每日演出時間
2018.10.05 - 10.10
19:00 / 19:30 / 20:00
20:30 / 21:00 / 21:30

主辦單位 文總 GACC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107年國慶籌備委員會 執行單位 陳怡潔 藝術工作室 協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FORESTRY BUREAU C.O.A.

特別感謝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CPC Corporation, Taiwan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兆豐票券 Mega Bills 兆豐證券 Mega Securities 合庫金控 合信金庫銀行

INK

編輯室報告

010 初心 簡白



職人四十面相

018 有些人不滿足只當個票房巨星 龍貓大王
020 一琴一弦走天涯，唸歌有情傳古今 何敬堯

畫匣子

026 山海經遇見台灣——泰逢與犀渠 李永平



封面專輯
余英時回憶錄

(專訪)

030 一個編輯，走了三十年的朝聖之旅 廖志峯

(獨家發表)

034 余英時回憶錄：美國哈佛大學時期 余英時

(節承與私淑)

060 從費景漢院士到余英時院士——我的幸運長輩緣 朱敬一 王汎森

065 絕不容許任何人以權威欺負他人！——記與余英時老師的幾次談話

068 哈佛從學記 黃進興

072 有關余英時老師的回憶二則 陳弱水

076 猶記新港雪天歡笑時 周婉窈

081 忽到龐公棲隱處 蘇曉康

華航直飛加州安大略

大熊湖美景邀您領略



天天直飛 台灣往返歐洲更快



天天直飛安大略，前進美西更快更方便

準備好您的行囊，搭乘華航直飛加州安大略，前往熊的故鄉。安大略城臨近大熊湖 (Big Bear Lake) 渡假勝地，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美景等您造訪。還有豐富多樣的森林活動適合全家一起體驗...享受加州的精采風貌，就從安大略開始吧！



相逢自是有緣 華航以客為尊

* 因各類因素或不可抗力之原因，本公司得未經預告以不同機型載送，如有變動將以實際飛航機型為準。

航線	班號	起飛	抵達	飛行日	機型*	有效日期
台北-安大略	CI024	16:10	19:50	12-4-67	777-300ER	08/24-09/15
		18:00	15:10	12-4-56		09/16-10/27
		18:10	14:50	12/3-4/67		10/28-11/03
安大略-台北	CI023	16:15	20:55+1	12-4-67	777-300ER	08/24-09/15
		23:50	05:00+2	12-4-56		09/16-10/27
		23:50	05:25+2	12/3-4/67		10/28-11/03

詳情請上華航網站及各大旅行社。

088	陳芳明專欄：晚秋書 盛夏的左營陽光	
094	洪滋敏專欄：你從哪裡來？ 人生最終的目的就是療癒自己	
098	傅月庵專欄：紙上行腳 日頭落山	
102	一瞬之光 反傳統者的獨白——李敖第一本書《傳統下的獨白》	應鳳凰
104	生活誌 「流轉」大稻埕——意象書法家陳世憲	葉蕾／訪
110	文學競技場：2018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揭曉 〔新詩類優選〕三別 許明智 評審意見 楊澤	
112	〔新詩類優選〕副作用 李冠玟 評審意見 羅智成	
114	〔散文類首獎〕房間 李唯廷 評審意見 楊佳嫻	
118	〔小說類首獎〕在船上 蕭培黎 評審意見 童偉格	
124	電影的故事 靈光的迴旋與協奏——錢翔、陳湘琪與易智言談《迴光奏鳴曲》	錢翔、陳湘琪、易智言
137	那些人那些事 寫日子——《野花》我的母親李春鳳女士的家族手札	李春鳳／文 張豫／整理、註釋
146	一個旅人 《白夜》——一本城市旅遊的通行證	熊宗慧
154	在……那邊：普魯斯特隨想 終局 朱嘉漢	
157	已讀有回 〔我的文學 我的生活〕 精神的貴族・彩色的人生	歐宗智
160	散文 秋日小語 余秀華	
163	瘋狂的愛更像一種絕望 余秀華	
166	記得 難得 捨得 郭強生	
170	十月小說 大海之眼——失落在逐夢的歲月中	夏曼・藍波安



二〇一八詩詞人戲實驗京崑文學劇場
Lyrical Drama: Experimental Literary Theater
of Peking Opera and Kunqu Opera

天

Heaven and Earth:
Li Yu the Poet Emperor

人

李後主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魂返故國 一靈不滅奏霓裳
仙人指路 君主對弈話興亡
愛情的背叛與救贖曲折交織
尋找封印的記憶拼圖
解開李後主和大、小周后的生命密碼

11/23 11/24
[五]19:30 [六]14:30 19:30

11/25
[日]14:30 (本場同步錄影)

臺灣戲曲中心
大表演廳

票價
400 700 1000
1500 2000 2500

購票辦法
兩廳院售票系統 24 小時服務
(www.artsticket.com.tw)



洽詢專線
兩廳院售票系統 (02)3393-9888
國光劇團 (02)8866-9600 分機1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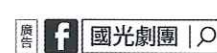
主演
溫宇航 朱勝麗
鄒慈愛 陳清河
林庭瑜 陳美蘭
凌嘉臨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台灣高鐵



INK

創辦人 | 張坤山
發行人 | 張書銘
社長 | 鄭樹森
執行社長 | 林錦龍

編輯委員 按姓氏筆畫排列

小 思 大木康 王文興 王安憶 王孝廉 王德威 白先勇 古蒼梧 西 西 朱天心
阿 城 李 黎 宋澤萊 林懷民 林瑞明 邱坤良 紀蔚然 侯孝賢 郝明義 孫大川
唐 諾 莫 言 張大春 張 煒 陳思和 陳芳明 陳傳興 羅智成 尉天驍 舒國治
黃哲暎 黃春明 詹宏志 楊 澤 楊 照 劉大任 劉克襄 舞 鶴 盧非易 鍾肇政
龔鵬程 李 渝 柏 楊 高信疆 郭松蔭 陳映真 葉石濤

編輯部

總編輯 | 初安民
副總編輯 | 江一鯉
簡 白
執行主編 | 蔡俊傑
編輯 | 葉 書
特約攝影主編 | 陳建仲
封面繪圖 | 李健儀
美術編輯 | 蔡南昇 吳之正 黃昶憲 陳淑美 林麗華
出版部主編 | 陳健瑜
編輯 | 宋敏菁 林家鵬 林政君
企劃經理 | 高惠琳
行銷企劃專員 | 林昱豪
網路主編 | 許耀文

業務部

總經理 | 林錦龍
總經理特助 | 黃彥傑
暨廣告部經理
財務經理 | 藍玉如
財務組長 | 滿佩茹
發行組員 | 林耀揚 許正霖 謝素英

法律顧問 | 施峻中律師
法律顧問 | 涂成樞律師



填問卷，送禮券



發行所
印刻文學生活誌出版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249號8樓
訂戶服務專線：02-22281626滿小姐
傳真：02-22281598
網址：舒讀網http://www.sudu.cc
e-mail: inkmg@sudu.cc
【印刷】海王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郵政特准掛號
第000014號登記證登記為雜誌交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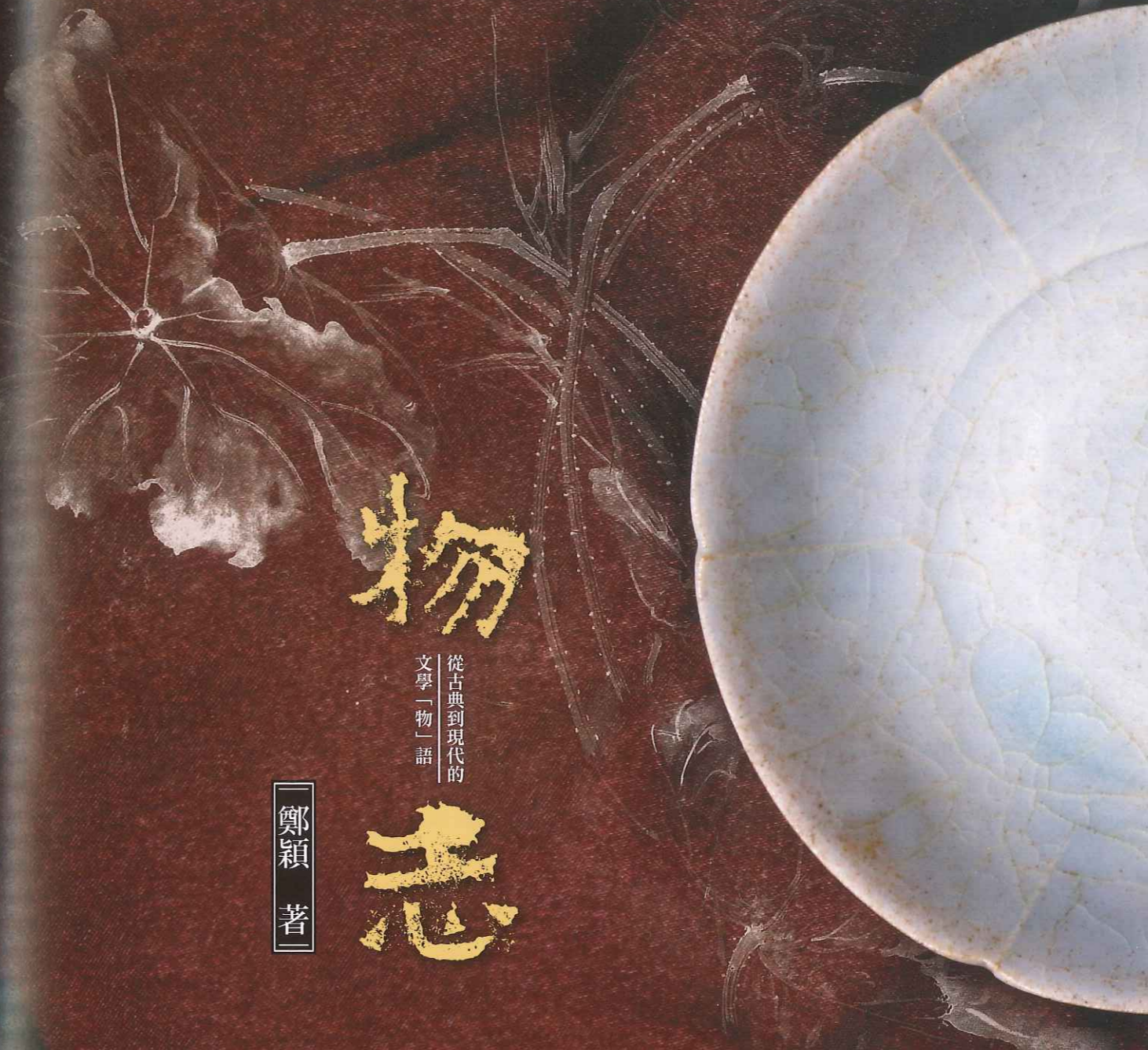
國內訂閱
國內零售每本定價240元
國內長期訂閱全年2400元
國內掛號全年另加郵費240元
郵政劃撥帳號19785090印刻文學生活誌出版有限公司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
現正提供本雜誌訂閱服務

國外訂閱
港澳地區/
航空每年訂費NT\$ 4100元(US \$ 135元)
亞洲地區/
航空每年訂費NT\$ 4700元(US \$ 155元)
歐美地區/
航空每年訂費NT\$ 5700元(US \$ 190元)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投稿本刊，恕不退稿，一經採用，
將同時選刊於舒讀網及舒讀電子報，
如有異議，請於投稿時註明。
ISSN 1728-9297

總經銷：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
Creation Distributor of Books & Magazine Co., Ltd.
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客服專線：886-2-29178022

港澳總經銷：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
電話：(852) 2798-2220
傳真：(852) 2796-5471
電郵：gccd@singtaonews.com
網址：www.gccd.com.hk



物志

從古典到現代的
文學「物」語

鄭穎 著

由自然之物，
到人造之物，
「物」究竟為何物？

翻開文學史的一頁——
「物」、「文物」在當代已被分門別類於藝術領域

- 文學作品如何載「物」？
- 文人或創作者借「物」體現何志？
- 文人如何建立「物」的美學譜系？

以文學文本與藝術賞鑑，
交叉跳躍於由文人、階層、市場所呈現出的賞玩美學，
及其背後的人文心靈指向。
提供當今淺碟化的文創現象，
探詢更知識性、文學性與文化性的可能。

體物寫志。

撫摩之、賞玩之，
靈光乍現，
如與超遠時光中的
某一感動素樸相見。

即將出版

有些人不滿足只當個票房巨星

台北·龍貓大王·文



如果能夠把你的嗜好變成你的志業，那可能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但是有些人的嗜好太廣了，他們無法確認自己該鍾情於哪一項嗜好——就像一位左右逢源的登徒子一般。但往往登徒子才是真正天下最懂真愛的人，他們不放下手上的任何一件嗜好，而同時在不同的領域發展出耀眼的成果。好萊塢多的是滿腹才華的星星，同樣的，具有雙重身分的「超英雄」也很多——白天他們是專業的演員，在銀幕上扮演別的人生；晚上他們是專業的自己，在鋼琴前、工作檯前、電子鍵盤前扮演更完美的自己。他們是巨星、他們也是職人，知道這些祕密職人們的故事，會讓你更愛這些花心的齊人們。


傑夫·高布倫就是其中一位。

許多年輕的觀眾已經忘記這位高個子演員有什麼獨特之處，是的，他很高，他還演過一部叫做《高個子》的電影，但別忘了他是一位九〇年代的票房巨星：《ID4 星際終結者》與兩集《侏羅紀公園》在全球創下將近二十五億美金的超高票房。而他在二〇一七年的《雷神3》裡一樣亮眼，他飾演的宗師看來高大上，實質卻是愛面子懶惰又怕事的昏庸領導者，可是宗師卻是整部作品裡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存在。高布倫在這些大片裡的銀幕形象似乎有一點是相似的：他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都有點自卑、有點自大、不合時宜，彷彿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高布倫私底下也有一個不為太多人知的小世界：他是一位專業的爵士鋼琴手——這裡說的不是明星在派對上，隨手彈彈鋼琴哼兩句的那種專業，高布倫以樂手身分出席很多音樂節的現場

表演。如果沒有三兩三，一位好萊塢巨星在專業表演上彈鋼琴會被認為是過乾癮，但高布倫很明顯地是來表演的，他流暢的手部動作在琴鍵上飛舞，臉上收起那副總是似笑非笑的微妙表情，他的獨特幽默感改從他的指間流瀉而出：他的爵士即興表演就像《雷神3》的宗師一般逗趣俏皮，卻又難以捉摸。

事實上對十七歲就成為演員的高布倫而言，音樂與表演的根柢是相同的，都在於呈現某種難以言喻的幽默感，或是某種傻氣的莽撞舉動。而高布倫選擇用兩種不同的肢體動作，將其傳達給觀眾與聽眾。他曾在二〇一一年科切拉音樂節上登台表演，花了長達十分鐘跟台下觀眾瞎扯淡：他竟然跟觀眾玩起「六度分離」的遊戲，要證明任何演員，透過五部電影的共演演員關係，都能跟他有所關聯。六度分離的理論誰都瞭解，問題是高布倫廣闊的電影知識，拯救了台下觀眾舉不出電影時的尷尬。更妙的是，玩到後來，他的雙手開始舞動，隨意彈出的音符慢慢牽連出一段旋律：這怪人，同時像個脫口秀藝人在逗樂觀眾、像個爵士樂手在談話間偷渡自己的即興、像個電影博士在引導一群受教的學生，真是怪人。

六十五歲的高布倫，前幾個月剛被笛卡唱片簽了第一張爵士鋼琴專輯約。這下超英雄的祕密身分曝光了：票房巨星與爵士樂手，它們都是傑夫·高布倫的真實身分。 

龍貓大王

【龍貓大王通信】專欄作者，報導你未在意（但很有趣）的小新聞；過時（但很有趣）的昔日事物；失敗／被嘲笑／瘋狂奇怪的人們。

齊東詩舍「詩的復興」十月活動 詩樂中的情意流轉

齊東沙龍

以系列講座為經緯，與詩對話，感受飽含在詩裡的五味情緒。

10/6 (六) 15:00-16:30

【詩如何成為音樂】李德筠〈詩與歌的情書往返〉

10/13 (六) 14:00-16:00

【詩如何成為音樂】張心柔〈歌樂中的詩：源流與當代創造〉

10/14 (日) 14:00-15:30

【臺灣詩人流浪計畫分享會】陳昀晨〈馬奶不斷攪打就會油水分離〉

詩影展

放大詩人眼下的影像，解析電影中的詩韻，凝結一首詩在影格中

10/20 (六) 14:00

放映《搖搖晃晃的人間》詩人余秀華記錄片 導演：范儉

10/27 (六) 13:00

放映《飛向天空》導演：塔可夫斯基

（每場放映會後另有映後導讀講座）

※ 講座活動皆為免費報名參加。

活動地點：齊東詩舍（臺北市濟南路二段27號）

報名及詳情請上詩的復興官網查詢，<http://poeticleap.moc.gov.tw>

或洽詢電話：02-2228-1626 email: poetic.leap@gmail.com



一琴一弦走天涯，唸歌有情傳古今

台中·何敬堯·文



第一次知道「唸歌」，是在研究所聽課，老師談及歌仔冊。但，我只瞧過書上論述，對唸歌仍一知半解。

某日滑著手機看臉書，朋友分享名叫《唸啥咪歌》的影片，剛獲得德國紅點設計大獎，有點好奇就點進去看。此影片取材自「哪吒鬧東海」，國寶藝人楊秀卿老師先唱起序言，再由「台灣微笑唸歌團」的林恬安、儲見智接著對唱。

當歌詞唱起：「這東海我知，東海夜市雞腳凍，也有湯包卡贏鼎泰豐，雞排割包香貢貢……」本來預期聽到哪吒如何大鬧海龍王，沒想到卻出現台中知名的東海夜市，不禁莞爾一笑。藉此契機，我便認真讀起唸歌研究，赫然發現唸歌其實是台灣鬼怪說書的重要形式，便更喜愛起這門獨特的民間說唱藝術。

首次現場聆賞唸歌，是去年參加文學館舉辦的新春拜年，「台灣微笑唸歌團」也受邀演出。林老師彈奏月琴，儲老師則拉大廣弦，兩人一搭一唱，琴韻啾啾啞啞，席間一片鼓掌喝采。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儘管我對台語唱詞有聽沒有懂，依然震懾於說唱風采。之後，我也前往唸歌團在文學館的擺攤，將攤位的唸歌CD各買一份，想回家好好聆聽。恰巧，儲老師有空閒，我們便聊了起來，這才知道原來老師們住在潭子，難怪對東海夜市知之甚詳。

儲老師豪邁笑道：「你知道嗎？以前唸歌在庄頭之間走唱，還會賣藥，唱到一半要跟觀眾互動，才能賣出商品呀，像我老師以前……」談起唸歌脈絡，儲老師滔滔不絕，親炙其言，我聽得著迷不已。

微笑唸歌團師承楊秀卿，這幾年來致力於活化唸歌，開班培育說唱種子，不只與雲林科大學合作《唸啥咪歌》，也參與獨立音樂節「大港開唱」。我實在難以想像，傳統的唸歌藝人唱著四句聯「請人客歌」，一邊敲鑼擊鼓，一邊配合搖滾樂手的電吉他撥彈，會是什麼畫面？在大港舞臺，傳統音樂與流行樂碰撞出美妙火花。

受到唸歌藝術的刺激，也影響我的創作。甫出版的奇幻小說《妖怪鳴歌錄 Formosa：唱遊曲》，男主角蛇郎君與其妻，我設定為走唱街庄的唸歌樂手，便是參考儲老師、林老師兩位夫妻搭檔。甚至，我也斗膽詢問唸歌團能否在新書發表會登臺，兩位老師熱情相挺，二話不說樂意出席，實在讓我感動萬分。

在新手書店的發表會，林老師配合小說中的妖鬼世界，便選定《十殿閻君》的曲目，鏗鏘有力的唱詞立即讓聽眾進入玄幻的陰間世界：「本境城隍佔土地，做好做歹先知機，土地若知欲繳旨，敢著交予善惡司……」

傳統與當代，並非矛盾對立，在微笑唸歌團優雅生動的說唱裡，我聽見了文化傳承的婉轉音韻。

何敬堯

台中人，小說家，台大外文系、清大台文所畢業，創作包含歷史、奇幻、推理、妖怪文學。二〇一七年出版《妖怪台灣：三百年島嶼奇幻誌》獲金石堂十大影響力好書之一，二〇一八年出版奇幻冒險小說《妖怪鳴歌錄 Formosa：唱遊曲》，將改編為手機遊戲。

PAR 表演藝術

Performing Arts Review

與您分享優質節目

雜誌+票券 優惠價 1440 元

訂閱PAR表演藝術雜誌一年 12 期
立即獲贈 800 元演出票券 1 張

希臘導演 特爾左布勒斯 編《酒神的女信徒》二度跨國執導
最衝擊心靈力作 女性存在價值最深遠的探問
蔡伶玲、林子恆 領銜主演

她只是想過一段完整的人生 但，命運卻讓她，連支配自己的力量都失去
意志徒勞的生存困境，她將如何改變宿命？ 結合西班牙樂舞的強悍節奏，愛與死的偏執與絕望

葉瑪 11/2 (Fri.) 19:30 11/3 (Sat.) 19:30 11/4 (Sun.) 14:30
國家戲劇院 National Theater 票價 NT\$ 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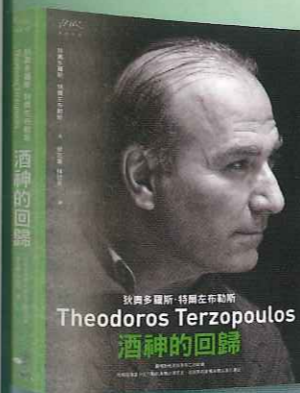
THEODOROS TERZOPOULOS 主辦單位 國家兩廳院 兩廳院售票系統 www.artsticket.com.tw 02-3393-9888

此方案限寄國內地址，企業團訂，另有優惠。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訂購請洽服務專線
02-33939874

《PAR表演藝術》
<http://par.npac-ntch.org>

PAR 遇見大師



定價 NT\$480

酒神的回歸

狄奧多羅斯·特爾左布勒斯

作者 | 狄奧多羅斯·特爾左布勒斯 Theodoros Terzopoulos
譯者 | 蔡志學、林冠吾

「古希臘悲劇所展現的人與神明之間的衝突，其實是與另外一個自我的衝突，是人存在上的分裂。神不在外面，而在自身當中……而演員的身體尋找的是，衝突之後的寧靜。那是暴力洩洪過後的平靜，蘊含了劫後復生的幸福，這才是悲劇的真正目的。」

—— 狄奧多羅斯·特爾左布勒斯

本書詳述演員從準備、角色功課到詮釋景觀的成形，邀請演員及觀眾一同踏上進入身體結構深處的旅程，在那個「記憶」所形成的未知景觀裡，試圖重新去定義人類的存在。

★ 隨書附贈DVD ★

紀錄阿提斯劇院系統性表演和訓練方法
讓被隱藏的身體與被封閉的能量得以解放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等各大書店均有販售

PAR官網 <http://www.parcn.org> 專線 886-2-3393-9874 傳真 886-2-3393-9879
地址 台灣台北市中山南路21-1號 E-mail parmag@mail.parcn.org

Education Links Literature & Life



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創立於民國八十九年，
由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陳朝亨先生與總裁陳清治先生，
為了紀念已逝父親陳勇先生而設立。
勇源基金會關懷社會，
用心投入社會、文化、藝術、教育、救災、濟弱等公益慈善活動。

10483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61號4樓
(02)2501-5656#214、#216、#217
www.cymfoundation.com.tw

 **勇源基金會**
CHEN-YUNG FOUNDATION

曹操去世一千八百年來，
曹操本人最服氣的曹操全傳
栩栩如生的英雄刻畫，
東漢末年的全景直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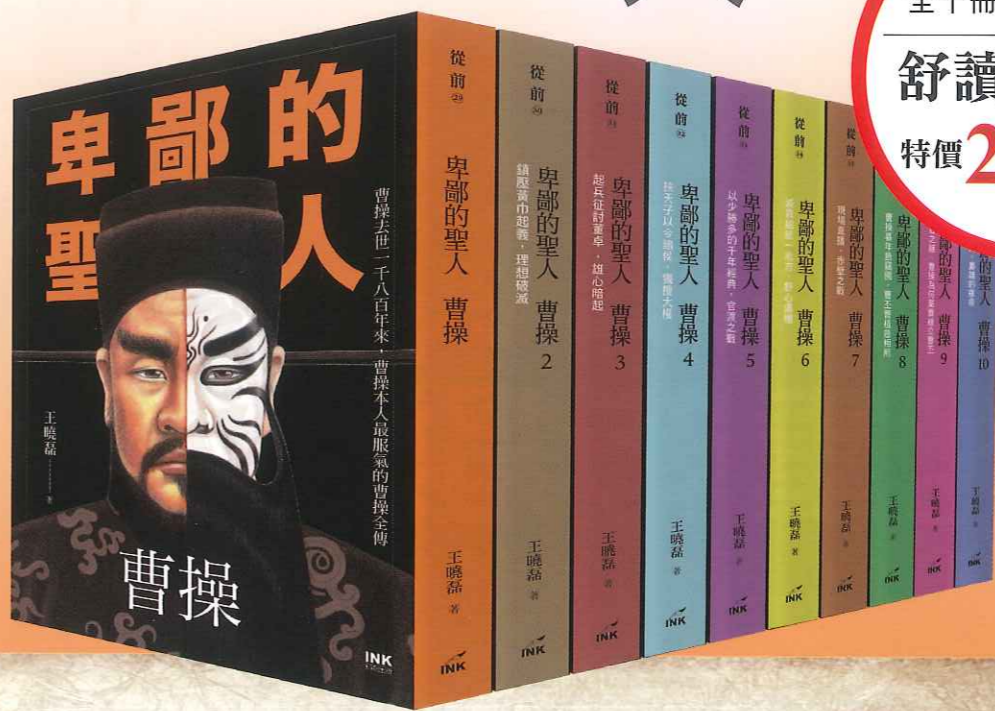
卑鄙的聖人 曹操

深藏不露的史學天才
二十一世紀曹操代言人
王曉磊

全十冊定價3609元

舒讀網預購

特價24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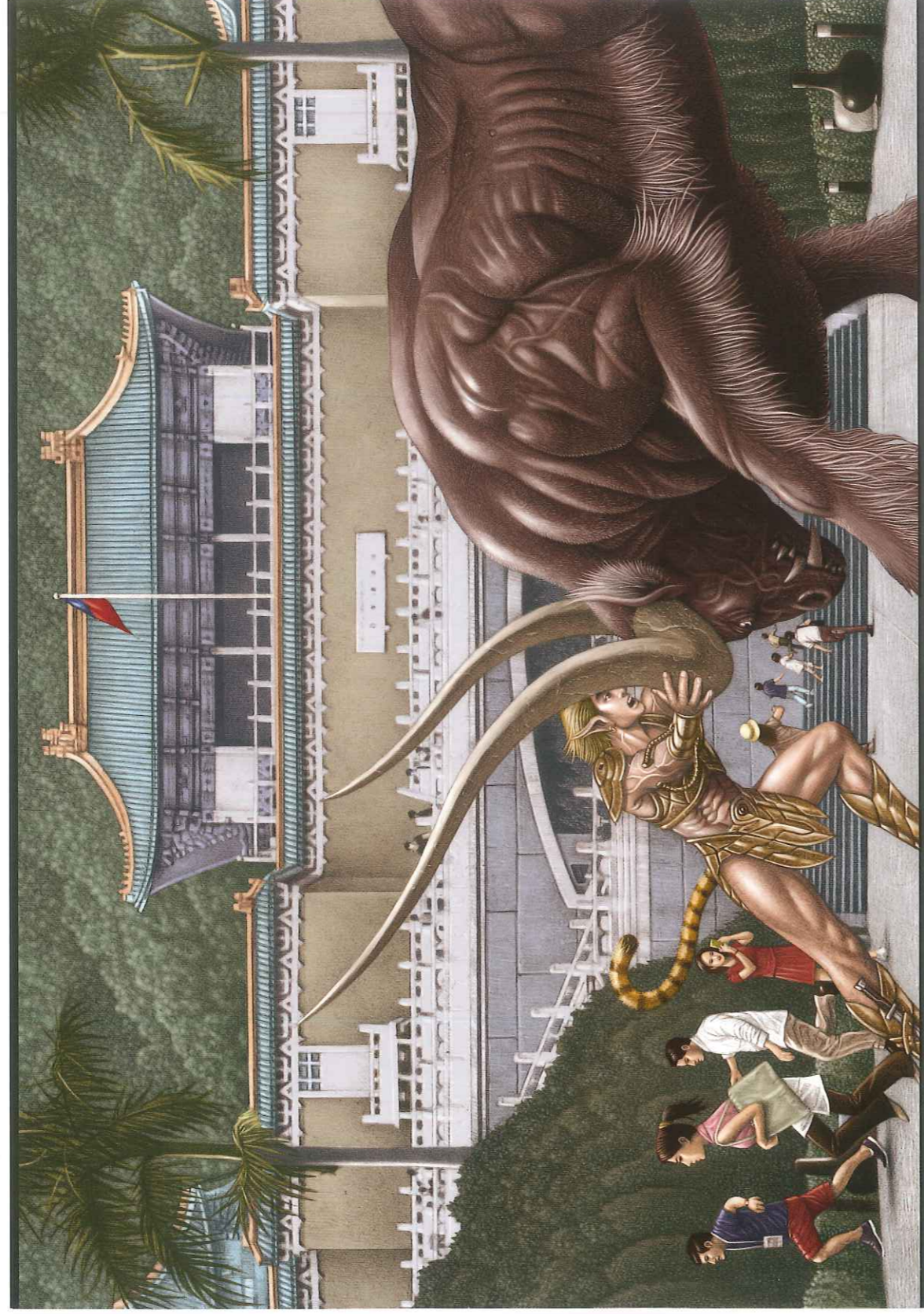
舒讀網預購



領導者必讀經典 工商企業代表聯名推薦

- | | |
|--------------------|-------------------|
| 周俊吉 信義房屋董事長 | 陳政鴻 恆隆行董事長 |
| 洪雪珍 yes123 求職網副總經理 | 鄭立 香港九龍尼亞有限公司創辦人 |
| 莊英堯 丸莊醬油董事長 | 蔡德忠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
| 陳怡蓁 趨勢科技文化長 | 歐陽明 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依照姓氏筆劃排列)



山海經遇見台灣

泰逢與犀渠

台北·李永平·文·圖



生來具與動物溝通能力的山巡者泰逢，在白光消失後，除了發現同伴舞羅和熏池不見人影，還望見一頭壯碩的犀渠正在眼前四處追咬野人，眼看著就快有人變成組上肉，力氣頗大的他立刻飛奔向前一把握住巨角擋下犀渠。

泰逢續以心靈力勸阻犀渠。

「知道你肚子餓，但實在沒辦法眼睜睜看著你活吞野人。」

「你是誰，怎能跟我對話？」

「我是山巡者泰逢，從小便可跟你們溝通。」

「山巡者？那些自以為是的動物管理員？我討厭你們，滾開！」

犀渠狂甩巨角，泰逢難抵只得後退，本來，泰逢想打出震波警告，卻發現震波失效，再試雷射與焚光也無用，犀渠看出泰逢的慌亂，索性前衝，一下子就將泰逢頂飛老遠，然後，犀渠再咆哮轉身重新追咬起遊客。泰逢見狀，顧不得傷爬起直追，在騰翻上犀渠背脊後，便抽出腳邊短刃直刺其頸椎，犀渠這才驟然失速，接著連翻幾滾四足變形朝天。

轟地，警笛聲四起，警員拔槍喊話，泰逢雖聽不懂，但臆測戴帽野人手中武器不容小覷，於是高舉雙手示弱，而獲救的女遊客也在此刻為恩人挺身而出：「你們千萬別傷害他，他救了好多人！」^{ink}

李永平

一九六六年六月生，世新編採畢，現任中國時報美術主編，愛畫畫、愛寫作、愛奇想、愛電影，希望奇想的翅膀能繼續引領我的筆，畫出美妙的圖，寫出精彩的故事，願我心底的小男孩能一路盡情做夢下去……

余英時 回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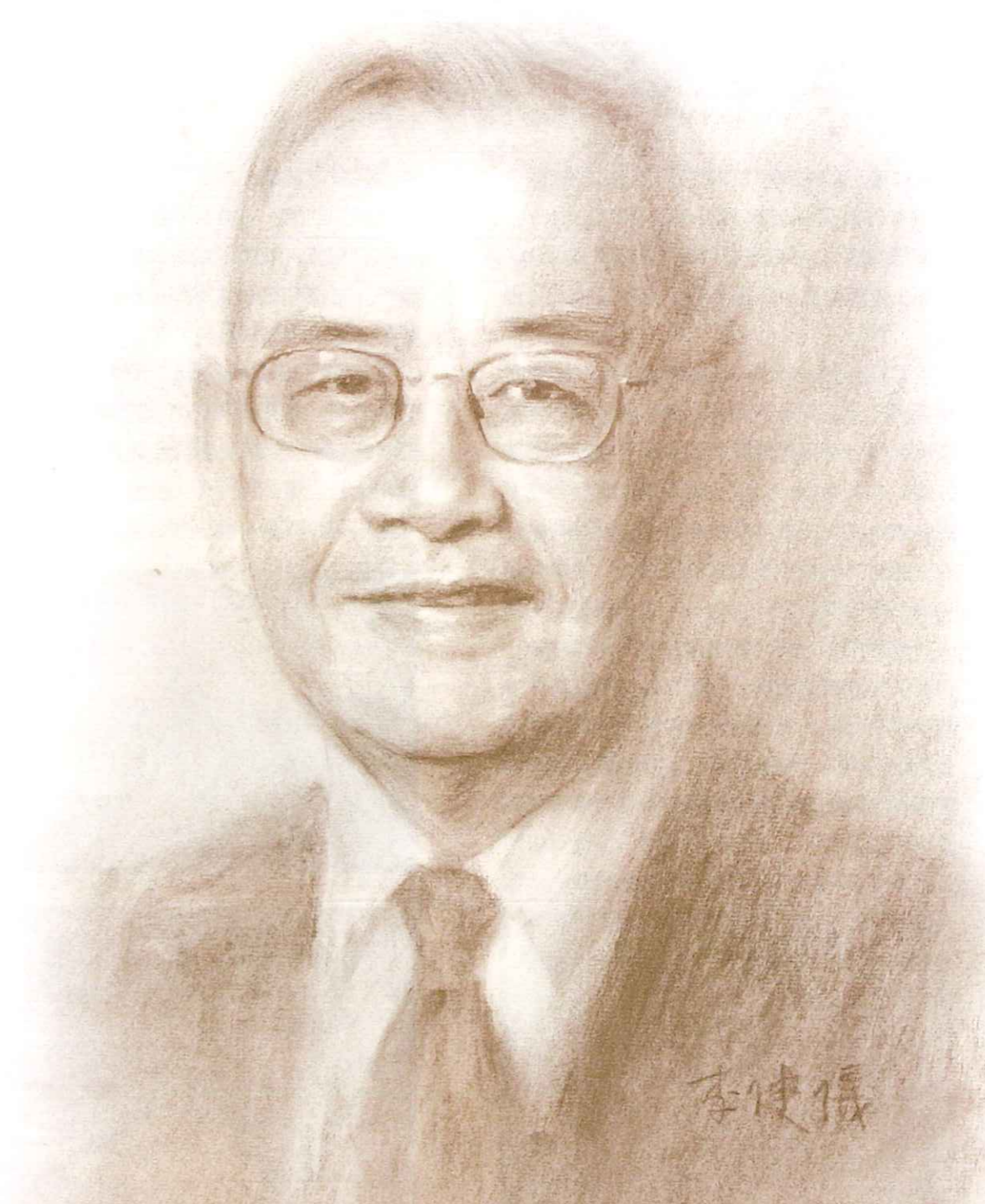
封面專輯
COVER
STORY

公認融會「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的學術泰斗，並獲譽為當代知識人典範的余英時教授，近一年多來，陸續在香港刊物披露回憶錄——〈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香港與新亞書院〉。最新完成的篇章〈美國哈佛大學時期〉，本刊非常榮幸，取得獨家發表的機會，藉用華人文化圈流傳的贊詞，「在沒有胡適的年代裡，至少我們還有余英時」，或足以略表我們此刻心情的敬慎和欣悅。

余英時教授的嫡傳門生、私淑後輩，亦紛紛執筆共襄盛舉，包括王汎森院士、朱敬一院士、周婉窈教授、陳弱水教授、黃進興院士，以及旅居美國的報導文學、散文兼評論家蘇曉康先生，除問學師承之外，且也述說他們各自與余教授私下家常往來的軼事逸聞，頗有《論語》古風，活潑、雋永又溫馨。

編輯人兼作家廖志峯，剛剛九月中下旬，飛越重洋，親至普林斯頓余府專訪，攜回第一手報導跟攝影照片，他掩不住興奮，聲稱這段路程是「走了近三十年的朝聖之旅」，可謂道盡了編輯同行的執著跟喜願。

〈美國哈佛大學時期〉分上下兩輯，本刊十月號、十一月號發表後，將收入允晨出版新書《余英時回憶錄》。



李健儀 / 繪圖

【專訪】

一個編輯， 走了三十年的朝聖之旅

台北·廖志峯·文、攝影

終於坐上前往普林斯頓大學的火車，展開一次想了許久卻始終不曾真正踏出的旅程，火車從紐約賓州車站發車，車程約一個多小時，然而，對我來說，這段旅程，在我心裡走了很久。

美國長春藤聯盟名校普林斯頓大學，一直是許多青年學子嚮往的殿堂，發明原子彈的愛因斯坦，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數學家約翰·納許（John F. Nash, Jr.），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都曾在普大任教。但對華人世界來說，更重要的，是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也是第一屆唐獎得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在此春風化雨；他不但是人文學術的指標，也居人格者的高位，多年來堅持反共，始終如一，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沒再踏上中國故土。這樣一位風骨超卓的學術名家，要出版回憶錄，又豈是勝事一詞足以形容？

余英時教授說他從沒想過寫「回憶錄」，我相信。然而，有一天，記者作家李懷宇，開啟了因緣。二〇〇七年，李懷宇從中國出發，前往美國東岸，訪問了余英時、夏志清、張充和、孫康宜等多位重量級教授，他們不管在歷史，文學，藝術諸領域的探索研究，都是望重一方的碩學鴻儒，這些訪談後來結集成《知人論世》出版。然而，李懷宇在普林斯頓大學停留的五天中，與余教授三次長談，返回中國

後，又多次電訪，寫成了二十萬字的《余英時訪談錄》初稿，這份初稿我始終未能一睹。就是這份初稿，觸動了余教授自己寫下回憶錄的契機，這樣的出版旅程和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可謂前後呼應。

多年來，出版余教授的學術著作，和他介紹的書稿，如康正果的《出中國記》，巫寧坤的《一滴淚》，以及陳穎士的《蠹餘集：汴梁陳穎士先生遺詩稿》外，我鮮少和他多說話，通常是藉由傳真，簡單報告編務上不解之處。



余英時教授精神奕奕，攝於窗明几淨的普林斯頓寓所客廳。



余英時教授攝於私密的書房，特別破例讓本文作者拍照。

他是華人心目中的人格指標，一種文化典範的依歸，常有許多人找他，便也不想占用他太多時間。我雖然焦慮著「訪談錄」的出版命運，不知余教授何時可改定，但又不好直問，只能暗自苦惱。去年間，忽然接到余教授打電話來，開口就說：你不要著急，我的回憶錄會交給你出版。這通電話讓我空懸的心著實了起來，那種幾乎要感動落淚的心情，是我出版生涯中難得的體驗，此生難忘。余教授既然說出口了，我也不好續問何時可以出版，就這樣一直到了今年。余教授的稿子是催不來，急不得的，當年他為朱熹八百歲冥誕所出版的點校本《朱子文集》寫序，一寫三年，寫成了一套三十萬字的學術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意猶未盡，續寫《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是學術界的驚奇，更是讀者之福，我只能等待時機。今年三月間，余教授已有四大篇憶往文章先後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明報月刊》上刊出，感覺出版似乎有了眉目。之後又接到中研院黃進興副院長轉來余教授最新的手寫影印稿，我估量一下字數已有十一萬餘字，段落又剛好落在哈佛大學求學階段結束，於是徵求了余教授的同意，先出版上篇；下篇再等余教授蘊釀寫成。幾乎同時，《印刻文學生活誌》初安民總編也來問《余英時回憶錄》的發表事宜，於是新寫出的文章就由《印刻文學生活誌》獨家刊登。



余府書房窗外綠樹綠茵如畫如畫，窗櫺懸掛張充和教授所贈鄭板橋手蹟「小書齋」。

赴美拜見余教授之前，十分忐忑，當我終於有機會單獨面謁時，我應該要說些什麼？聽說余師母要開車到車站接我時，更是嚇壞了：這……怎麼可以？行前接到余教授電話，我把自己的疑慮告訴他們，余師母說是小事。當我終於抵達普林斯頓時，整個心奇怪地放鬆下來，也許是滿眼綠意，更也許是濃重的人文氣息讓人心靜。在車站接我的是周質平教授，我出版了他的《自由的火種》，廣獲好評。這次到普林斯頓，除了余教授夫婦以外，我沒對其他作者說，我好奇周教授怎會知道？他說是余師母告訴他的。

周教授先帶我去看余教授當年的研究室所在，而隔壁的研究室，曾是愛因斯坦使用，我後來才知道，余教授當年的書桌是愛因斯坦用過的，太神奇了。大師的桌子，如今不知流轉何方？電影《美麗心靈》也在層樓開拍，這裡的環境氣息，讓我十分著迷，我忽然想，如果我也在這裡停留，我會成為一個學者嗎？好想



余教授近年來甚少外出，僅偶而在屋前庭院走動。



余府屋後樹林幽徑，余教授當年手栽唐竹已成叢叢幽篁。

再好好讀書。余師母和我們一起午餐，飯後，余師母先載我去墓園問事，然後才載我去見余教授。墓園寧靜優雅，這裡有一些朋友，余教授的父母親，余協中教授夫婦也安葬在此。余師母在其間走動，十分自在，像是探望朋友，她說她有時也來幫朋友的新墳澆水。我說：師母真的很辛苦。她說：怎會辛苦？我做得很快樂。我深刻感覺到她這種正向開朗的態度，像秋日午後溫煦的陽光。

踏進余教授的家中時，他已站在門口等了，心中忽然湧上了阿姆斯特壯的名言：這是一小步，也是一大步。感慨無限。我脫鞋子進屋，他說：我們家不脫鞋。於是，我又穿上鞋子，



難得上館子吃飯的余教授夫婦，宴請本文作者留影。

直接踩上他家的地毯，踩得心虛。清雅明亮的廳堂，被綠蔭圍繞，十分舒適，坐下來就不想動了。書稿已經校好了，稿子上了上面貼滿師母所謂的「小國旗」。我們都覺得書名用「余英時回憶錄」直接又明瞭，不過他還沒題好字。他說：心情不對。我說：沒關係，滿意了，再給我。他突然說：我也會寫幾個字給你留念，我知道你自己不會開口的。我當下愣住了。沒想到他會這麼說，那一刻覺得彼此的距離很近。余教授通常下午見客，但不能聊太久，聊久了，氣不足就有些氣喘，讓人心疼。他笑說：我現在是英雄氣短了。所以要開始兒女情長了，我接著說。「兒女情長」，他呵呵笑著，重覆講了一次。余教授雖說自己英雄氣短，但文章寫來文氣酣暢，底蘊深厚。余教授當年為《一滴淚》寫序，曾提到「心史」的概念，鼓勵巫寧坤先生繼續書寫。然而，「心史」的概念正是《余英時回憶錄》的敘述主軸，少寫生活細節，而更著重在知識分子學思之路的精神轉進中，含金量十足。

我們雜談魯迅，張愛玲，錢鍾書；也談臺靜農，殷海光，談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選擇。他最喜歡魯迅的《阿Q正傳》，覺得十分深刻；他不懂張愛玲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談，而且談這

麼久？我說：您問王德威教授會更清楚。祖師奶奶的部分，我還是別亂說的好。他認為張的《秧歌》寫得好。大學時曾讀錢鍾書的《管錐篇》、《談藝錄》，但根柢不足，只當閒書看，領會不多。我們天南地北閒聊，離不開中國，台灣，放開心來談，談得自在。他很意外我們

居然沒這樣聊過。他說：我現在的力氣只能專注在學術論文的英譯和回憶錄的書寫了，當年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是意外，本來我的老師錢穆寫過的，我是不想再碰的，沒想到一碰，工程浩大，借了許多書重讀，書多到鋪滿地上。余師母接口說：那幾年，我們就住在宋朝裡。

我們從下午聊到晚餐，進到餐廳繼續聊，余教授夫婦心情很好，竟點滿了一桌菜，難怪，一進餐廳，雖然只有三個人，也堅持要坐圓桌。真是一趟不可思議的旅程，如果沒有過去埋首紙頁編書，恐怕也踏不了這一步；然而，這一步，我走了將近三十年。餐後，餐廳送來了幸運餅乾，我挑了一顆，余教授幫我讀了餅乾中的小詩：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這趟旅程其實是一個編輯的朝聖之路。我重新洗滌自己，滿懷感恩。ANK

廖志峯

出生地台北市，居住地基隆市。淡江大學中文系畢，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分班結業，曾任廣告公司文案、國會助理、編輯，現任允晨文化發行人。喜歡旅遊、看電影、漫步和攝影。文章、隨筆散見報章雜誌。著有《書，記憶著時光》、《流光——我的中年生活》。



余教授岳父陳雪屏先生題贈對聯，集自蘇東坡詩句與陸放翁詞句。



①



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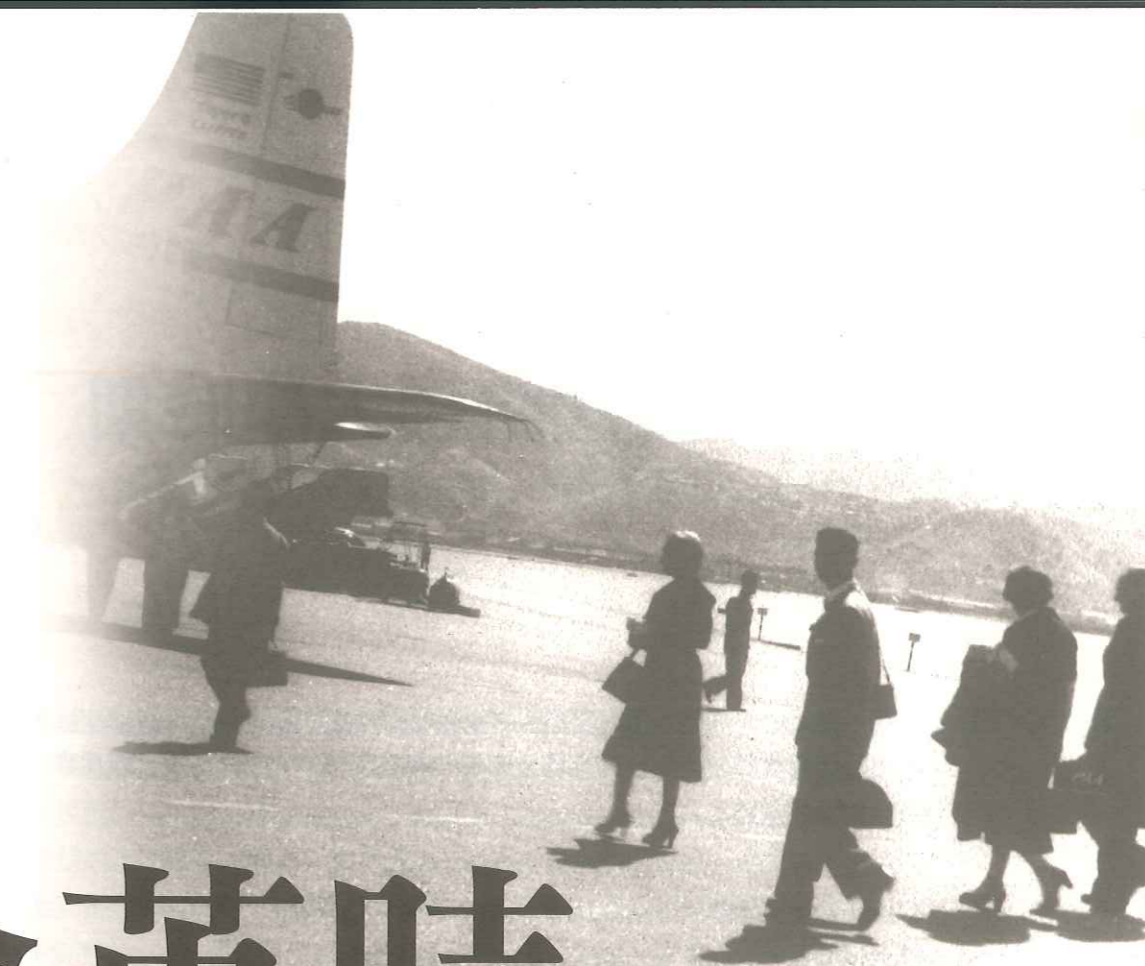
③



②

⑤

1. 一九四七年余英時與二伯母張韻華女士合照。
2. 余英時兩位業師，右為錢穆先生，左為楊聯陞先生。
3. 一九四四年余英時攝於安徽潛山縣城。
4. 余英時一歲時（一九三〇年）所穿的虎面繡花鞋。
5. 余英時母親張韻清女士肖像。
6. 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余英時（右三）從香港啟德機場搭乘泛美航空飛往美國，時年二十五歲。
7. 安徽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西山大屋，余英時在此渡過七歲至十六歲的青少年時代。



⑥

余英時 回憶錄

普林斯頓·余英時·文·照片提供



⑦

美國哈佛大學時期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我們全家生活在窘迫中，我根本沒有動過出國讀書的念頭。一九五五年我竟然到美國哈佛大學去進修，真是意外中的意外，關於這件事，賓四師曾有過一段簡述，他說：

哈佛燕京社先於四十三年（編按：民國），來函邀請新亞派一年輕教師，在三十五歲以下者，赴哈佛訪問。詢之港大，並無此事，乃知在港惟新亞一校獲此邀請。以新亞教師無年輕合格者，姑以年長者一人亦曾留學美國者，商其同意應之。哈佛以不符條件，拒不納。翌年，又來函邀，遂以新亞第一屆畢業留為研究生余英時以助教名義，派送前往。一年期滿又獲延長一年。又改請加入哈佛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是為新亞研究所派赴國外留學之第一人。（《師友雜憶》，全集本，頁三二〇～三二一）

錢先生所述大體正確，但細節仍不免有出入，讓我藉此機會用我自己的記憶作一補充。

我清楚地記得，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伍鎮雄先生奉賓四師之命，到研究所來找我。他在耶魯大學讀過書，也在新亞任教，但這時又兼任學校的英文秘書。他帶來了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致新亞的全部文件，讓我細讀，然後決定是否願意被提名，到哈佛大學進修一年。原來哈燕社從一九五四年開始，建立了一個新的制度，叫做「訪問學人計畫」（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根據這一構想，哈燕社每年聘中、日、韓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學人到哈佛訪問一學年。他們有聽課和研究的自由而無考試的義務，一年之後仍可申請延長一年。但訪問學人在年齡上則有較明確的限制，即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可知此一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中年學人教學與研究的水平。當時哈燕社每年計畫招收十一、二位訪問學人，多數來自日本，一兩位來自南韓，香港和台灣則各有一人。（台灣最初只有台灣大學一處受到邀請，後來才增加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師範大學兩處。當然，提名並不一定被接受。）

但伍先生進一步告訴我：學校鑒於上一年的推薦因年齡不合而未成功，今年的情形並無改變，仍是年長者過之，年少者不及，因此決定同時提名唐君毅師和我兩人，以待哈燕社的抉擇。這一年，君毅師四十六歲，我則二十五歲，恰恰是他過之，我不及，因此我雖然

最後同意一試，並且為提名試寫一篇很長的進修計畫，但我對於去哈佛的事卻未抱一絲一毫的期待。我有兩重很堅強的理由：第一、「訪問學人」在哈燕社的文件中是指學術研究方面已取得相當成就的人，所以至少當在三十歲以上。而我當時則是大學畢業不久而剛剛開始接受研究訓練的年輕學生。第二、唐君毅師已是卓然有成的哲學家，而我連一篇具有原創性的專題論文也沒有發表過，如何能與他相提並論？所以我只感到被提名是一種榮譽和鼓勵，沒有再作進一步的設想。

但萬萬想不到的是：兩個月後我竟收到哈燕社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的正式公函，邀請我在秋季到哈佛訪問。信中還特別註明，為了使我熟悉哈佛情況並增進英文說與寫的能力，我可以提前兩個月，在七月初便先到學校。這封信當然使我喜出望外，但當時仍不免困惑，不理解我為什麼能夠入選？直到我去哈佛住了幾個月之後，才知道哈燕社的「訪問學人計畫」是把重心放在年輕學人的方面，主旨是在使他們學與思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所以我的年齡不足和學尚未成反而是這次入選的主要原因。同時我也相信，哈燕社上一年已拒絕了新亞的提名，這次又提名二人待選，出於對新亞特殊處境的同情與支援，他們才破例接受了我。

上引賓四師回憶中提到一九五四年推薦了「年長者一人」而未及其姓名，這裡也許應該補充一下。這位老人便是陳伯莊先生。陳先生是和胡適、趙元任等同年（一九一〇）官費留美的，他的專業是化學工程，但回國後轉而在經濟、交通各方面發展。抗戰勝利後他出任京滬鐵路局長，一九四九年初他避難南下，定居香港。但從這時起，他的興趣轉向杜威哲學和社會科學。他一方面在新亞兼一門社會學的課程，另一方面則創辦了一本很有分量的《現代學術季刊》，以研究和翻譯西方最新的人文與社會思潮為主。當時他自己集中精神研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新著《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一書。我和他常常在一起討論，而《現代學術季刊》也為我開了不少眼界。他因為編《季刊》的關係，很希望到美國訪問，以便和各大學有關教授商討譯介新思潮之事。這是他同意新亞提名的主要原因，但因與哈燕社計畫不合，又兼年事過高，以致未能實現。關於這一經過，胡適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給楊聯陞師的信中有所透露，原信說：

新亞書院推薦的一位，我聽說是陳伯莊先生（P.C. Chun）。他是同元任先生同我在一九一〇年考取出洋的，他在國內做過許多大事業，是一位很可敬的官吏。近年來他專心研究Dewey一派的思想，讀了無數的哲學書，所以想出來找些人直接討論討論。他的年齡與元任同歲，我怕他不能合格。（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五五八。有關陳先生的生平與思想，可讀他的文集《卅年存稿》，有胡適的序。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楊先生與「訪問學人計畫」有關，胡先生特別和他討論陳伯莊案，似有為他說項的用意。陳先生訪美之願到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才實現，因為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決定支持他編譯新思潮叢書的計畫。一九六〇年初我和他在哈佛暢聚了一兩個月，我並且同意為他的叢書編譯一部有關歷史哲學的論集。可惜他回香港不久竟去世了。他是在香港時期對我發生過正面影響的一位前輩，所以補記於此。

從三月尾開始，我積極辦理去美國的法律手續，想不到碰到了極大的阻力，幾乎不能成行。原來當時在台的國民政府和美國國務院之間存在著一個協定，即香港和澳門的中國人去美國，必須用中華民國的護照。依照這一協定，我不能不通過台灣的教育部和外交部申請出國護照。但台灣派在香港的地下公安人員不經過任何調查，也不曾找我詢問，便已祕密呈報台北政府，說我是反國民黨的「第三勢力」，到美國後必將發出對台灣不利的政治言論。這樣一來，我的申請便被擱置在一旁，無論是教育部或外交部都不敢答覆，有如石沉大海。賓四師後來瞭解到這一情況，還特別寫了一封懇切的公函給台北行政院，但因安檢一關不能通過，也沒有發生絲毫作用。申請案一直拖了六個月之久，我不但不可能在七月去美，而且到了九月中旬哈佛開學之後，我也未能得到台北任何回音。我不可能取得護照已是確定無疑的了。

可笑的是，我在香港幾年雖在所謂「第三勢力」刊物上寫過不少文章，卻從來沒有一個字涉及國民黨。我的作品主要是從歷史角度倡導民主自由的價值，上面已經說過了，不必再談。

我的困局當時在香港傳布得很廣，最後連亞洲協會駐港代表艾維（James Ivy）也知道了。艾維很尊重賓四師，一九五三年亞洲協會出資試建新亞研究所便出自他的決定。因此他通過賓四師，傳話要我去和他當面一談。在瞭解了全部情況之後，他自動地寫了一封信給美國駐港總領事莊萊德（Everette Drumright，後長期在台北任美國駐華大使），指出我到哈佛訪問是一個青年學人一生難得一遇的進修機會，不應因技術性問題而喪失。於是莊萊德在覆信中提出了另一個給我入境的合法方式：我在香港找一位律師，當面宣誓自己是「一個無國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再由律師寫成正式文件，簽名其上，以代替護照，美國領事館便可合法地在這一文件上簽證。

這一「無國籍」的身分給了我很大很多的困難。我每年都必須到移民局去申請延長，當時持有這一特殊身分的人似乎不多，移民局官員每次必詳細追問，並一再警告我不能離境，一離境簽證便失效了。這一情況直到十幾年後取得永久居民的身分才告終結。

一、初訪哈佛

我第一年在哈佛的正式身分是「哈燕社訪問學人」，所以本節題作「初訪哈佛」。

由於上述護照問題的延誤，我遲至十月三日才離開香港，哈佛則已經開學了。艾維先生為了照顧我，特別安排舊金山亞洲協會總部派人接機，並請我在舊金山多留一天，認識一下美國西岸的情況。所以我入境之後，協會工作人員Robert Sheeks（漢名許樂柏）先生已等在外面，手持名牌，待我前去相認。當天晚餐後他送我到旅館休息，第二天上午又開車帶我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erkeley），說是為了讓我先看看西岸著名大學的校園，可以和東部的哈佛作一比較。我在加大參觀了東方圖書館，恰好館長是房兆楹先生。他是燕京大學的早期校友，和我的父親同受業於洪業（煨蓮，William Hung）先生，所以對我很親切，並找出一些善本書讓我過目（我記得其中包括貫華堂本《水滸傳》）。十月五日下午許樂柏又親自送我到機場，直飛波士頓。我對於許樂柏真是感激萬分，可惜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重見。一九六四年他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太平洋科學會（Pacific Science Board）副主任，在台灣主持中美科學合作事務，最後則進入國務院，主管與中國有關事務。

哈佛燕京學社的接待

許樂柏前一天已打電話通知哈佛燕京學社，我的班機號碼和到達時間。他轉告我說：哈燕社將有人接機，讓我放心。但開車來接我的竟是哈燕社副社長裴爾澤（John C. Pelzel）。他是人類學教授，以研究日本工業化以後的社會變遷，聞名於時，六〇年代正式接任哈燕社社長。原來哈燕社成員都是研究中國、日本的教授們兼任的，除了一位管收發文件的祕書外，並無其他專業職員。裴教授在車上給我詳細指示，怎樣在生活上安頓下來？怎樣在哈佛選聽課程？怎樣利用不同的圖書館？但他一再強調：我擁有完全的自由，無論是研究還是聽課，全都自作主張，不用取得哈燕社的同意。最後他又問我認不認識「Professor Lien-Sheng Yang」？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楊聯陞先生的姓名，我只能實話實說。他的反應似乎相當詫異，但他並沒有說話，我是從表情上看出來的。當時楊先生在西方漢學界，特別在美國，幾乎無人不知。我的孤陋寡聞大概超出了他的想像。

大約在十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哈燕社召開了一次「訪問學人」集會，除了五四、五五兩屆學人外（二十人左右），所有參加過審查的各科教授也都出席了。葉理綏社長致詞，說明計畫的性質等等。在答問時，他講了一個極有趣的真實故事。有一位申請人不知道

「Yenching」是中文「燕京」的譯名，以為是動詞「Yench」的現在進行式，但又在字典上查不到這個字，因此他追問：到Harvard來「Yenching」究竟是做什麼事？這個故事引起哄堂大笑，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會後聚餐，共有五、六桌，我的座位左右是兩位教授：一邊是柯利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先生，蒙古文和元史專家；他在北京（當時是「北平」）住過多年，說一口流利的北京方言。另一邊則是Morton White（1917-2016）先生，剛剛接任哲學系主任。柯氏那時天天和洪業先生討論元史、蒙古史問題，知道洪先生是我的「太老師」之後，我們之間便不再存在任何隔閡而進入了暢所欲言的境地。話題很快便轉到陳垣先生身上。我當然推重援庵老人的學問，但柯先生讀過了〈陳垣給胡適的一封信〉，十分憤怒，說他有學無德，是一個「投機分子」（opportunist）。我也實在找不出理由來為他辯護。

我和懷特教授的交談對我後來在哈佛的治學方向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我最初請教他哈佛哲學系的基本傾向，然後又問及最近哲學系有沒有中國研究生？在答覆後一問題時他告訴我二戰之後，有一位中國學生到哈佛來研究數理邏輯，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目前雖還是哈佛哲學系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但在此一領域中已居於領先的地位。他指的是王浩，我在香港時已從殷海光的文章中得知其人了。不過當時他去了英國，我要等到很多年後才和他見面。最後我又問他教些什麼課程？他說除了分析哲學、美國思想外，近來正準備開一門新課，專講歷史哲學的問題。不過他補充一句，他不是要採用一套哲學玄思，強加在歷史整體之上，如黑格爾、馬克思、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或當代的湯恩比之所為。相反地，他是要運用最新發展的分析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來檢討歷史知識的性質和功用。我多年來都在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打交道，最近又為湯恩比的文明理論所吸引。因此一聽到懷特的話，不禁喜出望外，當即表示向他受教的誠意。此事後面還有機會涉及，姑止於此。

也是在這次大集會上，我第一次認識了來自台灣的兩位訪問學人——董同龢先生和邢慕寰先生。

董先生是一九五四年由台灣大學推薦而來的，一九五五年是他的第二年，也是最後一年。他曾戲稱自己是「二年級」，說我和邢慕寰是「一年級」。他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以中國語言學，特別是音韻學為專業，走的是趙元任、李方桂兩大師的研究路線。他參加哈燕社訪問計畫時稍稍超過了四十歲，但已取得第一流的學術成就。他在中研院史語所語言組（組主任是趙元任）潛修了十幾年，所著《上古音韻表》早已成為經典之作。他還寫了一部深入淺出的《中國語音史》，真正達到了雅俗共賞的地步。他為人爽朗而謙和，對我這個「一年級」的小師弟頗多照顧。當年我們住在同一條街上（Shepard Street, Cambridge），時相過從。一九六二年夏季，他受聘為印第安納大學教授，來美接洽移民

事，並順道重訪哈佛。我很高興有機會和他重晤，特別請他午餐，長談了兩、三小時。但萬萬沒有料到，他回台灣後檢查身體，竟發現肺癌已到晚期，不久便去世了。

「一見如故」的邢慕寰

其次再說我和邢慕寰先生（以下通稱「慕寰」）從相識到深交的經過。慕寰當時是台大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他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兩年曾由國家資源委員會保送來美進修，這是第二次來美。哈佛燕京社宴會後第二天，我們約好共進晚餐，彼此多一些瞭解。我們同屆，又同具中國背景，卻分別來自台灣和香港，所以交流和溝通是很有必要的。沒有想到，接談之下，彼此極感投契，幾乎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這是我生平極少有的經驗之一。現在回想起來，這是由許多特有的因素造成的，並非偶然。

第一、他是湖北黃梅人，與安徽潛山相去不遠，語音也相近，我小時在鄉間最愛聽的黃梅戲便是從他那裡傳過來的。我們之間多少有一種同鄉感。

第二、他的專業雖然是西方傳來的經濟學，但十六歲以前受的卻是私塾教育，認真學過古文、詩詞、書法，而且一生愛好詩詞，創作極多，足以傳世。（他死後，友人為他編了一部《邢慕寰院士詩詞選集》，二〇〇〇年由台北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作為一種非賣品發行）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他在飯桌上寫了一首七絕給我看，描述他第一次坐飛機的印象。我本來只記得最後一句，現在才在《選集》（頁一一）中查到了全詩，題作〈飛印途中〉，詩云：「淮南鷄犬無消息，但覺天階步步平。百萬峯巒爭入眼，回頭箇箇白雲生。」此中「天階」、「白雲」兩句確道出了初上天者的特有感受。這是他一九四五年赴美進修時寫的，十年之後尚可隨手拈來示人，可見是他極為得意之作。我在十六歲以前讀的也是私塾，最初寫詩也是私塾老師教的，可知我們的教育背景也大致相同。（見〈我走過的路〉，收在陳致《余英時訪談錄》，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頁一～一二）

第三、慕寰研究經濟學，最初傾向於計畫經濟。但他不取蘇聯的暴力專政，而接受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模式。一九四五至四六，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作了一年的研究生，那是美國自由經濟學派的大本營。他深受海耶克（F.A. Hayek）的影響，終於領悟到在政治干預下的任何計畫經濟必然會導向「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一九四六年他有〈芝加哥就學〉七絕一首專記此悟：

昔日傾心服費邊，只緣時論太畸偏。一年默化門牆外，始悟楊朱洞燭先。（《選集》頁一四）

詩中借「楊朱為我」（即個人自由）表達歸宗於自由經濟之意。他的自由主義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我們在談話中曾涉及《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灣的作用，他雖不寫時

論，但他的同情顯然是在《自由中國》一邊。我最初曾有過一個疑慮：萬一他是一位封閉型的國民黨人或基本上認同於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則我將何以與之相處？但這餐飯吃下來，我的疑慮已煙消雲散了。

第四、作為一位專業學人，慕寰具有很多令人肅然起敬的美德。限於篇幅，這裡只提三點：首先是他對真理的追求。他畢生研究經濟，特重理論，不斷深入，精益求精，完全體現了西方所謂「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其次，他並不僅僅為個人的成就而努力。眼見經濟學在台灣的落後狀態，他不惜花費極大的功夫培養下一代的人才。因此在中研院經濟研究所，「他決定親自訓練，奠定初級研究人員的經濟理論基礎及分析經濟資料所用的工具。」（見于宗先為《詩詞選集》所寫〈序一〉，頁七）一九六三年宋史名家劉子健先生適在台北，曾偶然旁聽過慕寰的課。他後來告訴我：慕寰指導學員讀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必使他們透澈理解而後已。劉先生說，他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慕寰在此又繼承了「誨人不倦」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儒家傳統。最後，慕寰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有直接和間接的貢獻。前者包括編製國民所得及參與賦稅改革等等，後者則主要通過政策建言的方式；二者都收到了相當的實效。可見他仍然擁抱中國「士」的「學以致用」的基本價值。但他緊守經濟學家的專業立場，並不因為求「用」之故而踏進權與利的世界；他終生和仕途與商界無緣。對於他這些美德，我雖自知望塵莫及，然而確是「心嚮往之」的！

從上面的陳述，可見我們的價值系統大體相近，言談中處處融合無間，是非常自然的。如果還要加上一個因素，那便是我們的性情相投，即西方人所謂chemistry相合。所以我不認為我們的「一見如故」出於偶然。

第一學年我們分居兩處，但常常在劍橋一家中國館子吃飯。一九五六年春季我們便決定第二學年合住一處，可以自己做簡單的中國飯。慕寰說，他以前在美國曾有過自炊自食的經驗。因此六月底我們的租約滿期以後，在哈佛街（Harvard Street）找到了一所小公寓，開始了我們的同寓生活。此街離校園步行不過十幾分鐘，相當方便。但我於烹飪一道，完全外行，所以除了同去市場買食料以外，我們的分工如下：烹調重任由他獨力承當，清洗食具和整頓廚房、飯廳則全部由我負責。一年下來，這一分工證明是成功的。不過我必須補充一句，慕寰的烹飪功夫相當高明，不但日常菜餚隨手即成，必要時還能精製一二美味，接待賓客。我記得最清楚的便有兩次：一九五六年款待他的友人周鴻經先生（曾任中央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九五七年春季接待我的老師唐君毅先生。這兩位貴賓都從頭到尾稱賞不已。

暑假三個月是我生平讀書最愉快也最有效的一段時期，至今記憶猶新。只要天氣晴朗，我們每天晚餐後必到查理斯河（Charles River）畔散步一小時左右，回來各歸己室，繼續

讀日間未畢之書，直到午夜。慕寰不斷探究經濟理論，我則趕讀一些西方、歷史和思想的名著。這是因為我下學年開始將做研究生，而自覺對西方文史哲之學所知淺薄，必須在開學前補充一些基礎知識。「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我們當然不是一天到晚都埋首書中，稍有倦意便到廚房去喝茶聊天，彼此的家世背景、生活經歷等都是在閒談中自自然然流露出來的。同時在正經書外，我們也各有消閒的讀物。慕寰手頭有一冊美國作家史東（Irving Stone）的《梵谷傳》（*Lust for Life*），是關於荷蘭畫家梵谷（Van Gogh）的人生特寫，出之以小說方式，當時剛改編為電影，平裝本暢行。慕寰極賞其書，一面讀一面對我津津樂道（後來我也讀了）。我則一向喜歡偵探小說，一厚冊《福爾摩斯全集》便是在這個暑假中讀完的。

總之，這一暑假我們的生活完全自由自在，心境又非常平和，所以特別能感受到讀書的樂趣。

九月開課以後，我們都大忙特忙了起來。我因為選修了三門西方史學、哲學的課程，再加上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關於清史的「專題研究」（seminar），讀書和撰述的負擔都很重。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留待下文再詳。這裡只說我所見到的慕寰的研究取向。慕寰的主要興趣在經濟理論，並且常常跟我說，他有一套理論構想，只有在美國這樣人才濟濟的研究環境中才容易發展出來。所以他在哈佛訪問的最後一年必須抓緊時機，加倍努力。我不知道他選修了幾門課，但他在閒談中透露，這一學年他主要是跟兩位教授做研究：一位是哈佛的里昂狄夫（Wassily Leontief），另一位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桑繆森（Paul Samuelson），不過性質不同。桑氏是數理經濟學的開創大師，慕寰每週去聽課兩次，主要是為了吸收新知。他參加里昂狄夫關於「美國經濟結構」（*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conomy*）的專題研究才和他自己的理論研究密切聯繫了起來。他並不是旁聽此課，而是正式參加，既做口頭報告，也寫專題論文。里昂狄夫原籍俄國，最早在德國作研究。一九二八年他受中華民國鐵道部之聘，在南京做了一年的顧問，所以對中國學者很親切。慕寰和他過往極感愉快，研究也非常起勁。我記得他在做口頭報告前，草擬了一張很複雜的表格（table），但因時間關係，最後還是我幫他將定稿謄抄在一張極大的硬紙上面。里昂狄夫對他的論文顯然很欣賞，稍後將論文綱要發表在他主編的專刊上。

我們共寓的一年充滿著美好的回憶，中間沒有發生過任何一點不快或誤會。我相信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他回台灣，重逢則在整整十年之後。但我們的緣分既深且遠，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慕寰寫詩贈我，先後多次。但我最珍愛的是他一九七五年贈我的五古一百字，用秀雅書法寫出。當時我全家從香港返美，所以慕寰賦詩贈別，把我們一家人個個都寫進去了。我回美後先後遷居三次，但無論在何處，這首詩都掛在客廳的牆上。現在我把它抄在下面，

以誌不忘：

世間何寂寞，知交君一人。披瀝見肝膽，契合若石金。久別縈夢寐，重晤感衷忱。康橋楓晚醉，裴山雪夜晴。旋有東林約，復聚南海濱。命隨蓬梗轉，分與芝蘭親。鴻案清芬溢，鳳丫秀色新。侵曉聽風雨，忘憂論古今。秣崗幽且媚，秣川澹而溫。浩然欲歸去，長空涼月明。

英時兄與予相交二十年，離多會少，近二年竟重聚香江，輒過從長談。淑平嫂待予，亦如至友。今又遠別，書此留念。慕寰 乙卯

「訪問」一年的工作回顧

最後，我要回顧一下這一年作為「訪問學人」，我做了些什麼事。由於上述遲到的緣故，我一直到十月底才覓得住處，在劍橋的生活勉強算是安頓了下來。因此整個上學期，我僅僅旁聽了幾個課，都是從半途開始的；除了聽課能力稍有進步外，談不上有什麼心得。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全心全意追求新知，是我必須完成一篇新亞研究所的專題論文。

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我開始撰寫〈兩漢之際政治變遷的社會背景〉論文，即是對研究所的工作報告。但當時僅成半篇，行前來不及終卷。錢先生囑我到美後續成，以便刊入《新亞學報》第二期。該期已決定於一九五六年二月截稿，錢先生希望我的論文可以及時刊出，作為新亞研究所的一種成績，也算對哈燕社支援研究所的一種回報。所以我在生活安定後，便利用哈佛的豐富藏書，重寫此文。全稿於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完成，共五萬餘言，改題為〈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但這篇文稿竟導致我初次向楊師蓮生（聯陞）問學的機緣，並由此而開始接觸了日本和西方的漢學，則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向楊聯陞先生問學

在兩三個月的重寫過程中，平時來往較多的朋友們都已知曉我的研究題旨。其中劉子健先生和張鏡湖先生曾先後對我說：楊先生早年在清華時已發表過一篇和我的題旨相近的名文，因此叮嚀我必須向他請教。劉對楊先生一向敬佩，時時請益。張是氣象學家，其時在哈佛從事博士後研究；他和楊先生同嗜圍棋與麻將牌，交往很密，又由於他是張曉峰（其昀）先生的公子，對於楊先生的史學成就也有親切的聞見。他們既如此說，我已決定在完稿後請楊先生閱評。前面已說過，我在來美前從無機會得聞楊先生的大名。大約在上述哈燕社宴會後不久，我和董同龢先生和慕寰共同晚餐，餐後董先生提議我們同去拜訪楊先生。他們是清華同學，相知頗深，所以不必事先約會，也不必打電話詢問。這是我第一次

和蓮生師會面（十月中哈燕社會宴，他大概有它事未來）。我們在楊家飯廳中暢談了兩三小時，歷史、語言、文學、社會科學等無不涉及，楊先生不但議論風生而且處處流露出知識範圍之廣闊和識見之深厚。我還記得在談到當今詩詞作家時，他特別推崇蕭公權先生，並檢出蕭的手稿相示。他說，清華教授中以詩詞的創作才能而言，前有王國維，後有蕭公權，他譽之為「王蕭繼美」。當晚回到住處，我立即寫信給錢先生，報告會後情況並表示對楊先生的欽佩之意。我問錢先生，是不是認識他？錢先生回信說：「楊君治經濟史有年，弟能常與接觸，定可有益。」（此信《素書樓餘瀋·書札》未收，原件當仍在素書樓中）以此因緣，我更迫不及待地希望他能審核我的文稿。

文成後的第二天下午，楊先生便約我在他的辦公室相會。他先借出載有他的〈東漢的豪族〉的《清華學報》，並笑著對我說：「讓我們先讀彼此的文章。」他讀得極快，並隨手改正了我的漏字和誤字以及行文欠妥之處，但最後告訴我，我的論文重點和他不同，其中並無多少重複之處，可以另行發表。我多日來的惶恐心情至此才定了下來。接著他又介紹了兩部近著，供我參考：一是瑞典學者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的《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漢代的中興》，一九五三年）和日本名家宇都宮清吉的《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五五年）。我當即攜歸細讀，於是才認識到他國學人研究中國學問已達到了何等程度，我前此因無知而對國外漢學所抱的些許偏見，至此已一掃而光。但楊先生一貫的批評精神也對我發生了影響。他認為畢漢思書中一個重要觀點，即王莽政權亡於黃河改道，立論太偏，且無強證，與我的論文主旨也有衝突，因此特別要我加以討論。我的論文「後記」以〈畢漢思「王莽亡於黃河改道說」質疑〉為題，即因他的指示而來。但當時不便明言，以免為他招怨。自此以後，我一方面不斷注意歐、美漢學家的論著，另一方面則對其中某些新奇可異之說絕不肯輕易放過。楊先生對於西方漢學的態度在蕭公權先生下面一段記述中表達得最清楚：

照我看來，不曾經由放眼看書，認清全面事實而建立起來的「假說」，只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偏見或錯覺。……近年來有若干歐美的「學者」因急於「成一家言」，不免走上這一條險路。楊聯陞教授在一九六〇年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時曾含蓄地指出這個傾向。他說美國「史學家」的長處是富於想像力（imaginative）。如不加以適當的控制，他們可能會「誤認天上的浮雲為天際的樹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見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六四）

楊先生後來對我說，「天上浮雲」的引言借自傅斯年先生；傳用此語則是譏刺拉提摩爾

(Owen Lattimore)關於中國邊疆史的信口開河。蕭先生晚年在美國執教，對於「有些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深同此感。所以他也引王陽明的名言與楊先生的話相印證，其言曰：

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同上，頁二二三。按：頁二二四譯揚語為「把天際浮雲誤認為地平線上的叢樹。」似更精確。)

楊、蕭二公說的雖是五十年前的話，但今天並未過時，甚至更為適用。因為今天來自中國、台灣、香港或東南亞的華人子弟，由於古典語文的訓練遠非昔比，已越來越不能判斷這一類「學者」、「一家之言」的是非得失。他們不但不能以批評的眼光閱讀，而且往往一擁而上，為之推波助瀾。我之所以鄭重引楊、蕭二公的話，只是希望或許能發生一點警惕作用，即使完全無效，至少也盡了一己的良知。(關於楊先生的系統介紹，可看我的〈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收在《猶記風吹水上鱗》，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

旁聽三門課

我訪問的上學期主要用在這篇論文上面，下學期(二月至六月)我才能全心全意地聽課並閱讀指定的教材。這學期一共旁聽了三門課程，即帕森斯的「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屬社會關係學系)、布林頓(Crane Brinton)的「歐洲近代思想史」和基爾莫(Myron P. Gilmore, 1910-1978)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讓我稍稍解釋一下選聽此三門課程的背景。

帕森斯的「社會系統」

前面已提到，我在香港期間已通過陳伯莊先生和他的《現代學術季刊》，對帕森斯及其《社會系統》一書稍有認識，到哈佛以後更發現帕氏和他的新理論在美國社會科學界如日中天，其影響力之大遠遠超過社會領域之外。我既來哈佛，恰巧他正在講授這門課，則聽他親口講述，以明究竟，自然成為一個無法壓抑的欲望。帕氏講述的內容不斷在修正和發展之中，與寫成的文本互相照應、互相補足，但並不重複，也很少鑿柄。在課堂上，他並不只講理論，而是引不同社會生活方式所呈現的「事實」與「理論」互相「證實」。(「Verification」或「verify」是他常用的字)他也分析了中國社會系統，參考書則包括了費孝通的*Earthbound China*(《鄉土中國》)，我才知道費後來在《觀察叢書》中刊布的〈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最初是用英文寫成的。

我在聽課過程中，終於掌握到帕森斯理論的思想來源。一方面，我閱覽了不少當時學人

對他的評介文字，另一方面，我很費勁地讀了他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成名專著——《社會行動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在這一部八百頁的鉅著中，他把他自己所全力推動的「行動的理論」(*The Theory of Action*)追溯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一群社會科學家的身上，其中最重要的有英國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義大利的帕勒托(Vilfredo Pareto)、法國的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和德國的韋伯(Max Weber)。但帕森斯對韋伯尤其推重，他可以說是韋伯在美國的繼承者和發揚者。無論如何，韋伯學術之所以能傳入美國而成為一派顯學，帕氏的功績無人可及。最顯著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便是帕氏在一九三〇年譯成英文而流傳天下。

就我聽此課的效果而言，我對於他所建構的現代社會的理論，興趣逐漸轉淡，但是通過講論而接觸到韋伯有關歷史社會的多方面觀察卻越來越感到引人入勝，特別是韋伯對於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比較和分析。關於這一方面，以後還有機會涉及，姑止於此。

關於帕森斯及其理論，這裡還要補充一筆。一九五〇年代中葉是他的鼎盛時期，但進入六〇年代以後，由於美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動，他的理論已開始受到質疑與批評。特別是因反越戰而馬克思派的激進思潮湧現以後，他以美國經驗為背景而建構起來的所謂「現代型社會模式」，在新一代社會學家和青年學生眼中已成為「落後」甚至「反動」的代表。據近來偶然讀到有關論評，似乎帕氏理論在他死後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積極評價，但五〇年代的光輝則已一去不復返了。新理論、新觀點的興起和衰落在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界幾乎每隔五、七年便有一批，不足為奇。但以我的親身體驗而言，帕森斯是我遇到的最早一例，所以印象最深。

我和帕森斯並無個人間的交往，但有一趣事可以記下來，以博讀者一笑。一九七三年秋季，我從哈佛請假回到新亞，負責行政事務，以落實當年回母校服務兩年的承諾。不記得是一九七三年秋季或七四年春季，帕森斯到日本講學，順道來香港一遊，新亞社會學系同仁(當時金耀基兄在內)請他來做一次講演。他聽說新亞校長是哈佛的告假教授，表示願意一見。此事突如其來，我是在十分詫異的情形下接待他的。我們的短暫交談當然很愉快。我很好奇地問他：是不是香港社會學界特別請他來香港的？他說不是，而是他自己在日本臨時請旅行社代他安排訪港的，到了以後才通知了一兩位相識的同行。我又補問一句：你下飛機後有熟人迎接嗎？他笑著說，只有兩家服裝店代表歡迎我，要為我特製西服。我聽了也不禁大笑。

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

我選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主要是因為讀了他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一部名書：《觀

念與人》(Idea and Men)，此書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是那個時期一部暢銷書。在這部書中，他特別提出社會上層有系統的「正式思想」(formal thought，如西方的「哲學」或中國的「經學」、「子學」，與流行在社會下層的「民間思想」(popular thought)的區別和關係。他指出，向來思想史研究偏重在「正式思想」的範圍之內，「民間思想」則未受到同樣的重視，也許因為後者寓於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有時甚至和人的行動難以截然分開。但他強調：思想史家(按：他用的是「Intellectual historian」)的全面任務是把從抽象哲學概念到人的具體行動集合起來，使之構成一個「可以理解的整體」(as intelligible whole)。因此就工作的性質而言，他在一端是處理玄思的哲學史家，而在另一端則是一個社會史家，要從人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其思想的輪廓。但他的特殊任務則是將這兩端連結起來。(此段見 *Ideas and Men*, New York, 1950, p.9) 如果借用王陽明的名詞，可以說這是一種「知行合一」的思想史。我對布氏的觀察很感興趣，因為中國傳統時代已有人注意到上層「正式思想」和下層「民間思想」是互通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明末清初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中的說法：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易」與「春秋」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

這明明是說：六經起源於「世之小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活動，並非聖人憑空創獲的。劉氏在此實已把布林頓所謂「兩端」連成了一體。不但劉氏如此，後來章學誠斷言「道」必求之於「人倫日用」，以及「學於眾人，斯為聖人」(見《文史通義·原道三篇》)，則更做了進一層的發揮。甚至戴震也強調：在人的世界中，「人倫日用，凡生所有事……是謂道。」(見戴震《緒言》)由此可知上層「正式思想」和下層「民間思想」必須打通這一構想，在中國學術傳統中早已建立起來了。這是我選聽布林頓思想史一課的主要動機。

布林頓是歷史系的資深名教授，以研究十九世紀歐洲思想為世所重，著作甚多，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思想》(*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33)已成經典之作。他在全校也是最受尊重的學者之一，所以被選為哈佛「院士會」(Society of Fellows)，第二任主席(chairman)，從五〇年代一直做到一九六六年退休。「院士會」是哈佛最高的學術團體，這是人盡皆知的。

因此之故，布氏歐洲思想史一課的號召力很大，學生極為擁擠。但是我聽他的課很感不易，因為一方面我的背景不足，而另一方面他講課並非綱舉目張，條理分明。相反的，他漫不經意地隨口而出，又隨時從一個論題跳到另一個論題。我當時以為他年事已高，精

力不夠所致，但後來讀到他三〇年代學生的回憶錄，才知道他一向如此，他的講課以極其隨便著稱。(exasperatingly casual lectures，見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Innocent Beginnings, 1917-1950*, Boston and New York, 2000, p.172)但他確是言之有物，學生一路聽下來，各有所得。不過我之所得主要在他評介當時各種不同的研究取徑及其優點和缺點的所在。我之所以獲讀拉夫覺埃(Arthur O. Lovejoy)的名著《存有的鉅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Harvard, 1936)，並進一步對「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方法有所認識，便得自布林頓的講課。後來寫博士論文時，我才體會到當時旁聽布氏的講論對我研究中國思想史無形中發生了不少啟示作用。

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最後讓我說明為什麼旁聽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我到哈佛以前，從來不知道有基爾莫其人。我聽此課主要是實踐我最初向哈燕社提出的訪問計畫。我在計畫中說，有機會到哈佛訪問一年或兩年，我希望能多讀一些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著述，使我可以認識歐洲是怎樣從中古演變成近代的。我相信，這一方面的歷史知識將大有助於我將來研究中國文化如何從傳統轉移到現代的整體歷程。到哈佛以後，我查出基爾莫是這一領域的專家，恰巧他這一年又開了講演課程，其對象是三、四年級大學本科生和一、二年級研究生，所以我決定一探究竟。

但是此外還有一個偶然因素，也促成我旁聽此課。我所聽其他各課都只有我一個中國人，而文藝復興一課卻有另一位中國學生正式選修，而且必須參加考試以取得學分。這位中國學生便是王德昭先生，一九三〇年代末畢業於北京大學。到台灣以後，他在師範學院(後改為「大學」)教西洋史，已取得教授的職位。一九五五年他考取了公費留美，獲得兩年獎學金，到哈佛來攻讀歷史碩士學位。由於他專攻歐洲史，又是學長，我感到機會難得，可以隨時向他求教，他也很高興，有我為伴，互相溝通。我清楚記得他說，據他查考的結果，基爾莫和他不但同年，而且也同寫過一本關於文藝復興的專著，又同在大學擔任文藝復興史教授，頗使他起「吾道不孤」之感。

我和王先生的緣分尚不止此。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從哈佛告假回到新亞書院，他恰好已從台北轉到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歷史系任高級講師，不過不再教西洋史，而改授中國近代史，因此我們在香港中大又有過兩年同事的機緣。他在中大時期寫成了《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一九八二年香港中大出版社)，是一部很詳實的專著。可惜他去世較早，專著出版他已不及見了。

關於基爾莫，下面將作介紹，這裡暫且從略。

二、攻讀博士學位

前面已說過，新亞推薦我來哈佛，是為了參加哈佛燕京社訪問學人的計畫，為期不超過兩年，所以我最初根本不曾有過攻讀學位的念頭。然而一年之後，即從一九五六年秋季起，我竟從訪問計畫轉為正式研究生，攻讀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讓我對此先作一交代。

大約在一九五〇年，美國成立了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織，名之曰「中國流亡知識人援助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其功能在通過種種方式幫助從大陸逃出的知識界人士重獲安定的生活，包括移民至其他國家在內。我父親很早便向援助會登記，申請移居美國，但因久無回應，已將這件事淡忘了。然而事有湊巧，我到美國不久，父親竟收到援助會通知，申請已獲通過；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得到在美親友或機構的書面保證，在生活困難時願意提供經濟支援。由於這一非常意外的變化，父親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要在一、兩年之內回香港，剛好和全家來美錯開了，因為他很需要我的助力。所以他寫快信給我，讓我向哈佛探詢，是否可以轉入博士研究計畫，以延長留美期限，他並且告訴我：他已取得賓四師的首肯。

當時我一方面為父親高興，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難以向哈佛燕京學社啟齒。一再考慮之後，我決定先向楊聯陞教授請示，看看他對這件事的態度。出乎意料之外，楊先生對我讀博士學位相當熱心。他告訴我：最初在訪問學人的審查會上，大家對我唯一遲疑的地方是年齡太輕——訪問學人一般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而我當時才二十五歲。因此他鼓勵我向哈燕社社長葉理綏直接提出轉換研究計畫的請求。不但如此，他還教我怎樣陳辭，以獲得葉氏的同情。我依照他的指示，果然很快便得了哈燕社的同意。事實上，主要關鍵是楊先生有意收我為他的博士生，否則絕不可能如此順利。不過我當時對於哈佛大學研究院的運作程序茫無所知，直到多年後我在哈佛任教才理解到這一點。

從訪問學人一變而成博士研究生，這是我個人生命史上一個最大的轉捩點。很顯然地，如果我訪問兩年後即回新亞，則此下教學和研究必將走上另一條道路。當時錢先生由於尊重我全家重聚的情感，慨然允許我改修學位，但是他內心則仍然盼望我先返新亞。他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給我的信上說得非常坦率：

弟儻能早返，得失之間，亦殊難計量。國內治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後起英秀，任此重負。學位僅屬虛名，弟若早歸，幸穆尚未衰頹，相與講究切磋，積數年之講貫，甚望弟能建樹宏模，不負平昔之所期。在美國可益研新知，然舊籍邃深，亦甚須潛心，時過而學，則事倍功半。至於他年重謀出國，機緣決不乏，故弟之繼續在國外深造，或先歸益治舊籍，再過數年，重再遠遊，此事得失，各居其半。儘可安心乘運，不必多所計慮也。

（《素書樓餘瀋》，全集本，頁四〇三～四〇四）

錢先生在這封信中明白表示：他願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將畢生治學心得傳授給我。這是他以前從未說過的話，當時讀後我內心甚為激動。親承錢先生的衣鉢可以說是人生最難得的際遇，豈能和在美讀學位相提並論？必須指出：這不僅關繫著治學途徑的抉擇，而且更涉及我們師生之間的感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錢先生給我父親的一封信上，特別對這一點作了十分動人的描述。他說：

只望明年遠遊歸來，學校事能乘此擺開，多得清閒，有英時等數人時時過從，談論學術，放情山水，弟當自買一車由內人駕駛，家中時時備一兩味家常菜，邀英時等三數人聚餐會遊，弟之理想專在此處。……若使英時能在弟身旁親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脫轡絕馳，弟之心情蓋無愉快過於此者。（同上，頁二〇六～二〇七）

這是錢先生一九六〇年一月到耶魯大學訪問前所寫的信，所以有「明年遠遊」的話。三年前他要我「早歸」，「相與講究切磋」，這一想法此時竟以純感性的語言表達了出來。可惜由於全家來美的關係，我終於不得不改讀學位，並且畢業後也不得不先在美國執教，直到一九七三年我才告假回到新亞，履行了當年承諾的義務，但那時錢先生卻已定居在台北了。無論如何，失去向晚年的錢先生從事系統問學的機緣，這是我生平最大一憾事。

現在讓我對讀學位的曲折過程作一簡要追憶。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正式成為哈佛歷史學系的博士研究生。根據那時系中規定，博士生必須選修四門專科：一門主修科（major field）和三門副修科（minor fields）。我的主科是追隨楊先生研究中國古史（集中在漢、唐之間），這是早已決定了的。副科三門之中，我首先選了中國近代史，由費正清和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兩人合授。就我當時聞見所及，西方學者研究這一領域大體以西方檔案和記載為主要史料，如費正清的名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vols, 1953）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一取徑恰好可以糾正中國學者的研究偏向。我覺得不應放過這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大好機會。另外兩門副科我在原則上已決定選取歐洲史方面。這不僅是我的興趣所在，而且也考慮到將來回到新亞的教學要求，不過當時心中除了「文藝復興」一科之外，另一科則在猶豫之中。好在選科的確定為時尚早，我仍可從容思考。

我第一學年選修的課程充分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態。

賽門的「羅馬史」

首先我選修了一門羅馬史。這是因為基爾莫本年休假，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這一段歷史沒有任何課程可選。哈佛本來也沒有羅馬史的專任教授，恰巧英國牛津大學的賽門（Ronald Syme, 1903-1989）來哈佛任訪問教授一年，開了這門課。我當時對西方史學界所知有限，根本未聞其名，但在歷史系的選課聚會上，費正清教授特別向我推薦，說他是當代羅馬史大家，機會難得。我考慮到羅馬適可與漢代中國互相對照，以凸顯東西兩大統一帝國之異同所在，當下便接受了費正清的提議。後來我讀了他的名著《羅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 1939）及其他論文，再加上聽了一學期的講授，對他的淵博和深思都有了比較親切的認識，誠不愧為一代史學大師。三十多年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布朗（Peter Brown）教授偶有交流的機會。我有一次問他在牛津時曾否從學於賽門？他很興奮地說：他聽過賽氏講課，得到了很大的啟發，雖然他的專業導師另有其人。（按：其人即 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也是同領域的大師。布朗是當今最受尊重的羅馬史家，開闢了所謂「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的研究園地。他獲得的學術榮譽無數，包括二〇〇八年的「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後來我寫《漢代貿易與擴張》，涉及中國與羅馬的交通，頗得力於賽氏此課，但這是意外的幸運，非始料所及。

懷特的「歷史哲學」

其次，我選了哲學系懷特教授的歷史哲學，前面已提到，在上一年十月哈佛燕京學社的宴會上，我已開始對他的歷史哲學感到極大的興趣，現在既取得研究生的身分，便決定正式選修此課「史學的性質與功能」（Nature and Function of History）。

事實上，這是懷特經過多年醞釀而開出的新課，選課的學生（包括高年級大學生和研究生）多來自歷史系，哲學系學生反而是少數。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懷特和英國哲學家（俄裔）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志同道合，一直在計畫合寫一部關於歷史哲學的書；這一點在兩人通信中表現得十分清楚。我們必須記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英、美分析哲學（包括語言哲學）的壯盛時代，從分析與語言角度討論史學的性質問題也乘勢興起，柏林和懷特都是這一新潮的先驅者。一九五三年柏林關於「歷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的著名演講（後來以專書問世），即曾轟傳一時。懷特在這一領域的觀點與柏林大體相近，他也受到後者的啟發，所以合作寫書的動機很強。懷特在哈佛開這門新課便是為了完成這一願望。但稍後他發現：和柏林之間還存著一些基本分歧，不易調和，終於獨立出版了《歷史知識的基礎》（*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1965）那本富有原創性的專著。讀者欲知其詳，可以參看懷特的自傳——《一個哲學家的故事》。（*A Philosopher's Stor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1-232; P244-247.）

由於懷特自覺是在開闢一個新的人文園地，他在講堂上時時流露出一種推動新潮流的激情。這激情對不少聽講者發生了感染的力量，好像也在參預其事，我便是其中之一人。這大概相當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所謂的「預流」。其影響所及，使我感到有必要對中西史學之間的異同作較深入的考察，以彰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特色所在。因此在懷特課上，我提出以章學誠與柯靈烏（R.G. Collingwood）史學思想的比較，作為期中論文的題旨。恰巧一九五三年倪德衛（David S. Nivison, 1923-2014）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章學誠的文史思想》。（*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hought of Chang Hsiueh-Cheng, 1738-1801*. 關於倪氏在哈佛研究章學誠及其與分析哲學的交涉，參看我為他的《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中譯本所寫的〈序〉，收在我的《會友集》上冊，台北：三民書局，二〇一〇年，頁一六八～一七六）懷特知有此英文論文可資參考，所以接受了我的提議。我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寫〈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便是由這篇期中論文擴大與修訂而成。（現收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

懷特此課對我此後的學術取向影響相當大；七〇年代初我以章學誠與戴震為中心而展開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便是從這裡開端的。不僅此也，即以個人關係而言，我和懷特教授也頗為有緣。我一九八七年移講普林斯頓大學，發現他已在一九七〇年從哈佛轉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因此我有機會多次和他聚餐和談論。我們聚談常有普大漢學友人如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艾爾曼（Benjamin Elman）等參加，甚為歡暢。記得懷特有一次笑著對我們說：他完全不懂中文，卻想不到由於我聽過他的課，竟結交了許多漢學家朋友，而且對於中國文化和思想也越來越感興趣了。懷特先生生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卒於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以中國算法，他足足活了一百年。在現代美國哲學史上，他的成就無論就哲學的分析或實驗主義的推陳出新而言，都具有高度的突破性。他之所以實過於名，誠如羅特（Richard Rorty, 1931-2007）所感慨的，是由於受到哲學界的忽視。這是有欠公平的。（見 Herman J. Saathamp, Jr., edited, *Rorty & Pragmatism: The Philosopher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pp. 214-215.）

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

我選的第三門課是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由政治學系名家佛烈德里治（Carl J. Friedrich, 1901-1984）講授。佛氏原籍德國，對政治哲學和制度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多不勝舉。當時他對極權體制和民主憲政之間的差異，分辨得最為到家，影響極大。我之所以選此課，主要是因為我在香港時期已開始探討民主與極權的分野，並寫了一些相關的文字。但那時我深感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缺乏系統性的認識，因為沒有受過嚴格訓練，而新亞書院也未設政治學系。當時我遇到困難時，除了請先父指點之外，別無可以請教的

人，現在竟有佛氏這樣的大名家，可以供我選擇，自然不肯放過天賜良機。佛氏此課包括講授、討論班、讀原始經典、寫期中論文等等，正合乎我培養基本功的需要。佛氏在每週一次的討論班中不但要求學生將他的講詞和經典文本結合起來討論，而且鼓勵外國學生將西方的政治觀念和他們自己本土的思想試作比較。（班上有印度、日本、中國、中東等地的留學生。）我便曾被指定對中國儒家、道家略作介紹。此課對我當然是一種很有益的訓練，但我也同時感到自己的背景知識遠遠不足。我既不通希臘文和拉丁文，又在西方古史和經典常識等方面和美國研究生相差很多。所以從頭到尾，我都處於巨大壓力之下。不過我在此課中也得到一個有趣的經驗，至今不忘。佛氏要求學生寫一篇期中論文，以代替期中考試，但說明這只是擇一題旨陳述己見的報告，並非研究性論文，因此不必詳引經典文本並加腳註。我當時正在讀柏拉圖（Plato, 427-347 B.C.E.）的《共和國》（*Republic*），發生了一個疑問：這一關於政治社會秩序的理想究竟是柏拉圖獨自創造出來的呢？還是前有所承，早已潛存在希臘傳統之中呢？我查了幾種有關《共和國》的流行論著，但都找不到清楚的解答。在思考過程中，我忽生一念，何不用中國考證學中探源溯流的方法在希臘相關經典文本中試加追尋一番呢？因此在《共和國》以外，我又遍檢了柏拉圖的《政治家》（*Statesman*）和《法律》（*Laws*）以及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的《政治學》（*Politics*）和《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並且參考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 C.460-C.400 B.C.E.）的史著《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戰爭》（*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最後我寫成了一篇五、六頁的短文，報告探索所得，發現《共和國》的構想確有源頭可尋。由於佛氏交代學生不必註釋，我在文中僅引述經典文本，未詳列篇章與頁數。想不到一星期之後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親筆短信，要我將論文中所引經典文本，一一註明篇章，供他參考。這實在出我意外，但我也很高興他居然肯定我的考證有可取之處，對於他這樣的專家尚不無參考價值。事隔六十年，我的記憶仍大致清楚，可見當時感受之深，可惜他的手書和我的原稿已在一再搬遷中遺失無踪了。

費正清的「專題研究課」

上述三門課和我的學位計畫完全不相干。我的選擇大致基於兩重考慮：第一是當時決定讀完學位便回新亞任教，因此覺得應該把握住現有的機會，對西方歷史與文化的背景取得直接的認識，多多益善；第二是所選課程和我在香港幾年來研讀與寫作的領域比較接近，因此興趣相當濃厚。但是這三門課都是我在一九五六年秋季同時攻讀的。上面已提及，我的原有根基甚為薄弱，其中任何一門都讓我感到吃力，何況同時修三門？同時我又拘泥於歷史系所頒發的修課指南，說博士生每學期可選三門演講課，另加一門「專題研究課」，寫出一篇具有原創性的論文。研討課（seminar）我當然不敢涉及西方文史的領域，所以

選了費正清教授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此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生（約六至七人）共同研讀《籌辦夷務始末》中若干特選的篇章，並儘量參考相關的西方文獻。但這一部分僅限於最初三至四星期，作為全課的預備階段；研究生則在此期間選定論文題目，開始進行個別的研究。第二部分接著第一階段而來，由研究生每週輪流報告研究所得，然後再經教授和其他同班者提出質詢和討論。這是我第一次進入西方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行列，因此特別在此記下一筆。（按：當時美國學術界一般以「漢學 Sinology」指有關「近代以前中國 pre-modern China」的學問；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下則通稱「中國研究」。）

我在這門課上的研究論文是通過晚清經世思想的脈絡對馮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的《校邠廬抗議》和《顯志堂稿》作了較深入的分析 and 觀察。當時此課的助教是劉廣京（一九二一～二〇〇六）先生，精治中國近代史和美國經濟史，最為費氏所倚重。他和費氏互相商討之後，對論文的內涵一致認可。但費氏在文末卻另寫了一句評語，使我頗為窘迫。他的原文是：「Your pronunciations are all wrong!」（你的漢字羅馬拼音完全錯了。）原來當時西方對於漢字譯音一律採用 Wade-Giles 系統，而我則根本不知道其存在，以致文中漢名我都根據自己的讀音（不正確也不統一）隨意拼出，終成一大笑話。後來得到劉廣京先生的指點我才開始從漢英大辭典中學習拼音系統。我於「中國研究」或「漢學」是一個十足的門外漢，由此可見。

從上面的記述，第一學期可以說是我最為緊張的一段時間。這主要是由於我將歷史系的指南做了百分之百的字面理解，而沒有事先多向有經驗的學長請教，甚至也沒問問指導教授。事實上，研究生第一學年不修「研討課」是很平常的事，而三門講演課中也可以用不需考試的「閱讀課」（reading course）取代其一；如此始可得從容不迫的樂趣。

「日文專修」

但是我的博士計畫在第二學年（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做了一次基本調整，其中最主要的變動是用日文專修代替了一門歐洲史。所以最後定案是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和日本語文。這一計畫同時獲得歷史系和遠東語文系的接受；以下兩三年我的研讀和寫作便集中在這一範圍之內。

我之所以有此變動，主要是受了楊先生的影響。第一年下學期我選修了他的「中國制度史」一課；這是他教學和研究重點所在，所以他的第一部論文集便是《中國制度史研究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1961）。他講授此課，用自編《中國史綱領》（*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 1950）為教本，其中不但包括了分門別類的題旨，而且在每一門類中都列舉了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始史料和現代論著。原始史料是我素所熟悉的，但現代論著卻是我的空白點，前面回憶向楊先生請教關於東漢士族一文時，已經提到。現在

正式修課，我才有系統而且較全面地吸收西方和日本的漢學成績。楊先生在《綱領》中當然無法多舉漢學論著，但在講論時則擇其佳者加以評介，並特別重視最新的創獲。一學期下來，我發現日本關於中國史各方面的研究不僅深入而且數量之多遠出想像之外。我感到日文閱讀或許是我的專業所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為此我曾特意請示楊先生，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他說：我最好少修一門歐洲史，代之以日文，因為遠東語文系（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的日文是一門所謂「高強度課」（「intensive course」），由系主任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一九六一～一九六六任美國駐日大使）親授，每星期五堂，非全力以赴不可。我改學日文的事便這樣決定下來。當年（一九五七）嚴耕望先生恰好是哈燕社的訪問學人，他遍檢漢和圖書館藏書之後，發現其中有無數日文書刊是研究唐史所必須參閱的。他聽我說遠東系設有日文課程，便毫不遲疑地和我一齊選讀了賴世和的課，不過他不需考試，比我輕鬆多了。

大約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我作為博士研究生所選修的課程，包括「講演課」（lecture courses）和「研討課」，已滿足了學校的要求。緊接著而來的便是和三門專科的導師分別商討，怎樣準備博士口試，這是整個博士計畫的最大關口。這一準備基本上是通過「閱讀課」方式與導師定時溝通，每週或每兩週聚會一次。研究生從聚會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問題重心和閱讀範圍。

我的三位導師是楊先生、費正清和基爾莫。不巧的是楊先生——我的主修科導師——適在一九五八年尾發生了嚴重的精神焦慮症，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治療和休養，所以「閱讀課」只能從兩門副修科開始。中國近代史一科進行得很順利，可以不談，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是我基礎最薄弱的一科，這裡應該略作記述。

追隨基爾莫讀「文藝復興」

讓我先從導師基爾莫說起。他是美國中年一輩中最傑出的歐洲早期近代（early modern）史家之一。一九五二年他應哈佛近代史權威蘭格（William L. Langer）之邀，為著名的《近代歐洲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叢書系列寫了一部《人文主義的世界》（*The World of Humanism, 1453-1517*），其實便是文藝復興最重要階段的歷史。他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視，是因為他早已發表了不少專題論文，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研究開拓了新視野。前面提到，我在第一年訪問哈佛時，已和王德昭先生聽過他的講演課。但是我當時只是旁聽，並未讀畢指定參考書，所得不過是一個大概而已。等我第二年轉為博士生以後，他先是休假，接著又擔任了歷史系系主任之職（一九五七～一九六二），沒有再開過上述的講演課了。但我在第三學年也修過一門文藝復興史的講演課，主講人是訪問教授紀柏特（Felix Gilbert, 1905-1991）。紀氏原籍義大利，四十年代移民美國，當時在賓州布林

學院（Bryn Mawr College）任教。但他不僅是最有貢獻的文藝復興專家之一，而且也被公認為具有通識的史學大家。（所以一九六二年他被聘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常任歷史教授。）我聽到歷史系研究生對他的介紹後，便決定選修此課。紀氏的講論和指定讀物確實引起了我的深厚興趣，因此一九五九年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之約，我寫了〈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一篇長文，其中便引用了紀氏的一些學報論文。（此文後稍加訂正，收入《歷史與思想》中。）這是我修紀氏一課所留下的一點紀念。我到普林斯頓之後，他早已在一九七五年退休，且年過八旬，我沒有機緣和他重晤，不過我還是讀到了他的一部晚年著作（*History: Politics o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Ranke and Burckhardt*, 1990），頗為得益。

從以上的記述可知，在一九五九年春季選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一科的「閱讀課」之前，我和基爾莫之間從來沒有過個人交往。我聽過他的課，也讀過他的《人文主義的世界》，對他當然不陌生，但他對我則一無所知。他接受我為研究生（即允許我參加他的「閱讀課」），主要是因為我已修過紀柏特的課，而且僅僅作為副修科之一。所以他雖明知我的背景知識有限，仍從寬處理。但那時他的系務甚忙，研究生又有八、九人之多，因此每二週聚會二小時左右，討論各人「閱讀」中出現的問題。他本人不作長篇大論，往往只就討論中的難題，稍加評斷。我仍然沒有多少機會和他直接溝通。一學期中我和他單獨談話不超過兩次，每次不過二十分鐘，主要是報告我的「閱讀」情況，並聽取他的指示。所以在我預備博士口試的期間，對於基爾莫這一科最沒有把握。但是在準備過程中，我確實得到了學問上的進益，雖然與考試並無直接關係。至今我還記得兩件事：第一、一九五八年心理學家艾理克遜（Erik H. Erikson, 1902-1994）出版了一部關於馬丁路德青年時代的專著，從心理分析角度研究他的「生命史」（life history），對於宗教改革的起源提出了極為新穎的觀察。（*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1958）。我便是在「閱讀」班上從其他研究生的討論中得知此書及其在史學上的原創性，對我後來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很有啟發作用。第二、基爾莫研究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莫斯（Erasmus, 1466-1536）極為深入，是公認的權威學人。他有一篇名文，探討伊氏如何通過「博學」（eruditio）以重建基督教的「信仰」（fides），我讀後大為激動，因為這和清代學者有關「訓詁」與「義理」的論辯如出一轍，為我打開了中、西思想史互相比觀的大門。（見Myron P. Gilmore, "Fides et Eruditio, Erasmu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後來收在他的 *Humanists and Jurists, Six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87-114）。

總之，對於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這門副修科，我當年確實很認真地學習過，而且也受益不少，但我在博士口試中卻表現得不盡人意。我平時最用心準備的領域，基爾莫完全沒有觸及，而他提出的有些具體問題我只能說個大概，無法盡其底蘊。口試雖然通過了，我卻不免有一點失落感。

博士論文

最後，讓我簡單交代一下我的博士論文——《東漢生死觀》（*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A.D. 25-220*）。一九五九年我為錢先生祝壽而撰寫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文長十萬言。與以前論東漢士族一文不同，我收集並參考了無數相關的現代論著，包括中、日、英、法各國作者在內。初稿寫成後，我曾請楊先生審閱一遍，有所指正。他大體上很贊成我的論旨，並同意我將來以此文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按：楊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記》中也有「此文一部分又作論文」的記載。所謂「論文」即指博士論文而言。）但後來正式構思論文時，我的想法改變了。首先是我覺得用英文重新建構已刊的中文專論，缺少新鮮感和思想上的刺激；我寧願多費些功夫，另起爐灶。其次，一九五六年以來，我因受到布林頓等人討論「正式思想」（formal thought）與「民間思想」（popular thought）的影響，很想從這一角度作一次新嘗試。所謂「正式思想」是指文化精英（如古希臘哲學家和中國先秦諸子）發展出來的系統性學術或理論；所謂「民間思想」則指一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意識。研究「民間思想」的最大困難在於史料缺乏而且散在各處。恰好一九六〇年王明的《太平經合校》出版了，其中包涵了不少東漢晚期的民間思想。（斷代問題已有專家多人考證了出來）。而且在這一段時期，大陸和日本學者也發表了不少有關《太平經》的研究論文。因此我想以《太平經》為線索，結合其他相關資料，建構出東漢「民間思想」的輪廓，再進而探究它和當時「正式思想」的交涉。我的原始構想是選出一些文化精英和一般人民都關注的共同觀念，然後在傳世經典和民間記載兩大類的文獻中詳加搜尋，以期發現其間的互動與異同。「生」與「死」顯然便屬於這一類的共同觀念。我最初提出「生」與「死」只是作為第一章的論題，接下去還有別的共同觀念，可以繼續分章析論。我把這一新構想向楊先生陳述之後，他承認這不失為一個推陳出新的設計，但要先將第一章寫出來，作為一種嘗試，如果不成功則別作計較。不料這「生」與「死」的一對觀念竟複雜萬分，牽涉方面之廣完全出於意想之外。寫到一半左右，楊先生檢閱了初稿，叫我即以第一章擴大為論文整體，不必再延伸至其他觀念。這樣一來，《東漢生死觀》便正式成為我的博士論文了。我作此說明是為了澄清一個誤解，認為我的論文是關於《太平經》的研究。

我的論文導師是楊先生，但此外還有兩位審讀人，即費正清和史華慈教授，楊先生對論文的內內外外都很清楚，自不在話下。費、史兩位教授通讀一遍，也無異辭。一九六二年一月初，他們三人開審查會之後，費正清以博士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宣稱論文不需作任何重大修改，於是我的學位計畫便完成了。

但是這裡我還要特別一提史華慈先生對論文的關切。他在論文通過以後，給我寫了兩頁的評語，指出其中的確有可商榷的地方，也有可稱賞的地方。可商榷的主要是我將中國概

念轉化為西方名詞時，涵義往往不甚妥貼，易起誤解，如中文的「出世」與「入世」和西方的「otherworldly」與「worldly」之類。這些可商之處後來我在重寫為學報論文的過程中都一一改正了。他稱賞的是文中關於「形」與「神」、「魂」與「魄」等觀念的深入討論，顯示出中國在佛教未傳入之前早已有身體和靈魂二分的思想。他說我的論據已「斷然證明李約瑟〔的看法〕是錯誤的。」（It conclusively proves Needham wrong.....）史先生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甚多，但他真正的興趣與貢獻卻在中國思想史，晚年所著《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1985*）可證。所以他對我的論文閱讀一遍，便能很快抓住其得失所在。（有趣的是：李約瑟在討論我一九六四年發表的 *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 China* 一文時卻堅持他的舊說，認為中國本土思想中只有「此世」（this world）而無「彼世」（otherworld），當然也不可能有靈魂與身體的二分。見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5, book 2, p.98, note C, 1974。關於這一問題，後來我又寫了〈魂兮歸來！〉一文，詳論佛教傳來以前中國人關於死後世界的認識及其變遷。見〈*O Soul Come Back!—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t China.*〉。以上兩篇文章現已收在 Ying-Shih Yü,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vol. 1）。

（待續）

余英時

一九三〇年天津出生，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二〇〇六年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二〇一四年獲頒第一屆唐獎漢學獎。主要著作有《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東漢生死觀》等等，中、英書籍近六〇冊，論文四〇〇餘篇。運用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包括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軸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論，影響半世紀的全球漢學研究，學界公認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

【師承與私淑】

從費景漢院士到余英時院士

——我的幸運長輩緣

日內瓦·朱敬一·文、照片提供

已故的費景漢院士，大概是早年最欣賞我研究論文的長輩；他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就常找我瞎聊。有一回費老跟我說：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他只佩服兩個人，其一是張光直（考古人類學家，已故，大概是當時唯二中研院人文組院士能夠選上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的），其二是余英時。兩人名字最後一字（時與直）韻聲相近，非常好記。費院士是小孩子脾氣，從來不去思考「只佩服」幾個字的得罪人的後果，就只是把「感覺」實實在在講出來。「只佩服兩個人」，這對當年四十歲的我而言，是個極少聽到的描述。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一直想找機會與這兩位泰斗級的人多親近。我問費老，張光直先生與余英時先生的貢獻各是什麼呢？費老就侃侃而談，把張先生在殷周考古學、中國青銅器考古發現多在禮器等特殊的意義解說了一番。然後講到余英時先生，就沒有那麼言簡意賅了。費老補充：他每次跟余先生談話（他們在Yale有同事重疊幾年），他都覺得極有收穫，好像有撈不完的寶藏，「你有機會應該多和余先生聊聊」。

余先生的腦子埋了多少寶藏呢？舉幾個例子可能比較清楚生動。一九九八年我當選中央

研究院院士之後，有幾回在某個院士被提名人的討論中，余先生都很客氣、謙虛地呈現了他的驚人記憶。何炳棣先生是第六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年齡比余先生還要大上一輪多，是人文組最資深的歷史學長老。有一次，為了一件院士提名案，何先生對被提名人的宋明理學見解提出了一些評論。由於余先生看法不同，於是在接下來的發言中余老不厭其煩，從宋代某甲給某乙在某年所寫的某信，講到某丙某丁在其後哪一本著作如何與之呼應……，對何先生一批駁陳述。這些都是現場偶發之回應，絕對不是先前準備好的講稿。余先生對各筆史料如數家珍，說完最後致歉「擔誤大家時間，掉了一些書袋」做結尾，現場一片安靜，而年長的何院士也不再置一詞，討論結束。

那一次交鋒之後，大概誰是人文組院士的「精神領袖」就不證自明，任何人都一目了然。然而余老從來不以領袖自居，待人總是謙和、求助總是幫忙、言語總留餘地。但是，武林只要有高手出頭，難免就會有一些毛毛躁躁的小伙子想上前挑戰。余先生曾經對「新儒家」的一部分見解有些批評，結果就引來幾位年輕人點名叫陣，用字遣詞也不怎麼客氣。挑戰者三番兩次囉唆之後，余老只好「引經據

典」回應，刊於雜誌上，把對方的錯誤謬見一點點明，條析清楚再無疑義。當然，在我們旁觀者眼中，這些文字交鋒就像是武打片中「一方餽單門給另一方打」一樣，消暑解渴。有一回在中央研究院步道上巧遇余老的一位學生，當時他已經是研究員。我們開玩笑討論前述文字交鋒的結論是：對於記性如此好、知識如此深不見底的余公，千萬不要跟他打筆仗！切記切記！這位研究員說：「看看那位挨打的，慘不忍睹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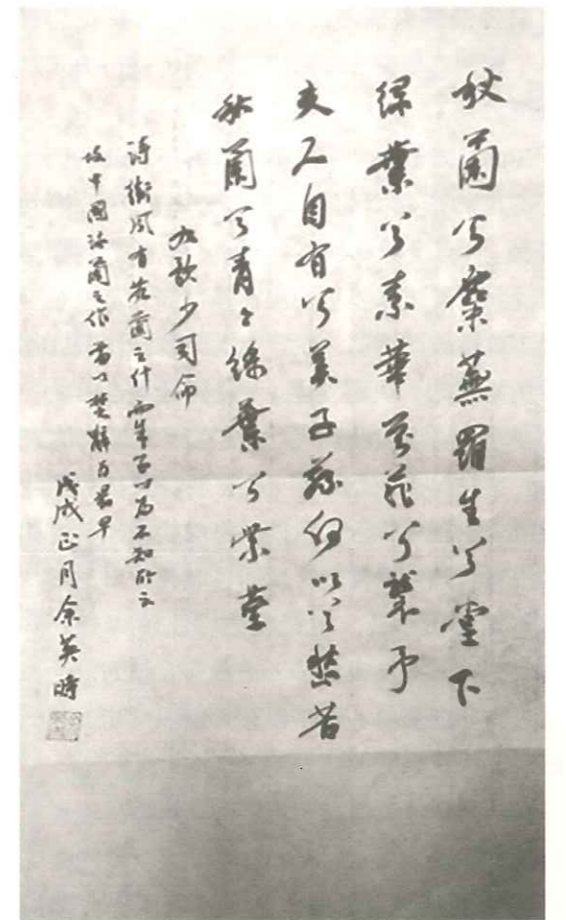
在過去十年中，因為女兒在哈佛念文學、兒子在美國東岸做博士後研究之故，我常有機會去紐澤西造訪，都順道去余府串門子。每次拜訪余先生，我總想挖出一些他的庫存知識寶藏。有時候和他聊聊新儒家，有時候談談他對共產黨與共產中國的看法。大家都知道余先生反共，有些媒體來訪問，只是要從他口中套出一句「共產黨遲早會面臨內部挑戰」之類的評論，放在頭版頭條，就算完成任務。但是我與他聊天是沒有目的的；如果一定要說目的，就是我打從心底有「喜歡被知識震撼」的期待。

記得有一回為了要聊他的新作《朱熹的歷史世界》，我硬是先把他的兩冊硬梆梆的新書讀了、想了，也提出了我的問題。我請教，他書中引用了千百則史料或書信，有許多都只是一時一地一人一事的隻字片語，他焉知這些雜陳無關的資料，可以搭配互佐呢？千百則資訊又要如何串接呢？有什麼指導原則呢？余先生說，資料引索串接一則是治學經驗，另外則是他希望他所提出的詮釋，能夠「極大化歷史解釋力」。我現在回憶的名詞未必精準，但是當時我非常驚訝，因為「極大化歷史解釋」這幾個字，幾乎就是統計方法上的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這可是我頭一回從人文學者口中，聽到如此的「科學方法論」。

余院士專研思想史，但是他們那一輩的人，

常有「通儒」的內功。女兒在哈佛念書的時候，偶爾聽她提到某位教授把某篇文章從某個「社會學理論」切入的文學評論。聽或讀到這樣的文學評論，我都覺得坐立難安，好像扭了脖子或是大腿抽筋，渾身不自在，似乎是硬要把文本「塞進」某一個既有的文學理論框架。後來有機會略讀余老所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感覺其對比分析自然順暢，既合乎文本也切契結構。如果真要看文學評論，我只想讀這種有血有肉有氣的作品，不要看那些會抽筋扭脖子的鬼扯文學評論。

余老跟我說，那本紅學評論只是他的「消遣」，算不上什麼研究。我背過頭向朋友做了個鬼臉：乖乖，有這種「消遣」？這不是氣人嗎？我有一個姊姊是珠算心算的高手，她說她



余英時為常駐WTO代表團「2018蘭花暨書法展」所寫的書法作品，〈九歌·少司命〉。

余英時寫中國古代詠蘭詩共九首

其時序先後如下：

一、楚辭 九歌少司命

秋蘭兮廣葉，羅生兮堂下。

綠葉兮素華，苔菲兮襲予。

夫人自有兮美子，蔣何以兮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華兮紫莖。

以下從全唐詩四萬八千餘首中選出八首，依時序排列：

二、唐太宗(李世民)《芳蘭》

春暉開紫苑，淑景媚蘭場。

映庭含澱色，凝露泣浮光。

日麗參差影，風傳輕重香。

會須君子折，佩裏作芬芳。

三、李嶠《蘭》

虛室重招尋，忘言契斷金。

英浮漢家酒，雪儻楚王琴。

廣殿清香發，高臺遠吹吟。

河汾應擢秀，誰肯訪山陰。

四、岑參《南溪別業》

結宇依青嶂，開軒對翠峰。

樹交花雨色，溪在石重流。

竹徑春未掃，蘭棹夜不收。

道逢自得趣，豈暇醉中遊。

五、韋應物《山寺律僧畫蘭竹圖》

偶來德頂興無窮，獨有山僧筆最工。

綠徑日長衣戶在，紫苔秋晚謝庭空。

誰花影度湘江月，遠岫看生洛浦風。

欲結歲寒盟不去，忘機相對畫圖中。

六、李德裕《花葉蘭》

蕙花春已碧，蘭花秋更紅。

四時發英豔，三種滿芳叢。

秀色濯清露，鮮輝搖惠風。

王孫未知返，幽賞竟誰同。

七、杜牧《南溪》

南溪春盡碧泱泱，映水蘭花雨後香。

楚國大夫憔悴日，應尋此路去瀟湘。

八、唐李謙《蘭二首》

清風環翠環，涼露滴蒼苔。

美人不可不，幽香滿室香。

謝廷漫芳草，楚畹多綠莎。

于焉忽相見，歲宴將如何。

九、崔塗《幽蘭》

幽植衆寧知，芳華只自持。

自無君子佩，未是國香衰。

白露晞長早，春風到每遲。

不如當路草，芳艷欲何為。

余英時為常駐 WTO 代表團「2018 蘭花暨書法展」
熬夜遍翻群籍，親筆抄錄的中國古代詠蘭詩釋文。

美好。我們都知道，「書法」所築基的繁體中文，是台灣與中國的重要文化分野之一。簡體字因為濃縮了文字架構，當然也就妥協了書法藝術。我打算從此切入，把台灣的蘭花與書法藝術之美一次呈現。蘭花加書法能否成功，其關鍵就在於書法的贊助者是否有代表性、是否願意共襄盛舉、能否在書寫內容上與蘭花相搭配。我先問余先生贊助支持的可能性。原本誠惶誠恐，沒想到余老一口答應。一旦余老拔刀相助，邀請其餘丁邦新、金耀基、杜正勝、王汎森四位，就相對容易些了。

余老不但答應寫下墨寶，甚至以身作則到令人感動。當初，我希望受邀的五位院士，其書法內容能夠與蘭花展相搭配。余老為此廢寢忘食，聽余師母說，是「熬夜到凌晨四點才睡」。師母說，他從《楚辭》開始翻起，一路找到唐詩，挑出其中與蘭花相關的，然後再擇其優者寫為書法，總共有九幅。對於這位「還不知道 Google 有搜尋功能」的老院士而言，一夜遍翻群籍已經是他們能做的極限了。不止如此，余老師就其所擇，還篇篇做成筆記——關於書法詩詞的背景、關於作者、關於年代，然後，將所有筆記寄給我們。

余公筆記先說前言：「囑為蘭展寫字，已成九幅，都是古人詠蘭的詩。第一首出於楚辭〈九歌〉，是最早的作品之一，其餘八首則從《全唐詩》（共收四萬多首）中選出，而唐則是中國詩的黃金時代，最具代表性。宋以下詠蘭已成風氣，雖美不勝收，但我不能多寫了」。

等紅綠燈時候的消遣，就是把前車車牌號碼的六位阿拉伯數字自乘。這種消遣，對我們這種「兩位數乘兩位數心算」都感到吃力的人而言，不也是氣人嗎？我想余老的紅學消遣，恐怕是許多知名大學博士生三、五年的苦工吧。

過去十年之間，我大概叨擾了余府好多次，最近一次是今年一月。當時，其實完全沒有辦「書法展」的念頭。拜訪過後，我們復習前一年的 WTO 蘭花展經驗，覺得年復一年一定要別出心裁。去年的蘭花展震撼人心，今年呢？大家慢慢調整構思，就逐漸出現「蘭花加書法」聯展的規畫。要做成這件事，就得央求余公幫忙了。

在自己做駐外大使之前，真的不了解我們外交處境的艱難與痛苦。我們經常聽到「中共打壓」，但是切身感不強烈。一定要等到你自己受到打壓，你才可能體會那種痛、那種幾乎是本於尊嚴的憤怒。我們當兵時政治作戰課程中所描述的「仇匪恨匪」，當初覺得是口號一句，現在才知道是不少外交官近乎真實的感觸。常駐 WTO 代表團，幾乎是台灣在國際社會唯一的正式舞台；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在這個合法舞台讓人驚豔呢？我們爭名稱、爭主權，當然是為所當為。但是我們在經貿專業社群（如 WTO）整天吵名稱，是會惹人嫌的。台灣有沒有什麼強項，是不會惹人嫌卻又能為我們贏得尊重的呢？

我給余先生寫傳真，希望他「幫忙呈現民主台灣的書法之美」。余老當然了解台灣的外交困境，也希望用種種方法，呈現民主台灣的

【師承與私淑】

絕不容許任何人 以權威欺負他人！

——記與余英時老師的幾次談話

台北·王汎森·文

近些年來，經常有刊物邀我寫余英時老師，對於這些邀約，我基本上比較消極，一方面是害怕有誤記之處，所以下筆時心中總是相當忐忑，另一方面是余英時老師一向希望我們不要高調談論他，所以當《印刻文學生活誌》邀我寫一篇短文談余先生時，我竟有點躊躇起來了。

我與余老師相處最長的時間，當然是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的五年半，但是因為當時忙著課業、忙著交學期報告，誠所謂「救死之不暇」，根本沒有留下日記或稍微詳細的記錄，以致對留學五年間的點滴，能記的實在不多。但是在畢業回到台灣之後，我與老師通過不少電話，有時也隨手記幾句話。現在我想先記我與余老師的幾次談論。第一次是我與余老師的初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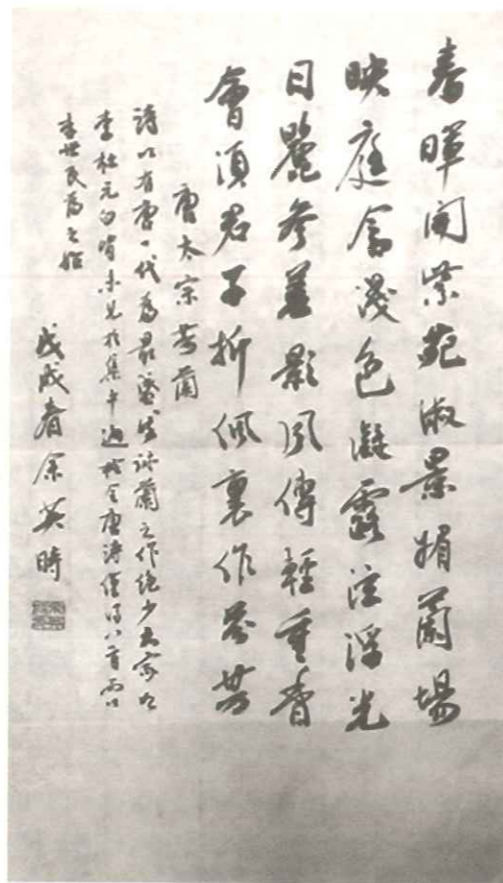
回想起來，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我便在若干演講場合中見過余老師了，但是並未交談過。一九八二年，《中國時報》在棲蘭山莊舉辦的討論會中，是我們的初晤。那一次與會的學者後來幾乎都當選了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他的，也大多做過部長或部長級官員。作為一個旁聽者，我在那個場合學到了許多。記得我是在余老師與胡佛先生下完圍棋之後，上前請教正在撰寫中的論文《章太炎的思想》。當余老師

聽完我的構想之後，說了一些指導性的話。大概當時我提到的論點較多，余老師說了一句：「要有 focus」，這也成了後來我指導學生時常用的一句話。

余老師一向認為碩士、博士論文只是一個「練習」，所以千萬不能當作「風雨名山之業」來作，這也是他當時提到的。我當時大概提到，大陸正在出《章太炎全集》，但是因為速度比較慢，所以我手頭只有一、兩冊，有點擔心。余老師回答說：「也非必一定要等到資料全到手了才作。」

這幾句基本上是我們當時唯一的問答，也基本上確定了我撰寫《章太炎的思想》的基本路子。後來我決定集中寫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前的章太炎，似乎也與余先生的提示有關。雖然當時我已經從《華國》、《制言》等刊物搜集了許多五四之後章太炎的著作，並準備將來繼續寫下去，但幾十年過去了卻始終未曾動手。

在那一次前往棲蘭山莊開會的途中，遊覽車經過漫長的北海岸，我記得余老師曾經盛嘆這片海岸的景色。在會議進行到一半時，因為颱風來襲，所以照明、飲食都成問題，山路基本也斷了。余先生因先前與總統有約，故由宜蘭縣警察局的警察用摩托車載下山，我們一群人



余英時為常駐 WTO 代表團「2018 蘭花暨書法展」所寫的書法作品，唐太宗〈芳蘭〉。

典的定義就是：a classic is a contemporary of all times. 兩輪年齡差距，算不了什麼！

電影《一代宗師》有句話：功夫，兩個字；一橫一直。我認為「人文學者」也就只有兩個字：或通或滯。余公之後，我找不到庶幾乎近的通儒型漢學研究者。要彌補這個空檔，絕對不是獎勵問題，而是教育問題。

朱敬一

經濟學家。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現任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WTO）代表團大使。曾任台灣大學會計系及經濟系教授、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著有《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經濟學的新視野》、《朱敬一講社會科學：台灣社會的新世紀挑戰》、《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與活力》等中文書，其餘英文專書及學術論文百餘篇。朱院士長期關心台灣人文社會教育，一九九九年起開辦「高中生人文社會營」，並親至北中南東為十餘所高中人文班巡迴講課共五個學期。今年六月，朱大使在日內瓦舉辦「蘭花書法展」，邀請余英時等五位院士揮毫聯合展出，驚豔各國大使。

寫完前言再各篇解釋背景。例如，〈九歌·少司命〉：「詩衛風有芄蘭之葉，而朱子以為不知所云，故中國詠蘭之作，當以楚辭為最早」。又如，唐太宗〈芳蘭〉：「詩以有唐一代為最盛，時詠蘭之作絕少大家為，李杜元白皆未見於集中，全唐詩僅八首而已，李世民為之始」。余公怕我們看不懂行草，每幅字還另抄正楷以為比對。其他點注，請見附圖。

余老就是這樣的精神令我們讚歎、驚佩、感動。展覽結束之後，原作寄回，余先生又傳真給承辦的三等祕：有沒有你喜歡的哪一幅，可以送給你！這位祕書受寵若驚，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平易近人的大院士。

文後再多說一點：如果叫你去與蘭花有關的唐詩，不准用 Google，你要怎麼找？你怎麼知道要從《楚辭》開始找起？唐詩上萬首，你總要有點印象，誰曾經寫過什麼詩之類，才能開始「找」吧？Google 幫我們把搜尋門檻降低了，任何智商一五七開根號之輩，就可以搜而尋之。但是這種完全靠 algorithm 堆砌出來的搜尋結果，沒血沒肉，對於研究或是文化智識的累積，有什麼幫助嗎？我認為完全沒有。搜尋引擎也許可以節省余先生的時間，但是卻完全無助於人文知識的累積與成長。

這就是我想說的：人文知識就是要靠研究者逐步的「自我累積」，慢慢成形，沒人幫得上忙。但是這種自我累積的過程，卻是實實在在，看似緩慢，然而由點倏然成面，渾然貫通。我覺得，現在的科學教育與切割灌輸，恐怕是再也培養不出余先生這樣的通儒了。我一向喜歡與余先生聊天；每一次談話本身，就像是在閱讀經典。余先生大我超過兩輪。但是經

則在山上等到颱風過後才離開。

我要記的第二次談話是在將近三十年後。二〇〇七年十月，余先生獲得日本關西大學榮譽博士，該校「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學會」也在此時成立，關西大學為了這個難得的機會，專門開了一個研討會（文化交渉學的可能性——以構築新的東亞文化像為目標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余老師也趁這次機會應邀在日本中國學會上發表了主題演講。

關西大學校長河田悌一教授是我的舊識，他曾經在我留學普林斯頓大學時來訪過一年，我們相當熟悉，所以我也應邀參加研討會。記得余先生在關西大學的歡迎場合致詞時說，他的任何說法都只是暫時較好的，一旦發現學生或其他人有更好的說法時，即刻服從，他提倡一種「open-minded」的學術態度。余先生並說五倫中並無「師生」一倫，雖然「天地君親師」中有「師」，但是列在最末。

在這一次訪日行程中，為了在日本中國學會上發表演說，余老師到了名古屋，路過名古屋大學醫院時，余老師說汪精衛病逝於此。我後來讀了余老師為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所寫的序中提到這個醫院，才注意到原來余老師為這篇序在腦海中反覆琢磨多年了。

好像是到名古屋之前，關西大學安排「文化交渉學的可能性」研討會人員參訪內藤湖南的恭仁山莊。這一次行程中有拍攝「傑出華人系列」的導演及攝影隨行。記得車子停在山莊附近時，隨行的導演提到不久前到潛山錄影，聽到當地人談起余先生少年時代的兩件軼事。（余先生從七到十六歲共九年住在潛山官莊）

第一件事是抗戰時期，桂軍有一支部隊駐紮在潛山，因為杜營長胡作非為，所以余老師擬

了一個狀子準備上告杜營長。這封信寫完放在桌子上，不小心被杜的幹部看到，大為吃驚，杜遂堅持要親見執筆之人。當杜營長事件發生之時，余先生剛好到舒城縣幾天。他說回家時，村中人見之宛如蛇蠍，當時不解，後來才知道杜營長到處找他殺他。余先生當時並不甚怕，家人將他藏在族兄余平格家。後來余平格被共產黨殺死。杜派指導員來與余先生談，甚至想與余先生結拜，余先生未允而去。杜營長那邊始終猜測，這個狀子寫得文理並茂，不像出自一個少年之手，懷疑後面有一群人在指使。

當時閒談的第二件事也是發生在潛山。余先生說潛山在皖西，地貧人窮，但出外經商的人不多。有許多老輩終生未見過火車，即使到最近的大城安慶，步行也要三天。余先生在一九三七年從天津回到潛山，因為是從大城市回來，學童好奇，奉為大哥。余先生則常常請同學到飯館吃飯、記帳，後來飯館到家要債，伯父才驚覺其事。

在這次恭仁山莊參訪之時（十月五日），戶川芳郎教授報告狩野直喜與內藤湖南學問風格之不同，強調內藤重視「直觀之把握」。我記得余老師隨口對我說：「可以因此了解內藤何以特別欣賞章實齋（學誠）了。」

今年三月底，我趕到匹茲堡開會之便，繞道普城探望余老師，四月初在周質平教授的晚宴上，周教授向余先生請教了一個關於胡適的問題。周教授是有名的胡適專家，他提到劉子健先生曾經在一九五七年代表匹茲堡大學寫過信極力邀請胡適到匹茲堡大學任教，但胡適日記未記此事，也未見胡適如何回應。

劉子健先生一九五〇年在匹茲堡大學得到博

士學位後，隨即留校任教，後來轉到史丹佛大學，一九六五年轉到普林斯頓大學。劉先生也是我負笈普林斯頓大學時的老師之一，我還上過他最後一門課，上完了那門課，劉公（我們都這樣稱呼他）便退休了。

回想起在普城那幾年，劉公似乎心情鬱鬱。他常常在我信箱放置一些影印文件，有些是他參與建立台北「史丹佛中心」的相關文件，有的是他推動「宋史座談會」的文件，也有一些是嘲諷西方漢學大家的。他說有一年突然發現中國人中居然有姓「瓊」的，因為在《美國歷史評論》中有一篇出自漢學名家的文章，居然有「瓊山海，瑞汝賢」兩人合著的文集，後來才會過意來是「瓊山海瑞（字）汝賢」。

劉公與我談得很多，在他退休之後，因為沒有辦公室了，有時他約我到空教室，有時在學生活動中心，也有一次是借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教授的辦公室，我依稀記得他也提過匹茲堡請胡適之事。

一九四九年之後，胡適在美國的境況實在不佳，國家新亡，謀職不易。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給趙元任夫婦的信說，普林斯頓大學居然有人提名他作一個Postdoctoral fellowship，這個頭銜當然與胡適一代「文藝復興之父」的身分不合，但胡適感到興趣。當年五月十五日，胡適給趙元任的信說，普大校長知道該事之後，馬上決定換一個比較好的頭銜，即教授級的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對於劉子健的邀請，胡適究竟如何考慮？余老師毫不遲疑地回答，胡適對此事的回應，見於胡適寫給趙元任的信上。我多年前曾經讀過一本台北萌芽出版社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胡適給趙元任的信》（這本小書是家弟王昱峰贈

送的），當時匆匆讀過完全不記得有這樣一封信。回到台北之後，我隨即抽出架上的書，發現果然有這樣一封信，因為該信主題是陳伯莊之死及胡適與《自由中國》半月刊被圍剿的事，所以我對夾在其中的一段話不大注意：「Pittsburgh的事，我不很熱心，因為新校長上台，應該統籌全局，不當先弄一個white elephant，引起別人譏評。所以五月十一日，新校長就職典禮，我代表台大去參加，借此向他道謝，並且說明我的看法。最後我面告他，我回台北之後，若還出來，考慮留居美國，我一定給Pittsburgh『A1 Priority』。」（註）我看了這段，真是吃驚。余老師的天資之高、記憶力之強，學界早有公論，這不過是一個小小例子而已。

話說回來，就在十一年前，大夥參訪內藤湖南的恭仁山莊時，隨行的攝影談到少年余英時準備狀告桂軍杜營長時，余先生隨口說了一句：「絕不容許任何人以權威欺負他人。」我把這句不經意的話，記在記事本上。最近，當我瀏覽網路上新載的一些余先生評論政治的話時，當年在恭仁山莊的那句話又悄悄地出現在我腦海中。INK

註：胡適，《胡適給趙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頁128。

王汎森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二〇〇四年當選中研院院士，二〇〇五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研究範圍以十五世紀以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於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二年負笈普林斯頓大學，當時的指導教授是余英時先生。著有《章太炎的思想》、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等學術專書共十種。

【師承與私淑】

哈佛從學記

台北·黃進興·文

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他的推薦。一九七六年，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到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之前，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頭，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有次到台灣做演講，我在台下聆聽，卻不明就裡。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大學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於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先抵紐約，再轉去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現在回

想那次談話，不禁會臉紅：主要針對陳寅恪名家而發。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放言：「讀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可是讀者初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並無法預知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敢胡亂批評，當然知道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十分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尚未遞出申請，就知曉可以進哈佛大學了，不禁喜形於色，難掩內心的興奮。

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供出實情。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這七個月裡，我便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也有不少收穫的。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台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經常日正當中才去課堂；遲到或曠課乃是常事。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每每就

自然起床，醒來便士氣昂揚，想直奔課堂，目睹列聖列賢的光彩（註1）。又性喜逛書店，嗜書如癡，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藏書堆到天花板，就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那麼多書倒下來，準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係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絕大的關係。其中一位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將來恐難脫穎而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般西學的底子，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當時聽了有些洩氣，好像史華慈看輕了我之前西學的努力。後來心情沉澱之後，也覺得不無道理。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方才定案。其實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並沒有正式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1914-1990）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教室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從系裡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佳。

史華慈先生說：「既然你問學有這樣的轉變，得在中國學方面多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顯然不知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則喜出望外，順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當晚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之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

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1950-2007）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鋪，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康樂原本就讀耶魯，為人熱情而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時，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每回一有新作，他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在學問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一方面彌補舊學的不足。但在哈佛，史華慈雖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卻是余英時先生給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刻意找一個冷門的題目，令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以參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1895-1990）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紱（1673-1750）」。所以我只有把李紱的文集一

本一本地翻閱，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相當順利，大概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初稿。當然並非個人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老師做指引。當每寫完一章就呈請余先生過目，看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進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繼續寫下去。此外，史華慈教授對內容也有所批評與指點。猶記得他曾笑，我論文寫了大半，主角「李紱」還未粉墨登場，彷彿故布疑雲的偵探小說。後來論文完成之際，史華慈教授卻難掩失望之情，似乎覺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潤的西學，毫不見蹤影，無從發揮。臨別之時，諄諄告誡有朝一日，應將中、西學問融為一爐。

但拙作整體而言，關鍵的還是余英時先生的指導。畢業數年之後，酌加增訂，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納出版，這起碼對得起師門了。

近來大陸有人要研究李紱，想翻譯這本書(註2)。我說：日本也有學者寫李紱的，但自己還未取閱，應該可以參考。我想日本學者或有不同的見解吧！因為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罕有人注意，相對隱晦。他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的哲學反映了當時什麼具體的狀況，並不容易。但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和政治的氛圍。

我求學時，哈佛大師雲集，遊學於各名師之間，雖其樂融融，但如前所述，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的教益獨多。記得

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年輕時，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太好；一向很崇拜人道主義者——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的負擔就很不錯了。」方才有所醒悟。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載都躺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練了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總算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一九八二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繳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祕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我又將論文取回。其實，我的獎學金都是史華慈老師一手的「傑作」。他常怕我挨餓，有次竟然問有沒有食物吃？為了讓我一心向學，他安排了無憂無慮的獎學金。其他同學似不明就裡，只看到我整天閒蕩，逛書店、到外系聽課，不必帶學生、當助教，有點奇怪。

那年余老師復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不意增長了不少見識。那一次

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裡包括有李澤厚、任繼愈(1916-2009)等著名學者，最引人注目則是馮友蘭(1895-1990)。但在幾天的會議，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地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裡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1901-1994)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1917-2000)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念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居間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另外，鮮為人知的，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1979.12.10)投書《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替黨外仗義直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日後當上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先生。

該時余老師為台灣作育不少人才，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友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等台灣的留學生。他認為有必要為台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台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學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開放之後，他復積極栽培大陸年輕學子，為中華文化做薪火相傳的工作，此是後話了。

(作者按：本文根據前作〈師門六年記〉增補而成。)

註釋

註1：當時哈佛人文薈萃的盛況，容可參閱吳詠慧，《哈佛瑣記》(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9；北京：中華書局，2009)。

註2：目前已有中譯本，但欠理想。

黃進興

台灣大學歷史學學士(一九七三)、碩士(一九七五)。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三年，遊學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指導教授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與余英時兩位先生。研究領域為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及史學理論。著有：《哈佛瑣記》、《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和《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等。其著作或有英文、日文、韓文等譯本。二〇〇八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現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研院副院長。

【師承與私淑】

有關余英時老師的回憶二則

台北·陳弱水·文

余英時老師的回憶錄即將出版，《印刻文學生活誌》為此出版專輯，邀我寫一篇有關余老師的文字。余老師出版回憶錄，是一件盛事，我的求學與研究生涯和老師關係非常密切，理當有所貢獻。不過，我在二〇〇九年曾經寫了〈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收入余老師八十歲壽慶論文集《文化與歷史的追索》「前言」，內容集中記述了我對余老師的回憶，這一篇要寫什麼，頗費思量。余老師是當代學術與思想大家，著作非常多，也接受過不少次訪問，這些著作和訪談錄內容豐富，涉及各種各樣的學術、文化、政治議題，很值得我們深入了解。但這樣的事需要醞釀，現在這篇小文還是描寫我對余老師的印象和回憶。

本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我在前往耶魯大學求學，成為老師的學生之前，對於老師的了解和印象。我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到耶魯之前並沒有和老師正式見過面，但他對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對他也有一些了解。我把這部分寫出來，除了可以算作台灣知識界對余老師「接受史」的一個樣本，說不定還有有助於大家對余老師的認識。本文的另外一個部分，則是〈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一文之外，有關老師的零星追憶。

—

第一次聽到余老師的名字，是在電視新聞上。余老師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屆院士，當晚我從電視上看到新聞。當天當選的人文組院士除了余老師，還有張光直、方豪、蔣復璁三位先生，我知道在台灣的方豪和蔣復璁，但從沒聽過余老師與張先生的名字。我當年正好考大學，七月十六日還沒放榜，但我已知道自己大概會進台灣大學歷史系，因此對余老師充滿好奇，入學後就留意有關他的訊息，張先生是考古學家，我也注意他的研究成果。

在我到耶魯之前，余老師對我發生的影響大概有三個方面，先從最重要的說起。余老師的長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一連七天在《聯合報》副刊連載。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我並不知道其他人的反應，但自己深受吸引，記得文章連載期間，我每天一早就從家裡走到北投市場去買報紙，完全處於「先睹為快」的心情。幾個月後，這篇文章的姊妹篇〈「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刊出。很明顯，這兩篇文章奠下余老師在台灣知

識界與人文學術界的影響力與重要地位。

我當時是大二學生。大一下學期時，林毓生先生來台大歷史系客座，開授一門「思想史方法論」的講演課，我前往旁聽，得知世界上有思想史這門學問，深受啟發，開始閱讀有關著作，其中也有余老師的作品。但〈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兩文性質不同，它們是在專門研究的基礎上以通貫的方式探討中國思想與政治史上核心問題的宏大之作，而且具有現實的意義，對當時很多年輕知識人帶來衝擊。我自己不但被文章中的問題和論點吸引，而且因為我是學歷史的，不知不覺也想把這樣的取向帶入自己的學習與思考。自此之後，我就更留心老師的著作了。

前面說過，我開始接觸余老師的著作，是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刊出之前。我最早接觸的著作之一是《方以智晚節考》——一本有關明末遺民方以智（1611-1671）的研究。我是在當時位於羅斯福路四段口的學生書局發現這本書的。這應該是余老師一本比較冷門的著作，它是考證之作，又是用文言文寫的，我卻深受吸引。這本書文詞優美，而且從余老師何以會發現方以智晚節這個問題，就深具偵探的趣味，考證的終局又有嚴肅的心靈與文化意義，這也是最早啟發我如何進行考證的作品。我讀來興趣盎然，不時跑到學生書局去看，就這樣倚著書架幾乎讀完。《方以智晚節考》是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的，對當時台灣的大學生而言，香港的原版書有如天價。我不斷站著讀，不知什麼時候，終於狠下心買下來。除了這本書，我還託人到香港買了余老師在龍門書店出版的《論戴震與章學誠》（1976），這兩本港版書現在還在我研究室的架上。

主要透過《方以智晚節考》與《論戴震與章學誠》中的論文，我發掘了自己的第一個研究興趣：明清之際思想史。我也閱讀梁啟超和錢

穆的經典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同名的兩本書），又根據錢穆《宋明理學概述》的指引，閱讀一些明代中晚期的文集。《方以智晚節考》其實顯現了余老師學術工作的一個特殊風格。這本書寫作的因緣，是再偶然不過了。余老師一九七一年夏天初次到台灣，無意間聽說學生書局已影印黃宗羲《授書隨筆》問世，老師聽了大感疑惑：黃宗羲此書雖然見於著錄，三百年來無人看過，天地間是否曾有此作，也不能確定，為什麼現在能夠出版？後來取得該書，考索後得知，這其實是方以智之子方中履的《古今釋疑》，探討此事過程中，又發現方以智晚節與死節的疑案，老師遂放下考證《古今釋疑》的文章，另外撰成《方以智晚節考》。一本書因一篇十餘頁的文章而起，卻先於文章完稿，實在是趣事。余老師的其他研究，也頗有起於偶然事端的，他對陳寅恪、《紅樓夢》、胡適、朱熹歷史世界的探討，都有這樣的性質。余老師對這些課題，偶然發端之後，往往又繼續追索，而終有重大的成果。他不斷透過偶然的機緣迸發出深刻精彩的著述，不能不說是平日素有準備而又習於深思的緣故。

在大學期間，我對余老師另一方面的印象來自他的香港生涯。余老師在香港住過兩段時間，第一段是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五年，在新亞書院就讀，也活躍於流亡至香港的知識人圈；第二段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當時新亞書院是中文大學的成員校之一，一九七七年始降低位階，校長改為院長）。我大一下學期時，在台大研究圖書館有系統翻讀台灣幾十年來被黨國體制壓抑而坊間難以見到的雜誌，如《自由中國》、《民主潮》，我也看一些早期的香港雜誌如《民主評論》、《人生》。我注意到余老師到哈佛大學深造之前，在香港發表了很多文章，

出版好幾本書。老師是《人生》雜誌的作者，我在該刊的一張作者合照中看到他年輕清瘦的身影。其實，在一九五〇年代，余老師大多數文章發表於《自由陣線》和《祖國週刊》，這兩份是自由派（所謂「第三勢力」）的刊物，因為政治因素，難以進口，台大幾乎都沒有收藏。

余老師香港時期的著作主要討論民主、自由、平等、文明、革命等問題，我沒有讀過書，也許看過幾篇文章，但光從書名和文章題目，就可以看出他的基本關懷和價值取向，他思考中國變局與馬列主義的關係，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余老師發表作品，除了本名，最常使用筆名「艾群」，我猜「艾群」是「愛群」的諧音，透露了他關心人群（特別是中國人）集體命運的心情。根據余老師的著作目錄，僅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五，三年間，他就在香港出版了六本關於近代西方文明與民主問題的書籍，這是非常驚人的，因為他當時正在中國典籍和歷史方面下工夫，也參與雜誌和出版社的編務。這些著作大概都是在深夜不眠中寫出的，除了青年的體力與活力，對真知和理想的追尋更是支持這項工作的動力。

我進大學時，余老師正在擔任香港中大新亞書院校長，我因為特殊的個人機緣，從小有閱讀香港報章、雜誌的習慣（但進口管制甚嚴，能看到的很有限），因此偶爾就在台大圖書館翻覽新亞書院的院刊《新亞生活》，了解了余老師的一些動態。當時新亞書院在華人高等教育界有很高的地位，余老師的繼任者原來是在康乃爾大學任教的著名經濟學家劉大中，劉先生因病無法赴任，不久就和夫人戡亞昭女士雙雙自殺。余老師還寫了一篇文章，向師生介紹這位未到任的校長。

余老師卸任後，我繼續看了幾年《新亞生活》，這大概是因為當時台灣氣氛沉悶，閱讀這樣的刊物猶如在身邊無形的壁牆上開了一個小窗口，讓外面世界的新鮮空氣吹進來。事有湊巧，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到中文大學歷史系履行我擔任該系外部監察員（external examiner）的職務，歷史系安排我住進一間校內的招待所，剛好就是余老師擔任新亞校長時的寓所，我特別告訴了老師和師母這件事。這間房子現在已拆除，原地成為伍宜孫書院的一部分。

我到耶魯之前只看過余老師一次。那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八日，他暑假來台，當天在台北重慶南路二段現在中華文化總會的大樓舉行演講，主題是清代學術，我前往聆聽。到場的人很多，我的座位在相當後面，遠遠地看余老師，感覺面目有些模糊。演講的主持人是屈萬里先生，余老師演講結束後，他給了幾句結語，主要的意思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雖然出國前沒有機會和余老師見面，他從台大的一些師長、學長間對我有所聽聞。我在金門服兵役時，他託人帶話，表示我如果考慮留學，可以申請耶魯。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緣由。

二

以下是幾點我就讀耶魯大學時與余老師交接的追憶。我這方面的記憶大多已寫出，這裡要講的真的非常零星。我在耶魯時，約有兩年與老師接觸密切，長談的機會很多。除了談學術，老師有時也會提自己以前的事，大概由於我原來對老師已略有了解，他談這些並不顯得突兀。因此，我後來讀他的回憶文字如〈我走過的路〉以及網路上已能看到的回憶錄前三

章，都感到很親切。當然，有了這些文字，我對老師的認識就遠比本來完整了。

和老師談話間，他不少次提及少年時期在安徽潛山的情況以及官莊鄉的農村社會，他會稍講農村經驗與大城市的差異、農村與現代新思潮的關係，以及農村經驗對他的知識工作的影響。我不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但老師的回憶和思考對我在中國社會的認識上有所啟發，對個人也有觸動。我後來特別找機會詢問家父他家鄉的情況（江蘇泗陽老陳圩，現屬宿遷），也向舅舅打聽家母的父方（漢口、湖北黃陂）與母方（廣州、廣東中山）的家族訊息。我打聽後得知，家母的父母兩方都屬於工商背景，家父蘇北內陸農村在二十世紀初、中期的情況也不同於我從學術論著所理解的南方宗族社會或余老師的家鄉，而且從舅舅的講述看來，廣府文化與漢人社會其他地方差異不小。最近四川大學羅志田教授表示，近代中國史研究中縣、鄉、鎮層次的論述迄今仍非常薄弱，呼籲加強基層檔案的運用。歷史研究要進入地方社群很困難，即使在資料量大的近代史領域也經常如此，但對人的經驗、行動與嚮往的了解而言，這個層面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和余老師的談話中，政治有時也是話題。老師常說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他對重大的政治問題是很關心的，也很有洞見。老師從來沒在台灣住過，我談的一些事，表達的一些看法，或許對他有過幫助。老師也會談民國政治，談中共，我也受益。老師有極深的民族情感，我親眼見過這種情緒的表達，但他對政治實態有很清明的觀察，也有他的價值取向，因此能夠穿透表象和宣傳，不為民族主義所輕惑。這也是他幾十年來基本立場一直堅定不移的原因，即使一九七〇年代前期保

釣運動風起雲湧，牽動了多少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學生，余老師仍然沒有因之搖擺。

在耶魯時，還有一件關於余老師的事讓我留下印象。有一次，中國清史名家王鍾翰先生來訪，我帶他到一家餐館吃飯，算是協助老師接待訪客。席中談起，余老師一九四九年就讀燕京大學歷史系時，王先生在該系任教，余老師沒有修過他的課，但這次仍待王先生以師禮。王先生接著笑說，余老師在燕京待的時間很短，對他沒什麼作用。意思是，余老師客氣了，對於他的成就，燕京並無功勞。這讓我聯想起，當談起自己的求學經過（大多是回答他人的詢問），老師最常使用的形容是「轉益多師」，「轉益多師」其實就意味自學的成分很高。余老師從一九四七到一九五六年輾轉念了四所大學，他的多師有其時代環境的因素，但在任何情境下，自學和自我努力在人生的奮鬥中都應該占有重要的分量，不是嗎？

陳弱水

一九五六年生於台灣屏東。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台大歷史系特聘教授、台大講座教授。行政服務方面，曾任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台大共同教育中心副主任、台大文學院院長。專長為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史、比較思想史。著有《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等學術專書四種及論文數十篇。

【師承與私淑】

猶記新港雪天歡笑時

台北·周婉窈·文

今年三月十日，蘋果電子報有一篇報導〈【專訪】八十八歲余英時寄語港人：盡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內中附有香港記者到美國普林斯頓訪問余英時先生的短片。余先生一直很關心香港，報導寫道：轉眼香港回歸二十年了，學生、抗爭者都因社會運動坐牢了，此時此刻，他認為只得繼續清醒。「許可下盡量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腸好了，給我們好東西了，給我們自由。」我想香港人，尤其香港的學生、年輕人，在險惡的局勢下，讀來應該特別有感。

讀了這篇報導，腦海浮現的是「不忘初衷」四個字。在「中國崛起」之後，我們年輕時代奉為自由派的大師——「改宗」之後，感受格外真切。另外，非常有感的是，在短片中看到余師母陳淑平女士還是一樣不怕冷，冬天穿短袖衣服。聽到余師母和余先生熟悉的聲音，尤其是余先生「哈哈……」的笑聲，看著室內的布置，想起過去幾次到過普林斯頓余府，知道哪裡是哪裡。

一段影片勾起零零碎碎、跨越時空的記憶。記憶的起頭在美國康乃狄克州新港（New Haven），耶魯大學所在地。一九八一年八月我和陳弱水出國留學，我到加州史丹佛大學，

弱水到耶魯大學，那是他最想去的地方，因為余教授從哈佛大學轉到耶魯大學，他一心想向余教授學習。由於兩校相隔甚遠，我在史丹佛大學讀了一年之後，決定離開該校到新港，美國沒有轉學制度，於是重新申請。很幸運的，過了一年，我進入耶魯大學博士班，指導老師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

耶魯和哈佛很不一樣，哈佛很熱鬧，人來人往，耶魯僻居小鎮，不在交通要道上，要特地來才會來的，比較清靜，或冷清——看你從哪個角度來看。余先生當時五十多歲，算是學術生涯的壯年，余師母年紀稍小。耶魯台灣學生一向不多，歷史系在我們之前，只有鄭培凱、康樂；另有人類學的陳其南。人文學科之外的學生也不多。可能因為人少，反而和老師比較有機會接觸，去過余先生在郊區的住家，吃過師母做的菜，也有幸認識余家二千金。

影片中記者訪問余先生，是大風雪剛過，天氣很冷，余師母穿短袖，讓我想起對余師母的第一印象就是不怕冷。某個冷冬，也許是舊曆年前後，余先生邀請大家到府上作客，西方式的 party。怕冷的我，穿著厚毛衣，余師母卻光著腳忙進忙出，廚房地板應該很冰冷才是，記得有問說：「師母，怎麼這麼不怕冷？」忘

了師母怎麼回答。當時另一印象深刻的是，師母做 muffin（鬆餅）給大家吃，看著師母從烤箱裡拿出整盤鬆餅，很驚訝。那是三十多年前，當時的台灣幾乎沒有超市，我也沒看過烤箱，店裡才可能買到的糕點，竟然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師母說非常簡單啊，拿出一盒鬆餅材料，說只要按照指示，調一調，放烤箱就可以啊。真的是長知識了，現在大家當然不會覺得有何神奇的地方。

那一天余家二千金都在。那時候大女兒讀耶魯大學，小女兒記得才九歲大。

人生有階段。後來我們知道余先生離開耶魯到普林斯頓之後，好像就很少請學生到家裡作客，王汎森、林富士等學生都沒見過兩位女兒。人生有階段，這也是我後來的深切體驗，一九九〇年代後半，我回台灣工作時，還會延續在美國、加拿大時在家宴客的作法，有一套可以請十二人的餐具和食譜，分別請過學生、同仁、長輩等，但不知不覺中就無法繼續了。所以，我們算是余師母還有體力和興致請學生到家裡作客時期的學生吧？

剛到新港時，我就聽說余家大女兒也剛上耶魯讀書。那時候，耶魯大學亞裔學生不多，每次看到亞裔學生就會注意一下。有一次，在

Woolsey Hall 和 Beinecke 善本書圖書館之間的廣場看到一位女學生，直髮垂耳，容顏給人一種特別沉靜的感覺，彷彿哪裡看過。回家後我告訴弱水，我可能遇到余先生的大女兒。後來見到面，果然就是她。

大女兒有一個很好聽的英文名字，取自才華洋溢的美國女詩人的名字。在此姑隱之，倒是余先生和余師母平常叫她中文小名，很可愛的小名。有一次，不知為什麼，我和弱水坐在余先生的車子後座，余先生途中接大女兒，她坐在副駕駛座，余先生一面開車，一面告訴她，這要這樣，那要那樣，原來是教她開車的一些要訣。那時應該是她開始學開車吧，一幅很美國的親子圖景。這也是難得看到的余先生的日常吧。

那天的家庭 party，大女兒還是文文靜靜的，倒是小女兒正是好玩的年紀，要我們和她玩捉迷藏，大家到處躲，所以我也躲到樓上去了——一般作客不會到的地方，很失禮，但樓下沒地方躲啊。印象最深的是，在地下一樓一個大約是多功能的空間，小女兒主動要唱歌給我們聽，那時候輕歌劇 *Evita* 很紅，演阿根廷總統斐隆夫人艾薇塔（伊娃）的故事，主題曲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阿根廷，別為我哭

泣)風靡一時。九歲小女孩引喉高唱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聲音響亮，表情活靈活現，一時把我們都逗笑了。當然，那歌詞其實是有令人悲傷的地方。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很少知道阿根廷總統胡安·斐隆，一九七四年他在總統任內過世，他的第三任妻子繼任總統，最後被軍事政變推翻。艾薇塔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死時才三十三歲，是傳奇性的存在。

不記得到余先生、余師母家中作客，共有幾次。印象很深的還有一次，是一九八六年菲律賓「people power」(人民力量)革命成功之後，馬可仕勢力崩解，艾奎諾夫人柯拉蓉當選總統，一時成為風雲人物。我們都很興奮，熱烈討論，自然也談到台灣，那時還是戒嚴時期(各位讀者，當時沒有人會預知有解嚴之日)，賓客中有黨國菁英，不能自由交談。我只記得我暗自希望台灣也會出現「people power」運動。那時深切感受到，故鄉永遠就在你的心裡。

一九八七年，余先生接受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離開耶魯大學。尚未取得博士學位的弱水還因此在耶魯大學教了一年書。一九八八年，弱水獲聘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簡稱UBC)教書，我們於是搬到該大學所在地溫哥華居住。我一面到UBC聽課，一面寫博士論文。第二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全世界譁然。我們聽說余先生和余師母積極募款幫助在美國的六四相關人士，也提供住處給脫逃出來的人士暫時居住，救援不遺餘力。後來我們到普林斯

頓探望余先生和余師母時，余師母和我講了一些具體的細節；她對他們救援的若干特定人物也有一些比較深入的觀察。余師母提及小女兒非常同情六四事件的學生和參與者，自己就做個募款箱，募起款來。我們在余府時，小女兒正在畫一張海報，嘲諷中國當權者，畫了某種動物作比擬，我記得大女兒走過，看了一下，說：「abusive」，至今印象深刻。

我們到加拿大之後，應該有兩次到普林斯頓探訪余先生和余師母。余先生是非常客氣的人，也很有體恤之心。有一次，他看我們搭灰狗巴士遠道而來，大概疲態盡露，他堅持要我們到兩個女兒的房間休息。兩個女兒共用一個房間，各有一個單人床，是那種有床單的床，垂吊不少飾物。另外一次，我們必須過夜，余先生堅持我們睡主臥房，也就是說他和師母讓出主臥房，兩人去睡可能比較狹小的客房(沒看過)。因為余先生很堅持，我們只好遵命，但真的感覺很不安。當天晚上，可聽到客房隱約約傳來兩人的談話聲，那時候就在想，兩人有這麼多話講，真的是感情很好的夫妻。

這篇回憶文章，其實最想寫的是師母。我不是余先生指導的學生，領域也相差很遠，他的書看過幾本，但無法探其堂奧，這些也輪不到我來寫，倒是很懷念和余師母接觸的往事，也頗有受教之處。有一句俗話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女性」，我不想用這個俗套，首先，余先生成就非凡，但好像很難用「成功」來講，然後，余師母也不是站在背後的人。我成長過程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不願

意把女性當背景。根據我粗淺的認識，余師母個性活潑，思想很有彈性，對事情充滿好奇，也很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張。我認為他們兩人的個性比較像互補，在人情世事上，我想余師母應該提供余先生不少不同的觀看角度。余先生在北美漢學界一直處於核心，余師母參與其間，半世紀以來，不知見識到學界多少滄海桑田？這裡當然有國際形勢的起伏變化，比如，美國從沒有中國留學生到到處都是中國學生；有一陣子幾乎所有他們認識的西方學者都和太太離婚，娶來自中國的女性或女學生。從余師母偶爾和我分享的訊息，也可以看到她有很多「看透」的地方，這些寫出來，大概會被認為是八卦，終我一生應該不會寫出來，但這些具體事物確實幫助我了解人世的許多不為人知的面相。

余師母很能自得其樂。在女兒都不住家裡之後，她常陪余先生參加國際會議，她喜歡歐洲，余先生開會時，她就自己去看博物館、看各種展覽。她平常就喜歡看展覽，送過我看展覽買的圖錄。她也參加普林斯頓當地人(不是華人)組成的讀書會，有一次大家選了鄭念的英文書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上海生與死》，一九八七年出版)，由師母邀請作者來和大家見面。師母說，鄭念一口就答應，非常親切，主動說不要花錢安排住宿，就住他們家。鄭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整肅，被關六年多，出獄後才知道女兒自殺。這是她唯一的小孩，一生似乎都無法克服這個痛。不過，現在很多人大概都將這些慘極人寰、大不公大不

義的事情，當作過眼雲煙吧？鄭念被當成「中國真正的名媛」，或「最後的貴族」來說嘴，人用會流血、會痛的身體和心所流的血，所承受的痛，不過就是個故事。

余師母喜歡看書，看小說，我也間接受惠。大概因為我也喜歡看小說，師母寄來過幾本書給我，書架稍微巡一遍，就有兩本。一本是，英國哲學家兼小說家 Iris Murdoch 過世後，她的先生 John Bayley 寫的回憶錄 *Elegy for Iris* (台譯《輓歌——寫給我的妻子艾瑞絲》)。另外一本是印度裔女作家 Jhumpa Lahiri 的短篇小說集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台譯《醫生的翻譯員》)。收到書後，我都有看，可惜，因為工作很忙碌，好像都沒「回報」讀書心得。

或許知道我忙碌，後來師母不再寄書來，倒是寄了她家門口小池塘養的鯉魚照片，她對於鯉魚可以在冰下過冬，幾個月不吃東西，雪融後又生蹦活跳的，嘖嘖稱奇。她偶爾會打電話來聊一下，我告訴她，我們家養孔雀魚，很活潑，每一隻都有自己的個性。師母非常好奇，要我也寄照片給她看，但孔雀魚非常小，有些不到一公分半，游得飛快，很難拍照，我是拍了照片，卻一直拖著沒去洗出來——現在洗照片很難啊(藉口無誤)。

最後要講一件受教於師母的事。我回台灣後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工作。有一年院士會議期間，有幾位院士要將「台灣史研究所」改為「台灣研究中心」，我和幾位年輕同仁起而抗拒，理由在此無法詳述，簡單來說，台灣人一百年來無法學習自己的歷史，怎

能將「史」字去掉，變成大雜燴呢？況且，哪有在自己的地方將自己籠統他者化，變成「某某研究」的？我們除了在報紙發聲之外，也「奔走當道」，希望能改變院士們的看法。我當時自動請纓，去遊說余先生，我回報同仁說余先生會支持我們。結果第二天，報紙報導出來，余先生完全站在其他院士那邊。後來，我想，主導此事的某院士和余先生相識三、四十年，而我不過是他的學生的太太，他會選擇聽誰的話呢？過不久，余師母約我到中研院咖啡廳見面，她沒直接提這件事，但我想她是要說這件事，她說（大意如此）：「自己的事情還是要靠自己。」余先生是極端敏感的人，我想他就算沒看到我的反應，也會猜到我很失望，或許他請余師母來說一下，或許就是余師母自己想來提點我，總之，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啟示。我們還是繼續奔走，後來終於擋住改名——改名牽涉到實質的研究方向。不久前，我在電腦中看到我為了此事寫給李遠哲院長的信，有不堪回首之感——若非看到信，真的不復記憶了。不過，也因為此事，我知道奔走請求協助是必要的，不能放棄任何機會，但最終的最終很可能就只有自力救濟一途。人生很多時候，就是孤獨之旅，他力本願是理想，也可能是幻夢。

回到「不忘初衷」。余先生肯認自由民主，無法接受中共統治中國的方式，鑄造了「黨天下」一詞。這些都不需要我來講，我想講的是，他的同輩學者幾乎都稱讚當代中國去了。余先生本來就不愛熱鬧，有一次余師母在電話

中說，他們現在很少出門，因為參加聚會，有人就會說：現在中國挺好的，不像你說的，怎麼不回去看看呢？「不忘初衷」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年輕時錯認了一些價值，後來省悟了，有所改變，當然很好，不然，台灣就沒有改變的可能。不過，余先生年輕時肯認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他沒有因為其他因素而放棄核心信念，始終如一，讓我很欽佩和感念。

余先生即將出版回憶錄，很多人都等著看。雖然「功成名就」，我想，余先生還是在走一條孤獨的路，他最大的期望應該是能看到一個自由民主、文明有禮的中國，這是世間再多的桂冠和光環都無法相比的。孤獨雖然孤獨，畢竟是自己選擇的路，更何況再怎麼孤獨，就是有一位好伴侶同行。中國文化中說「夫婦以義合」，講得很好。「義」通常相對於「血緣」，又有正確合適之意。

最後，想起余師母的話帶來的體悟。我相信，在追求台灣成為不退轉的自由民主國家的路上，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者，但以義合，給了我們力量。孤獨是身影，也是意志，眾志終將成城。

周婉窈

台灣嘉義大林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現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專長為台灣史、十七世紀東亞海洋史。著有多種歷史學論文與書籍，致力於台灣史普及工作，關心公共議題，如歷史課綱與轉型正義等。作者出版兩本散文集《面向過去而生》（允晨，2009）與《島嶼的愛和向望》（玉山社，2017），前者入圍第三十四屆金鼎獎圖書類文學獎。



二〇〇二年四月下旬，本文作者蘇曉康（右一）偕同妻子傅莉（左二）拜訪普林斯頓余府。在餐廳與余教授夫人陳淑平女士、美國友人合影。

【師承與私淑】

忽到龐公棲隱處

馬里蘭州·蘇曉康·文、照片提供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籤子，接二〇六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裡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

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春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麼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麼，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麼。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〇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

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麼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很多人問起你，你也要考慮做些什麼，不能說人就這麼廢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罩，已有年餘，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裡。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複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兩件墨香新文，當夜令我讀得癡醉而驚嘆：一是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〇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證，恐為當今觀見的學術奇跡；二是，該著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但是這文字對於我輩而言，四九後身在

大陸卻未覺「天蠻地荒」，也熟睹「衰翁變姪女」，就有石破天驚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煉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裡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梁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後續幾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陳淑平的引領下，從普林斯頓「一九一五級的優秀生」王賡開始，一路寫了張幼儀、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賽珍珠等，一個「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國東岸被暴風雪襲擊的那些苦寒日子裡，用小紙條貼滿書的精彩處，再去圖書館找其他參考書。我的英文也是那時候才讀通的，寫林徽因時參考一本英文傳記，有耶魯史景遷的一篇序，寫得大器磅礴（余在耶魯任教時，陳淑平是史景遷的中文助手），我譯不出來去請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從意思而不是從詞句上翻譯這類英文，最後還是他親自潤色的。（後來台灣出版這書中譯本時，譯者很欣賞我譯的這幾句，全搬過去了，還付我幾百美金。）那時余先生見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裡，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給我，我是頗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他寫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個世紀初的這些巨靈名媛，都是何等

得的人物，卻哪一個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五四人物」練筆，其實是我的一個「書寫復甦」，不久我便應楊澤之邀，在時報《人間》副刊寫起一年「三少四壯集」，最後由季季編輯成書《離魂歷劫自序》，這個書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討來的。這本書寫到結尾時，屋後出現鬱金香，開得正盛。余先生暮色裡悄悄來看過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叢林中，小徑狹窄而坑凹不平。那時余先生還在教書，府上門可羅雀，余太太照料著他的飲食起居，大西洋颶風或暴風雪會颳斷樹枝電線，掩埋道路，很多年來，一遇惡劣天氣，老兩口常常幾天沒有音訊，我就會擔心他們。九一一以後，普鎮居然有一次也發現炭疽信件（編按：二〇〇一年九月於美國發生，寄發含有炭疽桿菌信件的生物恐怖攻擊）周遭一派恐慌，余太太只好把余先生放進一家旅館去，因為他還得趕稿子。他們一直到退休後還住在那叢林裡，除了一根電話線，沒有電腦，也沒有網路。

二〇〇一年春天普大有一場「中國的過去與將來」國際學術會議，其實是余先生的榮退典禮，我去聽了兩天他的弟子們發言，覺得他們是被「余老師」訓練得可以做學問了，都是從很小很專門的一點出發去研究，如王汎森談明清盜版問題，羅志田則談民初的《山海經》熱，羅是唯一從大陸趕來的，變得很俏皮，說余先生在大陸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從海外回國捎來一本書到處炫耀：「這本《士與中國文化》最暢銷。」

余英時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國版的韋伯「新教倫理」，講的都是一種正派商業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國生活感受很深的一點，也

是這個東西，美國人人炒股，天上掉餡兒餅的大有人在，坐擁豪宅名車卻遊手好閒的人約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視其為當然，沒有嫉妒兩個字，自己依然老老實實賺辛苦錢，一分是一分，我周圍都是這樣的人，小康而快樂。中國大概要恢復到這種境地，才是正道。

大體來說，市場經濟之下，必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法制形成過程、銀行系統完備過程、保險制度完備過程、必要適量的福利制度完備過程等等，才可能把傳統的權力交換徹底轉換為市場交換，其間無數的社會化細節大概要費百年歲月，才能漸進完成，而且還必須在一個風調雨順、安定的百年裡。由此而見，中國的一切，最終還是歸結到不能激進，余英時的歷史觀在此便尤其顯出深刻。

浩瀚的中國典籍，是沒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門，也無處問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時這樣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沒剩幾個了，他從耶魯走後，那裡的中國研究，就只剩下史景遷這個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輩子給洋人寫中國古典故事的牛津漢了。往下美國學界還會不會產生一個余英時，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漢學的危機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國學界如果懂行，似應在普林斯頓或耶魯，讓余英時這樣的碩果僅存者，從中國找幾個幼童來，關在校園裡，不碰英語，專門辦私塾，也許還可以一脈香火傳承。

余先生也常說「對中國這個民族失望」。二〇〇〇年法國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大早就有電話來採訪，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跟中國和中國現代文學無關，台北的楊澤一聽就笑起來說「真是怪人怪語」。其實瑞典煞費苦心，還是嘲弄了中國當局和中國現代文學，余

英時說他很高興這種選擇，但也怪我說得太極端。高之獲獎，至少是一個常識，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義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質下跌，通俗占據主流，陽春白雪已成絕響，種種下里巴人的說書、童話、言情、武俠、連環畫洶湧澎湃；相反則在中文世界之外，卻可養育孤獨的中文精華。後來高行健的演講稿出來，我立刻傳真給余府，余先生隨之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並移用蘇東坡句，稍改兩字贈高：「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當。

二〇〇六年底余英時獲克魯格獎。余英時的眼光，實非眼下一般中國學人所能比肩者，在於他視此獎為「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這種虛懷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國傳統是「軸心時代的原創超越」；第二、在與早期印度佛學和晚近西學的比較中認識中國傳統，摒棄「中國中心主義」；第三、中國的「朝代循環」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價值的重疊、共識多於對抗。這麼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國學人中無第二人可為，其支撐不僅在學養，更在心胸氣度，即一種態度，從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種態度。

從這裡也可窺見余的學養何以圍繞、尊崇兩人：陳寅恪和胡適，前者長於印度佛學東漸中土的學識，後者則慧識於晚近西學東漸，此相距兩個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國傳統應對變局、順應大勢，皆依據內在感悟到的人類共通價值，而這也是余英時堅守人權、人道、民主價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變局，則是傳

統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餘年中土應對變局唯有激進之道，終於是耗盡自我精粹而又未得普世真道，兩相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時潔身自好，凜然拒斥一切誘惑。他一直講兩個字：「骨氣」。

然而，從普大退休的這位講座教授，後來自願給自由亞洲電台做「特約評論員」。二〇一一年秋某日，余先生打電話來問，紐約時報稱香港歌劇《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網上說中共忌諱紀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溫，於是找了有關資訊傳真過去，因為他要準備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講講，接連打了三次電話找不到我，我出去採購了。晚上陳淑平來電話才講出原委，原來余先生日前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香港《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欲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發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證「所有歷史皆當今史」，不從當下出發說歷史則無異於空談妄說。余英時滿腹經綸，把玩古今於談笑之間，卻不沾一絲迂腐或高深，當今一人而已，學問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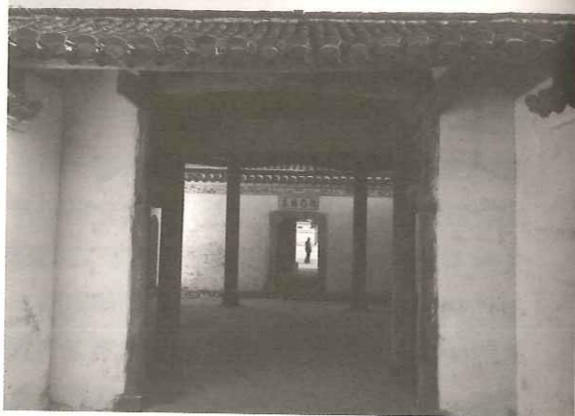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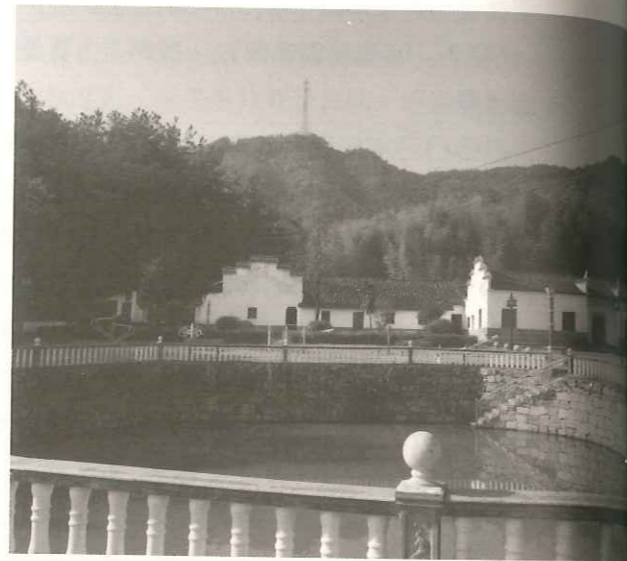
兩年後我搬離普鎮去余府告辭，老兩口拉我進去聊得戀戀不捨，余先生說：「我們是朋友，日後多回來看我們。」他拿出一頁草稿說是「借宋代談中國傳統政治」，我問是朱熹嗎，他說是的，五十萬字已大致寫完。陳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下一本書他也想好了。」「什麼？」「《唐詩與佛教》」，我的天，真是一部大書！

二〇〇〇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一九五三年的詩句復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麼？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在「六四」被打死於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告訴你一件奇聞，這次見了張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來是丁關根的太太，也就是說，這個丁關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過我完全記不得張先玲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這事只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傳出去啊。」——我守口如瓶十幾年，從未向外洩露這個祕密，今天已時過境遷。那年秋天余先生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麼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

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照相館，未料那裡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則一再勸阻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打消了回家的念頭。」據捎來照片的人講，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御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跟我說，一九七八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發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一九九三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麼仁慈嗎？」整整二十年後，二〇〇三年春我父親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



余英時安徽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西山大屋故居，經過官方刻意整修後的現今模樣。

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鮮少有中國人具備它。

「我是一九五〇年從羅湖橋（編按：深圳河上，連接香港和中國唯一一座鐵路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在聊天中余先生說。一個皖南青年走過羅湖橋的時節，恰是眾多留歐訪美的中國高級學人紛紛「回國報效」之際，如華羅庚、熊慶來、趙九章、董鐵寶、陳夢家、冰心等，而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在政權變更、個人面臨重大抉擇的關頭，據統計，理工科院士近五分之四作了誤判（選擇留在大陸），人文院士三分之二誤判。這當中，便包括後來余英時考證的，陳寅恪對四九年未聽從夫人唐筭浮海之意的萬分追悔與愧疚。這些名士，以及整個中國知識界，所經歷的改造、凌辱、坑殺，便構成「反右」和「文革」的慘烈故事。

然而，那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而且，他從此沒有鄉愁，到晚年常說一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那叢林中的余府，後來竟門庭若市，訪客絡繹不絕，無論天涯海角，名士布衣；我也聽說，大陸從政府到學界，常常有各層級的人物希望造訪余府，也都不會被拒絕；其間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鄉潛山的「父母官」們，竭盡全力邀請他衣錦還鄉，「哪怕給故居寫幅字留個紀念」（後來余太太轉告我「余氏老宅」照片也傳到他們手上），卻從未如願。在另一端，余英時又是出名的「慷慨」，誰求他寫序也都會如願，其中有的人他從來沒見過，序言多到出版了一本《會友集》。他說這是「人情味」，中國文化的一大要義。對於中國大陸，他別有一種情

懷，僅僅講過一次，是藉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的一個佛教故事，說一只鸚鵡見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因為「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我每次讀到這裡，都會眼眶潮濕。INK

註：標題句出孟浩然七絕〈夜歸鹿門歌〉。

蘇曉康

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兩度獲大陸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又據「廬山會議」敏感史料，作長篇紀實文學《烏托邦祭》，乃最早描寫大饑荒之作品。八〇年代尾聲，領銜製作《河殤》，把社會關注、討論、探索的各種命題、假說，都匯集起來，化為電視語言加以傳播，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成功地嫁接了思想和視覺、激情和理性，創造了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了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八九後流亡海外又遭車禍，孤獨二十年，為民請命大骨架散解，轉向療傷書寫，淺斟低唱人生終極命題，也呼籲奔走人權，二〇一〇年秋領銜發起簽名呼籲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

盛夏的 左營陽光

台北·陳芳明·文

1.

去祭拜我的外祖父祖母，是我回到故鄉最重要的儀式。一九七四年六月，那時新婚不久，租屋在南京東路的巷子裡。當時並沒有裝設電話，而只是每天下班或下課時先回父母在台北的住宅，向他們請安後才回家。猶記得那年碩士畢業後，並未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當時已經計畫要出國留學，所以就兼了兩份工作。一份是在大學教書，分別在輔仁大學與東吳大學開授中國近代史的課程。另一份是在《書評書目》擔任助理編輯的工作，當時的主編是隱地，我從他身上獲得許多編輯的經驗。因為知道自己不久就要出國留學，對於自己的兩份兼差就更加珍惜。在學校我認真教書，在雜誌我認真學習編輯。在那段時期，日子過得非常充實。在工作之餘，也繼續撰寫散文與詩評。

那年六月一個星期日的午後，我的大弟陳守仁來敲門，告知外祖母已經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悲傷立刻湧上來，我終於坐下來哭泣，大弟坐在我旁邊也是淚水直流。在家族裡父親是一位孤兒，似乎只有少數親戚保持著疏離的往來。反而是母親這邊有三個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往來甚為密切。外祖母住在左營的一個小小磚屋，整個中學、大學時期常常去探訪她。由於她左腳不良於行，終年躺在床上。在



陳 芳 明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著作等身，包括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卷》、《掌中地圖》、《昨夜夜深幾許》、《晚天未晚》、《革命與詩》；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星運夜讀》、《晚秋夜讀》，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灣新文學史》、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學者的研究典範。獲二〇一六台灣文學金典獎。

我生命裡，她是位階最高的長輩。而外祖父則常常來家裡探訪，那是我成長時期最喜歡的一位長輩。在出國前夕，外祖母去世似乎帶來巨大衝擊。好像在我的靈魂深處浮現一道鮮明的界線，我的前生都劃歸在外祖母那邊。離開台灣之前，我一直無法忘懷送葬的日子。外祖母一輩子沒有讀書，到晚年時長老教會的信徒教導她聆聽白話字聖經，最後的告別式就是在左營的基督長老教會舉行。我與家人親戚坐在教堂的長椅上，仰望著牧師以乾淨簡單的語言，表達對外祖母的懷思。那時內心非常感動，從來並不識字的外祖母似乎有了靈魂的寄託。家人決定給外祖母土葬，在炎熱赤日下走過墳地，成為我離台前最深刻的記憶。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已經在西雅圖住了半年。有一天打長途電話回到台灣，電話筒那邊母親的語氣突然有些遲疑。我在追問之下，她才說，你的阿公在去年十月車禍身亡。因為考慮到我才出國不久，不要帶給我感情上的負擔。聽到這個消息，我立刻悲痛哭泣。母親隔著海洋不斷安慰我，只是我無法停止下來。一九七四年對我而言，彷彿是生命的分水嶺。所有童年的記憶，所有成長時期的慰藉，都在我飛越太平洋之後完全切斷。

終於帶著自己的兩個孩子回到故鄉，彷彿是懷抱著某種願望，希望可以把切斷的記憶又銜接起來。我的二舅驅車帶我去鼓山的龍泉寺，因為外祖父的骨灰就置放在那裡。登上塔寺的二樓，舅舅領著我走到牌位前，抬頭望見外祖父的照片時，我的情緒立刻崩潰，站在那裡哭泣甚久。壓抑許久的情緒終於都毫不保留地釋放出來，內心帶著一種懺悔，也帶著一種愧疚。總覺得自己一事無成，而被帶到祖先的牌位前面，簡直無法面對天上的祖父祖母。我只被容許回到台灣一個月，只能在最短的時間裡重新建立家族感情。站在龍泉寺的樓上，我瞭望著外面茂密的林木，每一株樹都是那樣茂盛，每一片葉子也是那樣青翠。陽光甚熾，那是典型的台灣夏天。環繞四周的台灣植物，全然與北國的林木毫不相似。聖荷西的林木以杉樹居多，有時也錯落著一些白樺。枝幹往往特別拔高，都是屬於落葉喬木。而台灣的植物四季都是綠色的，

似乎沒有任何季節的區隔。離鄉太久，如此常綠的植物，彷彿在低語召喚我。

這大概是屬於一種歸鄉的儀式，讓自己的魂魄再由祖先確認一次。內心裡積壓許久的千言萬語，都在祭拜之際傾吐出來。就像第一天早上，在家裡的祖先牌位之前，我也站在那裡默默低語許久。南台灣潮濕的空氣，彷彿在我肌膚上敷上一層濕黏的汗水。那是一種悶熱，而且近乎窒息。而這一切我都必須接受，畢竟我是台灣南部的孩子。而且也在這樣的無數夏天成長，跨過童年、少年、青年的階段。我的生命就是嘉南平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如何難耐都必須接受。我無法確知有一天是否可以定居下來，父母也都知道我是黑名單的人物，而且也只獲得允准停留一個月而已。有一天晚上，因為與中學同學見面特別遲歸，父母一直坐在客廳等待。他們看見我上樓時，終於鬆了一口氣。第二天早上我語帶責備，不要為了我而遲睡。母親似乎猶豫了一下，她才說出內心話：「因為你是國民黨的黑名單人物，他們很有可能刻意製造一場車禍，可能會有不幸後果。」這時我才明白，他們是如此牽掛，讓我內心甚覺愧疚。我更加能夠體會，台灣的善良百姓原來是這樣在過日子。

停留在高雄期間，正好《笠詩刊》在鹽埕區舉行年會。他們邀我出席，因為女性詩人陳秀喜也會參加。在出國之前，年輕一輩的寫詩者都已經習慣叫她姑媽。尤其對我而言，她似乎特別照顧。當年出國前的結婚儀式需要有一位媒人，我特地邀請她扮演這樣的角色。她的第一本詩集《樹的哀樂》出版時，特別邀請我為她寫序。當時我以〈祝福一株不老的樹〉為題，表達我對她的感謝。她所帶給我的溫暖，常常在我最孤寂的時刻浮現。那天我到達會場時，坐在最前面的陳秀喜特別走過來與我擁抱。彷彿隔世那樣，我的心情特別激動。那天我站在台前講話時，特別公開問她：「如果是妳自己的孩子離開這麼久，妳原諒他嗎？」我只看見她雙手蒙著面孔，淚水一直流下來，而我站在台上也不停流下眼淚。那是一場無法以任何言語形容的重逢，畢竟離開那麼久，甚至我也無法原諒自己。旅行那麼長遠的道路，歷經那麼多風霜，似乎就是為了安排這一場相會吧。這是我回鄉的一個重要儀式，必須與疏離許久的親朋再度相聚。

冥冥中，總覺得自己很早就已經在海島的土地逝去了。如今再度歸來，也許是以另一種形式的魂魄歸來。當年離開時才二十七歲，回來時已經四十二歲，好像站在時間的盡頭，踮腳也看不見當年的出發點，更看不見自己年輕的身影。異鄉的土壤很早就把我的人格完全改造了，那曾經是脆弱、傷感、畏怯的靈魂，早就離開我的

肉體。如今換取的是另外一個無畏的生命，面對陌生的風雨，面對傲慢的強權，已經毫無所懼。我對於文學的擁抱，對於詩的耽溺，似乎沒有改變，只是品味與審美已經出現一些落差。海外時期所寫的詩行，其實挾帶著太多的憤怒，尤其寫過一首〈祭林游阿妹〉，就是獻給林義雄的母親。在詩行之間，掩飾不住一種強烈報復的心情。那時內心也非常明白，詩是不能這樣寫，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非常誠實表達真正的心情。現代主義的詩觀，我確實曾經放棄過。必須離開政治運動的場域之後，我才慢慢恢復從前對詩的信仰。

2.

回到高雄的第三天，在左營中學教書的彭瑞金，邀請我一起去拜訪葉石濤先生。從未謀識的葉石濤，一直是我海外時期非常崇拜的長輩。由於我開始為文學界寫稿，也間接認識了他的文字。一九八七年二月他出版《台灣文學史綱》時，也特別以航空寄贈我一冊。在加州的星光下，我閱讀他的著作直到深夜。對我個人來說，葉石濤是一位重要的文學啟蒙者。在許多地方，我不只一次提到他的名字。最早捧讀他的文字，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文星》雜誌上。那時他已經發願，在有生之年要寫出一部台灣鄉土文學史。撰寫那本重要著作，依賴的是一股不滅的意志。我已經注意到這部重要作品，出版於一九八七年二月。那時台灣還未解嚴，可以說是台灣戒嚴時期相當突破性的里程碑。常常自稱是老朽作家的葉石濤，其實是具備了充沛的膽識，敢於在威權時代以台灣之名發聲。

在我內心浮現超過二十餘年的葉石濤，原來他的住處距離我的老家走路僅需五分鐘。位在勝利路口的葉宅，其實是非常喧囂的地點。彭老師引導我上樓，葉石濤走出他的書房微笑迎接。從來不知道他是如此可親，坐在老舊的藤椅裡簡直就是一個鄰居的阿伯。他一直菸不離手，不時發出喟嘆。面對他時，我終於明白他曾經說過的話，身為台灣作家就是一種天譴。他過著清貧的生活，日子也非常平淡。唯一能夠讓他感到樂趣，就是閱讀小說、書寫小說。那時他還未寫出《西拉雅族的末裔潘銀花》，但是言談之間仍然不斷發出憤懣之氣。身為小學老師，收入極為有限，他一直投入日文著作的翻譯。那時楊青矗有一個致理出版社，在發行書目上也曾經看過葉老翻譯過《大蒜養生法》。這些工作已經溢出他文學的範圍，卻必須耗費時間於創作無關的工作。但是他坐在藤椅上依舊談笑風生，毫不在意他曾經做過的瑣碎翻譯。

我喜歡看他微笑，戴著眼鏡的葉老有時輕輕微笑，有時張口大笑。那種放開的身段，有一種天真氣，卻也帶著一種慈祥。那天早上與他談話將近兩個小時，讓我有種回到家的感覺。我在聖荷西曾經收到他先後寄來的三本書，《台灣鄉土作家論集》、《作家的條件》、《文學回憶錄》，覺得特別親切。畢竟我在成長時期完全受到現代主義的洗禮，反而忽略了本地作家的文學造詣。如果沒有讀他的書，對於六〇年代、七〇年代的台籍作家必然感到陌生。記得他在什麼地方說過，當時報紙所刊登的作品與評論大部分都偏向外省作家，所以他非常努力把本地作家的陌生名字介紹到文壇。他的工作成績相當微小，卻對後來的年輕讀者帶來非常重要的啟發。我這樣告訴他時，他的神色發亮起來。那是第一次與他會面，讓我的返鄉之行好像完成了一次重要儀式。

第二天起床後，覺得自己的頭髮已經很長，想要去理髮廳修剪一下。我走到廚房去問母親，這附近是不是有理髮店。她告訴我勝利路轉角處就有一間，原來就是在葉石濤家的對面。母親拉住我，要我稍晚再去理髮。我問她為什麼，她的神色稍有遲疑，然後說等一下那位張先生要來家裡拜訪。我非常納悶，問她誰是張先生。父親從臥房走出來說，他是調查局的張先生，每個月都會來家裡問候。聽到這裡時，心裡有一股壓抑不住的怒火。我立刻回答，好，我就在客廳等他來。母親特別提醒我，人家是很有教養的人，你可以好好跟他談話。我便在客廳的沙發坐等，過了十點之後，我聽見樓梯有腳步聲，篤定地走上二樓。他出現時，我才知道是一位年輕人。

母親迎接他，請他與我坐在沙發椅上。這位年輕人很有禮貌，很客氣地說我已經聽說你回來台灣。他神色自若，很禮貌問我一些問題。我先反問他，是哪個學校畢業的？他說，東吳大學經濟系。我立刻回應他，這是非常好的學系，為什麼你會做這樣的工作。這時他的神情似乎有些尷尬，一時不知怎麼回答。父親母親已經躲在隔壁的房間裡，似乎不想面對這樣的場面。這位張先生開始滔滔不絕，表示他非常熟悉我，還特別主動提起，你上個月在舊金山聲援高雄甲仙的錫安山教會。這時內心更加覺得騷動，果然是一位從事特務工作的人。我終於開始大聲說話，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自己承擔，請你以後不要再來騷擾我的父母。他突然整個沉靜下來，不知道如何回應我。

這位張先生表情似乎出現一些尷尬，只好刻意虛應我。他說，這是特地來拜訪，

是想知道陳先生你對我們政府的態度。這時我的脾氣就爆發了，你做情報工作不知道我對政府的態度嗎？今天早上《民眾日報》還刊登我一篇政論，想必你已經讀過了，那裡面文字就是我的態度。他完全無言以對，整個沉默下來。我跟他說，我自己所寫的任何文字，所發表的任何言論，都願意自己負責。請你以後不要再來麻煩我父母，他們不會比你更熟悉我。我回頭跟他說，沒有時間陪你，我去剪頭髮了。然後我就下樓，把他晾在那裡。

剪完頭髮後回家，父親母親已經坐在客廳等我。他們的神情有些慌張，卻又說不出任何話。母親終於開口說，張先生是很有禮貌的人，每次都來問候我們的生活。可憐的父親母親，他們一直活在被監視的陰影下，竟反而習以為常。當年要我寫信回家稱讚國民黨，大概也是這位張先生的傑作。想必是他上面的領導人交付給他這個任務，父母居然也誠實轉告我。多少台灣的善良百姓，都曾經受到如此的關切與問候。自己是受害者，卻反而感謝這些權力在握的人。我只能對父母表示歉意，覺得自己帶給他們許多麻煩。活在台灣，他們只能扮演順民的角色。那種處境，我當然非常明白。他們一方面活在恐懼的陰影下，一方面又要非常禮貌地接待情報工作者。在那時刻，我內心也浮起極其複雜的情緒。覺得不應該責備自己的父母，卻又埋怨他們過於軟弱。

在家鄉左營只停留三天，第二天早上就要啟程回到台北。與父母相聚的時間太過短暫，對於左營的人情事物依然還是感到陌生。總希望可以回到母校左營中學，此行卻完全錯過了。整個年少時期，整個青春歲月，都是在這裡度過。跨越青春的儀式，從政治啟蒙到文學啟蒙，都是在這個小小的城池發生。乍起乍滅的感情事件，幻化不定的青澀夢想，也都在這裡發生過。短暫地回到故鄉，彷彿是來探望我的前生。離開左營那年才十八歲，當年出國前夕曾經停留過兩天，那時已經是二十七歲。如今帶著兩個孩子回到故鄉，已經是進入中年的四十二歲。青春是那樣的短暫，人生是那樣的漫長。如今又要離開故鄉，一時不知如何安頓自己。已經分不清楚到底是我的肉體回來，還是魂魄回來。時間所拉出的距離，讓我可以更加疏離地自我觀照。坐進大哥的車子裡，父親母親站在車外送行。他們的神情帶著一種悲傷，卻又以笑容與兩個孩子說話。多少悔恨，多少不捨，都與我一起驅車北上。從後面的車窗，可以看見父親與母親的身影定定站在那裡。我是太過殘忍的浪子，又再一次把父母棄擲在故鄉。北上時，感覺又是另一個天涯。✍

【你從哪裡來？】

人生最終的目的就是療癒自己

雪梨·洪滋敏·文

妳二十九歲是嗎？我現在三十九，說真的我還沒有準備好就快要四十了這件事。很多人轉三十歲時覺得措手不及，但我卻覺得轉三十仍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沒有了二十幾歲時的青澀和偶爾的不成熟，三十歲是個仍然年輕，卻更迷人的年紀。但四十就不一樣了，四十歲感覺離中年就不遠，好像一下子就會變老了。

我不想做一個到了四十歲還抽那麼多菸的爸爸。

我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她叫Jasmine(茉莉花)。以Jasmine作為她的名字，是因為我出生長大的街區在春夏的時候，總會開滿茉莉花，走在路上不論在哪个轉角都會聞到茉莉花的味道。

Jasmine是在印尼出生的，她的媽媽是加拿大人，是我二十出頭剛搬到印尼時的女朋友，但她懷上Jasmine時，卻是我們已經沒有在一起的時候。當時我們是隔了好久之後，才再次見面，頓時忍不住激情的那種狀況。我們曾經拿掉過一個孩子，那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所以當她發現有了Jasmine的時候，想都不用想便決定要把孩子生下來，不過她和前夫已經有了三個小孩，所以她說：「這個小孩生下來就是你的。」

當時我二十六歲，妳問我怕嗎？說真的我一點都不怕，這似乎是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很多新手爸爸該有的手忙腳亂，我好像都沒有。我和Jasmine的感情非常好，Jasmine和她媽媽也一直都有聯絡，我們都住在峇里島的時候，Jasmine都會固定去媽媽那裡，她和媽媽的三個小孩也都處得不錯，即使我們現在搬回澳洲了，也都還是有聯繫。

印尼文應該是世界上數一數二浪漫的語言吧，印尼文擁有很多的母音，而我覺得母音是表達人類各樣情感的出口，雖然我不會講中文，但也許接近中文裡有五種抑揚頓挫音調的意思。

Jasmine雖然在印尼出生，但印尼話並沒有像我說得那麼好，因為我們在印尼送她去上的是國際學校。印尼公立教育的資源實在極為不足，我想讓Jasmine接受品質夠好的教育，這也是為什麼在她準備要上中學的時候，我決定搬回澳洲的原因之一。

妳問Jasmine長大的過程中，有沒有過自我認同的危機？我想是有的，應該是她剛上學的時候，但並沒有太嚴重，可能是因為跟國際學校裡的同學相處的關係，她開始拒絕說印尼話。不過她並沒有因此就停止和印尼的朋友接觸，她還是有很多當地的好朋友，也許只是她在心底深處，開始感覺到自己生命真正的源頭其實並不屬於印尼吧。

因為Jasmine的生命裡缺少一位經常在身邊的「母親」，有些東西是身為父親的我教不來的，所以只要有機會，我會讓Jasmine和一些自己身邊的女性朋友多相處，希望她能藉藉此學習一些只有女人能夠教給女人的事情。



洪滋敏／攝影

你從
哪裡來

我媽媽是教印尼文的老師，她也會講法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她是個旅人，我爸爸也是，我父母親從來沒有結過婚，這也影響著我，覺得有個女兒卻沒有結婚其實不是件太奇怪的事。我爸爸已經去世了，因為酒喝得太多。我媽媽是個一手拉拔我長大的獨立女強人，對於我二十幾歲突然要有個女兒的事情，也是開放的接受，沒鬧過什麼家庭革命。

高中時去印尼做交換學生的那年，是我第一次去印尼，後來大學又去印尼交換了一次，說來好笑，我大概是唯一可以做交換學生做到留級的人，搞得我回澳洲後得再多念一年大學。只因那一年在印尼才剛去大學上課幾個月後，就覺得太無聊便拒絕去上課。那我到底那段時間在做什麼呢？我後來跑去跟街上的street boys(註1)和在一起，連宿舍都不回去，就跟他們住在街上，成天「打混」。但過了一陣子之後，卻升起了想要「幫助」他們的念頭，甚至自己出錢幫他們租了一間房子，但後來發現他們本是屬於街頭的一群人。

大學畢業後沒多久便決定搬去印尼，這一去就是十五年，後來大部分的時間都住在峇里島。我現在仍有一棟房子在那裡，說來有些諷刺，現在住在雪梨市區裡只有兩房窄的不得了的老公寓，我甚至要把房間讓給女兒自己睡在客廳，但在峇里島的房子卻是個有兩個廚房和一個私人游泳池的別墅，當時以為會永遠待在印尼，所以花了很多心力翻修，還養了一隻狗。

在峇里島住了十幾年，的確變了很多，這是我決定回澳洲的另一個原因。

我在印尼住了這麼久，用的都是旅遊簽，所以每幾個月就要離開印尼一次，身上大概流著母親旅人的血，二十幾歲時也是一個人走過很多地方，在有了Jasmine後就少了很多，但也沒什麼後悔，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大學念的是平面設計，活到現在幾乎都是做自由接案的工作，當時在印尼因為成功開發一個電子菸的產品也賺了不少錢。妳問我怎麼不回去做設計，一是我實在不是一個能夠替大公司固定上班的人，二是自去年底搬回澳洲後，再也不想做設計相關的工作。設計是個耗費心神，坐在電腦前過長，極為孤單的一種工作，大概跟妳暫時不想再做記者類似吧？我喜歡與人聊天，我說的不是派對裡常出現的那種膚淺無意義的對話，而是真正地與一個

人內心深處相互交流那樣的談話。尤其是那些走得有點歪斜的靈魂，我著迷他們生命裡那些「畸形」的部分。健康快樂一帆風順的人生激不起我的興趣，但不代表我不願意和那樣的人相處，只不過我更願意花時間聽那些走得跌跌撞撞的故事。

可能因為我的人生就是這樣吧。

我從十四歲開始抽菸，全家族除了我媽媽和Jasmine以外都抽菸，那個年代根本還沒有吸菸傷身的概念，從小我們就是偷大人的菸來抽長大的。不只抽菸，還有一段時間還試過各式各樣的「藥」，我就是好奇，想試試看那到底是什麼感覺。這也是為什麼我在TAFE(註2)選擇去上「酒與藥」的課程，因為我親身經歷過。想要聽我的「真心話」其實也滿容易的，只要跟我一起抽根大麻，喝杯啤酒，我就會通通告訴妳。

我會知道雪梨市區裡那麼多隱密的公園，就是因為當時我跟朋友們常躲來這些地方。誠實來說，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除了當時的瘋狂經常讓我母親非常擔心，我媽對我沒有任何權威可言，完全無法阻擋我做任何事情，她常覺得好像會隨時失去我，這是我唯一覺得自己不應該的地方。

現在換我擔心Jasmine會不會哪天變得跟我年輕的時候一樣。

Jasmine的言行舉止比同年齡的孩子要成熟很多，這大概是我能夠跟她處得這麼好的主要原因。她是個非常愛鳥的女孩，似乎天生擁有與鳥溝通的天賦，是那種有辦法把街上鴿子抱在懷裡的那種人。我們家附近的公園會有很多遊客來體驗「餵鳥」，因為這些鳥都是野生的，不像動物園裡都是被訓練過的，很多人都會被成群又不怕人的鳳頭鸚鵡(註3)嚇到不知所措，而Jasmine永遠是那個在人群中「指導」大家該怎麼讓鸚鵡停在身上，怎麼把手伸出去讓鳥啄食手上飼料，怎麼揮動手臂便能讓鸚鵡自然離去的人。

她也養了一隻雞尾鸚鵡(cockatiel)，當時會讓她養鳥，其中一個原因也是想讓Jasmine學習如何照顧一個生命。

從去年底搬回澳洲到現在超過半年雖然都沒有工作，很多人都會問都已經要四十，甚至有個女兒了，竟然還沒有工作。妳問我這麼多空閒時間不無聊嗎？其實不只搬回澳洲的這段時間，以常人的眼光來看的話，「無聊」其實是我人生的常態，我早就「無聊」很久了！

但說真的，找工作完全不是我現在人生的重點。我人生最終目的就是療癒自己，然後在療癒的過程裡也許慢慢學著如何照顧別人。當然了，我知道療癒是沒有終點的，不是把自己「修」好，然後拍拍手跟自己說：「好，我準備好了，可以開始幫助別人了。」療癒是個一來一往，不斷折疊，迴旋著前進的一條路。

聽過12 fold labyrinth嗎？妳看那片樹林旁邊的空地上就有一個，它是一種古老的「迷宮」，只有一個入口和出口，路線也只有一條，它會帶你往中心再往外繞，然後再往內又往外，如此不斷不斷地來來回回著，很多天主教的修士會邊走邊凝思冥想。往內又往外的用意是，我們帶著一個想要深入探索的某個意念或者問題進入這座「迷宮」，邊走邊往內處尋求，再向外延展，再往內深看，如此不斷地，以願在離開這座「迷宮」時能有光照進那些我們所思考，或者追尋的那個世界。

後記：

Josh是我在雪梨固定去一間慈善廚房(註4)做志工時認識的，他搬回澳洲不久後就開始在這裡做志工。「來這裡幾乎是我每週最期待的也最開心的時間。」他說。

這是一個雪梨的天主教會的慈善廚房，已經在現在這個地址做了二十多年。這間慈善廚房和其他的慈善廚房不太一樣的是，它不是「只發給你一個便當」而已，它嘗試創造一個可以讓各種社會階級的人在此交流對話的空間，不論是貧是富，在這個空間裡大家都是一樣的。不只窮人需要一頓飯，對於一般衣食無缺的許多人來說，這也是一個讓他們與所生活的城市及人產生連結感，對社會有所回應的方式。那些多半潛藏在城市裡各種「奇形怪狀」的人，似乎總會在這裡浮出水面換口氣一樣。Josh菸抽得很兇，但也因此和這些前來吃飯的人，因為能一起抽根菸的關係，而多出許多只有他才能踏入的私密空間。

可能因為我們都是那種無法坐辦公室一天上班八小時的人，加上也都曾經一個人旅行過不少地方，都用我們某種自己的方式「瘋狂」過，很快就成為很好的朋友，或者說他有點像我哥。

他不是個太注重打扮的男人，一個斜肩背包，深色的牛仔褲和針織衫，永遠是一頭亂髮，卻有著一個菸抽得再多都遮不住的碧藍眼睛，即使他多半時候看起來像個疲倦的大男人，但我總能從他的眼睛裡看見一個清澈的孩子。

我們經常在下午志工結束後，帶著他女兒一起去附近的百年公園散步和餵鳥，常常走在後面看著他牽著女兒的手，連我都覺得如此幸福。

有一次我們買了半打的蘋果酒，在冬天下午溫暖和煦的陽光裡，他帶我在他出生長大的那區散步，他會突然鑽進一個我本來沒有看到的小巷子，或者突然在一片公寓前轉個彎後出現一個隱密的小公園。

他都說：「在這裡我閉著眼睛都回得了家。」

註釋

註1：猜測接近中文裡講的「小混混」，泛指那些住在街頭的年輕人。

註2：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的簡寫)是澳洲一種特殊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相當於職業院校和高等專科學校的綜合。TAFE已成為澳洲最重要的教育資源之一，每年提供超過百種課程，訓練學生學習各式各樣的專長，有關學歷的課程都符合澳洲行業標準並可幫助學生進一步升學或於不同行業就業。

註3：鳳頭鸚鵡(Corella)是澳洲典型鳥類其中之一。

註4：慈善廚房(Soup Kitchen)這個名字的來由是因為剛開始這些用來周濟窮人的食物通常加了很多水，看起來就像是一碗一碗的湯。現代慈善廚房概念的雛形源自於英國，十九世紀中的愛爾蘭大饑荒，英國議會以Temporary Relief Act同時也稱作Soup Kitchen Act作為緩解飢荒的辦法。Soup Kitchen的概念後來由於大批的愛爾蘭移民輾轉傳到美國。

洪滋敏

自由撰稿人，攝影師。做了半調子的記者五、六年，跑過一些地方，曾經胸懷抱負，後來跑去念心理學，發現好好地把自己和身邊的人照顧好更重要。一次只想認真地聽一個人說故事，有時候不一定會寫下來，因為有些只想留給自己。現居雪梨。

你從
哪裡來

日頭落山

台北·傅月庵·文

喜歡看字。

常常看，竟也有點素人心得：最好的字都「無心」。

無心指落筆時不會想太多，僅僅是把當時的身心狀態，透過筆尖很平常地顯現出來。

「美不美？」「好不好？」「會不會被笑？」「能不能獲得掌聲？」「要不要……」，皆非所計，隨緣散去。

「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大約就如白隱禪師這八字所說吧。

真看過這種字？看過！很少就是了。

一名年輕網友驟逝。幾個小時前還在臉書貼文剪髮，笑說天熱該理光才對。

很好的一個人，總是笑咪咪，帶著父母到這裡那裡遊玩，喫這喫那，有時還搞笑扮演相撲選手，甚至反串的小胖子。幾乎無憂無愁，連離去也這樣。該說幸福嗎？

有過一面之緣，他熱情大方招呼我，還一起拍照。今時想找出看看，卻怎麼也找不到了。臉書偶遇，時常按個讚，有時拉咧一兩句，也就是這樣而已。聽說他忽然離去，還是難過。人身難得，畢竟有緣之人。

這兩天正好重讀卜洛克《烈酒一滴》，裡面有一段：

「說穿了，戒酒靠的就是過一天算一天，無須做長遠打算，不過如果你天天都做到了的話，就可以達到長久清醒的目標。你知道要怎樣做才能體悟這當中難以捉摸的差別嗎？」

「怎麼做？」

「別喝酒，」他說：「而且也別死去。」

戒酒這樣，人生是不是也這樣？我不知道。努力過好每一分鐘一小時一天，就算即刻死去，也可含笑的吧。我想。

世緣流轉，深深祝福。

聽來的。

兩人曾經在一起，他愛她，她也愛他，卻因細故分手了。

二十多年來，閱歷越多，她越懊悔，深夜裡往往嚙心流淚，背著身旁鼾聲連天的憨老公。直到有一天，她偶然看到電視新聞，某個電話詐騙主嫌的鏡頭……

人生就連舒伯特也有無言以對的時刻。

「我們回不去了」是廢話，「放自己過去」才是真。

Everyday is Monday.

早早就知道他，因為幾本書。

遲遲認識他時，書的內容早忘光。只記得，左殘，代馬輪卒。

相見機會不多，大都喫飯喝酒。拓老總是笑呵呵，怡然自得，什麼都說好好好。連揶揄老友，也恰到好處，舉座盡歡。

鬚子是種難搞的東西，不僅「睡覺放在被子裡或被子外」而已。光喝湯時如何而不會搞到湯汁淋漓，便是一門技藝。是以多半男人今時若非全面修去，便只學魯迅留個短鬚，意思意思。

常聽「美髯」兩字，真正見過也羨慕的，僅只拓老。純白飄逸，總是乾乾淨淨，輕輕飄拂。同席曾特別觀察其動靜，尤其喝湯，果然不含糊，練過的！偶然沾染菜渣，他也坦然自嘲，一笑置之。

這一「坦然自嘲」可不容易，一生艱難困頓，全靠這四字度過。

真正不過念了幾年私塾，卻自不俗。旌之、恭也、恭言，為兒孫取名如此，而笑稱「渾小子」，不俗可知矣。

吃過生日蛋糕，活足九十歲，夢寐而去，縱浪大化。同樣像那把美髯，飄飄然逸而不俗。

週四匆匆，拓老靈堂鞠幾個躬，唸半部《心

經》，祝福一路向西，直達淨土莫回頭。

代馬輪卒，從來沒輪；左殘。一點不殘。

有瑪利亞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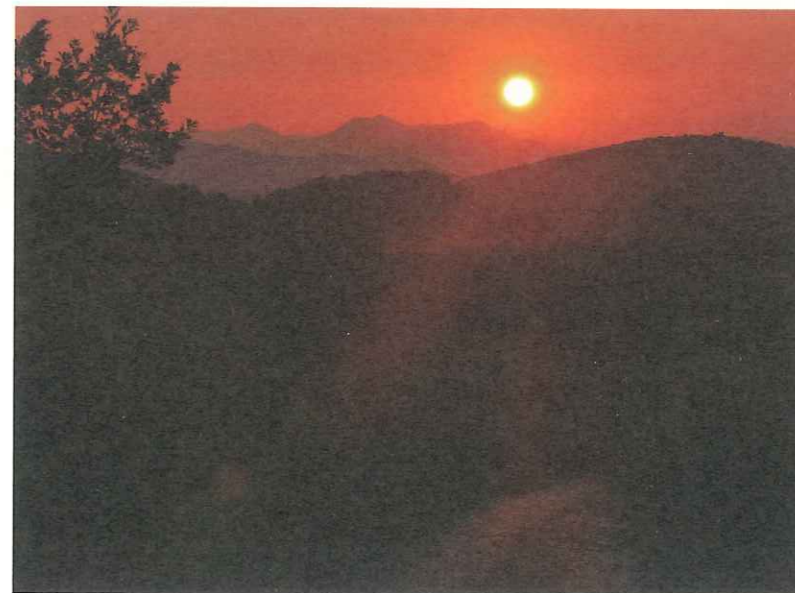
德川幕府鎖國禁教，長崎山海之間，有不少隱藏的天主教徒（隠れキリシタン），為了避人耳目，將聖母聖子偽裝成中國傳統「送子觀音」模樣，是為「瑪利亞觀音」，據說多來自中國的青瓷或白瓷。

長崎大浦天主堂展覽室有數尊，惟不許拍照。網路找到了；還看到一尊福建德化白瓷，聖子耶穌已損缺，但聖母胸前十字架明顯可見，卻宛若觀音菩薩與紅孩兒。

友人困於病，此番長崎行，特別從大浦天主堂請回一尊聖母瓷像送他。友人信佛，心無罣礙，當以此為「觀音瑪利亞」，淨心膜拜。兩聖母大慈大悲，定能守護吾友，突圍而出，早日康復。

秋扇見捐。

扇子的命運，如今也已過秋，漸漸走入寒冬了。



昔時我年少，扇子是每家，甚至每個人所必備的。

夏天裡，紅眠床四角掛起蚊帳，母親嘴裡哼著兒歌，手拿搖扇為小兒搨涼入眠，那是常見的畫面。電風扇還少，冷氣更稀罕的年代裡，納涼必得有它，烘爐起火也得它。

圓的方的大的小的紙的絹的團扇摺扇芭蕉扇鵝毛扇竹篾扇藺草扇……都有，都用過。

日頭落山黃昏至，吃過晚飯，搬出椅條，左鄰右舍大人小孩群聚大屋前稻埕，納涼開講。人人手中一把扇，地上一火艾叢燃著薰著。天空繁星點點，圳溝邊有螢光搖曳。「火金姑是死人指甲變的。」小孩子嚇著小孩子；「天頂一粒星，地下一個人。攔有人掉落去了……」老人家指著畫過天際一顆流星喃喃說著。

關於扇子種種，大約那也就是最後的百姓人家風景了。

少年曾認識一名眷村女孩。她總用髮夾將頭髮束得整整齊齊，一絲不亂。問她為什麼？「這樣才有精神。」受到她影響，我也愛把衣服紮進褲腰裡，「這樣才有精神。」

中年之後，顧不得精神，衣服都不紮，隨它去了。

絕非飽更世亂轉瀟灑。肚圍大了，得遮遮。昨日，偶然想到那女孩，不知還用髮夾不？誰分江湖搖落後。

上個世紀七〇年代，受到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影響，一度瘋魔追讀幾位美國猶太裔作家的小說，索爾·貝婁（Saul Bellow）、伯納德·馬拉末（Bernard Malamud）是其大者，順藤摸瓜，擴及以撒·

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中文譯本幾乎讀光光，什麼《何索》、《雨王韓德森》、《店員》、《傻子金寶》、《蕭莎》……而果然，辛格跟貝婁後來都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三人漸漸老去之後，誰能接棒？我也好奇。美國文壇無不指向菲利普·羅斯（Philip Milton Roth）。能力不好又沒耐心，懶得查看英文，很想找一本他的譯本讀讀，卻遍尋無著，未免遺憾。等到新世紀（？），終於有了繁體中文譯本，向來「楊花水性」的我，早又迷上別人，無心於他矣。

羅斯過世了，有人問我的看法？不響。說來慚愧，我一直都知道他很重要，卻連一本也沒讀過，且估計以後也不太可能讀了。

——他很好，卻與我無緣。閱讀、人生都一樣，無非這麼回事耳。

二〇一六年秋天開始寫的專欄。力撐兩年，終也乏了。文章越寫越短，日子越過越快。紙上行腳，雲水遍路；渡江又渡江，看花又看花。該是回家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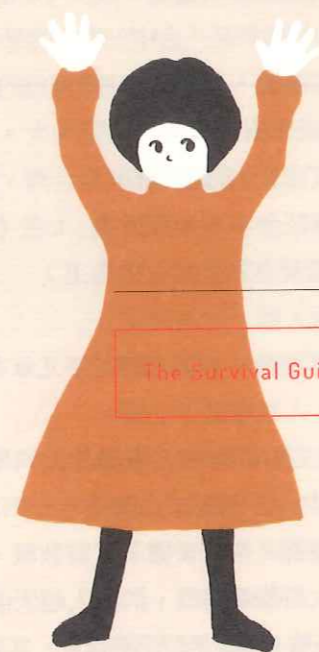
「中年是『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的年齡。」董橋先生說，一點沒錯。謝謝讀者諸君兩年來的支持，有緣自當再見。

傅月庵

本名林啟宏，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肄業。曾任出版社編輯、主編、總編輯，二手書店總監，現任掃葉工房編輯工作室負責人。潛心砥礪編輯技藝，視為匠人修行；致力探索書籍未來形式，各種出版可能。偶亦為文，散見兩岸三地報章雜誌。著有《生涯一蠹魚》、《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天上大風》、《我書》、《書人行腳》、《冊頁流轉》、《一心惟爾：生涯散蠹魚筆記》等繁體作品數種。

陳又津
——
著

新手 作家 求生 指南



我們相信，文字是某些人的救贖
——可是值得為它犧牲一切嗎？

親愛的，這絕對不是潑冷水，但是……
一旦決定要走寫作這條道路，有幾件事要先做好心理準備：

- 作家可以靠寫作維生嗎？
- 出了書算是作家嗎？
- 所謂文壇新秀後來去哪了？
- 信用卡屢次審核不過？
- 如果你或家人喜歡寫作怎麼辦，這輩子是否沒救了？

什麼？你說你不怕！那麼就放膽過來，加入新手作家行列。

第一本關於「寫作」的求生指南。
文學作家親自以過來人經驗，告訴想朝寫作作為人生職業的你，
靠文字維生的諸多可能性、以及會遇上的疑難雜症。

延伸閱讀

- | 《少女忽必烈》 \$299
- | 《準台北人》 \$320
- | 《跨界通訊》 \$320

反傳統者的獨白

——李敖第一本書《傳統下的獨白》

基隆·應鳳凰·文·圖片提供

李敖是文化界名人。關於他的求學歷程，很多人知道他大學、研究所在「台大歷史系」。卻很少人注意到：初中和高中，他都是「台中一中」的學生。換句話說，形成一位大作家最重要的「青少年歲月」或「啟蒙階段」，全是在台中市度過的——李敖與台中關係之密切可想而知。

一九三五年李敖在中國東北出生，童年北京長大。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他父親將財產全數換成金條，帶著一家八口，倉促逃難來到台灣。船抵基隆港，父親一位張姓朋友到碼頭來接他們，「當晚搭夜車赴台中，半夜抵達」；在《李敖回憶錄》裡，寫他醒來後對台灣第一個印象，自然以台中所見作為代表。他寫道：

那時候台中是貧窮的、淳樸的，台灣人窮得罕見誰有皮鞋穿，滿街都是日式木屐。

李敖父親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通過北大同學介紹，進入「台中一中」當國文教員，全家自此長期居住台中。李敖初來台灣這年十四歲，由於逃難，雖北京、上海匆忙進過初一，但戰亂都沒上什麼課。來台後隨了父親教職，他也進「台中一中」，並直接升上初二。很巧地，與後來「台大哲學系事件」的詩人趙天儀同班。

在大學時代已享盛名的李敖，無疑是位早熟作家。其犀利文筆、豐富歷史知識與掌握資料的功夫，自然不是進台大之後才有的。考進台大、離家北上這一年他十九歲，我們很容易往前推算：台中生活時期，是十四歲到十九歲之間的「青少年期」(teenager)，也是早熟作家的「啟蒙階段」：文史知識、思想的養成，約在這最早的五、六年間。可以說，想認識李敖其人其作、思想淵源，不可錯過這一階段。而這段經歷——若非偶然，也是一位未來歷史家的必然——生動呈現在他第一本書：《傳統下的獨白》中。此書一九六三年由「文星書店」出版，出書這年他二十七歲。

本書歷卷之作：一篇題為〈十三年和十三月〉裡，李敖有段「自剖」，寫出一個十四歲小孩「如何在台灣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悶裡奮鬥掙扎……」。這段自傳性故事，與今日聯考制度下的青少年相比，因差異太大，著實令人大開眼界。李敖寫道：

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五百多本藏書……，這些早熟的成績使我很早就對教科書以外的事務發生極大的興趣。



台北，文星書店，1963年。

香港，中華圖書公司，1980年。

台北，桂冠文學，1994年。

台北，李敖出版社，2008年。

更精彩的是，提到他在「台中一中圖書館」一段如魚得水的日子。想不到來台看似誤打誤撞，其實託父親之福，他進到最正確的學校。

初二以後我就讀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時間全部消耗在這個中學的圖書館裡。這個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以義務服務生的資格在書庫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對一般書籍有了不少的常識。最使管理員們驚訝的是，我甚至可以閉起眼睛，單用鼻子就可以鑑定一本書是上海哪個大書店印的，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門絕技。

從李敖生平第一本書裡看得出：他不只於對「中學教育制度」不滿，認為當時教學法、師資、課程分配等等都有「極嚴重的缺陷與流弊」。實際上《傳統下的獨白》批評的對象還有其他。這是一部集合他二十篇文章的「雜文集」，是他讀大學、研究所、服兵役前後，約三年多時間陸續發表的作品。內容包羅萬象：有的談男人的愛情、有的談女人的衣裳，有的談媽媽的夢幻，更有談法律的荒謬、醫師法該修改等等。雖然內容看起來龐雜，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或說相通的精神：那便是「反叛傳統」。而此一內容主題，從他六個字的書名早已顯示出來。

因而《傳統下的獨白》最後兩字是有特別意思的。正是這「反叛傳統、藐視傳統」的態

度，根據作者自序：「經常被看做是一個不正派的人」，不為「世儒」們所喜。這一切對他來說，頗有「孤獨之感」；因而「此書千言萬語」，總覺得只是他個人的「獨白」。

李敖編過《文星》雜誌，坐過國民黨監牢；但不論牢裡牢外，他都一樣大量發表文章。解嚴前後他獨立撰寫編印《千秋評論》叢書，以一支筆對付一龐大國民黨。後來主持電視節目「笑傲江湖」，節目維持他一貫嬉笑怒罵風格，一躍而成媒體紅人。他甚至介入政壇，憑著寫作知名度當選立法委員，一度還是台灣總統候選人。李敖一生，除了寫出幾百萬字，出版上百本書；一生與筆墨為伍，更擅打筆墨以外的官司，罵過很多人，也告過很多人。當然，批評別人的，也會被人批評。生前爭議很多，死後評價亦褒貶不一。但無論如何，他對戰後台灣文化思想界曾經影響深遠——而這一切的「起步」，源自於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傳統下的獨白》一書。

李敖於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辭世，享年八十三歲。

應鳳凰

台北市人，曾任職銀行十八年、報社兩年。無巧不巧，一九八九報社最後一年去了趟北京，撞上「六四天安門」事件，震撼不小，人生路自此有了轉折：辭職赴美念書。十年後回台轉入學術界，幸未離喜愛的文學領域。自高中起就愛逛舊書店，以後更變本加厲。好的一面看是悠遊書海；壞的一面是玩物喪志一事無成。二〇一六年從教職退休，感嘆浪擲大半輩子當書奴。但不論入什麼行業，士農工商，哪一行最後不是「浪擲」——那麼，就浪費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吧。



陳世憲作品(上圖)「流轉」。用茶湯的顏色，於台北大稻埕慈聖宮廟埕書寫(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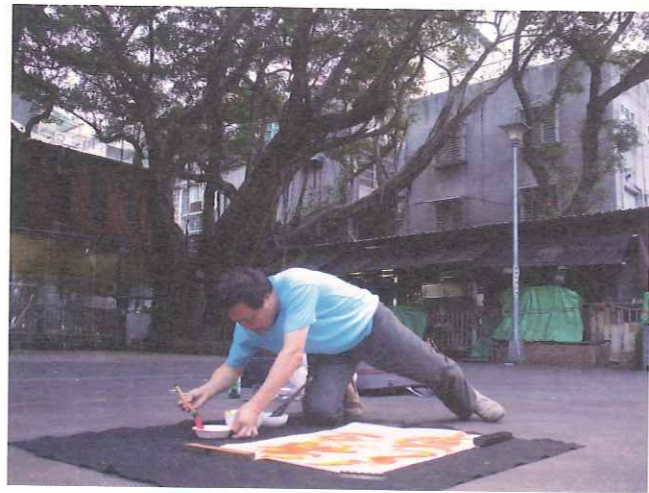
「流轉」大稻埕

——意象書法家陳世憲

台北·葉薔·採訪、攝影

下午四點多，大稻埕慈聖宮的廟埕旁，最後一攤正在收拾的海鮮熱炒座位前，兩杯金牌啤酒下肚之後，我和意象書法家——陳世憲先生談話的聲音，比剛剛在茶館訪談時又更大聲了幾倍，彷彿與隔壁桌的工人比拼似的，「你知道為什麼創作前要喝酒嗎？」「蛤？為什麼？」「這樣等等要是寫壞了，你就會沒有顧慮，不會再回頭了。」

我埋頭吃著炒烏賊、鯊魚煙和炸鰻魚，陳世憲突然說：「欸，你要幫忙想等等要寫什麼啊？不要顧著吃。」創作前的焦灼，靈感不來，他那卡神祕的行李箱就不會開。這下我可開始緊張了，除了今天除了訪談之外，



採訪當日，陳世憲在大稻埕慈聖宮的廟埕進行「現地原址」的書法創作。

我最期待的就是實際參與一趟現場的書法創作過程啊！

以連結台灣土地的創作而知名的意象書法家——陳世憲，拖著一卡行李箱走進大稻埕的南街得意茶館，因為搬不上樓，只好寄放於一樓的櫃檯。這皮箱裡頭裝的不是衣服或盥洗用具，而是他寫書法的「傢俬」。他說現在他的日常生活就是這樣，全台灣到處跑，到處寫書法，一出門常常就是五、六天，到基隆、花蓮，直接住在各地做文史工作的朋友家裡，朋友都笑他是「全台不分區」。

回鄉·用「情境」書寫的意象書法

陳世憲是台南市白河人，在農村中長大。一九九一年自東海中文系畢業，一九九三年在高雄當完兵退伍後，算了算生活要多少錢，吃飯要多少錢，發現若想要專心於書法創作，在城市生活會比較困難，便回鄉用家裡廢棄的四棟一百多坪的豬寮，其中一棟用來住，一棟用來改建成書法工作室。那時他只覺得這輩子一定要做點什麼事情，便下定決心要用一個二十年的計畫，在台灣成為「有名的書法家」。後來想了想，「有名的書法家」其實很縹緲。說實在，其實跟很多年輕的創作者一樣，他不過是想要在二十年之後，能夠以自己喜歡的創作維生而已。

剛回鄉下那時，他的家裡還有債，他媽媽沒念過什麼書，爸爸則比較浪漫，兩人對孩子沒什麼期待，最多也是擔心未來餓肚子而已，那時陳世憲對發出疑慮的母親說：「我有得吃你就有得吃，一枝草一點露」。雖然一邊教書法一邊創作實在賺不到什麼錢，但反正在鄉下嘛，只要有得種，有收穫就有得吃，也可以跟別人交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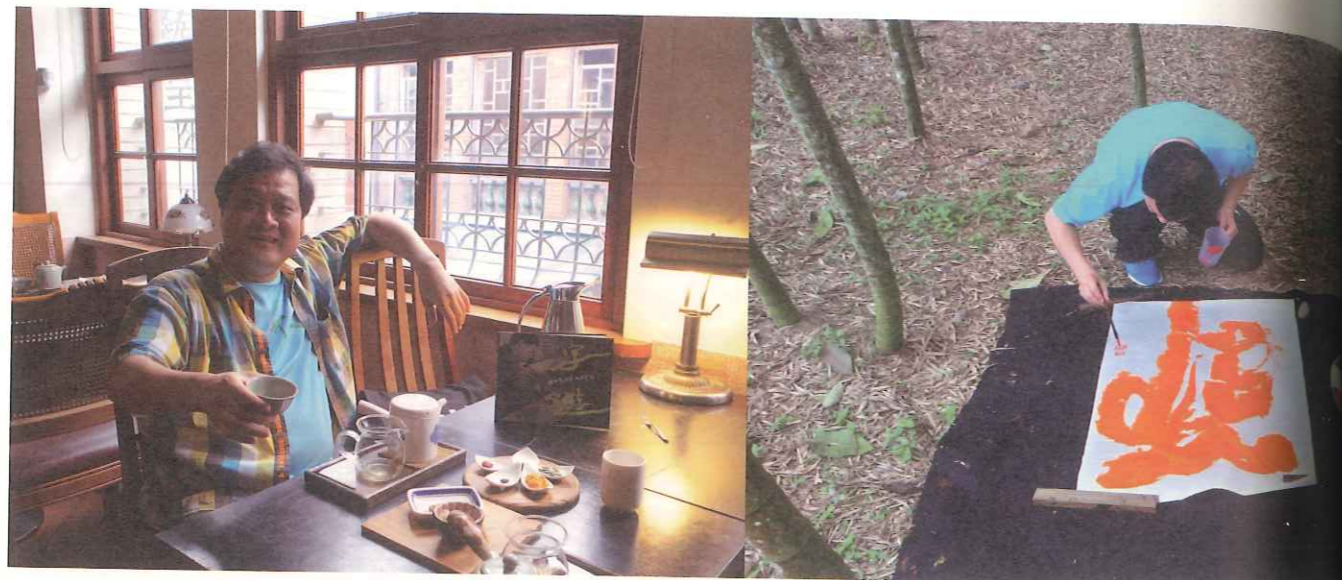
剛出社會有的是時間啊？為什麼不先去工作

存一點錢呢？陳世憲說：「如果我去工作，開始有錢了，我就會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喊停。這個就是禪宗講的『本來無一物』，我本來就沒有工作，沒有錢，一旦我有了，一習慣起來，我要怎麼去割捨呢」。然而，一個準備好要「窮二十年的計畫」，不怕失敗嗎？「如果書法行不通，那就再換一個啊！」陳世憲說的一派輕鬆，但是生活在這個講求效率、斜槓的社會，現在正要出發的創作者們，敢於這樣投擲青春嗎？本要繼續追問這二十年的計畫的實際內容，但仔細想想那一定不會是一份白紙黑字的文件，而是一份輪廓還不太明顯，卻強烈存在的初衷。

開始在工作室裡創作的那幾年，陳世憲每天只做四件事情：散步、讀書、看電影、寫毛筆。認真生活，並且感受身邊的事物，然後「意象書法」的雛形在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之間發展出來：寫蟬的時候耳間就要充盈著蟬叫聲，寫樹蛙的時候就要看到樹蛙的身影，寫夜晚的時候，就讓墨黑的比眼前的天空還要黑。簡單來說，「意象書法」對作者而言就是講求進入創作的「情境」；對觀者而言，所接收到的就不會只是文字的意義和形體，而是被創作者所收納進作品裡的，創作時的整個當下，包含作者所見、所聞、所感等等。

這樣的創作方式從一九九八年開始確立，回想起那兩年的創作，陳世憲說，那工作室的原本是養母豬的地方，當時心想，既然是豬寮，寫完書法之後就沒有再費心整理環境，而是隨意讓它滴，讓它自己乾。沒想到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寫的那批書法反而十分珍貴。沒有限制、沒有包袱，盡情去潑灑，去甩，去丟毛筆，那時作品的墨都暈得很開。

最初想要說的、想要表達的，那一坨混沌的東西，也都完整的保存在那裡面了。



左圖 陳世憲於大稻埕南街得意茶館。
中圖 陳世憲作品「節」。在南投鹿谷鄉的小半天，此地正是林爽文事件，因山路窄陡，被圍捕之處。(陳世憲/提供)
右圖 陳世憲作品「平安」。其友人掛念早逝的妻子，每週人、傳訊皆曰「平安」，故書寫「平安」贈予其友，以一支長刷子寫成。(陳世憲/提供)

地方·田野調查中尋找藝術語言

願意投注這麼多時間在書法上面，是因為從大學時期，他便隱約感覺到一個問題：他正在學習的東西，對於身邊的人來說是很難產生共鳴的。他是念中文系的人，大三時讀到蘇東坡和莊子，他說那時覺得：「這是我現在念到最好的文章，我想拿給我最親近的媽媽分享」，然後母親回說：「無？那不就攏免呷了？(台語)」。住在農村裡，親近於土地的農婦，最關心的就是莊稼收穫與飲食，大鵬和鯤魚，可能是他們一輩子都聞所未聞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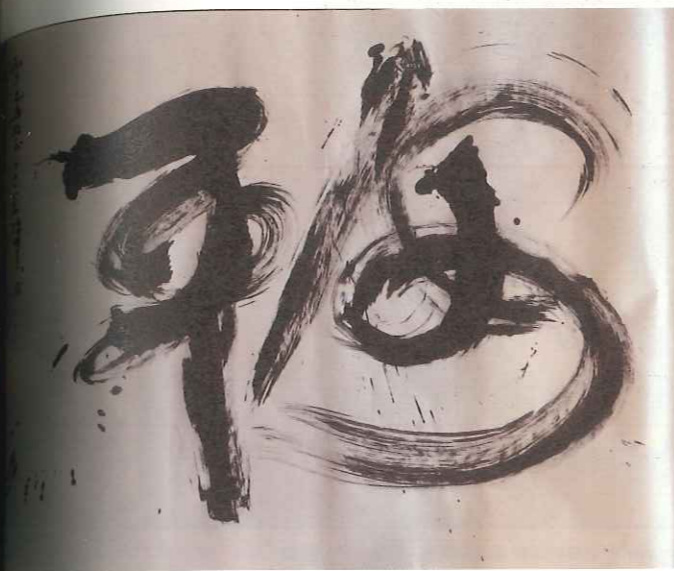
當完兵弄工作室的時候，這件事情正式在他的書法創作上發揮作用，他覺醒到：台灣人在寫書法的那一套，和孕育著我們的文化相距甚遠，似乎無法用來和身邊的人產生連結、溝通，也不能為我們的存在留下一點真實動人的痕跡。「我們寫『滾滾長江東逝水』，有多少人真的看過？還不都是靠想像的。然而那時大家讀書只懂得東北九省，沒有人知道自己的鄉土文化，因此覺得特別不踏實。」

我們一起試解這背後的原因：台灣人都讀了

很多書，很容易被書所迷、被書所誤。我們被灌輸讀書就是要「階級轉換」，開始用另一個階級的方式去思考、去講話。「但是要轉換真的這麼容易嗎？你學的東西不是你原本用的語言，讓你無法和身邊的人對話，像是在孔子的那套語言裡面，壓根就沒有提到正義。這是一個比價值思想上的落差更之前的問題：光是要拿出一個相應的語言來討論，就有困難了呀。」

「我們念了那麼多古文、文化教材，也不是不好，只是跳階了。我們不知道幾百年來，孕育著我們的台灣文化是什麼？因此我做田野文史調查，是想要找到那些真正孕育我們的語言。」二〇〇〇年之後，陳世憲就很少再寫古文和古詩詞了。雖然「以在地文化去寫書法」的想法很早便出現，實際訪查各地的文化、各地文史工作者的串連也很早就開始，但直到二〇〇〇年傳統概念真正結束，二〇〇三年之後，陳世憲才開始著力於發展地方文史的書法創作。

身為台灣最早一批做文創的人，把他的「地誌書法」印在書包、T恤上，陳世憲有感而發：「文創若不是根著於在地的根上，你所做出的文



創是很容易被取代的。」開始做文史調查之後，發現自己以前念的東西，和他自己所要創作時的語言格格不入，所以陳世憲開始轉換用自己的角度去書寫。直到這裡陳世憲才真的說出了他想要做的事：「我要在這個時空(台灣這片土地)裡面，產生一個書法創作，和這個時空是若即若離的相關。」過去台灣人一直靠著想像在創作，但是他覺得不夠，他想要一種更「踏實」的感覺。而且，他發現他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非常大的空間，如果他作出一點點成績的話，會有更多的人可以踩在自己的肩膀上，繼續做下去，就能發展一個新的書法文化，新的風格。

突破·發掘意象書法新的可能

走訪台灣各地進行文史調查，從傳統書法框架裡面走出來之後，陳世憲近十年來常常受邀到國外展覽，也因而受到刺激，發現過去自己的創作有多無聊呆版和局限。現在他總覺得時間不夠，因為有自己太多有趣的創作要做了。光是要他說出自己書法創作的種類，就有六、七種：

以詩詞中的情境為主題創作的「文學情境」書法。

以地方文化為主題，書寫台灣地名的「地誌書法」。

以電影為概念發展出來的「書法故事書」，如《愛情書》、《日出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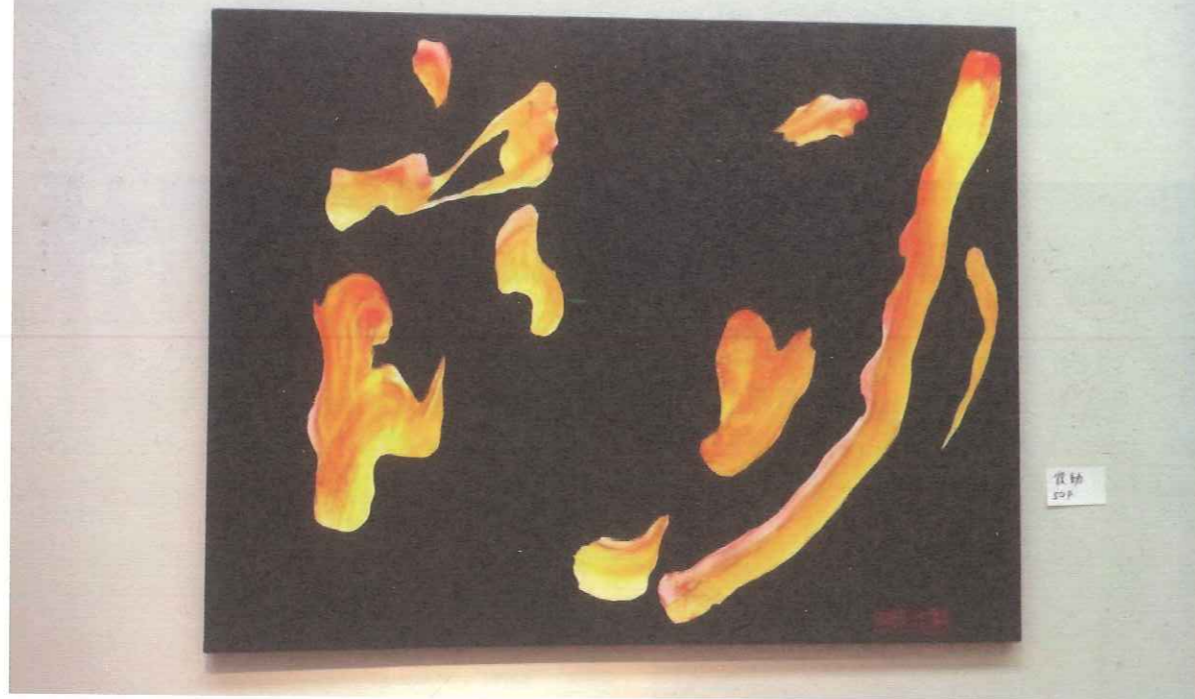
了解地方故事後，在當地直接書寫的「現地原址」書法。

書法表演：和鋼琴、音樂、舞蹈家合作，成為獨幕劇。(自己做詩、找人譜曲、寫這首詩一定要配某一首音樂，要做成一個set)。

各種書法文創品，甚至還有音樂劇找他合作。

他還開發「意象書法」的書法教材，至今出了七本書，今年三月出了一本《字遊：陳世憲的書法世界旅行》記錄了他近年旅行各地，書寫「現地原址」書法的故事。對於一個藝術家而言，這似乎太發散、太忙碌的生活，感覺很多事情與「寫書法」本身，已經相去遠矣，難道不會影響到創作的質量嗎？陳世憲爽快回答：當然不會！生活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創作的一部分，辦展覽跟出書，吸引很多人來看，當一百個人來跟你講話，給你意見，你過濾掉之後，便又能得到很多新的靈感與方向，甚至得到新的合作機會。「況且，我去哪裡都帶著這個行李箱。隨時可以創作。」

創作對他而言，從不是為了拒觀者於千里之外，而是為了在持續的與觀眾，與這個世界的對話之中，一步一步的取捨自己。後來陳世憲才說，其實那時說的二十年，幾乎就是一輩子了。原來從一開始他就打算一生只做一件事，或應該說，他做的所有「不是在寫書法的事」，都是為了他的書法創作，所以他會繼續帶著那一卡超大的行李箱到處跑，到處看在地風景，吃在地的食物，和在地的人交流，感覺來了，緣分到了，一碗清水，一張墊子，就可以下筆了。



陳世憲作品「震動」。西子灣霞光漫天，亦倒懸於海，以三支筆各沾一色寫「震動」，再將不必要的筆畫用黑夜覆蓋。(陳世憲／提供)

「大稻埕慈聖宮的廟埕旁，那裡聚集了很多飲食的攤販，大約一九七〇年代的時候，一群以大稻埕港口維生的搬運工人，在此生活，一早吃完早飯上工，下工之後也在這裡解決，因此差不多四點多，攤販就會收完了。這裡代表的是一個文化，是當地一群人的生活狀態。所以我才選擇這個地方。」陳世憲來這個廟埕「探勘」很多次了，讀了大稻埕的歷史，看完整部連續劇《紫色大稻埕》，在茶館裡滔滔講起郭雪湖、謝里法的故事。

有人把廟埕上的落葉都掃乾淨了，我把《紫色大稻埕》的主題曲〈大稻埕的天光〉歌詞line給陳世憲先生。他放下筷子，用台語說道：「有了！就是這個。」

他把那一卡大行李箱拖到廟埕中央，從行李箱拿出各色水彩、大支的毛筆、幾個紙碗、紙鎮、布墊、在日本訂製的和紙。我向剛收拾完的店家要了一碗水，用手機大聲的播出〈大稻埕的天光〉：「淡水河邊 千帆水湧 永樂座搬袂煞 悲歡人生／青春少年 總是多情 五彩的畫筆 畫出時代的光景／船螺聲響起了青春的夢 大千世界 有人替咱 點著一蕊紅／繁華的台北城 流

轉西東 予滿腹的勇氣 真心的浪漫 繼續作愁人」他邊哼著歌，手腳俐落的擺好創作的陣勢，在黃昏的餘暉中，跪對著慈聖宮揮毫「流轉」二字，一面是大稻埕的茶香流轉，一面是一九七〇年代圍繞著這個港口維生的人們，生命的流轉。頓時，我彷彿見到這個蕭瑟寥落的廟埕，一九七〇年代時人聲吆喝、貨物流轉的繁華榮景。 INK

陳世憲

台南市白河蓮鄉人，大學文學系畢業後，潛居在白河豬寮工作室十三年多，一九九三年成立志齋書法工作室，二〇一三年成立在人文創有限公司。展覽過的地方有渥太華、布達佩斯、巴黎、里昂、東京、福岡、大分縣竹田市等……，字遊世界意象明顯，線條帶著濃厚的感情。出版書籍：《非草草了事》、《荷年荷月》、《愛情書》、《日出日落》、《漢字學堂》、《竹田因緣》、《字遊——陳世憲的書法世界旅行》。

葉蓓

本刊編輯。

2018 霧中峰景的文字願

全國台灣文學營 創作獎得獎名單

- 小說組**
- 首獎：蕭培絜〈在船上〉
 - 佳作：張毓中〈機艙〉
 - 佳作：許明智〈生而為人的日子〉
 - 佳作：林鏡宇〈逸軌〉
- 散文組**
- 首獎：李唯廷〈房間〉
 - 佳作：陳研諭〈藍色印記〉
 - 佳作：許巽絜〈少年馬賽克〉
 - 佳作：朱延喻〈安全碰撞距離〉
- 新詩組**
- 優選：許明智〈三別〉
 - 優選：李冠玟〈副作用〉
 - 佳作：陳濟政〈幼稚園〉
 - 佳作：拉麵〈信徒〉

以上得獎者：首獎獲得獎金八千元和獎牌
優選獲得獎金六千元和獎牌
佳作獲得獎金四千元與獎牌

二〇一八全國台灣文學營，於炎熱的七月，在台中亞洲大學舉行三天兩夜的文學之旅。活動由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新滙流文化基金會與本刊共同主辦。為呈現文學營成果，發掘文壇新秀，特設立「文學營創作獎」；分小說、散文、新詩三類徵選。今年小說類收件三十四篇，經初審後有十篇晉入決賽；散文類收件三十七篇，經初審後有十篇作品晉入決賽；新詩類收件五十六篇，經初審後有十六篇晉入決賽。本屆決賽委員由六位老師擔任：(小說類)陳雪、童偉格；(散文類)楊佳嫻、高翊峰；(新詩類)楊澤、羅智成。經過討論選出最終得獎名單，於此完整揭曉。年輕作者展現的企圖心與努力，令人期待未來更多的創作表現。本輯選刊小說及散文首獎、新詩優選作品及評審意見，以響讀者。

新詩類優選

三別

新北·許明智·文



得獎感言

虛構的真實，這是在收到得獎通知後，第一個在腦中浮現的詞彙。

我仔細逼視這樣近似夢幻而略顯虛構的文字，正如我一直以來筆耕著的那些。而當這些文字能以另一種形式呈現在他人面前時，便又如我所尊敬的小說家吳明益於《天橋上的魔術師》中所提及的「魔術時間」般，是一種具有極大吸引力，卻又不能直接觸碰的物事。

我明白，在文學的殿堂前意外地得了獎，是不宜過度喧譁，更不適合停留在這個時間點。

上了大學後，由於人與物之間接觸媒介的頻繁，才發覺到自己之於文學方面的知識，是多麼地淺薄。然而，我卻偶爾會意識到現實中一些難以言明的光害，或許，只有文字是最好的解方。

於是我寫，在古典與現代間渺小地遊走著。或許，我一直是那個嘗試著接近魔術時間的人，以漸近線之姿不斷趨向於夢想。

感謝曾被我的文字感動過的人們，以及啟發這首作品取材的杜甫詩課程。

許明智

現就讀於台大中文系二年級。天秤座，總是在選擇之間游移，嘗試從多愁善感中走出，每天以文字為生活的糧食，以寫作作為精神的寄託。喜歡嘗試用不同方式隱喻人生，並以旅行體驗之。

他們在城市的疆界上種植
歷史與記憶的符號
在最後的離別之前
夕陽開始升起 在永遠不滅的
藍光與霓虹燈中
屬於當代的戰役
仍緩緩蠶食著人們現實的夢境

〈心昏別〉

限時動態進入無限輪圈
有如兵車的大舉入侵
我們在影像中構築真實 想像
與呼吸等值 讓直覺
靜靜淹沒時間的觸感
「誓欲隨君去」。 革命戰役又起——
拼貼的心靈在光纖路上流浪
永不昏暗的故鄉
我們恐怕還是只能以距離為家
在遙望中啃蝕著彼此的願望
讓等待沉澱在無聲的圖示中
手指記得 不要停止下拉更新

〈陞姥別〉

都市更新後的角落很冰
姥姥正努力輕搓著泛黃的笑容
「人生有離合」 她反覆唸著咒語
偶爾向喧囂的車流吼出
卻只是換得一道路的寂靜
姥姥她還記得杜甫
杜甫卻已經在時間的廊道上
對那些破碎的詩句點了火
沒有積屍草木腥 嶄新的犯罪已經可以完美分解遺體
也沒有流血川原舟 人們只記得泛舟
在安穩的水流當中沉載
讓不合時宜的人事物化作一處
長滿黑漬的屋居
再把它與姥姥一同運往城市的邊緣

〈蕪家別〉

沒有界限了 屬於過去的空間
明知荒蕪是唯一解釋
「安辭且窮棲」 人們開始在雲的那一端
搭建不用成本的家
有時遺忘一串數字 卻又再鑄造一把相似的
鑰匙 於是連杜甫都想不起來正確的日期了
西元七五九年 那年有著永不日落的鮮紅天空
杜甫在詩集的殘輝中彷彿看見了一處
草堂 不——
那是縣吏最動人的身影
在被抓走前一刻 別輕易認輸
「人生無家別，
何以為蒸黎？」
別遺忘適度地按下限時動態的傳送鍵
再向著看不見的月亮
做一個網美的告別姿勢 INK

楊澤

〈三別〉乍看十分亮眼，擺明是首（如今少見）
戛戛獨造，有大企圖心的現代詩，既向杜甫原作
致敬，也是某種全面規模，拼貼詩聖原作的後現
代變奏。

此詩中段〈陞姥別〉，諧擬杜甫原作〈垂老
別〉，改寫當代都更現象，寫一個被迫遷的姥
姥，離奇的是，姥姥還記得，反覆碎唸杜甫的詩
句「人生有離合」，不免讓人想起痲弦有名的二
嬭嬭，「壓根兒也沒見過退思妥也夫斯基」，似有
異曲同工之妙。然而，都更只是年輕詩人「感慨
系之」的引綫，整首詩的著眼點其實要大得多，
詩人要問的毋寧是：定居於網路世界的當代人，
「拼貼的心靈在光纖路上流浪」，何以為家？在作
者眼裡，更大的悲歡離合，更大的無常就發在網
路臉書等電子媒介上，他形容，相對於看得見的
都更，網路城市的大舉來襲，這才是一場看不見
的，以假亂真的「革命戰役」：

限時動態進入無限輪圈
有如兵車的大舉入侵
我們在影像中構築真實 想像
與呼吸等值 讓直覺
靜靜淹沒時間的觸感
「誓欲隨君去」

不過通篇細讀後，介於可解不可解的費解處頗
多，作者想說的話或仍有待進一步的消化整理，
時而太空泛，時而太蕪雜，感慨因此淹沒了邏
輯，有些可惜掉了。

新詩類優選

副作用

台中·李冠玟·文



傍晚被你觸碰過的地方
全都長出
沒有名字的草
昨日即將到來
而明日的你已不在
且無關乎取代
每個晝夜你都帶回一些舊的
貝類或潮汐間的動盪恍惚
即使拖著腫脹的殼

你用昨夜刺穿她的
那把刀
刺穿我
掬一把往日踏過的泥沙
盛裝入腹，再取走
一小載懸而未決的疼
我擰著後背，你張望
濺濕的雙手
因此無法擁抱
因此你又一次跳下港口
泡壞僅剩的那條腿

仍然試著用
今晚的你全身都在出水
來代替
牽涉愛與不愛的那張嘴
否則就得以泥沙和著一些細小的貝
鑿洞
即使無法與你的不安相溶
也足以容納彼此
一身的水

我的身上
長滿了沒有名字的草
在它們刺穿你之前
你先鑿開了我
在懷中或在夢中
趁還能折射出水光之際
假裝溺斃 ink

羅智成

【評審意見】

〈副作用〉是這次參賽作品中讓我印象較深的一首詩。雖然作者用了過度隱晦而私密的象徵，導致整首作品曖昧難解，但是熟練的語法、鮮明一致的意象、悅人的節奏還是傳達了濃濃的詩意。

這首詩主要表達的，是兩性情感中的疏離與變異，字裡行間充滿強烈的自我意識與無奈的情緒。副作用指的是過敏、病變、還是自身靈魂的改變？看似都有；那麼主作用指的，應該就是滿足愛戀的癮頭與耽溺吧？

從「傍晚被你碰觸過的地方/全都長出/沒有名字的草」等句子，以及刺穿、鑿開等字眼，我們可以感受到，在兩人相處過程中，彼此生命相互干涉、相互影響、相互傷害的深刻；也感覺到情感到了臨界點的緊張。可惜呼之欲出的貝類意象，如含沙、出水等，雖然生動、貼切，卻顯得含混、雜亂，始終無法把讀者安置在安適的閱讀位置上。

得獎感言

夢和副作用一樣，是無法避免的。尤其在二十歲這樣複雜而又微妙的年紀。

可惜我睡得太少，它換了模樣在白日裡尋我，以為裝作不知道對方底細的日子才是人們口中的日常，卻深知彼此別無選擇。

謝謝世界上所有柔軟的事物，我明白尤其在夜裡，你們無意間掠過一些縫隙，承接住一些搖搖欲墜的。

李冠玟

一九九八年生。目前就讀於東海中文系。喜歡純粹的事物，於是這個夏天開始寫詩。

散文類首獎

得獎感言

寫這篇的時候，看了楊婕的《房間》，誠如文章所說的，房間對於我來說是個記憶的節點，透過閱讀他人的房間，來喚醒自己房間的記憶。我覺得書寫房間，是一種建構自己的哲學，大多數人的房間，應該都不是只有一個，在遷徙的過程中，環境會改變心靈，心靈就會改變房間的布置，而我做的事就是爬梳這些凌亂的時序。稿子的字數限制都是微型版的，所以比較難掌握，給朋友看，也被說和之後幾篇的房間系列散文比起來，這篇隱晦了點。縱然已經改了好幾次，仍有難盡之處，不過當文章完成後，就具有生命了，希望能夠給讀者一些的空間（房間）去思考。感謝楊婕，感謝評審老師，也感謝炫霖當系列散文的第一位讀者，以及子萱的不離不棄與指教。



房間

新北·李唯廷·文

李唯廷

曾獲金車現代詩徵文優勝及其他。喜歡健身、塔羅牌，最近喜歡的小說家是郭強生、韓寒、雙雪濤，暑假完成一部中篇小說，談的是離開。有點怕貓，想用占卜來換取他人的故事，一直沒有開始。

人生接觸到的第一個房間，是家裡的臥室。

彰化市的居民，多數都有自己的住宅，我恰好出生在四層樓的房屋內，耐過九二一大地震，牆上只有一些龜裂。三樓有兩間房間，據說爸媽結婚前，現在睡覺的左側房間是伯伯的寢室，但伯伯先結婚了，搬去台中，所以他的房間理所當然地空了下來，變成爸媽暫時置物的地方，後來我七歲時，才開始在這裡生活。

但其實從來左右兩間房間，就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之間只有一個木板，相當厚實地讓兩側的化妝台倚靠著，甚至依傍而生的櫥櫃，成了小時候捉迷藏的祕密基地，在衣櫃裡面，只要不發出聲音，就不會有人找得到，只是一次被破解後，那裡就彷彿閃著燈光，每一次玩遊戲，都會翻找一下衣櫃。第一次沒被找到，體溫和吐出的二氧化碳浸淫在衣服的夾縫，讓呼吸越來越困難，但這一處是尚未被命名的地方，一瞬間我像是被獨立出來，也像是根本不在遊戲之中，感到安心卻同時感到焦

急，這麼一來我是誰呢？我擦拭眉角的汗水，最後讓自己被破解，發出了幾個不明白的叫聲，等待姊姊把我找出來。

第二次躲在衣櫃，就是成年以後了。

高中後直到現在，搬了四次的房間，每一次入住總懷抱經營生活的美夢，彷彿新的地方，就能迎來新的人生，過去的種種都將被遺留在過去的房間。並沒有，多年後我總算才知道，房間並沒有消失，依然儲存在那些忠誠的衣服裡面，接觸熟悉的棉與毛，就能夠順帶地想起以前的房間。

高中的宿舍，房間住了五個人，每個人都是異性戀，包括我也曾是，那時候看著串門子的學長，光著身子走進走出，兩顆葡萄乾，穿戴著明顯的肋骨，像是宿舍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在裡面移動著，漸漸地我也承襲了相同的基因。因為開始變瘦，開始知道生活是需要打理的，不僅是知識上需要花心思，我注重穿著，襯衫裡面必須搭配吊嘎，黃色的上身最好搭配綠色或黑色的褲子，才不會顯得失重。生活也因此穩定了下來，夜晚我是宿舍的一部分，和室友有說有笑，共享著五坪不到的小房間，將個人的空間極度壓縮，卻同時是宿舍的肌肉紋理，房間只是我血液循環的終點，或是起點。

快要睡覺時，我總會和室友們，隔著走道聊天，學長也在床下，跟還在讀書的Y聊天。偶爾聽見有趣的話題，我會從睡夢中醒來，哈拉幾句再回頭睡覺，每一夜都往返夢境與現實，漸漸地我發現學長也在夢境裡出現，現實與夢境的界線不再是思緒存在與否。直到學長開始準備考試，最後畢業，我沒有再看過他多少次。而我也畢業後，對於高中住宿的記憶，永遠地停留在最後一日留宿，禮拜六早上與夜晚一樣，房間內充滿潮濕的氣味，顯得孤單。

進入了山上的大學，開學前就已經先到宿舍報到，房間有八個人，號稱是全台最擁擠的房間，即使是六坪仍然顯得狹窄。一開始我認真地擦拭書桌，整理衣櫃，將自己喜歡的衣服放置整齊，室友一一地進駐，見到W的時候，是第一天的晚上，我和他沒什麼話好說的，但我確實曾經抱持著複製高中住宿經驗的希望，只是睡我旁邊的W，最後也與我遙遠，彷彿房間切割了過多的窗格，而我與他之間被一道牆隔離。

八人的空間，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會被注視，或是易於注視。我曾聽室長T私下說過，H患有精神疾病，大多數時間是正常的，只有在夜晚或是受到刺激，才會影響別人。H和我分居相對的方位，只是他能夠輕易地看見我電腦上的一舉一動，舉凡短暫瀏覽的男體，或是看似柔弱文青的word檔案，書桌上我從未擺放男體色情雜誌，只有幾張彩虹貼紙，那便足以讓H相信我是同志。

直到一年過後，我始終記得聖誕節的那晚，我向女性友人談到，「既然我們都沒有伴，那臉書上掛個穩定交往，來玩玩吧！」，對方爽快地答應，但我們通話結束時，

H帶著八卦的口氣，問了我是不是同志，我笑笑地說不是，內心卻極想躲到小時候捉迷藏的櫃子裡面，成為獨立於分類的存在。

大二的這一年，我搬遷了兩個房間。從遙遠的溪流上頭，遷至西門鬧區的住宅大樓，頂樓加蓋的房間，夏日上午顯得燥熱，下午則帶有餘溫，像是冷掉的煎魚散發著濃重的房間味道。我滿懷期望，進到新的房間查看，房東跟隨在後，原本的房客沒有留下什麼，只有安全帽留在上層的櫃子，家具是鎖死在牆壁的，所以能改造的空間不大，我想。在這邊，我妝點自己的生活，參加同志遊行，拿了幾張彩虹旗懸掛在衣櫃之上，也把海報貼在白色的牆壁，每日早上打開衣櫃，不是先挑衣服，而是先噴上海洋調的淡香水，偶爾需要與人約會時，也會先上樓，穿戴上自己的生命，才能夠見人。

第三個房間，每一個月便從交友軟體上認識新的人，Eddie、Pony、匿名使用者、小象，這些人都在聊天的當下與自己靠近，貼近心臟的距離，實則隔了幾公里之遠，對方同樣也在床上，或是在廁所與我對話嗎？我感到安心，陌生人之間居然還可以找到相似的點，彷彿是大家都玩過捉迷藏，都懂得勝利者的孤獨，只是沒人會說。

十一月的時候，認識了義翔，我們相約西門町，從房間噴完香水出發。義翔遲到十分鐘，我在服飾店內等待，看著牆柱上的鏡子，檢查是不是適合約會，練習迷人的笑容，模擬對話，試圖讓對方留下好的印象。

見面時，我們談了很少，大部分竟然是換過幾個房間，我談著我高中的宿舍，與大一有八個人一起居住的經驗。我慢慢地把他的故事拼起來，原來已經在許多房間流浪過，會不會我也是他的目的地。吃完晚餐，我們繞著西門町，走了十公里的路，一個路口重複了三次，彷彿忘記時間，離開後我也確實的被時間給忘記，他在我家門口，看著我上樓，我知道那是最後一面了。

我回到房間，對著香水嘆息，打開鏡子，原來這不是令人喜歡的模樣，環顧四周，自己臉部的細節都沒有妝點過，一如居住三個月的房間，始終只有一些布置，灰塵還沒徹底清掉，成為新的沉積層，現在處於我的斷代。之後我便開始整理房間，究竟是這房間養出了我這樣的人，還是我完整了房間的結構，我重新擺放彩虹旗的位置，書本並列，乾淨整齊，卻令人毫無起興。

大二的尾聲，我從西門搬往板橋，新的房間相當寬敞，沒有太多浪費的空間，同學留下來的東西，只有遺忘的或是提醒的紙條。第一個晚上，我感到陌生，這樣的感覺明確地藏在中高宿舍的第一個夜晚，所有室友都還沒到，滑著沒有網路的手機，看空蕩的書櫃，於是興起整理衣櫃的念頭，探頭擺放時，卻想起小時候玩捉迷藏的孤獨，尚未被命名的自己。

我上軟體找了Eason，和他聊著一個人的孤獨，對於搬家感到陌生，隨即給了電

話，對方不久後打來。我們沒說什麼色情的話，聊著自己如何發現櫃子，把自己從裡面救了出來，或者是一直躲藏在裡面；聊被多少學姊追，避免更多學姊追求，於是斷了建立人際關係的可能；我以為能和人聊起過往的事情，就是熟悉對方了，只是我連對方的名字都不知道，掛了電話，對方就從此消失在軟體的聊天室裡，封鎖了我。

我才知道，原來認識一個人的過去，並不需要知道名字，名字只是歸類的特徵，好像地址一樣，每個房間都有專屬的地址，板橋區或是萬華區，一一地將記憶收藏在對應的年代，消失的人啊，都留在了過去的房間裡面，我無奈拿起手機，繞著房間走，打開衣櫃，開始整理衣服。

衣櫃裡散發著前一個人的味道，那麼他的味道究竟是由誰構成的呢？如果不進駐，有沒有可能住到一個從來沒出租過的房間，成為第一個氣味，那麼我將被下一個房客給收納，成為別人房間的記憶。我將衣服一件一件地堆疊進入衣櫃，彷彿也讓自己某部分藏進了裡面，Eason已然消失，正在沉積，在化為房間，成為與我同樣名字的氣味，或是成為下一個房客的味道之前，室內都還有同學留下的味道，於是我可以避免察覺Eason，並安置自己於房間內，開始房間的血液循環，最終還是成為無關於自己的，他人的基因。✎

【評審意見】

楊佳嫻

當代文學裡的「房間詩學」已成為頗為龐大的譜系，它彷彿是人類生活中自我認知與維護的最小空間／社會單位。本次首獎作品〈房間〉即以學生生活內輾轉搬遷的各個房間為經緯，串起學習、幻滅、成長與性別議題，房間如何布置，凸顯哪些物件，都關乎著我們想被其他人如何認識，此時此刻我的氣息終將於無數陌生人積累的氣息融合為一，變成房間的歷史。當然，對於處於現身邊緣的同志而言，不管多大的房間內也許都還藏著更小的空間單位——無所不在的櫃子。

小說類首獎

得獎感言

我覺得寫小說是一種揭露，就像在堅硬的地上有耐心的往下鑽一個又深又細小的洞，很多時候，那通道會被埋住；而運氣好的時候，可以看到一些什麼從洞裡透出來。生活是我活到至今，遇過最奇怪的事，我很想挖無數的小洞去揭露那奇特。感謝評審有耐心的隨著我進去那洞裡。

蕭培絮

中山女高，芝加哥藝術學院，紐約普瑞特藝術學院建築所畢。普通讀者，飲食愛好者。現居台北。



在船上

台北·蕭培絮·文

她總覺得哪裡不對勁。

早晨的咖啡已經喝過了，原來使用的杯子放在原處，裡頭是殘留的咖啡色污漬，看起來讓人以為一天已經過了一半而疲倦。然而並不是，丈夫才剛離開家去上班，她想像著他在地鐵裡和別的上班族比賽一樣飛快行走的樣子。她站起來把杯子拿去廚房清洗。

沒有別的聲音，除了水，水流從亮晶晶的水龍頭裡流出來，帶著均勻的波紋，在她的手背上濺開，是那種溫馴的水。她以前看過從舊水龍頭噴出的分岔的水，看起來很沒有教養。

廚房裡的東西大致和水龍頭一樣新。他們搬進來不到一年，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司附的。她倒不會像有些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物品。她自認對東西有相當淡漠而中立的態度。她的丈夫不是這樣。

他做大量的西裝，到了別人到家裡不小心看到會倒吸一口氣的地步。她常佩服的

看他假日花大量的時間在整理他的西裝，這點他喜歡自己進行，拿去乾洗店，拿回來，把鞋子拿去店裡保養，因為是兩個方向，他甚至會把剛領回來的衣服先小心的拿回家裡掛好，確定它們之間的塑膠套是均勻平整的，再度出門把鞋子拿去。她對他的這種行動力嘆為觀止。

在婚前他們短暫的交往時，她曾經因為這點而懷疑他是同性戀，即使他當時表現出來的講究程度只是冰山一角。後來他們就結婚了，並不是她掌握了確切證據知道他不是，而是她發覺就算是也無所謂。她當時剛結束了一段感情，那炙熱的程度讓她自己，和觸及的一切幾乎都碰的燃燒成灰燼，只有他彷彿完全不為所動，靜靜的做著自己的事。她被那冷淡吸引了，發現自己可以藉此冷靜下來。

婚後她發現這個冷靜不是針對她的。丈夫雖然英俊，又從事專業的工作，對人好像不太有辦法。他好像餐廳裡走過而目不斜視的服務生，在背後喊破喉嚨也不會停步。對和人之間那冷硬的距離也完全不會奇怪，一心一意的在一天內做著工作，第二天再重複一次。

她沒多久就對那放下心來。

那也沒關係，她想，甚至是剛好。她曾經非常相信言語，和那帶來的一切。她曾在黯黑的深夜對著話筒，那後面連接著線，穿過深海通往地球的另一端，把心都掏出來的那樣說話，那樣的言語讓人昏沉，像喝酒，手腳沉下去而心臟跳得很快，和那一端一樣的節奏，咚咚咚，咚咚，咚咚。

她以為。

她如今享受著這安靜，和這冰涼涼的感覺。那彷彿帶著金屬的質地，一下敷上她發燙的皮膚，然後降溫降溫，中和成一個剛剛好的溫度。她覺得很滿意。

然而有一件事讓她困惑著。

是工作的事。

婚後她就沒有工作了，也不是誰反對，就自然的發生了。她在學生時期沒有打過工，沒有想過要去，她一心在交男朋友上，之後的工作都做不久，短的十天，最長的二個月，就不了了之了，家人都沒有說什麼，零用錢也很優渥，比起其他的人生大事，工作似乎是隨時可替換的，之後有時間再說吧，她覺得。於是遇到結婚對象時，忙碌著舉辦婚禮，適應婚後的生活，配合著丈夫的假期，安排兩人的旅行，等到一回過神來她已經將近四年沒有工作，而上一份工作只持續了四十天，對一個三十三歲的人來說，這已經說明了一件事，她再也不會工作了。

她對此感到微微的恐慌，有幾次甚至脫口和丈夫說了這種心情，丈夫只是奇怪的說，但你對工作明明不感興趣不是嗎？

我還不知道，她說。還沒有投注足夠的時間去發現自己喜不喜歡，而門已經被關上了，她不喜歡的是這件事。

你為什麼那麼喜歡工作呢？她問丈夫。

只是不得不做而已，他說，因為必須支持我們的生活，不然我還寧願像你不用工作呢。

她確定這只有一部分是真的。丈夫熱愛工作，他總是做到超過時間，假日也自發的進公司工作，進去會用公司的打電話來說到了，中間會打來說做到那個程度了，幾點可以到家，走之前會打電話說要走了。因此她確定丈夫是全程都待在公司的。

到丈夫回家時，往往是蒼白而半透明的，是在工作裡消耗怠盡的狀態，她知道那種感覺，那種燃燒和炙熱。他人在而心還在工作上，他的頭腦碌碌的轉著，她幾乎要嫉妒起來。

她目前的生活裡沒有這樣消耗的機會，像一堆纏不緊的乾草一樣。她上許多的課，畫畫瑜珈做熱紅酒，但沒有一樣需要她累到流汗。每件事都圍繞著她，在觸手可及又不讓她不舒服的位置，手一揮就全部退下了。

平日在和丈夫用過早餐後，他去上班後，她在家準備出門。從室內走到室外，在日光裡走在都是人的街上，在別人都在往上班的去處移動或在辦公室了，她自由而勤勞的走著，看著他們。

她感覺到和他們中間那種塑膠膜一樣的感覺。

她感覺到不自由。

像在幕前走著，做著各式各樣的事情，唱歌，把剪下來的花放在提著的籃子裡，微笑著看一隻狗走過，坐在路邊的咖啡店喝一杯茶，吃熱壓過的三明治，在早上十點鐘。但她怎麼樣都走不到幕後。

她在鐵椅子上感覺到腿下的那種冰涼。四周是聳立的辦公大樓，裡面的人移動著，或站或坐，忙著一些想必是相當重要的事，是什麼她不得而知（很可能一生都沒有機會知道），但他們為此蓋了大樓，花錢租下來，花了從早到晚的時間去做，離開後想著，一群人在一起時候就談論，直到年紀太大，然後他們待在家裡，或做她現在在做的事情。在早上十點鐘坐在咖啡店裡吃三明治。

她沒辦法加入。門已經被關上了。在她疏忽的時候，她甚至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她環顧四周，店裡皆是一些和她一樣的人，手頭沒有事情，或是說沒有別人託付的事的人。大多數是女人，或上了年紀的人，或兩者皆是。

被留在岸上的人，她想。

在電影裡不是都有的，像鐵達尼號那樣的大船在港口等待著出航，主角在船上，新的事物將湧向他，而鏡頭帶向那些站在岸上送行的那些仰望的臉，望著那些人和將他們帶走的船，心裡明白自己走不了了。

缺乏的是像軌道或鏈條那樣的東西，她終於決定，某種硬性的規定，把人按在地上，像地心引力一樣的東西，世界靠那個運轉，除了她以外。

她走出店前在櫃台買單。收銀機後的女孩子穿戴著店裡給的黑色襯衫和群子，頭上的貝殼小花帽子隨著動作而震動，她動作流利而順暢，好像是收銀台的延伸，那女孩伸長手臂，手指握著長長的放著發票的銀盤子，露出白色的牙齒說，找給您的零錢，謝謝光臨。

她立刻決定了，就是這個。控制女孩的這個東西，決定女孩微笑和語言的東西，她要她身上發生。

她在丈夫上班後看那些尋找職業的網站，業務助理，無經驗可，需配合加班，她皺起眉頭，專案經理，五~十年的工作經歷，她考慮著，想像在辦公室裡，慘白的燈光下伏首工作，在某一個專案上花了八年的樣子。不，她沒有辦法想像。

電話震動了一下，她警覺的看著它，是丈夫傳來的簡訊。

下午和老板開會，很可能有promotion。

丈夫會這樣在一天中傳簡訊過來，倒是很稀奇的事。她讀著那字句，丈夫的字句平板，但他無法自持的打了這些文字，在上班的中途，顯然這是一個好事，至少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她了解不多，但可以想像代表著更多的責任和薪水隨之而來。從某人的決策中，很可能是經理。或是之上的某人，在虛空中腦海浮現出丈夫的名字，在腦裡斟酌著，然後那決定像浪一樣，衝向了丈夫，現在則到了她腳邊。

她思考著將那生命的權力，她不知道怎麼稱呼那東西，交給不認識的人的感覺，那隻手進入自己的命運中攪弄著，然後發現自己早已經在這樣做了。

幾天以後她得到一個面試機會。本來是想搭地鐵的。她出門的時候是最燠熱的正中午，路面上發散著蒸騰的熱氣，她最後還是在白熱的烈日下攔下一輛計程車。

面試方是兩位男性。他們在她對面坐下時一邊讀著她的履歷，然後露出不解的表情。他們靜靜的低頭看著，彷彿和手中的紙張發展出一種難以言喻的關係。過了半天，其中較年長的男性開口了。

你為什麼要來工作呢？

她瞬間讀出了那言外之意。她以一種在家裡練習出來的簡潔活潑的語氣，向他們（她很注意地同時和他們說話）說明了自己的來意。

因為離婚而必須出來工作，以負擔她和兩歲兒子的生活。

他們聽了皆露出輕微滿意的笑意，而那笑意被一種更深層的東西所包覆住。

我們能理解你要照顧孩子不能時常加班，但除此之外不能對你有所例外。比較年輕的男性說。

我完全理解，她回答，用那種久在人下的溫馴口吻，然後他們三個都覺得滿意，陷入沉默裡。

她的工作內容是好幾個部分加總在一起，接電話，內線和外線的電話，把他們引導到正確的人手上；到郵局去寄信或包裹；打字，文件大多是給外部的廠商用的。還好她在進公司前花了幾天請了家教學會了打字和製作文件。她記得那個大學生多努力地隱藏著對她的好奇心，儘量專心教學的樣子。

這種表情也出現在同事的臉上，他們大多是一些男孩子，在她看起來，但工作起來卻很認真，這點她很驚訝。畢竟她一直聽說的是，外面的人做事都很隨便。這是她聽丈夫說的。那些外面的人，他回到家會忿忿的說，然後形容他們做事的態度，都是一些便宜行事，絕不多動一根手指頭的類型。她往往一面吃飯一面聽著，這在

她心裡留下了印象。有時候為了讓丈夫知道她並沒有被他們唬弄過去，她會對這些人顯現出一副精明幹練的態度。而那些人常常只是市場裡的菜販，百貨公司的店員小姐或公家機關的辦事人員。這多少錢，她會邊翻弄著邊說，我問了隔壁的比你便宜，或是硬要專櫃小姐算給她週年慶的價格，我知道你的權限，她會固執的說，我知道你們這些外面的人的方式，她實際上在說。

但辦公室的同事們都很認真。九點半還沒有到，他們已經先後的到了，邊開著電腦邊看著手機裡經理傳來的待辦事項，自己在頭腦裡分配著時間，主動打電話給廠商聯絡，用一種不同於在辦公室裡講話的聲音，把要說的事情放在一個盤子上端給別人。電話結束後再恢復原本的聲音，和同事邊抱怨邊做剛才被交待的事。上班後走到旁邊去吃個麵之類的東西，之後回來繼續工作。週末也會被叫進來工作。

她自己是九點半到。丈夫八點出門後，她簡略的把家裡整理一下，在鏡子前仔細的化妝，出門。她走路到地鐵站，在車上調整好表情，到公司也差不多九點半的時間。

同事們都對她很好奇。那像輻射一樣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來，她抬頭而迎上他們迅速移開的目光。她因此而加入同事們的午餐。那和他們的晚餐差不多，在旁邊排隊，進去迅速吃個麵，在吃飯時簡單的聊兩句，他們彷彿從經理那裡對她已經有些簡單的認識，一開口便問孩子的事。孩子誰照顧呢？你這樣出來上班？他們問。好像她從一個洞穴出來。我媽媽，她簡單的說，過了不久他們也習慣了她。

她回到家，稍微休息半個小時，還來不及把路上買的晚餐在桌上放好，丈夫便回來了。

她坐在桌前看著丈夫進去換了衣服，他去廚房倒了一杯水，說今天很忙，然後坐下來開始吃飯。

她靜靜的吃著，覺得自己像是個冒著蒸氣的鹽田，水已經快蒸發殆盡，她驚慌的發現那些雪白的顆粒已經顯而易見，而抬頭看著丈夫，卻發現他彷彿籠罩在煙中。她辨識出那些是高速運轉後慢下來的煙霧，而感到安全。我知道那裡面是怎麼運作的，她感到安心。

吃完飯後她癱坐在沙發上，和丈夫一樣，他已經進去半睡眠的狀態，她過去總是忙著收拾餐桌而無法了解。但她突然發現了這個新的處境。像原地轉了太久而突然停下來，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耳朵發出嗡嗡聲。她喘著氣坐在沙發上。

她之前有睡眠的問題。現在消失了，早上起來，一個龐然大物已然在眼前。她匆匆趕到公司，在電腦前面做各種事情，她沒有時間。

在過去，她也有過很忙碌的一天，那指的是一天預約了四件以上不得不做的事情，像去剪頭髮。但那和現在不同。她覺得現在的一整天彷彿被重物壓在水底，早上她常常掙扎著起床，前幾個小時都在僵硬的睡眠不足中工作，午休後在下午的睏倦中繼續做事。然而她逐漸對自己在兩種生活中轉換的熟極而流感到滿意。自己彷彿變成一種自己也不認識的流動的物質。

然而丈夫說她看起來很累，也許你出門的太少，他說。他提議一起去運動，去加入家旁邊的游泳池吧。他們在幾天後吃完晚餐到了游泳池，裡面都是些和他們一樣剛從室內被放出來的人們，都提高著音量在說話，伸展他們不見日光的手和腳，她對那裡面僵硬的生猛氣息不習慣，所以不等丈夫出來就逕自下了水。

她先是被那水的低溫僵住，在水裡划動幾下手腳後，便毅然把全身連同頭埋入水裡，她潛在水裡往前游了一會，隔著襯著藍色鏡片的蛙鏡看著自己的游動的手，因為折射顯得奇怪。

她想著自己創造出來的這個生活，覺得很神奇。那也許因為她不願意被束縛住，不管是婚姻或是工作，或是一種生活，她邊游邊自己想著，或是這個形體。她突然想到。要是能變成水就好了。

她感到輕鬆，光是想到能夠變成水。與其隱藏在家裡或辦公室裡她寧願化成水，她想到這裡，繼續游著，感覺到自己划動的手腳已經不見，毋寧說它們已經消失在水中，她繼續游著感覺到水的阻力和自己拍打的腳給予的推力，卻發現自己輕易的穿過了前面游泳的男人，她僅花了幾秒就接受了眼前的事實：她成為水的一部分，或是說水成為了她。

她終於放棄了划動，就這樣任由自己，任由自己漂著。

長久以來她第一次感覺到自由。 

【評審意見】

童偉格

就像再次去猜想薛西弗斯，對石頭的可能之愛，〈在船上〉的作者，重新勾勒對存在狀況的惘惘格思：或許果真，使人生出長久生活下去的意願與能力的，並非如何抽象而高遠的理想，而僅是生活自身的可測條理。那種最具體的重複性，與可預期性。就此而言，我們理應最熟識之人，往往可能亦是最使我們困惑之人。如小說主角的丈夫，對主角而言。小說主角，因此一面揣摩著「某種硬性的規定，把人按在地上，像地心引力一樣的東西」，想藉由那些控制著他者生活的通則，去親解她其實無法理所當然去想像，遑論真確理解的他人；一面，卻也在揣摩途中，更其想望一種全然陌異於這些條理、像終於能走到生活之「幕後」的，純粹且尚無定義的自由。作者筆觸細膩，傳達出這種懸界上的漂蕩，是本屆作品中，意境最豐富的一篇佳構，因此獲選為首獎。

靈光的迴旋與協奏

——錢翔、陳湘琪與易智言談《迴光奏鳴曲》



編輯部·整理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圖片提供

導演和演員，一個電影工作團隊最核心的兩個端點，兩者之間的默契合拍與否，深深影響著一部電影的走向與成敗。究竟導演和演員之間，如何協調配合？他們各自又要如何準備自己？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自二〇〇三年起，持續舉辦大型的「台積心築藝術季」，以多場優質展演及講座為社會播灑藝文種子。今年於四月開始，連續舉辦五場「電影的故事講座」。五月二十二日的講座邀請到以《迴光奏鳴曲》入圍二〇一四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的錢翔導演，以及榮獲該年最佳女主角獎的演員陳湘琪，一同分享導演與演員工作的準備與甘苦。

輾轉往復的選角過程

易智言（以下簡稱易）：今天的兩位講者我在多年以前就和他們相識。我和錢翔已經認識二十多年，當時拍《藍色大門》的時候他擔任我的攝影師，在此之前也有長達六、七年一起合作拍廣告。從攝影師、編劇開始，到後來《迴光奏鳴曲》的一鳴驚人，錢翔在廣告、電影業界累積了非常紮實的工作基礎與經驗，一路走到今天才成為台灣最資深的新進導演。

如果各位還記得張艾嘉九〇年代的作品《少女小漁》，那是我第一次認識陳湘琪；當時我在中央電影公司

擔任編審參與選角會議，要在陳湘琪與劉若英之間決定誰來擔任女主角。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時我選的是陳湘琪，雖然最後張艾嘉導演的選擇不同，但從那時候開始我對陳湘琪的印象就非常深刻。

當然這樣深刻的印象並不僅只來自於這一次的選角會議，當陳湘琪還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就讀的時候，就曾參演出楊德昌導演的作品，而之後也與蔡明亮導演合作。眾所周知蔡明亮導演的作品具有非常強烈的個人風格，因此稍後陳湘琪不僅會跟錢翔一起聊在《迴光奏鳴曲》的合作，也會談及過去和幾位導演一起工作的經驗，分享一部電影當中導演、攝影、演員分別需要準備的功課。

首先，我還是想從《迴光奏鳴曲》這部電影開始，畢竟這是錢翔擔任電影導演的第一部作品；而陳湘琪在跟台灣多名知名導演合作後，又是怎樣調適與這位台灣最資深的新進導演共事？能不能談談這次合作經驗最初的情況是如何？

錢翔（以下簡稱錢）：對我來說，《迴光奏鳴曲》的拍攝經驗已經是五年前的往事了，經過五年淘洗剩下來的記憶大概也只有高雄炎熱的夏天，其餘的都被熱氣蒸發掉。在這部電影裡我一個人擔任了三份工作，一是編劇，二是導演，三是攝影師。之所以會同時兼任這麼多職務，並不是說我這人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地方，而是因為拍片的資金不足，找不到導演和攝影師，不得已自己跳下來做。

我認為陳湘琪是這幾年來台灣最優秀的演員，這個意思是說，她是一個會專心進入角色的演員，而不是那種聲嘶力竭地想要攫取眾人目光，急切地要告訴別人「我很會演，請看著我」的人。

而她專注的演出其實也影響著我的攝影和導演工作。各位要知道在拍戲現場導演大概是坐在第六、第七排的位置，前面依序是攝影師、攝影助理、錄音師、副導演、場記等。然而既然有機會和台灣最優秀的演員合作，我自然而然會想要擠到第一排的位置，

這也為什麼我要兼任攝影師的其中一個原因。

攝影師在演出當下和演員面對面的接觸，帶給我很多不一樣的看法；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會發現自己跟演員是結合在一起的，雙方之間的互動、感覺緊密到乎可以聽見呼吸、心跳，感覺得到彼此的溫度。導演坐在那看見的是2D的畫面，但攝影師看到的是3D的演出，當下的感受截然不同。

易導問我在這部片的拍攝過程裡做了哪些事，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應該是：安靜地記錄下一個偉大演員所有的表演。

陳湘琪（以下簡稱陳）：我這邊替錢翔導演補充一下，誠如他所說，因為是五年前的往事了，所以在細節的部分他可能記憶有點出入。我自己因為教學和學術升等的需要，在拍完《迴光奏鳴曲》後，曾就這部影片作為撰寫升等論文的題目，也因此和錢翔導演進行一系列的訪談紀錄。

依照當時的問答，錢翔導演表示，在電影開拍前首次來北藝大和我見面，結果是——他對我感到失望。他在文字創作的階段，在他的想像中覺得陳湘琪好像還不錯，因此和製片兩人特地前來拜訪，但也從此不再連絡了。

錢：憑良心講，各位覺得眼前的這位女士，真的像一個在高雄加工出口區工作，婚姻失敗、落魄的中年寂寞女作業員嗎？我想大部分的人應該有一樣的感覺，就是完全不像。當時我們在北藝大劇設系辦公室裡頭碰面的時候，妳展現出來的完全是一個學者形象，我心想：完了，怎麼找到一個比我還geek的傢伙？

會面之後一開始確實是決定放棄，然而後來在台灣把中年演員整個看了一圈，甚至飛到香港去看演出過《你那邊幾點》的葉童。這整個尋找的過程中，一面思考，一面回顧湘琪過去的作品，然後慢慢發現她可能有某種潛力是我沒有閱讀到的。



導演錢翔和陳湘琪對於兩人在《迴光奏鳴曲》的初遇有不同的印象。

這是我作為一個新導演相當弱的部分：沒有識人之能力。於是，我們又回頭再三地跟她拜託、懇求，好不容易終於答應了以後，我們就開始進行很多拍片的準備工作。那時我便看見她作為一個演員和老師的強大力量，她為我的劇本帶來很多的修正和改善，也讓《迴光奏鳴曲》最終變成各位看到的樣子。

易：能否說說什麼是因為什麼讓你改變決定，從失望變為懷抱希望。因為剛剛的描述中似乎沒有發生

什麼具體事件，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你在她身上究竟看到了什麼潛力？

錢：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不同的「層次」。我先看到她跟李立群合演的一齣舞台劇《十七年之癢》，在裡面湘琪飾演一個誇張的富太太，幾乎把那齣戲演成喜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range」，發覺原來她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接著看的是電影《不散》，湘琪飾演一個患有小兒麻痺症的電影售票員，這兩個元素的range如此之

大，帶來很深的影響，我開始覺得也許可以從中找到一些東西。然後我也看了《黑眼圈》，在這個一面回看陳湘琪過去作品，同時一面修改劇本的過程中，自己慢慢感覺好像可以再找她試一試，於是才又請製片繼續聯絡。

入戲的基礎：演員的準備工夫

易：好。那麼下一個問題要丟給湘琪，我們就以《迴光奏鳴曲》為例，我很想知道像你接到這樣一個和自己的本色有段差距的角色，你會怎麼準備進入角色的功課？畢竟像錢翔剛剛提到的range，其實也只意味著演員之後的可能性，但並不能保證她／他真的能把角色扮演好，請問你是怎麼準備，取得導演願意從第六排移到第一排的這種信任感？

陳：首先當然很謝謝錢翔導演給我這個演出機會，

雖然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想找我演這個角色。剛剛他也談到了導演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選角（casting），有人說一部電影的成敗，選角成功與否幾乎占了百分之八十；如果角色選對了，整部電影的成功率就會相當高。

其實當錢翔導演來找我的時候，那時我正處在人生最不好的狀態中，陷入憂鬱情緒的低谷裡，已經不想再表演了，人生也沒有任何想要向前開展的心志。幾乎是活在行屍走肉的状态。

也許錢翔導演是經過一番research之後，覺得在那個當下暫時沒有人比我合適這個角色，因而選擇了我。但對我而言《迴光奏鳴曲》具有非常強烈的個人情感在其中，因為在人生最脆弱、最不好的時候，我決定以這部電影作為重新開始往前走的一個啟動力，也藉此找回自己對表演的初衷和熱情。

當初知道自己的狀況不好，所以一開始對於要不



陳湘琪和觀眾分享過去與不同導演合作的經驗。

要接演這個角色其實有點猶豫，不過後來既然決定要做，我就需要設法接近、認識這個角色。

在《迴光奏鳴曲》中我所飾演的角色玲子，年紀大約四十五歲，先生長年在中國工作難以連繫，正值青春期的女兒也北上念書，整個家就剩下她一個人守著一間空房子和生病中的婆婆。每天的生活就是家庭，醫院，還有成衣廠的工作。坦白說，雖然這個角色所遭遇的狀況我個人不曾經歷過，但在某些心境、情感上的面向是能夠產生聯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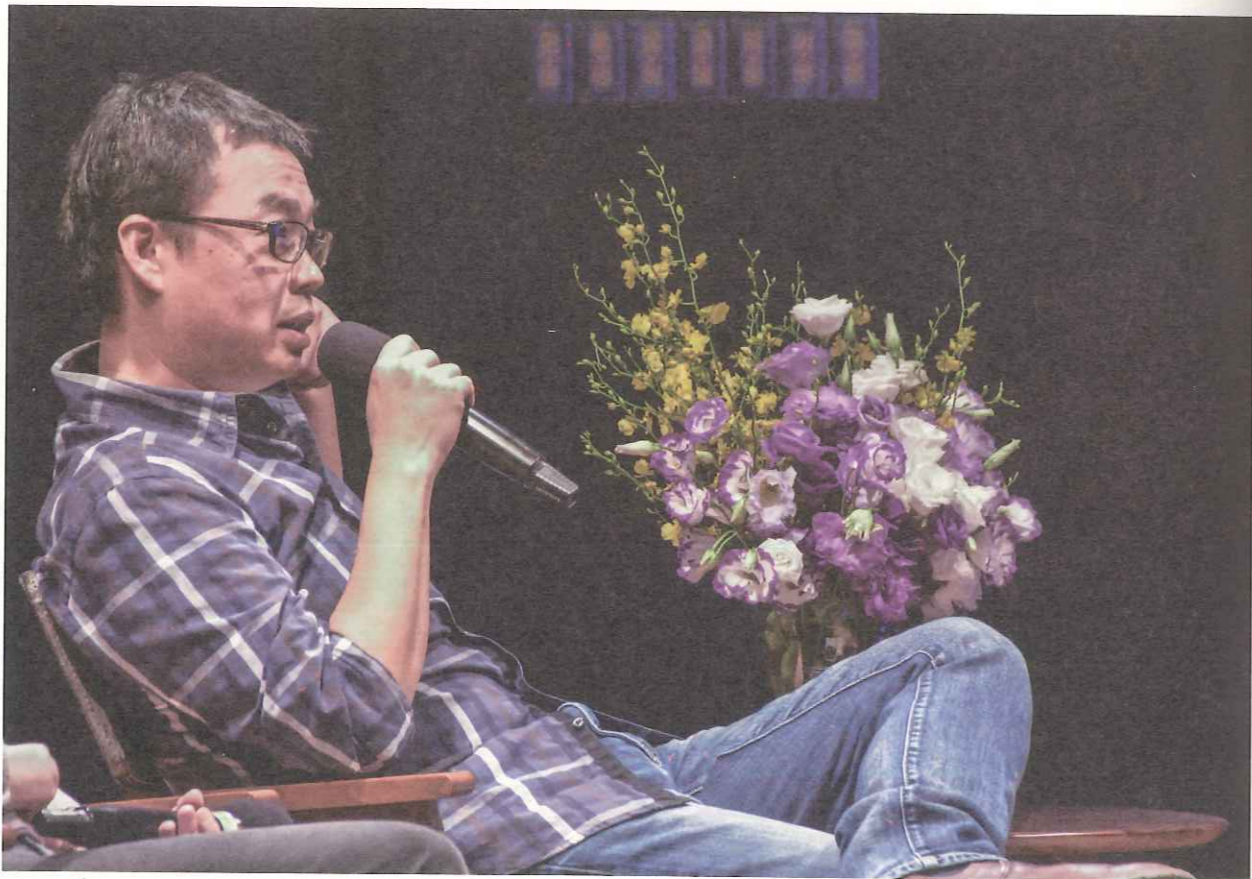
通常初步嘗試與角色產生內在連結的時候，演員需要在腦中建立一個「資料庫」，其中有一部分是導演劇本中已經安排的「設定」，例如：角色的職業背景、工作狀態，以及與之相應的專業技能熟練度，都必須自己去揣摩和練習。

以玲子這個角色為例，因為她是成衣廠的裁縫

師，所以對於車機的操作勢必非常熟悉而且自在，導演在電影裡確實也有不少呈現她工作狀況的片段。但我其實非常害怕車機的速度和尖銳的聲音，因此第一步就必須先克服這樣的心理障礙；從接演到開拍前的六個月，我常常去學校的服裝間練習、熟悉車機的操作。

此外，我對成衣廠的空間環境也相當陌生，當時恰好我的學生裡有一位家中開設成衣廠，便商請前往參觀、逗留一段時間，觀察廠內女工的生活型態、工作神情、人際互動、衣著打扮等等。雖然這些事情看起來有些瑣碎，但透過這些準備，對於角色言行舉措的神韻拿捏，以及空間氛圍的精神掌握，都是拍攝時很好的表演素材，實際演出的當下也會被呈現出來，是真實的再現。

除了前面這些外在的觀察模擬之外，演員的準備



錢翔導演認為電影工作的本質是一種集體創作。

工作還必須延伸到角色內在情感與精神狀態的掌握。由於戲中玲子的婚姻困境，還有身體上面臨更年期的痛苦，以及她所面對的家庭結構、親子關係方面等問題，我沒有經歷過。因而在整個準備過程中，我對角色的理解，其實也產生很多的疑問；比方說在一場玲子發現女兒沒去台北上學，而是在高雄和某人約會的戲，身為母親對此的心理反應，我和身邊很多女性友人討論過後，才更準確地把握住角色的心理狀態。諸如此類的疑問拿出來和導演討論以外，我自己也必須去做很多的田野調查。

易：這樣聽起來，你是一個能夠從導演的劇本中，捕捉到很多關於角色內、外在的細節，再自行從這個基礎去做準備，發展出對角色的掌握和理解。我比較好奇的是，如果你發展出來的方向，和導演的意見相左的時候怎麼辦？畢竟有時候導演所寫的劇本，會有電影整體結構的考量，不一定有調整的彈性，這時候你會怎麼跟導演溝通？

陳：關於剛剛演員功課的部分我還想做一點補充。除了針對劇本寫出的東西，就角色的內外狀態去做揣摩和準備之外，演員同樣也必須將自己準備好才能夠上場。在一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無論工作現場多麼的忙碌、混亂、操勞，作為演員就必須在鏡頭前維持自身最佳狀態。因此當我決定接演一個角色的時候，通常也會同步開始加強進行一些身體、飲食等全方位的鍛鍊。

我在拍片的時候會陷入一種吹毛求疵的創作狀態，對自己的表演有嚴格的要求，不過錢翔導演都能夠理解我們共同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讓電影本身更好。因此在參與初期，就向他提出希望加入討論劇本修改的工程，也因為有這一段前期互動，我們建立很好的工作默契，到了正式開拍的時候，我其實心情很放鬆，對導演是百分百完全信賴。

不過還是必須強調，演員的創作功課和演員自身

的創作體質相關，像我是比較需要透過大量的內在連繫才逐步建立對角色的理解，是屬於由內而外的創作體質，有的演員則剛好相反。所以剛剛前述的準備工作其實並不是單一的標準答案，這些對我也許有效，但對你而言不一定是最好的；我想說的是，不管是哪一種方法，只要能幫助你在演出當下達陣，那就是最好的方法。

至於和導演之間互信的建立，實際上我就是讓導演知道我的問題在哪裡。導演同時作為編劇的人，所寫的內容可能來自於他個人的生命成長經驗，有他認為合理的邏輯和意義。只是我需要更多的佐證或資料，幫助我把所有必須要了解的部分都建立起來，才能進入到拍攝現場。錢翔導演在「溝通」這個部分，可以說是留給演員相當大的討論空間，無論是演員或是劇組的工作人員，他都非常願意聆聽別人的意見。

其實在整個工作過程中，只要和導演彼此有討論甚或辯論的互動，我就能夠從中理解對方的思考點，而導演也能知道我的想法需求是什麼。因為和錢翔導演是第一次合作，我會格外看重和導演之間溝通的互信感，以及建立對彼此的了解與默契。這層互信在拍攝現場的實際運作上，會為整個劇組節省很多時間，而且也能夠幫助導演在指導表演時更了解演員的狀況。

而且我敢於向導演表達自己的各種問題，甚至是暴露個人的脆弱性，因為事實上每個人內在的脆弱性都是一個個很真實的故事，這些對導演而言都是創作上可運用的素材。所以每一次參與劇本修改的討論，我都會提供一些想法或個人的生命經驗，作為導演的參考，無論最後會不會被採納，其實我都已經透過這樣的溝通過程開始和角色建立隱性的內在連結。

過去和楊德昌、蔡明亮兩位導演合作經驗，他們很習慣把演員帶在身邊，透過大量的相處去觀察演員並修改劇本。在這樣的工作模式當中，導演和演

員之間的默契、信任、安全感其實已經不再僅限於劇本的討論，而是透過彼此生活、思想、精神情感面向的觀察了解，逐步深化演員對角色的形塑和掌握能力，於是，角色正式從文本描述進入真實的實踐。

導演的功課：找到對的人

易：好，湘琪剛剛說這是一種「互信」，那麼錢翔你這邊呢？作為一個導演、一個編劇，面對演員對你的劇本出問題，甚至希望修改你的劇本，你怎麼去涵納這樣的事情，你怎麼建立你對她的信任？

錢：當導演這件事很好玩。一般人總是把導演想得很大、很有權威，但實際上導演是非常脆弱、孤獨、也非常需要關愛的一個人。導演是一個負責下判斷的工作，他必須不停地判斷、做決定，但他真的能清楚掌握到每一個決定背後的結果嗎？不，他其實不知道，所以導演的做決定每一步都像在走獨木橋，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真的掉下去的時候，甚至還得撐著臉皮說「沒事，我還好」。

但作為一個導演，也能夠嘗試另外一種方法，就是相信身邊的每一個人各自有神通的能力。我指的不只是演員，包括攝影、美術、推軌道的場務，乃至於中午幫你訂便當的小妹，要相信他們每一個人，都在善盡自己所能，努力地幫助你完成這部電影。

電影這件事有點像是玩碟仙，三個人三根手指放在盤子上，不管你多努力它都不會往你所想的地方走過去。相反的，你只會被它帶著走。拍電影就是這麼回事兒，有二十個人一起努力地在往一件事情走下去，而當這二十個人都相信彼此心裡想的是同一件事的時候，這個電影就會有自己的生命繼續往前。

導演的工作其實就是設法確定讓這二十個人的心中想同一件事，更進一步說，如果他們真的能夠做

到，這時你也不必管事情要往哪裡走，甚至也不用錯定那個目標點，因為無論如何這部電影它都會走上一個自有的軌道。

易：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不過這裡面聽起來充滿了抽象的神祕主義。我想追問的是你究竟是怎麼做，才讓大家產生一致的看法？而不會產生大家各自以為想的是同一件事，但實際上做出來卻有七、八個方向的狀況？畢竟演員、攝影、燈光每一個環節側重的焦點都不一樣，通常大家也都只聚焦在自己的部分，你是用什麼方法讓整個團隊看同一個方向？

錢：以《迴光奏鳴曲》來說，要做到這件事是相對容易的，因為我一個人身兼導演、編劇、攝影師，當這三個人看往同一個方向的時候，基本上其他人也會朝那地方走。

除此之外，也還有一些小技巧。其中第一個小技巧是：和工作同仁第一次的簡報（briefing）必須很清楚，這也是我能做到的事情。第二，則是我需要他們的回饋（feedback），當他們對簡報的內容產生回應的時候，我會追問：除了這樣你還有其他的想法嗎？當然我會比較溫和地引導他們去表達，一旦聽到我想要的東西就不會再問下去。

我在這件事情上面可以放得很開，因為我不太相信自己有這麼大能耐，能夠處理所有的事。前面湘琪說導演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casting（選角），其實除了演員，劇組當中的每一個人導演都在做cast，從美術、攝影、場務等等，導演都在篩選。這過程裡導演在尋找什麼樣的人？尋找某種人格品質、頻率相近，可以溝通的人，這是讓整個團隊可以看向同一個地方的前提。

只要能找到這樣的人，然後你就能很放心地聆聽他的意見。因為當你找到這樣的人，他會為你開出很多不同的道路，如果導演也可以開放，不固守在

自己的路線上，這個電影自然而然會走出它自己該走的方向。

陳：這邊我想補充一下。就《迴光奏鳴曲》而言，其實真正產生大量的爭執、最困難的部分是在電影前製階段，那時甚至連美術組和服裝組全都吵成一團。我認為在前製作業時期，所有人都還在摸索碰撞的過程中，這時反而是最關鍵的時刻，因為所有的問題都會在這時候浮現，新的刺激和可能也會相對打開。

相較之下，《迴光奏鳴曲》在開拍之後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因為大家已經匯流在一起，朝同一個目標前進。儘管在前面有那麼多的問題和衝突，但錢翔導演是真的打開耳朵聽每一個意見，他允許大家表達而且不否定任何想法，然後從中擷取最佳的選擇。

以我個人的主觀經驗而言，在拍片現場感受到的是一個很棒的環形結構，也就是導演、演員、劇情三者像是隨時可以轉動的三角圓環，因為臨場不同的狀況，會刺激不同的因素在前面引導電影前進的方向；有時是導演的判斷，有時是演員的直覺，有的時候則是劇情的結構。

當然在拍片現場，導演還是創作結構中很重要的一個主軸，如果主軸不允許其他的部分有活絡伸展的空間，那麼這個結構整體就會被鎖死，演員也就只能夠按照劇本一字不漏的去演，這樣的工作方式比較僵化制式，缺乏有機創造力。所幸在《迴光奏鳴曲》拍攝的時候，錢翔導演容許觀察真實的狀況後隨時進行創作調整。還有，拍片現場是一個不斷需要解決問題的現場，你隨時會發現問題，必須馬上調整、解決問題，所以保有創作上的彈性空間，其實是最好的策略。

錢：我舉個更淺顯易懂的例子好了。就好比做料理，你原先打算做的是竹筍炒肉絲，但去到市場發

現原來竹筍早就過季了。然後市場攤販又跟你打包票今天的苦瓜跟排骨很漂亮，那要不要改？當然要改，改做苦瓜燉排骨。又或者回到家才發現攤販騙你，排骨其實是臭的，怎麼辦？沒關係，可以清燉苦瓜。

我的意思是，你原本設定的是A，到頭來你可能得到的是F，但是否真的影響了什麼？你還是吃了一道很棒的料理。

當然拍電影也有所謂的五星級主廚，擁有強大的資源，想要當季的松露、龍蝦、鮑魚，同時有龐大的資金可以order到最新鮮的菜，然後照著既定的目標跟程序做出心目中理想的菜式。這也是一種方式，這是好萊塢的做法，也是傳統電影的SOP。

可當你都沒有這些資源的時候怎麼辦呢？我的想法是這時也許應該放開心胸，到菜市場上聽一聽這些賣了三十年菜的攤販說，讓他們告訴你什麼才是最好的，也許他們能提供你一些東西。儘管最終得到的作品可能和你一開始想像的並不相同，但是這個作品卻是一個集體創作。

所謂集體創作的意思是彙整諸多經驗得到的一個成果，這種創作方式的力量在於，團體中的每個個體都能發揮各自最大的力量。因此我不太相信導演是萬能的，電影的本質還是比較傾向集體創作。

磨合與發光

易：既然你提到集體創作這件事，我也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我在帶學生的時候，也曾跟他們說過：越不相信別人的導演，其實是越沒有自信的。一個導演完全掐著別人的脖子按照自己的想像去演，那樣拍出來的電影最好最好也就是像他自己而已，無法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然而，這裡面其實有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能夠集體創作的先決條件，是創作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成熟度與自信，才有辦法提出相對成熟的意見，也才有可能營造出互信感。否則在面對年輕的演員或導演



陳湘琪指出每個人都有各自專屬的氣味，需要導演的慧眼去辨識出來。

的時候，他們可能還沒建立起自己的表演模式，經驗和方法也還不夠多，在這種情況下面對資深創作者的挑戰、顛覆、增減，我想他們應該會被嚇死。

我想問的是，以你們這樣豐富而成熟的創作經歷，如果遇上無法溝通的導演，或是頻率不對的演員或工作人員，你們會怎麼辦？會做出哪些的調整？

陳：有經驗的導演會知道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能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結果，但是如果創作者——特別是演員和導演——沒辦法在專業上達到這樣的成熟能力，創作過程中就會比較辛苦。

坦白說我的表演生涯初期和楊德昌導演合作的時候，我並不是一個成熟的演員，所以那時也不太敢表達自己的想法。那時我就像一個copy machine，導

演叫我做什麼或說什麼我就盡可能「背」起來，設法去達成導演要求的指令。

這種情況下，你可以想見以那時候的我，導演能得到的表演結果並不會太好。而我也無法在角色詮釋上提供任何的新意或深度，就是規規矩矩地把一個劇本演完。後來自己有了多一點表演經驗之後，漸漸觀察到不僅是我自己，而是每一個演員在角色裡都會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跑出來，每個人都有他們各自專屬的氣味。這時候就很需要導演的慧眼，去辨識出那個特殊的氣味是什麼，並將之表現出來，成為活化角色的資源。

我帶著碩士班導演組的學生，和大學部相對比較沒有經驗的演員一起工作的時候，也會引導他們從和演員的互動中，去觀察和發現演員身上的特質，進而延伸運用在角色的詮釋上，幫助導演工作更游

刃有餘。

當然也有的導演他不太需要討論，只要演員照著劇本演就好。我確實也遇過很極權的導演，凡事都要照著他的指示做。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我在前期的準備工作過程中就會發現導演的工作體質，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說前製作業是最關鍵的時刻。我是一個不需要事先排戲的演員，但我必須在前製準備工作中，去「排練」（發展）導演和我之間工作上的信任和默契。

如果在前期就知道導演的工作方式是比較沒有討論空間的，我還是會把自己的疑問丟出來給導演，進行討論，這是演員應做的事。經過溝通之後，在開拍時導演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雖然初期會有一些不自在，但我也會很快調整自己去達成導演的要求。

儘管我相信自己是一個有能力創造角色的演員，但一個專業的表演者，不是要求別人來配合他習慣

的創作方式，而是面對不同的導演都有辦法去應變、應對。對方如果range給得很寬，當然歡喜快樂；若是相對給得很窄，我也沒問題。換個角度來想這也是另一種能力的證明：除了創造力之外，導演想要的我可以非常迅速、精準地執行出來，即便那不一定是最有機的表现方式，但我做得到。

在拍攝過程中我也會試圖贏得導演的信任；拍攝時我會盡力達到導演的要求，當導演慢慢發現我是可以完成他要的東西，在不影響拍攝進度的狀況下，我會適時跟導演要求照我的感覺再演一次。通常導演們在拍攝進行到三分之一，對我產生信任感之後，都會樂意給我機會去試新的可能，甚至會來找我一起討論。

身為演員，我最終仍然是尊重導演的決定，並且會follow他們最後下的判斷。只是在創作過程中，我也會嘗試為自己爭取一些表達空間。這是我調適的方式。



易智言導演認為電影是很年輕「語言」，具有無窮的可能性。

錢：我聽下來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實就是自信。你對自己的自信有多少？你能包容多少？其次，是對方能做到多少？無論是演員還是工作人員，讓他們在自己的位置上發揮到極限，我覺得這就夠了。

我分享一個小故事。年輕的時候拍過吳念真導演的電影，有一天他因為我們道具沒準備好而發了脾氣，事後拍攝結束導演忽然集合全體劇組成員，脫下帽子一鞠躬和所有人道歉。他很誠懇地說他發脾氣是因為有權力，但沒有智慧，如果有足夠智慧的話就會想出很多解決的辦法，他要為自己沒有智慧向大家道歉。

我深受感動並且一直記得這句話。如果在狀況當下你有自信，而且也有能力去解決，其實仍然能夠截長補短，終究還是一個teamwork。而發怒除非帶有目的性、技巧性和表演性，否則沒有必要去發脾氣，那只是意味著這個導演的智慧用完了。

當你有足夠的自信，再加上深厚的經驗，在遇到瓶頸或狀況時自然會知道該怎麼讓事情繼續下去。只要讓每個人在自己的角色上發出自己的亮度，也許100瓦，也或許只有5瓦，無所謂，就讓他們盡量去發光，他們自己會開心，或許也可能就因此發揮出超過極限的能力。

電影的當下和演員的天啟

易：接下來兩個東西我想分別和你們聊聊的東西。假設當一切的條件都處在理想的工作狀態下，所有的合作對象頻率都很合拍，無論是導演、對戲的演員、燈光師、攝影師、美術指導……等等，在這麼如魚得水的情境下，演員其實會產生某種接近忘我的境界。那是怎樣的感覺？湘琪跟楊德昌、蔡明亮等著名的導演合作過，是不是可以就妳的經驗跟我們分享看看？

陳：表演教學或者是引導演員的時候，很關鍵的一

點是必須讓演員放鬆，否則導演太過嚴格要求「正確」這件事情的話，演員的焦點就只會集中在把事「做對」上面。而不是真正融入角色，把角色給「活」出來。而且一旦演員只想著去迎合標準答案，所有的表現一定是僵硬的。如同我們的教育體系，長期以來只要求學生回答出正確的標準答案，以至於後來失去了學習上活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可是在創作裡面哪有什麼事情怎麼做才是「對」的？演員只要一想著要「做對」這件事就容易緊張，會搞錯焦點；其實拍攝當下演員應該活在角色的狀態當中，接收各種來自環境、人事物不同的刺激去反應。可是太過強調正確性的時候，他們腦中想的可能是，說完這句台詞之後下一個要做的動作是什麼。而當一個演員開始去背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就落入了制式化的表演狀態，這不是活的表演，更不可能有如魚得水的自然真實感。

我覺得錢翔導演非常難得的是，除讓演員放鬆之外，他同時還授權（empower）身邊所有的工作人員，不管他們的燭光是幾瓦，也許10瓦、100瓦，或者只有1瓦，甚至是0！他都相信他們。透過授權，就有機會挖掘出團隊成員內在的力量，即便他的亮度是0，他可能會因此而成長發出100瓦的光芒。

無論是在教育現場或是電影、劇場等藝術團隊的工作，這其實是相當關鍵的祕訣，充分授權會引領出每個人內在的能力，當這些個別特殊的能力聚焦起來的時候，就是一股很強大的力量。

我能和錢翔導演有這樣的合作經驗是相當幸運的事，畢竟在現實場域中，我們很難真正遇到如易導所說的，一切都對的工作團隊，儘管如此我想我們還是可以依照內在對藝術、對渴望完成的目標去努力，並且克服困難。因此不管面對的是理想的合作關係，或者是不盡完善的、有缺陷的創作團隊，只要堅持自身的信念，外在各種的不理想、不同導演給的難題和挑戰，其實都會幫助我的表演能夠更

多地被打開。

易：另一個問題我想問錢翔。我們在準備這場講座的時候，你提到有機的演出是真正活在當下的（in the moment），這樣的電影就不會僅僅只是透過演員把劇本「翻譯」出來，它會變得非常有「電影感」（cinematic moment）。那麼你所謂「活在當下的演出」和「電影感」，具體的內容到底該如何解釋？

錢：講一個關於盧米埃兄弟的故事，這是一個都市傳說。他們在1895年拍了一部片叫《火車進站》，影片的內容很短，真的就只是從火車的前方拍攝列車進站而已，然而據說當時放映的時候觀眾全都嚇得奪門而出。

這意味的是什麼？電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東西？有一個俄國導演叫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他說電影是一段時光，而電影工作者所做的就是雕刻這段時光。電影就是這麼一回事，它和音樂不一樣，聽眾離開音樂廳的時候音樂已經結束，然而當你走出戲院，卻仍然存在於電影中的那一段時空裡。

這一段時空要帶給人們的是什麼？觀眾為什麼要花兩小時的生命投注在另一段時空當中？他們想得到什麼？我時時刻刻都在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我要把這段時光雕琢成什麼樣子？要如何達到觀眾的內心，並且讓他們內在的某處或某樣東西產生共振？

黑澤明說一部電影能夠出現三、四次這樣的時刻就很不了起了。我後來發現很多著名的導演都在追求這樣的時刻，侯孝賢、蔡明亮、張作驥他們都在追求這件事。我也拍過那樣的時刻，在《藍色大門》桂綸鎂看著陳柏霖騎腳踏車那一段，那個鏡頭拍完我知道自己好像抓到了什麼，但我說不出來。即便像黑澤明這樣的大導演也說不上來那是什麼，但我們知道那是一個怎樣的狀態，那就是電影的魅

力所在。

電影一開始是記錄劇場演出，因此產生出三幕劇式，有清楚的開頭、結尾、正反派的傳統結構，但這只是電影的其中一部分而已。我常常告訴自己，不要把電影的世界窄化，電影還有很多其他的面向，它也可以像小說、劇場或其他各式各樣的東西。如果電影其實像詩呢？當你的演員、工作團隊乃至於當下現場的環境全都夠到達一個正向程度，你會得到一個狀態很飽滿的成果，誠如一行詩那樣的飽滿。

一部電影往往也就透過幾個狀態飽滿的片段組合而成，那無關於電影的敘事是否流暢、有趣或令人愉悅，而是因為這經過精雕細琢的時光，打動了觀眾內心某種深沉的共鳴，這也是電影之所以迷人之處。

易：我在這邊補充一下，就我的認知黑澤明想表達的，其實電影就是一種多種文類的組合，有的部分像小說，有的像論文，有的部分又是極度詩意的狀態。說「組合」可能會讓大家感覺像是一種拼貼，也許實際上電影更接近是多種文類匯集的化學變化，早已混融在一塊兒無法區分。

不論是像論文還是像詩，經過電影的化學變化可能變得困難而抽象。講到黑澤明讓我想到楊牧的一句詩：在年輕的飛奔裡，你是迎面而來的風。詩行寫得極美，文字的力量是那麼地飽滿，若是轉換成影像，那會是什麼樣的狀態和畫面？但如果有一整部電影都充滿著楊牧式的詩意和語言，一般的觀眾其實是抓不住的。

不過電影畢竟是才發展一百多年的年輕「語言」，當一個語言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的可能性可以說是無窮的，它會持續一直變化。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電影依舊這麼迷人的原因。

最後我還想再和湘琪聊一下關於剛剛說到的「忘我」。在你這麼豐富的表演經驗當中，應該有體驗

過那種彷彿是角色帶著你走，而不是你的演出；你所有內在外在的準備可能在表演當下的瞬間被拋卻了，讓當下的人物和信任感引導你前進。這種境界是很多演員都夢寐以求的，你可不可以說說看？


陳：在西方有一個宗教性的術語叫「epiphany」（頓悟），原本的意思指的是「神蹟」。而神蹟不是人為可以操控的。在表演藝術中，有些時候當下的此刻會發生一些超出原本所預定的結果，也超越演員表演時所感受到的東西。彷彿神在那個片刻讓某些神妙的事物發生了，而攝影師也剛好捕捉到那個瞬間。

剛剛錢翔導演和易導都提到了詩，電影的詩意來自於戲的情感超出了原先預定的情感厚度，產生出具有創造性的新語言，而這可能是導演、編劇、演員、攝影師最初都沒想到的。但是由於在創作的當下，這些人都能保持內在的敞開和自由，去接收、感受現場外在的刺激，而不是故步自封地按照SOP的流程去完成拍攝，因此有時會得到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喜成果。

就我個人而言，在創造的深處其實我們有限的人身並不是完整的泉源，而是一個管道。若能夠保持內心的自由度，不預作設限，敢於冒險，便有可能經歷到一種新鮮未知的自我實現感。

我在表演當下，有時可能是源自內在的本能衝動，或是受到周圍人事物、環境的刺激，這種莫名的靈光無法預期何時會發生，一旦發生的時候，若能勇敢迎上去接受它，這時會產生超出你預期的、非常深層的表演自我完成。對我來說這就是「epiphany」。

易：這其實是很多影像工作者、藝術家在追求的境界，但老實說真的不容易。今天的座談也許讓各為覺得很形上抽象，不過我們盡量試著用大家都能溝通的語言分享創作當中的神祕，也盡量破解這些神

祕之處。不管大家是否有創作經驗，希望透過這樣的分享，可以讓各位體會導演、演員們如何準備他們自己，還有他們追求的境界。也希望能讓各位有所收穫，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易智言

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1995年首部作品《寂寞芳心俱樂部》入圍鹿特丹影展競賽，2002年《藍色大門》入選坎城影展導演雙週，2005年《關於愛》入選釜山影展，2007年《危險心靈》獲金鐘獎最佳連續劇和男主角獎，2014年《行動代號：孫中山》獲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和大阪亞洲電影節最佳影片，目前正在書寫關於法律的新劇本。

錢翔

資深攝影師，從事影像工作二十餘年，曾為《藍色大門》、《總舖師》等電影的攝影指導。2010年初執導演筒，第一部電視電影作品《歸途》即入選台北電影獎劇情長片，並獲美國休士頓影展電視電影劇情片類評審團特別獎。2014年以《迴光奏鳴曲》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和瑞士盧卡諾影展。

陳湘琪

首度電影演出是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而後成為蔡明亮導演電影作品中的固定演員，曾以《不散》和《天邊一朵雲》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並於2014年以《迴光奏鳴曲》獲得台北電影獎和金馬獎的最佳女主角獎和法國費索爾亞洲國際影展女主角特別獎。目前繼續活躍於戲劇演出並任教於台北藝術大學。

寫日子

——《野花》我的母親李春鳳女士的家族手札

高雄 · 李春鳳 · 文

張豫 · 整理、註釋



李春鳳日記

我的母親，李春鳳女士，生於民國五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今年邁入五十八歲。其姊妹們的名字皆隨應花卉而生：大姊梅、二姊蘭、小妹英兒，唯獨春鳳似是在花叢裡躍動歌唱的靈鳥。春鳳的手札日記命名為《野花》便有暗喻：一隻活潑羽歌在叢間穿梭或高處盤旋，她撰寫的日子所飛越的，正是一季春天裡的錦花繁茂，以「野花」譬喻並向這位盛放於民國六、七〇年代的女子致敬，感謝所有那一代台灣女性性格裡的堅毅與強韌。

春鳳年幼時，曾居住於台南南鯤鯓地區，直至小學一年級與父母手足一齊遷往高雄草衙一帶，至今依然生活於高雄偏南。一如多數台灣早年貧困家庭的生活型態，春鳳幼時便隨母親與姊妹，四處撿拾破爛以維持生計。當小學畢業，台灣正值經濟起飛時期，春鳳便至前鎮加工出口區的十全美鞋業工廠擔任女工。青春年華卻在春鳳十七歲時，唱成了曲折的歌，春鳳在此年經歷一場嚴重的車禍，要再過三年，她才會發現自己將從此留下癱瘓的後遺症。往後的日子，反反覆覆，春鳳原想一人度日，簡簡單單，可母親為她憂煩後半輩子，頻頻勸嫁。民國七十九年，春鳳戀愛，永河發動他那台白色的光陽名流摩托車，春鳳將長裙往腿邊一撥便輕快上路，而他們將前往的是什麼樣的日子？這一年裡，他們唯一的兒子——偉民誕生，也就從此刻起，春鳳開始寫她的日記。

一個學識僅有小學程度的女孩，日夜從報刊上勤快地習字，字句偶有誤用、閩南語國語混搭，這些用字上的微小錯誤，一如春鳳的癱瘓後遺症，似是應該改正，卻也為她的生活添上彳亍單純的浪漫。像春鳳從不說她在「寫日記」，她都說她是在「寫日子」。以下便是春鳳日子的節錄，盼望能將一些平凡而深刻的領悟，以如此安靜的重複拓印傳遞給你。

註：

日記裡，除主角「春鳳」、其丈夫「永河」以及兒子「偉民」的姓名之外，其餘人物名稱皆有置換更動，以保護其隱私。而丈夫與兒子曾於民國八十五年隨整個家族更名，「永河」改為「耀賢」、「偉民」改為「冠穎」。

野花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日

結婚到現在已經有一年的，在這年當中，我得到的安慰與照顧，使我把以前的事忘得一乾二淨。知己(註1)處處都會替我著想，因為我也把家庭安排得很好，他的每個朋友都羨慕他能有個美滿的家庭。有時候我把以前的往事說出來，都會流眼淚，這也是難免的，因為傷心的裂痕是無法忘掉了。

每天知己下班進家門，我在煮飯，他都會跟我打招呼。有時候我寫日子(註2)，因為我的記憶很不好，如果比較久的事我都會忘記。

前次去軍公教福利中心(註3)買東西，在復興路那裡，卻和裡面的會計小姐發生事情，我發脾氣打了那個小姐，是她服務態度不好、用言語激我，我才動手打她。又來另一個外省人，他也管事，一樣被我咬得一口流血。哎，這也是沒辦法，如果我脾氣一發，誰都沒有辦法阻止我，而且也是六親不認。因為我以前頭部有受傷，才會這樣了。他們主任知道發生事情，才出來跟我說對不起。

我嫁人之後就沒有出去工作，朋友也就越來越少，但我的朋友都很羨慕我，我現在只有對寫日子來表達心事。什麼事情靠別人是沒有用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的脾氣才會轉好？

人是肉做的，事情很難預料。被計程車撞到手已經有四個多月，還要再受一次苦，這次的創傷使我痛苦一段日子，還好知己都會幫我做些事情，不然我手不方便，很難使力。我的苦一件接一件，我太痛苦了，一次手痛、一次頭痛，又一次的改運、又一次的牙齒痛，我以前不知道到底做了什麼壞事，這麼多坎坷難堪的事都出在我身上。天啊！我拜託你不要這樣折磨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平安？哎，這樣永河(註4)會不會煩惱？

我沒有幾個交心朋友，所以有時候會在家唱歌，這樣會比較出暢(註5)一點。永河跟我是夫妻，可是他什麼事也不會說出口。我做什麼事情處處都會尊重他，他有沒有把我看在眼裡我也不知道，反正日子一天一天地過，以後會變怎樣再說了。我是一個需要安慰跟照顧的人，有時我很想跟他聊天，可是他連一句話也不說，所以我就不會打擾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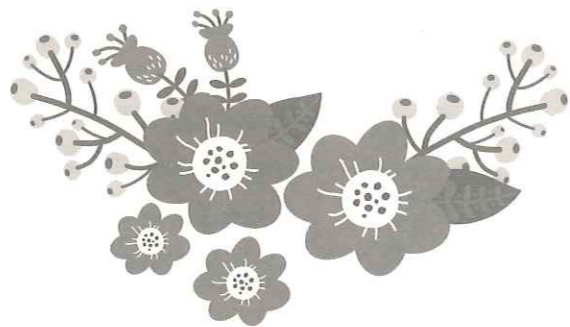
註1. 知己：春鳳在日記裡有時以「知己」稱呼丈夫。

註2. 寫日子：「日子」推測原是「日記」的閩南語發音，雖是誤用卻浪漫至極。

註3. 軍公教福利中心：現為全聯福利中心。

註4. 永河：春鳳丈夫尚未更改前的名字，這如詩般的命名曾考慮做書店的名字。

註5. 出暢：舒服暢快的意思。



民國八十三年八月某日(未寫詳日期)

每年的爸爸節對我來說沒什麼用，一點意義也沒有。雖然以前爸爸還在人間，可是我從來沒有父愛的滋味過，所以這個節日對我來說很淡薄。我現在已做人的媽媽，就要好好把孩子教導好，給他一個溫暖的家，這樣偉民才會說我爸爸媽媽很照顧他。

很久都沒有寫日子了。

我嫁給永河，我的朋友每個人都很羨慕我，說有一個好丈夫，而且又很照顧我。小美(註)自己也說如果以後能嫁給像我老公那樣的人不知有多好。有時候跟那幾位老朋友一起去唱歌，聊聊天，大家聚一聚，一年一年地在過，實在太快。我結婚也有五年多，偉民也都慢慢地長大了，如果叫他幫我做點事也都會。以前我還沒嫁的時候，可以說是每天以淚洗臉，後來慢慢地有老公在身邊安慰跟照顧，尋短的念頭也就慢慢地消除了。

註

小美：偉民的乾媽，印象中她身材極瘦，像仙女一樣，至今未嫁。

民國八十四年一月某日(未寫詳日期)

前些日子，我和妹妹、媽媽、大嫂、芳儀跟身邊的那些孩子，一起去澄清湖烤肉，永河沒有去，大家玩得很高興，我做女兒也是要帶媽媽到處走走散散心，做子女的也是一種孝順。哥哥從八十三年就走了，老媽也很傷心，因為只有一個兒子，所以有時候，想起了哥哥就流淚了，哎，所以人要走都沒辦法捉摸得到，我們做女兒的，更加要對媽媽照顧。

我從七十九年嫁到現在，已有五年七個月。永河出去把帳弄清楚，從來沒有不回家的，沒想到這一天，他從晚上出去到隔日中午才回家，竟然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我在家一直都在擔心，怎麼到現在都沒有回來？電話也都沒有，我自己默默地哭了幾分鐘。我的心願希望老公以後不要再有這種行為。

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早上刷牙有發作(註)，我都不知道。耀賢如果要上班都會叫我不要刷牙，可是我又趁他不在的時候刷牙，所以發作的時候都不知行動，只有醒來後才知道有發作。哎，這一切也是沒辦法的事。

早上事情都弄好，要帶偉民去上課，也要去大嫂那裡，帶香香一起去。到大嫂家外面，看到媽坐在椅子上把眼睛閉起來，進去裡面之後，媽才跟我說眼睛在痛，都不能把眼睛張開。我把兩個孩子帶去學校，然後再帶媽媽去看眼睛。結果我才知道：她是前天又一直在哭，才把眼睛弄痛。哎，回到家裡，我才慢慢安慰媽媽，把事情看開一點，我向媽媽說：哥哥先過世，可是還有我們四個姊妹會孝順妳，妳要把心看開，開心一點，身體才會更加好。

每天去學校帶偉民，我都會拿東西給他們同學吃，那些孩子每個都好開心，因為人多就會覺得好吃，我看他們那樣的快樂，我也看得好開心。

註

發作：癲癇舊疾發作。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早上去工會拿健保卡，結果今天工會送禮物給會員，我也就沒有再多走一趟了。中午一邊看電視一邊做臉，這也是好幾年的習慣，這樣保養對臉也有好處。偉民昨天晚上吹冷氣，吃了一次藥粉，結果今天早上，看他起來都沒有咳嗽，只有聽到一聲，我做父母的好安慰，希望會好起來，不然老公也很捨不得，要是能慢慢地好轉，耀賢才不覺得煩，要不然耀賢也是很辛苦，希望他能快樂。

每次老公在教偉民心算的時候，偉民都會搗蛋，我在旁邊看就會發脾氣，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孩子還小，所以都要耐心去教導他。這個月我的手都會酸，因為四年前手有動過手術，所以日子久了手就會酸。我不能受到刺激，因此做任何事情，或人家對我說刺激的話，我就會衝動起來。不過老公對我都照顧，使我把以前的痛苦忘得一乾二淨了，現在我很滿足，生活真是幸福美滿，全家都很快樂。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每天都抱著一種希望，能早日找到房子，可是這事不能急，只好慢慢來。婆婆的眼睛都很模糊，自己一個人在鄉下實在太不方便，請她來這裡住又不要，因為從小到老都習慣住在鄉下，要她來都市住她也是不習慣，我做媳婦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晚上在想每個人的命都不一樣，而且也是難以預料，只要努力，相信老天爺會幫助痛苦之人。以前我有許下一句諾言，要幫助或是扶養孤兒，雖然以前我有領養一位小孩（註），可是只有六年間，她就生病過世了。

註
領養一位小孩：春鳳許下心願，希望為其母延年益壽，便領養一位女孩。女孩卻在十八歲時因肺炎離世，如果她尚在人間，偉民將有一個姐姐。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一日

今天是勞動節，可是耀賢也是很辛苦地出去工作。自從我倆做夫妻到現在，他每天要出去工作的時候，我倆都互相擁抱，說幾句互相要注意的話，我實在太安慰耀賢對我的照顧，而且也很幸福。我很希望如果他有什麼事都可以告訴我，可是他不要讓我太操心，所以他不會向我說。

中午去找小美，結果她說要出去民族路，也順便去看看雲雀。我和雲雀也是十八年的老朋友了，感情也是很久。她都在賣檳榔，也是很沒空，又要照顧小孩子，只要她老公照顧她，雲雀就說不會辛苦的。

早上我帶偉民去學校，有點事情交代他老師，這樣我才安心。現在在算心算，本來我要他拿去學校寫，偉民都會哭，所以後來要拿去學校寫我就沒有告訴他，到學校他也乖乖拿出來寫，一句話也沒有說。如果回家叫他拿出來寫，就說要看電視，所以我就會暗暗地放在書包，在學校他才會專心地算，拿回家再給他爸爸檢查哪一題錯，再改過來。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下了一整天的雨，我都在家唱歌，覺得好舒服，因為我很喜歡唱歌，這樣才是真正快樂的日子。把家裡整理好，孩子也更加要照顧好。朋友沒有幾個，所以每天都說沒幾句話，因為老公他的脾氣也是不說話的人，而且也不喜歡有人在旁邊嘮叨，所以夫妻就是要互相關知道個性，這樣才會幸福。因為我說過的話又說，他會生氣，我瞭解他的個性，只有默默地過一天。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十日

偉民昨天中午回來就說要睡了，一直到三點半才起床，晚上老公回來才跟他爸爸說喉嚨痛，而且有一點發燒，我就叫他先吃飯，然後吃飽再吃藥，慢慢地才退燒，之後去隔壁阿姨那裡玩，他很喜歡跟他阿姨玩，只要偉民高興乖乖的就好。

偉民今日發燒，帶他去看醫生，去學校把他接回來，結果也是還沒退，我就用冰枕頭給他睡，不到幾分鐘就睡著了，到晚上都沒有完全好，所以也都讓他一直睡冰枕頭，希望能一切順利，我也很擔心。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最近有時候心情不好，就想自殺來了結我的痛苦，想到自己好像是一個沒有用的人，想早點來解脫人間的悲痛，因為我也不想拖累耀賢，雖然我嫁了，也沒有去哪裡玩，這些我都不在乎，只要知心之人能解脫我內心痛苦。以前自殺沒死，朋友說我不要這麼傻，可是我又說不出一切的原因。昨晚老公出去，打電話回來問我的情形，問我睡了沒有，可是睡不著，到一點多他才回來，他說看我氣得昏倒，他心裡好痛苦，好像他做錯事使我氣昏，叫我什麼事要看開，不要跟孩子生氣，這樣會傷身體。自從我嫁給他，昏倒也是頭一次給他看到。那天看那間房子，我真的好喜歡。

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八日

去買東西遇到上次那個里長陳先生，在問我說關於孩子讀書的事，他要幫忙辦。後來寫電話號碼給陳先生，到了晚上里長就打電話來，說跟校長約我七月十日早上和校長談，順便也帶冠穎去給校長看他的程度，希望一切都順利。人生是難預料，看到自己的姊姊，每天為了使一個家庭能保持溫暖，因為姊夫過世也有好幾年，我希望三姐能再找一個照顧她的人，每個人命運很難預料，以前我也想不到現在會享受到這樣好的溫暖。



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九日

如果耀賢要出去的時候，冠穎都會跟他說：爸爸不要喝酒，慢慢騎車。這樣老公心裡很安慰，這一點我知道。因為如果我要出去，耀賢這樣跟我說我也很安心。反正知道他的個性，講起話或生氣都很大聲，不是不高興，只是很大聲而已，冠穎很怕，我叫他不必怕。中午去買東西順便去找雲雀，還有拿小美交代的東西給她，在那裡也聊了一個多鐘頭就回家去學校帶冠穎下課。幾位老朋友都沒有跟我聯絡電話，但我會自動去找他們。

不知今晚為什麼家裡只剩下我一個人，卻想起好幾年前的親人都走了，忽然之間，我卻為他們幾個掉眼淚。

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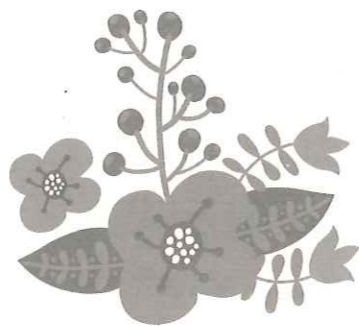
耀賢今天在家裡，到了八點初帶冠穎去上課。三姊打電話來說叫我十點三十分去幫她看一下店，因為三姊要去抽血檢查，我答應她，順便也帶媽媽一起去，要不然一個人去那裡也覺得怪怪的，而且我又不會賣，但那時候也是還不到吃飯時間。

幾個月前買的一雙鞋子，哎結果不能穿，今天拿去給大嫂穿，看她穿了合不合適，大嫂喜歡我就拿給她穿，要不然放著也是多餘了。這幾個月修理三種電器的東西，一共花了五千八百元，沒辦法，因為東西要好壞是不一定，就像人一樣了。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八日

寫了幾張賀年卡給長輩問好，因為聖誕節也快到了，而且冠穎也有寫給他的朋友，我就教他怎樣寫，慢慢地學我筆畫，也都寫得很好。下午把事情弄好，到兩點才帶冠穎去大立百貨公司玩，看他玩哪一種比較高興，現在的孩子跟以前的日子都不一樣，看到遊樂區我也選一種（註），冠穎也要玩那一種，我們一齊打，結果我用手打，手好痛可是很有趣，他說媽媽這好好玩。到了四點十分再去看小美，因為剛好在附近，何況冠穎也說好久沒有看到乾媽了，說了幾句話我們就走了，她在工作，不必耽擱人家的時間。

註
選一種：春風當時選的遊戲機台是打地鼠。



目前由給孤獨者書店編輯的春風手札日記——《野花》正在預購階段，達五百份才會印製發行，若你願意伴隨春風的日子，繼續往前探勘更多的感動，以及對生命的隱喻，請至給孤獨者書店臉書專頁預購。書店的Instagram (anathapindikabooks) 也有更多關於春風的故事與照片。



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陰晴

沒錯，時間都一直在走，可是人就不一樣，有的很早就停止，所以世界上有很難預料的事，航空一下子就奪走兩百多條性命（註）。

跟老媽和三姊阿雪一起去百貨公司逛逛。本來小妹說要開車，可是聽她的口氣好像不想去，我跟她說如果不方便，我和老媽去就好沒關係。逛到四點半出來都沒買東西，我們都說百貨公司東西比較貴，所以都捨不得買。在我心裡，如果老媽要是看到喜愛的衣服，我就會幫她買。到五甲我就把機車放在旁邊，準備看要買哪種海產，回來就開始煮，到七點十分才弄好。不過大山跟三姊都還沒來，他們比較忙，我們一樣等大家到才吃飯。老媽希望和我們這幾個兒女在一起，她就很高興，只要我做得好就會來安排，才會使她老人家得到安慰，做女兒的我也會安心。哥哥不在，老媽是有點煩心，但相信我們幾個女兒孝順她，她就會得到愉快的心。

註
空難：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六日，大園空難。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九日 晴

幾次叫冠穎上課，他有起來，可是卻一樣躺在床上，今早我真是發脾氣了，就拿竹子打他，然後他就乖乖地穿學生服，希望這次的教訓會有反應。拿玉米要給老媽吃，不過我是拿到老媽那裡煮。前幾天阿樺向我說草衙有一位太太在賣衣服，很便宜，叫我去買，是小孩子的衣服。當我過去，老媽說芳儀她們姊妹也要去買，等一下她也要一起去看。老媽都在替我選衣服給冠穎穿，買了三件上衣，當時買好要拿錢給人家，可是老媽說她要付就把我推開，她說做阿嬤買給孫子穿，這樣對孫子也是應該，孫子會對阿嬤深深念著。

當晚上煮飯到一半卻沒瓦斯，所以就晚點吃飯了。上個禮拜都想晚一點吃，今晚我也到六點半才開始煮。老公時間到了卻還沒回來，一定有原因，或是工作要到比較晚，還是朋友相聚在一起聊天，那是沒關係。耀賢都和冠穎玩，看他們父子在開玩笑，我做妻子真的好高興。到睡覺時間，冠穎在咳嗽，做父母的心裡也是很難過，那又有什麼辦法，天氣轉變，他就會有這種反應，希望吃那些中藥會好起來，天公伯，幫幫我的忙好嗎？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晴

下午母子倆就往旗津去看海浪，把心情放平靜，到半路卻看到廟裡在熱鬧做戲，而且又有文藝品展示，各種不同的東西，冠穎看得很高興，跟我說那些東西他從來沒看過。然後看到有一些人在餵羊，冠穎就拍手，從來都沒有跟羊玩過。海邊玩水盡量把不愉快的事給忘了，否則放著更是對身體不好。回到家裡也六點了，老媽打電話叫我過去拿虱目魚丸，順便把三姊的也拿給她。

張豫

高雄人，眷戀被時間經過的事物。曾是「給孤獨者書店」店長，著有《藍色的房間》與《過冬》，最近正在編輯《野花》一書。在每週二晚間九點主持線上廣播節目——愛的自由黨 party of love and liberty。

10月

饗食書台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散文



\$ 360

計程車司機

駱以軍 著

一本萬利百憂解，居家旅行必備含笑散
他在路邊搭上萬中選一的小黃，旋即闖出宇宙級的霹靂拉咧撞臺：狹小的空間，浩瀚的星系，千奇百怪的人生。這裡沒有帶刺的玫瑰，只有買不完的聖杯（假青花瓷），看不膩的石頭（像我這樣的一個買家？）和說不完的出乎意料的逆襲。他和兩個坐擁高段吐槽級數的兒子、三隻深愛主人卻又經常鬧禍的小狗，以及家人、老哥們之間的嬉笑怒罵惡搞撒嬌，讓每一段平凡的日常都熠熠綻光。

關鍵字：計程車、小兒子

散文



\$ 350

純真的擔憂

駱以軍 著

駱以軍最溫柔的一本書，記憶一個不斷失去的時代。
六十六篇穿越舊巷弄、老時光、無人知曉邊陲的繁華如夢。那些與歪斜抵抗的，在傷害扭曲間倖存的，身體如極限運動般耗損後的修補，向無有之處提取借貸的種種，明亮又閃滅的花火，迴旋飛行的姿態，夢裡尋夢的憾恨、哀逝，吞食過又吐哺出的世界的變形記，這些都存在著，比創作它們，或正要創作它們的主人，與創作無關的時代資源尖銳對峙，其實要更柔慈的混濁在一塊。

關鍵字：城市、失落、夢

散文



\$ 350

無端歡喜

余秀華 著

詩人余秀華首部散文集
二〇一五年，出身農村的余秀華以《搖搖晃晃的人間》突然走到大眾面前，這三年間關於她的討論似乎從未斷過。《無端歡喜》是她在這三年間斷斷續續所寫成的成果。散文的寫作夾雜在詩歌的寫作中，是她由日常生活看開而引發的諸多感觸，這些，全是其詩歌的註腳；而那些曾經熟悉的一切，起伏的麥浪、門前的水塘、屋後的樹林，卻已不復存在……

關鍵字：獨白、感情觀、家人

散文



即將出版

深淵與火

陳芳明 著

藉由書寫這救贖的過程，人格重塑
承接《革命與詩》之後，生存在畸形的年代，無法避開畸形權力的氾濫。在洛杉磯三年多的歲月，赤裸裸的政治事件，讓浪漫主義者為了生存，生命之旅完全改變航線。他藉由書寫這救贖的過程，跨過人格重塑的一道關門。回鄉的旅程注定孤寂，荒涼，苦澀，但無論多麼艱難，都必須單獨走下去。在最苦悶的時刻裡，終結流亡，不再缺席。

關鍵字：陳芳明、革命與詩

散文



即將出版

物志

鄭穎 著

為「玩物」一事正名
宋明以來，「物」除實用，強調美感，成為收藏品，更是新近西方物質文化研究定義下，凝煉時空、歷史、文化之「物」。金石考古，為「玩物」一事正名，開明清賞玩之風。本書以文學文本與藝術賞鑑，交叉跳躍文人、階層、市場所呈現出的賞玩美學，及其背後的人文心靈指向。提供當今淺碟化的文創現象，探詢更知識性、文學性與文化性的可能。

關鍵字：藝術文論

繪本



\$ 280

小兒子繪本5

吵架

駱以軍 原著 史明輝 編劇

以愛為名的省思
小兒子急匆匆地回家，趕著要上網報名學校社團「樂樂棒球社」，但家裡印表機壞了，只好拜託爸爸帶他去網咖列印報名表。兩人邊走邊抬槓，爸爸發現小兒子又出現扭鼻孔的壞習慣，忍不住叨念起來，小兒子不甘示弱回嘴反擊，父子倆就在街上吵起架來。

關鍵字：以愛之名、獎懲

一個旅人

《白夜》

一本城市旅遊的通行證

台北·熊宗慧·文·攝影

彼得堡建城至今有三百年，一直以陽剛的姿態存於俄國人心中

杜斯妥也夫斯基卻讓《白夜》以陰柔的兒女情長之姿款款走出



陽剛的彼得堡的象徵——彼得保羅要塞。

帶著行李箱我前往聖彼得堡，在一年一度的白夜時節，乘著浪漫搭上飛機，揣想著在彼得堡的運河堤岸上能否遇見《白夜》裡那位蒼白的夢想者，那個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顯得清純又膽怯的小公務員，他還會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彼得堡嗎？還是會那麼顫抖又激動地講述自己停不下來的夢嗎？

城市邂逅與運河堤岸的漫遊

彼得堡建城至今有三百年，一直以陽剛的姿態存於俄國人心中，騷人墨客不厭其煩地用作品鏤刻它的千姿百態，面對讚美和歌詠它一概大方笑納，面對怨恨和詛咒它用更傲慢的姿態睥睨對方。彼得堡神話就是一則人定勝天的故事，從彼得大帝馴服了洶湧翻滾的涅瓦河浪濤，無中生有地創造了聖彼得堡這個人工城市，自此彼得堡就無法甘於平淡，不斷鼓動著人們要胸懷大志、創造歷史。可是，就是在這威武震懾的戰歌聲中，杜斯妥也夫斯基卻讓《白夜》以陰柔的兒女情長之姿款款走出，面見讀者大眾，只見作者一手推開雄壯的海軍部大廈，另一手別過繁華的涅瓦大道，然後將運河堤岸小道搬到了台前，嘴裡邊嘟囔著：兩個陌生人在彼得堡的運河堤岸上邂逅了，他們一起漫步、聊天，互訴心事，就這麼共度了四個白夜。故事就這樣。什麼！就這樣！就這樣，沒有再多的了。為何這麼一個簡單的故事會吸引那麼多的導演爭相翻拍成電影？或許因為這，或許因為那，又或許純粹就是因為這故事觸動了心弦的某處吧，那裡頭把人與人、人與城市之間的關係用一種最美妙的方式——邂逅，聯繫了起來，它挑動了純情男女的千百種遐想，儘管這類故事的結果多是船過水無痕，但那連同人一起的城市回憶卻是長久地盪漾心底，纏綿旖旎的魅力只怕讓那波羅的海的威武將領都要退步連連，徒留一聲喟嘆：英雄當真氣短！



柔情的格里博耶多夫運河，白夜的場景。

《白夜》就是一則人與人、人與城市互動的故事。書裡那位夢想者已經二十有六，住在彼得堡八年，卻像個異鄉人似的，沒能真正結識朋友，寂寞無處排遣的他選擇以「認識彼得堡街上所有的房子」的方式來認識整座城，乍聽之下這似乎頗為詭異，但其實不失為一種有效方法，杜斯妥也夫斯基顯然看透了一件事，文明人與文明人之間永遠橫著一條宇宙般寬闊的隔閡，遠觀儼然深邃，近身一看卻是荒涼無垠，文明人的接觸總歸是彎彎曲曲無法坦白，得依靠個媒介才行。以彼得堡人為例，這座城市的歷史就是一部建築史，當地的文化人士非常講究對城市和建築歷史的掌握，這可不光是上網查個維基百科，再去逛一逛冬宮、馬林斯基劇院和浴血教堂就可以呼嚕別人說自己了解彼得堡。「那是觀光客做的事」——彼得堡人會這樣說。那怎樣才叫做「真正」接觸彼得堡呢？嗯，至少也得有過跟當地人（不是旅行社導遊）上街散步的經驗，漫步在涅瓦大道、運河道、濱河路都好，沿途邊走邊聊天，聽彼得堡人講述城市歷史，認識通過彼得堡人的手指頭所指出的特定歷史建物，去他去過的私房餐廳或是咖啡館，即使只有一天的經驗也好，這已經足夠讓外地人擺脫觀光客或是陌生人的標籤。這麼一提，讀者或許可以明白，《白夜》裡的夢想者何以傻傻地要說他「認識彼得堡街上所有的房子」了，這裡頭其實藏有文章的呀。

彼得堡人與彼得堡遊客生活在兩個平行世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對於在城市裡已經生活八年的夢想者來說，他究竟算不算得上是個彼得堡人呢？以夢想者來說，他清楚自己沒有被這個高傲的城市看上眼，從夏日白夜時節無人邀他到別墅度假就可以看出，於是他孤獨一人在城市遊蕩，目光所及，景觀盡是一片蒼白與病態，直到他遇上娜斯堅卡——一個為了一年前的約定而在堤岸等待男友回來的純情女子，此外——對夢想者而言是個意外收穫——她自小與祖母生活在彼得堡自己的房子裡，雖不富有，但卻是個道地的彼得堡居民。夢想者拋開羞怯走向娜斯堅卡，說服了她讓他陪著一起等男友，直到對方出現為止。這場邂逅從一開始男女雙方就隔著一條不能逾越的界線，這讓他們放心地玩起向對方心靈靠近的曖昧遊戲，直到夢想者試圖跨界，而娜斯堅卡心猿意馬，此時消失一年的男友突然現身，迅速收拾戰場，娜斯堅卡甚至毫不猶豫地跟隨男友而去，夢想者一人獨留堤岸旁，黯然神傷。

邂逅的美妙在於之後的回憶，夢想者最後說，那四個與娜斯堅卡相處的甜美白夜抵得上他之後的餘生，話裡的哀怨和酸澀實在讓人無法忽略，可是話裡透露的訊息也不能不注意：懷抱著與彼得堡女孩共度白夜的回憶，彼得堡之於夢想者已不再是陌生之地，他成為擁有自己的彼得堡故事的彼得堡人。再大的城市哪怕只要有一人曾與你心靈發生過聯繫，那麼這城市就是你的城，因為你擁有了講述這個城市故事的話語權，杜斯妥也夫斯基就是這麼理解他的彼得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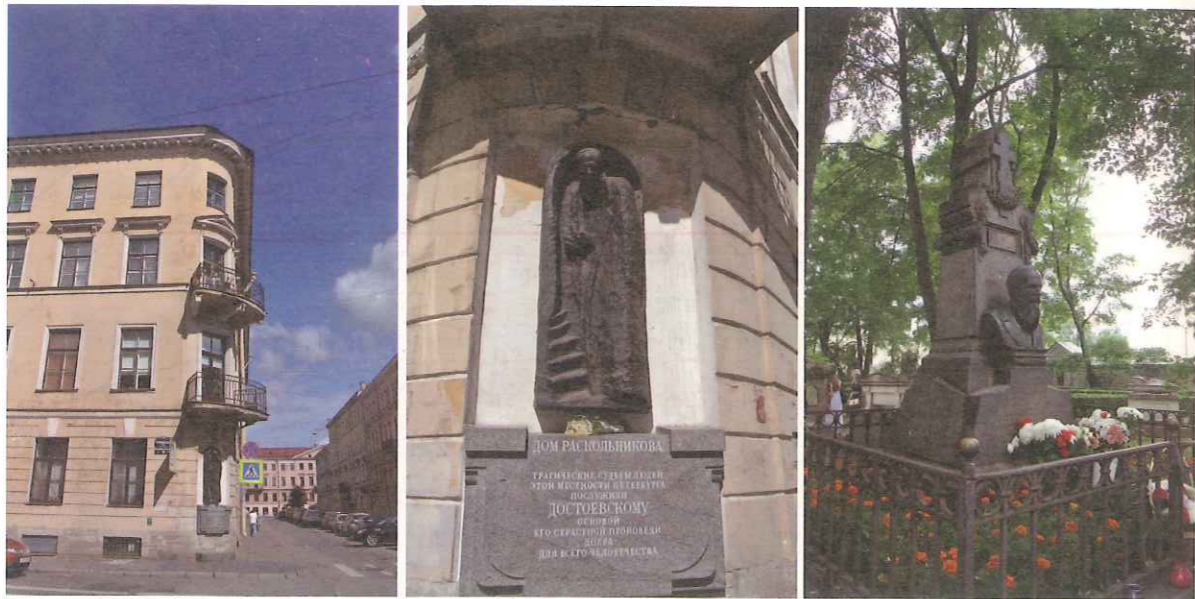


運河遊船。

格里博耶多夫運河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七百三十步

據說杜斯妥也夫斯基住在彼得堡的時候很喜歡沿著運河堤岸漫步，一邊走路，一邊觀看行人，同時尋找書寫的題材，那神色匆匆的男士趕著去哪？又是和誰見面？那眼神憂鬱的年輕人是為了什麼事情而苦惱？而那面容和藹沉靜的女孩是天使的化身嗎？作家走著路，看著眼前風景，但沒一會就已經視而不見，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讀者且看《白夜》、《地下室手記》和《罪與罰》，裡面的男主角無一不是城市的漫遊者，他們全都有邊走邊思索的「壞習慣」，而小說裡很多關鍵的場景也都是發生在路上，像是夢想者與娜斯堅卡的邂逅，還有地下室人走在路上時，可笑地想要和人發生碰撞，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噢，對了，《罪與罰》裡拉斯科爾尼科夫也是在路上邊走邊琢磨著殺掉放高利貸的老太太阿廖娜的計畫……城市風景不外乎就是那人、那物、那景象，但旁人看人是人，看物是物，看風景是風景，而杜斯妥也夫斯基看的卻是那人那物那景象交錯的瞬間，能否產生出改變命運的契機呢！

提到《罪與罰》，裡頭有一處講到拉斯科爾尼科夫從住處裡走出來，要到高利貸的阿廖娜家裡去典當銀製手錶，男主角曾計算過步伐，不多不少，正好七百三十步！作家如此篤定地指出這個數字，讓人更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於是就有好事者試圖追根究底一番，而我就是其中一位。二〇一三年夏季，我曾以《罪與罰》裡的主要故事地點——乾草廣場為中心，沿路探訪小說裡的場景，我找到據信是最接近小說家書裡所寫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住處——公民街十九號，看到了那塊嵌入在一樓牆面裡的著名紀念牌，上頭刻著：「拉斯科爾尼科夫之家，彼得堡此地人士的悲劇命運，作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為全人類熱情宣揚善的基礎」。我照了相，過街到對面，想再照一張，忽然間我看到另一邊路上有一個身穿黑



左圖 拉斯科爾尼科夫之家。
 中圖 拉斯科爾尼科夫之家一樓的紀念碑。
 右圖 杜斯妥也夫斯基墓地。

色帽T和黑色長褲的人，那人把風帽低低拉下，蓋住半張臉，神色鬼祟地朝拉斯科爾尼科夫之家前進，他的步伐堅定，沒有遲疑，完全不像是初來乍到的傻瓜旅客，但那高度警戒的神情也說明他絕不是當地人。那人行進間忽然將風帽拉高，並從懷裡拿出照相機，非常迅速地朝拉斯科爾尼科夫之家和紀念碑按下快門，照了好幾張相片，然後就將風帽拉低，藏起相機，跟著快步過街，就消失在路的盡頭。所有這一切幾乎都是在行進之間完成，迅速又俐落，完全沒有驚擾這街的平靜與寂寥，就彷彿那人從未來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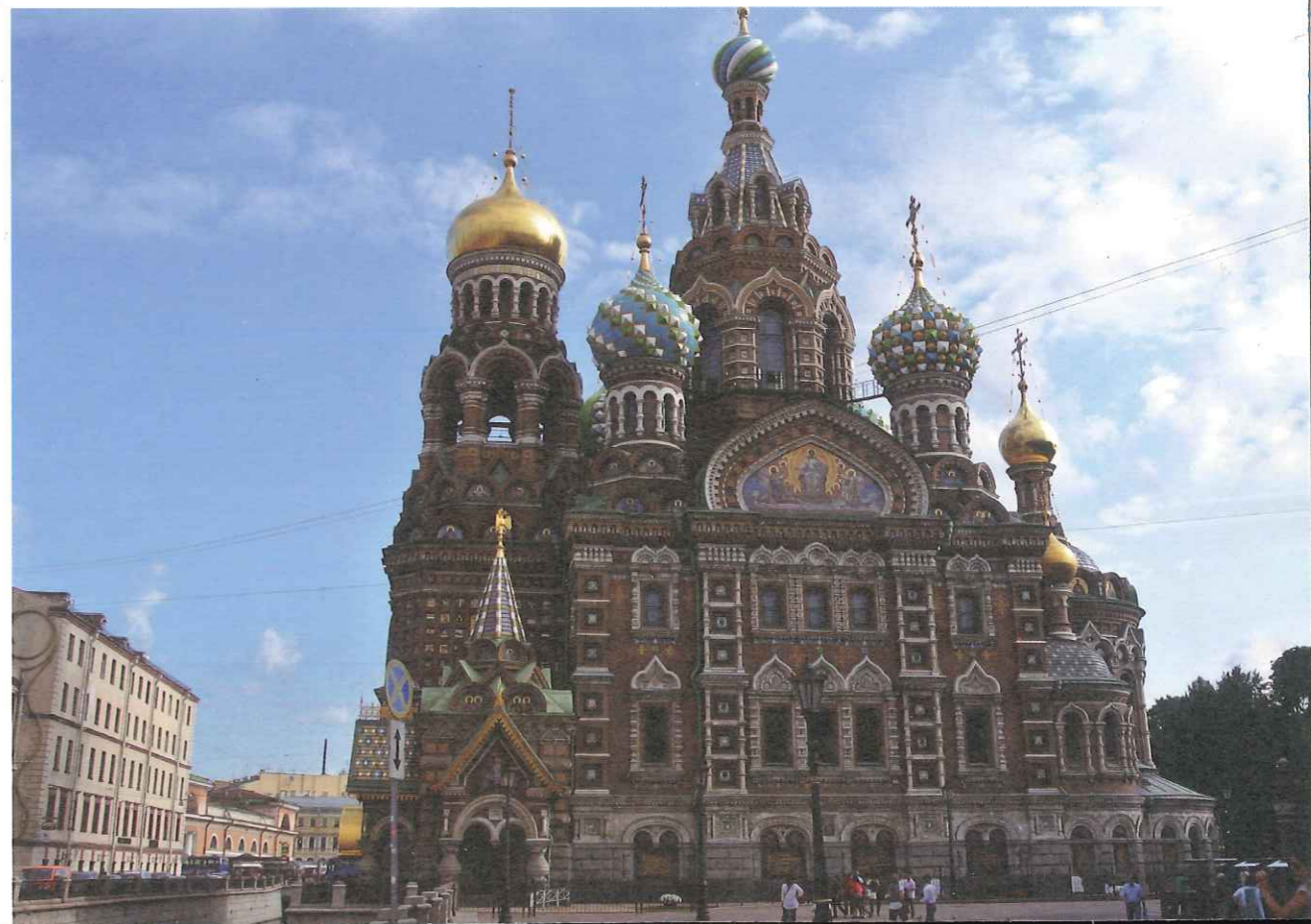
我又繼續我的文學場景漫步，我走到格里博耶多夫運河的堤岸道（《白夜》的場景也是這裡），開始還原拉斯科爾尼科夫殺人之前的情景，我沿著運河道走，邊計算步伐，但是計算的結果對不上七百三十步，即使我一步邁出的距離遠比拉斯科爾尼科夫小，但若照這樣繼續走，我想就算走九百步也走不到什麼放高利貸的老太太阿廖娜的住家！我看著眼前堤岸道無情地向前一直延伸，心裡當真懷疑阿廖娜住家的真實性。就在我徬徨之際，一個女人出現眼前，但接著她就往堤岸下走去，停下，然後拿出菸和打火機，跟著就在運河邊吞雲吐霧了起來，她鮮紅的外衣在運河邊上顯得異常醒目。那女人抽著菸，面無表情地望著運河，我還在想《白夜》的情景會不會即將在我面前上演，結果外衣女子的一根菸都抽完了，我的夢想者並沒有出現，而女子也已轉身離去……是呀，那邂逅的產生，除了人和事件的因素之外，還需要那無從捉摸，又難以掌握的機遇呀。

之後我查看資料，發現有人也跟我一樣執著於那七百三十步，同樣也沿著這條改變拉斯科爾尼科夫和周圍人物的命運之路進行探訪，而計算結果也是……不只七百三十步！只能說杜斯妥也夫斯基散步的時候可能一開始有認真地在數數，但是到後來心思早就不知飄到何處去了，又或是對這位好深思的城市作家來說，七百三十也許從來就不是架構在數數的確切性上，而是某種把念頭化為實際行動的一個宿命般的數字吧。

彼得堡人的城市導遊

即使我四年的留學生涯都是在莫斯科度過，但彼得堡之於我從不僅僅只是一個他鄉異地，因為還在莫斯科留學之前，我真正的第一次俄羅斯之行就是始於彼得堡，而且也與杜斯妥也夫斯基有關，即使時光飛逝，但是那一年的夏天我曾在彼得堡的記憶卻仍舊歷歷在目，「歷歷在目」這四字並非只是成語，而是真實感受。那天下課後我和我的杜斯妥也夫斯基文學課的大鬍子老師一起在涅瓦大道上散步，聊天的內容只剩模糊的印象，但我想得起他的聲音，記得他藝術家細長的手指在思索時總是習慣性地摸自己的鬍鬚，還有一個久久留駐腦海的景象：我和老師隨意漫步，剛好走到涅瓦大道與格里博耶多夫運河交叉處，哎，命運般的格里博耶多夫運河！老師停下來，用手指著前方的基督浴血教堂，我跟著從遠處看那黃白綠藍交錯的教堂洋蔥圓頂，覺得那景象真如童話故事一般，但老師卻說：「我不喜歡這座所謂的俄羅斯式的傳統風格的建築物，不喜歡，但是有一次黃昏時我經過這裡，剛好看見它沐浴在夕陽餘暉中，鐘樓金頂的光芒柔和地閃耀，就在那一瞬間我覺得這座教堂漂亮極了！」他說話的時候剛好也是黃昏，而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的我，就永遠地將這夏日彼得堡黃昏中的浴血教堂的影像存留心底了，而那時我就明白，我有了屬於我自己的彼得堡故事。

格里博耶多夫運河上的基督浴血教堂。



我的彼得堡故事還在持續，記憶一直增加，宛如拼貼畫一般，層層疊疊。二〇一四年一位認識的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檔案室的工作人員克萊因涅娃女士，她邀請我參加他們舉辦的研討會，東道主非常熱情，會後還邀大家乘船遊河，於是一行人晚上七點半的時候浩浩蕩蕩地走在明亮的涅瓦大道上，一起感受六月下旬彼得堡白夜的蒼白，而且那年夏天特別的冷，十三、四度，我單薄的衣服幾乎抵不住涅瓦河吹來的風，不時冷得發抖。我們往渡口前進，一行人中有彼得堡當地人，有來自莫斯科、土拉等其他城市的學者，還有來自法國、義大利和台灣的外國人士，克萊因涅娃很認真地當起城市導遊，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關於彼得堡遊民的一段話，她指著前方一處地點說，那裡有一位身分特殊的遊民，這位遊民全彼得堡人都認識，他的地位就像是俄國古代的顯僧，意即此位遊民說話具有神的啟示一般的效果，彼得堡政府特別發給他證件，允許這位遊民晚上可以進地鐵站睡覺。各位讀者千萬不要覺得好笑，事實上，這張證件很有用，尤其在寒冷無情的彼得堡冬夜裡，這表示無家可歸的遊民可以在晚上地鐵站關閉後進入地鐵睡個安穩覺，而不會被警察趕走，好一個人道主義關懷的城市呀！

而說起彼得堡遊民，身分特殊的應不只一位，我聽說還有一位叫拉斯涅爾的遊民也非常特別，他全身，包括指甲都很乾淨，面容和藹，全身家當只有一只背包和一個小聖像，當你看著他，儼然就像位親切的俄國鄰家阿公，可是他是遊民，而且如同多數遊民，他也有一段傷心的過往。拉斯涅爾現在還有一個最新的身分——無證照的彼得堡城市導遊，因為他爛熟該城的歷史和建築，而且不少遊客總喜歡指定由他來當導遊。拉斯涅爾非常敬業，在固定時間認真地站在路邊當遊民，其他時間認真地當導遊，彼得堡的年輕女孩請他喝咖啡，不時有人走去跟他聊天，記者為他寫特別報導，說他是「彼得堡的良心」。看著拉斯涅爾站在街頭的景象，你會覺得，好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哪！就是那時我忽然間明白了杜斯妥也夫斯基說「要在人中找到人」那一句話的意思了。

熊宗慧

台大外文系副教授。文化大學俄文系學士、碩士。國立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文學博士。專業為俄國文學、白銀時期詩歌和電影。著有《俄羅斯私風景：走過生活，讀過文學》。譯有《阿赫瑪托娃抒情詩選》、《您忠實的舒里克》、《索涅奇卡》、《包心菜奇蹟》、《我要！》、《夜巡者》。曾任聯合報副刊「莫斯科隨想」、國語日報副刊「漿果處處」及人本教育札記「書寫俄國」的專欄作者。一直研究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始終喜愛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在學校開設相關課程。為櫻桃園文化出版的俄國文學翻譯作品《帶小狗的女士》、《當代英雄》、《地下室手記》、《關於愛情》和《白夜》寫專文導讀。喜愛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寫相關論文，並為漫遊者文化的《雕刻時光》寫導讀。偶爾在印刻雜誌發表文章。



豹變

木心
小說

\$300

命運，可以微妙而精緻。

木心生前的心願之作 飛越二十多年的「文學之約」

十六篇各自獨立又彼此相連，成為有著自己的結構原則的特殊作品
描寫個體的人，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的人生階段。

時空、經歷、文明、藝術的相互交錯，我中有你，他中有我。

延伸閱讀

木心作品集套書

木心文學回憶錄

木心談木心：《文學回憶錄》補遺



相關作品請掃QRcode

【在……那邊：普魯斯特隨想】

終局

台北·朱嘉漢·文

怎麼就是感覺不到嫉妒呢？她突然地想，然後甜蜜地發現自己這樣問就算是嫉妒了。

他們一群人聚在一起，像是讀書會而不是寫作坊。兩男兩女，命運似地追逐閃躲與爭奪起來。她諷刺地享受著，猶如觀看擂台賽，即使她與另外一名女子是兩個男人想像中的戰利品。強烈的對立其實不是兩位男子之間的意識形態，真正的對立，是看著他們猶如孔雀求偶般地，將語言展開如羽翼，私下她與另外一個女子卻建立起了沉默的關係。他們在上頭劍拔弩張地對抗，她們在暗底百轉千柔地纏綿。對立是暗自地不讓你們感受到我們私下建立起的帝國，如此舒適。最好的躲藏之處就在他們面前，他們光亮無比展現時（她客觀地覺得他們的確各自有各自的魅力），她們就自然地棲靠在暗影之處結盟。

她為數不多的文學作品予人神秘的形象，評論家與讀者藉由小說感受到她的文字當中透露的背德的自傳元素，卻在她堅持的緘默與書寫的版本微妙差異中令人迷途。漸漸地她察覺作為作者的她已經糾纏起真實生活的她，回首過往，也往往分不清楚真實或虛構。這感覺像是意識清楚地看著自己被凌遲。自己的人生，也不完全的虛構化了。勉強自己寫出了一兩本書後，她看著血條歸零，無法再寫了。在他人眼中像是流星一般消逝的文學少女，在她來說是無比漫長的掙扎。

她曾勸戒他們，如此執迷於一同創作的他們：不完全的虛構如此傷神，是再也挽回不了，猶如典當般的交換。妳把自己典當掉，往後，要付出

更多的人生來贖，萬劫不復。她後來不再創作，或至少再也無法投入小說，其實不是個人選擇，而是真的不能了。

她賭咒過，自己年輕一段的愛情，種種愛情只能隱晦的寫，為幾十年後的作品埋下根，要在成為老婦之時，傷毀她的一切皆已雲散與崩壞以後，才願意回過頭來，以最後的激情，去贖回當初那瞬間死亡封印的愛情標本。儘管那不倫的愛情關係說穿了沒有書寫的特殊價值，她仍然想像著當時的她，在絕對的傷害發生時迅速抽離，猶如在核爆當下熟稔地操演避難法則，遮眼堵耳就地掩蔽。她跪坐癱軟在地上，張大嘴喊不出聲，眼珠瞪大充滿血絲卻乾澀無淚，那一刻她告訴自己，就是現在了，那最大的痛苦，黑色稠密的，一層比一層還要深的嫉妒，要等到人生最後的時候，用書寫還原回來。她是這樣想像的，她將會猶如洋娃娃般的維持著少女感。她會讓身邊的男人一個一個瘋狂的愛她，為她痛苦為之自毀，她會讓每個身邊的女人恨著她卻著迷於她，像是比男人還要更執著的愛戀著她，而她將一無所動。巨大得無法承受的嫉妒感，終於讓她苟延殘喘後，成為最引起人嫉妒的對象。

早在那時候，書寫涉及的名聲已無所謂。她作為一個寫作者最幸運與最不幸之處在於太清楚看到自己的極限。如果再多點力量，她可以在界限上多前進一步，但那麼久以來，一旦靠近她就暈眩想吐，雙腿發軟，文字潰散。她慚愧無比又毫無辦法：確實，在那之後，文字就只能保護

起自己。這無疑是背叛自己的文學信念，於是等待。因為找不到任何的方法超越那苦痛，她沒有莒哈絲的天才與美麗去承受，久居在那沙漠裡。她完全相信莒哈絲在《中國北方來的情人》裡說的：「我什麼都沒寫過。」

她與讀書會裡其他三個人不一樣，一直沒有打從心底喜歡普魯斯特，也與羅蘭巴特有些距離。她在美學上面十足理智，在創作的路線爭辯裡。她甚至覺得，普魯斯特那樣的文學世界，對她而言還是太美了，美文就是她現在最厭惡的。她曾怪罪深陷在文學的泥沼乃是自小受教育時便擁有優秀的文學基因，並過早被淘汰出來，一開始就注定了她的限制。也許她還可以在這軌道上，用這些工具與素材，再寫上幾本好的作品，未必是虛構力那麼強的小說，但是也可以在她的寫作的路上累積、標示，至少以一個作家的身分繼續活下去。她都知道，只是那全然無法超越她承受的苦痛。於是那段漸漸枯槁的日子，像一次次地證明文學的無能為力，寫作，也變成是不讓「那件事」說出口的虛假薄膜了。她來到法國，與其說是尋求，毋寧說是逃離。有任何方法能夠讓她放棄一直以來的文學她都願意試，即使沒有解藥，至少能讓痛苦減緩。儘管她找不到理由反對普魯斯特在《駁聖伯夫》裡對智力的不信任，說服得了她，但始終沒有給予她刺激。包括《追憶似水年華》本身的文字令她不耐。在這時卻有異樣的感覺。她閉上眼睛，眾人所一起閱讀過的，甚至他們一起寫過的，都在她閉上眼皮

後，如同螢幕打在她的眼皮內側。她總是最後一關，她真正參與親自寫下的不多。但他們交給她把關，判定生死，那些斷片般的、只在他們之間流動文字，要經過她的裁決，作品才能完成。更多的時候她宣判作品失敗，留下來的文字在怎樣的標準，卻是他們看似民主的寫作機制中最為專制的部分。她是消極的女王，他們卻完全不去爭取，讓所有的裁決交到她手上。只是因為她是小說家嗎？只是因為她寫過書的聲名有了權力？

有兩種文字流在眾人離去後於腦袋中迴旋再迴旋。一是他們一起讀過的，一是他們寫過的，現在都成了她的。

她想起《女囚》裡，敘事者令阿爾貝蒂娜的女性密友安德烈成為報信者，跟敘事者一一報告女友的行蹤。敘事者忽略了，她們在他的眼底，距離最近的盲點。她們在他密不透風監視阿爾貝蒂娜的房間裡，渡過許多次的刺激的偷情。真正的嫉妒不是在眼前，而是情人身上永遠無法觸及之處。所以普魯斯特可以容忍情人阿格斯蒂內利與妻子一起住在他家，卻無法忍受他不在自己身邊的時候。幻滅與荒漠對她來說是內心的延伸，即便每個人所見有所不同，她仍更珍愛自己那份。那是妳嘶啞呼喊也像噴灑在沙漠上的血液瞬間被吸乾的孤寂。她卻想多了解那一份，仍停留在愛情幻象中的情景。她一點也不需要知道幻滅後的景象。她覺得自己走得太前面了，所以注定得落在最後頭守候。她忘了提醒他們，最好可以再次沉溺在幻覺裡。進入幻覺，從幻覺逃脫或被迫

【已讀有回】

精神的貴族·彩色的人生

新北·歐宗智·文

一、絕佳休閒活動

文學豐富了我的人生，也因為文學，在3C當道的今天，我得以成為精神的貴族，就像是土司抹上了果醬，或是慢舞以外增加了探戈、吉魯巴，生活變得生動有趣，饒富滋味，好不快哉！

受限於出版市場規模，台灣專業作家鳳毛麟角，我有自知之明，於是乎閱讀與寫作成為最佳的休閒活動。

回顧以往，寫作時不曾去細想，為什麼執筆？有人高呼「為藝術而藝術」，有人標榜「為人生而藝術」，我則無一定的主張，只是在心有所感，不吐不快之時，才記下內心的省悟。至於發表、成書帶來的名利，乃屬邊際效用，並非寫作的目的。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寫些反映時代進而指導人生的傳世之作，可是這樣偉大的念頭一旦進駐內心，便寫不出作品了。不過，閱讀填補了生活的空白，增添了色彩，也安撫了不安的情緒。過來人說得好，寫作首在於拯救作者自己。我發覺，自己高估了文學的功能，作家並不都是想像中那麼偉大，絕大部分的作家均由真實、平凡的人生汲取素材，所謂的「偉大」、「傳世」是刻意不來的。既然自知平凡，就應甘於平凡。為平凡的讀者寫些東西不也很好嗎？倘若因為寫作而引起讀者共鳴，或使自己的平凡增添一絲不平凡，不也足夠了嗎？

卸除心頭的重壓，益發體會到，讀書和寫作真是絕佳的休閒活動。喜歡閱讀，我們就成為有「才、情、趣」的人，不會讓人覺得俗不可

耐，如同花有了「色、香、味」一般。均衡的人生，應是工作與休閒並重，而閱讀可以增添生活樂趣，也是最簡單、方便的休閒活動，何樂而不為呢？一有機會我就鼓勵四周的朋友，閒暇少滑手機少上網，少看無聊的電視節目，大家一起拿這時間來閱讀，甚至組成讀書會，進而從事寫作。因為寫作不是天才的專利，它也與學經歷、出身背景無必然關聯，只要認真生活，觀察人生，抽空讀書，自然而然成為寫作的一員。如此，多了一分心靈的寄託，生活必定比以往充實、有趣。

把寫作當成休閒活動，跟使命感脫鉤，注定不可能成為專業作家，但我並不後悔，至少，閱讀與寫作使我成為心靈的貴族，擁有豐富、充實的休閒生活。

二、文學黃金時代

經常是正在參與或見證某件人生大事，而我們當局者迷，彼時並不知道，直到多年以後，回首前塵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經歷了一段美妙、難忘的時光。如今一切都過去了，回不來了，只能在記憶中細細回味。

大學的華岡歲月，正是文學生活的黃金時代。我大學讀的是全國獨一無二的、文藝青年的文學殿堂——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這裡除了學習現代文學藝術理論外，也安排更高層次的寫作訓練，總之，這是養成作家的絕佳環境。當時系上寫作風氣非常之盛，這跟名作家司徒衛老師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司徒衛老師當時也擔任《自立晚報》副刊

人來，人去，她似乎感到有點痛，不知從何而來，所以亦無法排遣。

她以為自己仍然太清醒。直到她在眾人離去，真正離去後，她打開檔案，一面讀，也一面寫。

儘管有點孤單，不，這是寫作甚至不寫作的人生走到此刻的她，所感受到最大的孤寂。她，看到了荒漠。原來四人之間發生的所有事，寫下的所有故事，她以為自己是在荒漠中看著他們的，實際上她也活在他們共同的文學幻景裡。他們確實「共同生活」了，在他們互相質問共同生活的可能時。她當作自己在荒漠中守護他們的幻景，承受他們的苦痛，到頭來竟是一起承擔了。眾人離去，荒漠裡她知道這是屬於自己的尋回的時光。

回禮。只剩一個決定。

她將這一切交了出去，再次地，往無盡的遠方，她不需要知道但可能已經知道的地方，輕輕放手了他們的故事。

朱嘉漢

一九八三年生，曾就讀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班。回台後在不同地點擔任沙龍策畫人。從事文學評論與創作。長篇小說《禮物》即將出版。

逐出，這些並不完美，要盡可能地，像是潛入深海直到水壓擠迫你的肺，炸破你的微血管，將你整個人壓扁血肉模糊的決心，重新回到那令你痛苦萬分的幻覺裡。那才是你獨一無二的部分。

〈斯萬的愛情〉裡，斯萬跑遍了餐館找尋奧黛特的下落才驚覺：他已陷入愛情。嫉妒先於愛情，創造了愛的對象，再將兩者綁在一起，因而可以持續。敘事者複製斯萬相同的命運，由嫉妒而誕生愛情，綁住了阿爾貝蒂娜。他曾悲傷想著：這樣的情感得等到他們兩個之間一方死亡才能終結。這樣想恐怕過度樂觀了，事後也證明，即便阿爾貝蒂娜故去，在事實真相顯現出，一直以來他都是被蒙在鼓裡的，從一開始就無所謂忠誠，不斷浮現的「已發生過的事件」的知曉，仍是讓他痛苦萬分。嫉妒是對漂浮的指符（signifiant flottant）無盡的追逐，所到之處，意象不斷被創造出來，行動被迫出，事件因而接連肉身化。嫉妒創造的愛戀的主體與客體，一切的故事的開始與終結。

那段關係的交換與再交換的錯置中，已經耗去了所有欲占有的激情。明明是距離最近的人，涉入者，卻是局外人般清醒。譬如酒醉，會有某個微妙時刻，比任何時候都清醒，以靈魂出竅的視角看自己與身旁，她卻是一直有同樣的感覺。只有在徹底爛醉時才能稍微放鬆。她沒有辦法說明，即便是爛醉無能力之時，她是夢是醒，都還是有一塊意識是清醒著，清楚感覺自己的麻木，與引起不了情緒的感知。

主編，升大四的暑假，司徒衛老師或許認為我「孺子可教」，約我到位於濟南路的成功中學教職員宿舍詳談，鼓勵我嘗試長篇小說創作，還說打算安排這部作品於晚報副刊發表。先前已有魏偉琦、毛瓊英學姊的作品於《自立副刊》連載，而李喬《寒夜三部曲》亦在此處刊登。在這之前，我只寫過短篇小說，最長的作品也只有兩萬字，至於長篇小說，做夢都不敢想，所以一時之間，不敢點頭。於是老師多番打氣，直說沒問題，立即要我細讀陳森所譯《長篇小說作法研究》，推薦我看雷馬克《西線無戰事》、《凱旋門》等小說名著，還告訴我，SKB秘書型原子筆寫起來比較順手。由於盛情難卻，最後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七月，我一邊大量閱讀，一邊苦思寫作題材，到了月底，決定寫中美斷交下的一段愛情故事，著手畫情節發展圖與人物關係表，並且於八月開始動筆。除了吃飯、睡覺、閱報以及黃昏的例行散步外，我夜以繼日地寫寫寫，終於在九月開學前完成了約九萬字的長篇小說《仰望自己的天星》。只是截稿在即，沒有足夠時間潤飾，加以原稿塗塗寫寫，難以示人，為趕上交卷，我把原稿分成四份，情商高中同窗呂家三兄弟幫忙重謄（不幸他們熱情有餘而字跡不佳），所以交給《自立副刊》的一百六十幾張六百字稿紙，共有四種筆跡。司徒衛老師一定感覺欠妥，又不便明講令我傷心，乃由編輯杜文靖兄委婉地把沉甸甸的原稿交還給我，客氣地提供一些修改意見。老師的意思十分明白，這就是退稿了！我雖難掩失望，但至少完

成了一生的創舉、不可能的任務，我衷心感謝司徒衛老師讓我為自己的生命留下永恆的一頁。

後來，我沉澱心情，大刀闊斧地刪改這部長篇小說，一字一句慢慢斟酌。此部改頭換面的長篇小說，重謄完成，改投《皇冠雜誌》，幸獲平鑫濤先生賞識，很快便在《皇冠雜誌》連載及出書，有了一個美好的結局。直到多年以後，我依然清晰記得，司徒衛老師知悉這個好消息時，欣忭地勉勵我多讀多寫，以及緊握雙手，從掌心傳遞給我的溫暖與期待。此情此景照亮了我的前路，而我也時時不忘生命中的文藝提燈者——司徒衛老師。

大學畢業之前，平鑫濤先生約我至敦化北路皇冠辦公室見面，跟我簽訂長期出版合約，對一個初出茅廬的文藝青年來說，這是莫大的鼓勵。之後，學校教學之餘，陸續由《皇冠》出版了幾本小說。其間有一插曲。作家林文義發表文章，談到自己告別風花雪月，於一九七九年獲領時報文學散文獎的種種，同年我由《皇冠》出版第一本小說《仰望自己的天星》，當時，林文義尚未寫小說，想透過書寫徹底告別一段無緣而又難捨的戀情，似乎頗欣賞我小說寫作的風格，特地由皇冠編輯部聯繫上我，在林文義位於天祥路的老家，提供故事和情節，讓我寫成中篇小說〈變色的天空〉於一九八一年在《皇冠雜誌》發表，二人握心靈的手，建立了友誼。誠如林文義所言：「那是我愛過的時代，無怨無悔的青春。」

輝煌的文學時代，我有幸躬逢其盛，踏上寫作這一條路，直到今天，讓我的生活變得忙

碌、充實而有意義。雖然大環境改變，美好的文學時代已經過去了，但確實是「衣帶漸寬終不悔」，而我也堅信「文學不死」，閱讀與寫作依然會是我最佳的休閒活動。

三、讀小說評小說

關於文學的閱讀與寫作，在進入研究所進修之後，開始轉變方向，漸由文學創作改為書評與專題論文。學位論文以「東方白《浪淘沙》析論」為題，口考通過隨即改寫為《多少英雄浪淘盡——東方白「浪淘沙」研究與賞析》由出版社印行，一氣呵成，好不痛快！東方白文學研究告一段落，閱讀與寫作的重心移到世界經典小說賞析。

經過長期的閱讀與書評寫作，對於小說多少有了些許心得。不分古今中外，小說描寫悲喜人生，表現時代社會，寫的就是人生的「生與死」、人性的「善與惡」，以及人世的親情、友情、愛情。尤其是長篇小說，敘事要足夠，素材要豐富，而且作家要具備虛構的想像力和合理的組織能力，才能夠讓人相信，彷彿身入其境。經過歲月淬鍊的小說，跨越時空，依然感動著讀者，除了有精采的故事、生動的人物，最重要的是，蘊涵令人深省的思想以及作家的人生哲學，值得靜下心來，細細去體會與回味。

大學時代迄今，讀小說寫小說也評小說，我就是愛小說，這也算是另類的「三合一」吧！遇見感動自己、引人深思的小說，不免書寫心得與賞析，記錄一步步的閱讀足跡。自二〇〇

二年以來，經營文學部落格之外，出版了超過十本的小說賞析，這些小說名著評論與賞析，無論是東洋篇、西洋篇或華文篇，都是本乎「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理念的體現，避免賣弄學術用詞，行文力求深入淺出，做為一位資深讀者暨小說評論者，長期累積的經驗使我充滿自信，相信經由導讀必可勾起讀者的興趣，進一步去親炙原典名著，帶給自己心靈的養分，甚至於藉此領悟人生，尋找到人生的答案。

文學為我的人生增添美麗色彩，這是我的文學我的生活，我樂在其中！樂此不疲！

歐宗智

一九五四年生於台北，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現任新北市清傳高商校長、連清傳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長期推廣閱讀，不遺餘力。創作文類包括小說、散文、詩，出版《仰望自己的天星》、《春衫猶濕》、《觀音山下的沉思》、《送你一朵花》、《情書永遠不老》……等二十餘種。近年以論述為主，鑽研大河小說，多次應邀於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深受重視，著有《為有源頭活水來——書評集》、《走出歷史的悲情——臺灣小說評論集》、《橫看成嶺側成峰——臺灣文學析論》、《東方白「浪淘沙」析論》、《多少英雄浪淘盡——「浪淘沙」研究與賞析》、《臺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好書永遠不寂寞——書評與文學批評集》、《透視悲歡人生——小說評論與賞析》、《遇見最美的人生光景——世界小說名著鑑賞》、《由夏目漱石到村上春樹——日本小說名著鑑賞》、《真善美的永恆追求——小說評論與賞析》、《心靈的封閉與開放——小說名著論評》、《人生就像一條大河——小說名著鑑賞》、《現代人的孤獨、失落與悲哀——村上春樹長篇小說析論》等，兼具論文之理與小說之趣，逸趣橫生，可讀性高，素有「校長評論家」之譽。

秋日小語

湖北·余秀華·文

1

其實生命的歷程讓時間清晰起來，應該加一個時間的前綴：

二〇一五年的秋天。於生命的本質而言，一些過往並沒有起到實質性的改變，但是一些印記還是不深不淺地留下來了，一個熱衷責備命運安排的人心裡也會藏著同等的感激。不然這樣的責備積聚到一定時候，會讓人忘記生命原始的好意，自己更加不知道來處和去向。

這個上午，美好的東西恰如其分地打開：陽光照到屋脊再照到院子裡是乾淨的；小麻雀和喜鵲就站在低矮的房簷裡，有一聲沒一聲地叫喚，慵懶得讓人對這一個地域和這個地域上方的天空放心。如果沒有屋外機器的轟鳴，時間就平整得沒有一點裂痕，如同人的初始和終極。時間和愛情一樣虛幻，你感覺到它的存在的時候，它才是存在的。那麼人的衰老和時間就沒有關係了？人的存在不過是藉助了時間完成了生命以外的一些事情？

到了秋天，很自然就感覺到生命的體內有一顆小小的核，人也有如果實的沉重，從樹枝上經過長久的風，下滑到泥土裡。這樣的感覺讓我安心，讓我對泥濘的春天消除了敵意。雖然有的果實皺巴巴的不成熟，但有果實的願望和經過，也就沒有少去根本的東西了。

那些來不及走到秋天就已經消失的人是不幸的。他們以為該來的都來了，再過百年不過如此，其實是不對的：沒有在秋天的某個時間裡安靜得比一滴水更潔白，如何能體會到曾經的日子設下的伏筆？

一年裡最好的日子就是秋天，是莊稼收割的時候和收割以後長久的寂寞和安寧。「請保持安詳的神態，像終生隱匿的另外一個人。」我始終相信，會有一個時間，一個場景，讓一個人心平氣和地保持長久的安詳。

2

隨著天氣而變化的情緒也是合乎情理的情緒。陽光裡，許多事情被淡化，雖然淡化得多少有些刻意，但是能滿足一天平安有序的生活，也是很好的了。

木心說：一個人的心裡有了愛，他的一生就會被弄得半死不活。我會心一笑，看來在世間被愛弄得半死不活的人不只我一個了，於是試圖原諒自己，原諒愛情的本身。如果愛情都是可以原諒的，那其他的東西就不在話下了。

那麼愛情的本身是從原諒開始的？我又輕笑。有時候愛上一個人感覺是在犯罪，因為諸多的不可能，讓你無效地付出。但是恰恰是這樣無效的付出讓人欲罷不能。生活的一端是厚重的銅牆鐵壁，我總想用另外一端的虛無和清爽把它挑起來，往往太輕了，我就把我的痛苦和眼淚一股腦地加進去，愛情總有不顧回頭路的堅決。

而另外一個人，他滿當當的生活裡，怎麼能融進一個說著方言的異鄉人？我想我為什麼一定得融進他？我難道可以以一己之力造一艘開往南極的破冰船？愛情的無能為力在讓人心碎哀傷以外，就是讓你更厚待自己和庸常的日子。所以某一個秋天裡，我一定能站出深於一棵樹的沉靜。

3

時間雜亂無章，不知道怎麼用。有時候許多可能最後不過變成一種不可能，許多縫隙都想讓人鑽進去，而又沒有耐心，片刻就出來了。總希望在一個縫隙裡看到從來沒有見過的祕密，結果自己沒有足夠的智慧辨別下一個拐彎的地方。但是好在它足夠寧靜，不會因為你的唐突而改變。

但是這樣的寧靜還是外界的，外界的寧靜來影響自己需要足夠長的時間，如同陽光如何穿過皮膚、血肉抵達骨頭？當一切雜亂得找不到次序，除了閱讀，沒有更便捷的途徑了。不管什麼樣的書，能夠入眼入心的便是好的，人會在書裡找到丟失的自己，就如同在一個縫隙裡感覺到春天的氣息。

想起在廣州圖書館，浩蕩的書群，感歎一輩子讀完其中的十分之一也是一件過於偉大的事情。人讀書除了繼承，更重要的是讓自己快樂。閱讀產生的力量大於其他的力量，這力量把懸空的人接下來，在地面上行走。而只有在地面上的行走才是真正的行走。當我心緒煩亂的時候，任何途徑都是無法解決的，除了讀書。

陽光好的時候，讀詩，讀史，讀雜文都讓人安詳。安詳的心境就接近了幸福。莊子說：「人莫鑿於流水而鑿於止水」，人的品格展現於流水間而提升於止水裡吧。人生沒有被浪費的時間，除了閱讀就是思考，而這以外，就是身體力行地活著。

4

媽媽問我：你最近還出去嗎？我說不了。她的神色裡有一點落寞，好像我不出去就是被什麼人忘記了似的。我卻不以為然。一個人不是靠別人記住才活著的，他們的記憶與我沒有實際上的關係，而且我在偶然間被人們知道，我至今不清楚我帶給他們的好處是什麼，所以被忘記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

秋天裡的人只屬於秋天，不會屬於秋天以外的事物。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人的記憶不知道又比生命脆弱多少倍呢，要求別人記住你是一件過於無聊的事情。而且我

的秋天是在鄉村，這觸手可摸的真實比任何記憶都好。

當然有時候悲傷，心會落上一層薄薄的霜，這是秋天必要的事物，如同人必要的悲傷。一個不會悲傷的人是把自己關閉了，世界的氣息再也無法進入他的身體和心裡去，這樣沒有疼痛的存在和不存在是一樣的。但是人為什麼一定要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呢，如果我們放棄感覺快樂的需要。人為什麼一定要快樂才有意義呢？我想不明白。

只有愛情的悲傷婉轉綿長。有時候，一個結果影影綽綽地在面前扭動，當你走過去的時候，卻發現這個結果根本不是結果，人生是一個迷局套著另外一個迷局，是一個幻景連接了另外一個幻景，我們活得很實在的時候，別人看來，也許是虛幻的。

❁5

心裡薄薄的冷是輕於萬物衰敗的，而萬物衰敗的溫暖卻讓生命香醇起來。月季花就不再開了，我更喜歡它沒有開放的時候。喜歡它低低的哀戚和憂傷。我喜歡人世裡千帆過盡的疲倦，勝過相遇之前的欣喜和期待。花有期，它是善於等待的植物，它的花沒有凋謝，只是藏在某處等它輕輕召喚。

枯萎得最踏實的是野草，它們各有各的名字，但是枯萎以後，就沒有必要一一辨認，如同悲傷都有悲傷的通性。枯萎是一種徹底的順從，布滿迷人的光暈。它們叫風輕輕一推，就匍匐下去了，和愛情有著相同的姿態。愛情的本質是枯萎，我們試圖走近，試圖在這樣的枯萎之上觸摸天空的蔚藍。


所以，沒有人會對生命的輪迴產生懷疑，這是季節饋贈給人的信仰。人其實是有信仰的，對大自然的信仰似乎從來就沒有丟棄過。所以我有對秋天的迷戀，在秋天裡的從容。我喜歡秋天一望無際的枯草，彷彿是對生命最深的禮讚。

這個時候已經沒有懸在樹枝上的葉片了，它們在風裡打著漩渦下滑的樣子卻一直互綿在樹的周圍。如同我死去的奶奶，她曾經在塵世的位置只有她本人可以占取和回來，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她的位置，沒有一片樹葉可以取代另一片樹葉，這也是大自然的從容和慈悲。我們在秋天裡有著前所未有的深情厚誼。

流水淺了。可以看見水底的石頭，石頭上的青苔，青苔之間若有若無的雲朵的倒影。秋天的淡雲啊，如同沒有辦法說出的心事，疼也一痕，醉也一痕。

❁6

夜晚，容易想起一個人，從一件事情一個場景不停地蔓延開去。如同野菊花雜亂無章跑得漫山遍野都是，但是無法進入他的城市，彷彿剛到了那裡，風就及時地回了頭，不會給一點兒的消息給他，只讓我的憂傷如同夜色深沉。

想著忙碌的人對秋天不能觸摸那麼多，心有憐惜。「分取秋色」縱然十分願意，但還是有一點矯情，愛在心裡沸騰，卻是無法說出口的咒語。秋天裡的愛多重啊，端得累，不端就會碎。我們在這端與碎之間保持平衡，也算是一種從容。 

瘋狂的愛更像 一種絕望

湖北·余秀華·文

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

其實，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無非是
兩具肉體碰撞的力，無非是這力催開的花朵
無非是這花朵虛擬出的春天讓我們誤以為生命被重新打開

大半個中國，什麼都在發生：火山在噴，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關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槍口的麋鹿和丹頂鶴

我是穿過槍林彈雨去睡你
我是把無數的黑夜摺進一個黎明去睡你
我是無數個我奔跑成一個我去睡你
當然我也會被一些蝴蝶帶入歧途
把一些讚美當成春天
把一個和橫店類似的村莊當成故鄉

而它們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寫這首詩，而且重釋，有一種淡淡的厚顏無恥的感覺。好在我厚顏無恥慣了，這樣的羞愧已經不能對我脆薄的靈魂造成損傷（如果我真的有靈魂的話）。彷彿這一段時間，我更願意說到靈魂這個虛無的詞了，有一種缺什麼補什麼的感覺。詩人們願意說到靈魂，同時又不齒於說到這個詞，如同被用壞了的「愛情」一樣。

又是一個安靜的夜晚，院子裡只有劈里啪啦的落雨聲，雨與雨之間是浩渺深邃的黑暗，因為雨滴的存在，這黑暗更像深淵一樣，我開著燈的房間不知道是深居其裡，還

是螢火蟲一般與黑暗擦出的火光，我沒有辦法確定。如同一個人長久的孤獨裡分不清自己是死了還是活著。可是我又如此熱愛這樣的時刻，熱愛到一種偏執：打開電腦裡乾淨的文檔，文字一個接一個跳上去，我就獲得了幸福。

我終於明白：幸福是一種自己確確實實可以得到而且不那麼容易就失去的東西。我感謝自己有能力獲得這樣的幸福。

我一直說自己是一個沒有故事的女人，但是看起來彷彿經過了許多事情，這樣的女人其實很可悲：因為她們都是自己設計給自己的劇情，沒有細節，似是而非。而這樣的女人一直在坎坷的寂寞裡無法自拔，如果有人點破，說不定還會惱羞成怒。

也是在別人點評我的詩歌的文字裡看到的一個故事：一個人在網路上寫文章，一篇又一篇，寫的都是她在什麼地方旅遊的故事，文字優美，寫得詳盡，獲得不少好評。但是後來有人指出她寫的不對。那個景點不是她寫的那樣，即：她文字的介紹出了原則性的錯誤，是她優美的文筆忽悠不過去的，但是她死不承認，非得說那個景點就是她寫的那樣，於是就有了辯論，有了爭吵，甚至更嚴重地互相攻擊。本來看上去很好的一件事情演變成了一場狗血事件。

後來，有知情人爆料：她是一個重殘人士，根本不可能去那麼多的地方旅行，她所寫的都是通過網上的資料再加入了自己的臆想。而自己的臆想再強大，也不可能天衣無縫，一定會有出紕漏的時候。我不知道她在什麼關鍵的地方疏忽了，以致引起了如此嚴重的後果，更要命的是，她還死不認錯，還要和真正去過那些地方的人死磕。我不明白，一顆自尊心在自己都無法確定真偽的時候還能夠如此強大。

這個故事在我心裡盤桓了好幾天，我想起自己曾經和別人在網上吵架的日子：沒有一件事情是因為虛擬的沒有根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

是現實主義者，我對虛構的事物沒有好感，但是我也覺得自己是理解她的——她被自己的身體困在一個地方無法動彈，她太渴望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於是她把一個個虛像擺在了自己的面前，糊弄一下自己渴望自由的心。我覺得心疼，但是又不想心疼她。如果她想像的景點裡有許多人造的，這樣的心疼就更斑駁了。

此刻，雨下得小了一些，漫不經心地打在一個什麼物件上，濺起的夜色彷彿也輕了一點，當然這是聲音帶給我的錯覺：夜色應該在加深，如同人生裡慢慢在堆積的疾患。我們每一個人都頭頂好幾頓的夜色，它們此刻尚且懸掛著，在我們需要的時候會沉重地落下來，把我們壓進泥土，讓塵世留一處空白。

我的心一直恍惚。但是每一種恍惚我都覺得應該存在：比如我現在覺得我不要愛情也可以順順當當地生活，但是這未必不是一種心老而人也老去的提醒。到了這個時候，就恨自己風流得不夠，就恨自己沒有本事繼續那樣的風流。我在自己塵世的欲望裡左右為難：我不知道怎樣才算對自己更合理的交代，因為這一直沒有合理過的生命有許多時候總是讓我羞愧。

那時候，我急切地想要愛情，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一種偏執的證明。有許許多多事物已經證明了我的存在，可是如果沒有愛情的進一步證明，我對已有的證明依舊懷疑。現在想起來，我是在與自己較勁：世界讓你到來就已經是一種應許，而我為什麼一直對這樣的應許不停懷疑，必須在我自己的身上打開一條血肉模糊的道路才能證明證明本身的效果？

也許那個時候，在婚姻的捆綁之下，我天生的反骨一直在隱隱作痛。我想要愛情，我想要一個確確實實的人把我拖出懷疑的泥沼，就是說：我想要一場虛境來戳破本身已經存在的虛境，我要疼就往死裡疼，我要毀滅就萬劫不復。命運一開始就把我放在一望無際的沼澤裡，我的掙扎不

過是上帝眼裡的笑話，而這樣的笑話又不得不開出來。

而此刻，又一個夜晚，萬物沉默的時候，回想起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誰的決心已經擱置了起來。我恨我自己這麼快就喪失了這樣的決心，我也恨我月光一般的靈魂到如今還沒有被侵犯。

我虛擬出一個愛人，他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平時的時候我不會想到他，但是有一天我告訴他我去看他他就會歡喜。他身材高大，有落腮鬍子，但是平時都刮得很乾淨。他的手掌很大，如果和我握手，一定會把我的骨頭捏疼。他不大喜歡擁抱，但是如果看見我風塵僕僕地去看他，一定會心疼地摟過我的肩膀。

但是更重要的是這個人必須有這樣的魅力：讓我不顧一切去愛他，讓我千辛萬苦奔赴他就是為了交出我自己都捨不得老去的肉體。儘管我知道肉體的融合並不能證明愛情的存在而且也不能加深愛情，但是我已經無能為力，只有這樣，我才能在我自己的心裡證明：我在沒有保留地愛你。這樣不是為了感動你，你的孤獨對我是沒有意義的，我只是為了讚美世界上有一個如此美好的你的存在。

而愛情，無論在誰的身上都是渺小的，但是人在它的面前會更渺小。這樣的渺小讓我絕望，這樣的絕望又會形成我的直截了當。是的，我可以去看你一千次一萬次，我可以優雅而不動聲色地和你談一輩子戀愛，但是命運無常，我生怕它吝嗇這樣的美意，讓我走失在半路上，那樣我會憎恨我的肉體，如果它從來不曾給過你。

當我如此愛一個人的時候，我並不知道錯誤已經形成。所謂的錯誤就是原本可以美好的事物沒有找到美好的途徑，而這個途徑我明白我是找不到的，我甚至害怕找到，這樣的不自信是一種虛無的自我保護。但是一個人是不願意被長久地保護的，哪怕是自我保護。我得找到便捷的方式讓自己在這樣的保護裡透一口氣。

我曾經模糊而戲謔地喜歡一兩個也許更多的男詩人，當然也許我會對女詩人更傾心，只是我自己沒有發現而已。我們常常在一起嬉鬧，我一直抱歉自己教壞了一群可愛的人：當他們優雅端莊說話的時候，往往是我一句話就破壞了那樣的優雅，這些話裡當然包括：去睡你！如果我實在難過，就會說：老娘去睡你。

那時候我喜歡的一個男詩人被一個漂亮而年輕的女詩人「挖了牆角」（當然到現在我也無法肯定這個事情的真實性，也無法肯定我喜歡他的真實性，我悲哀地發現我喜歡的男人都俗不可耐，我更悲哀地發現我無法打破這個咒語）。我不知道該去埋怨誰，最後還是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的醜陋和殘疾，這樣的迴圈讓我在塵世裡悲哀行走：一個個俗不可耐的男人都無法喜歡我，真是失敗。

於是另外一個男詩人應運而來。後來我開玩笑說：你看我多麼愛你，那麼多人問我想睡誰，我都沒有把你給抖擻出來。現在想想倒是我對不起他，沒讓他和我们一起出名。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我想睡他也不過說說而已，這感情到後來就不戲謔了，變得很珍貴，現在我是他遠方的妹妹，他是我親人，還沒有見面，也不想見面。

我想說的是，到我真正相信他的時候，去睡你那首詩已經火了，可是它真的與任何人沒有關係，包括我自己，我真的很失望。

我真的很希望世界上有一個人讓我奮不顧身去睡他。

余秀華

一九七六年生，湖北鐘祥市石牌鎮橫店村村民，因出生時倒產、缺氧造成腦癱，因此行動不便，高中畢業後賦閒在家。一九九八年開始寫詩，《詩刊》編輯劉年在她的博客上發現她的詩，驚豔她的詩中深刻的生命體驗，於二〇一四年第九期刊發了她的詩，之後《詩刊》微信號又從中選發了幾首。農民，殘疾人，詩人，三種身分引爆了大眾對她的熱議，然而她卻對自己的出名感到意外，在博客中說自己的身分順序是女人、農民、詩人。「我希望我寫出的詩歌只是余秀華的，而不是腦癱者余秀華，或者農民余秀華的。」著有詩集《搖搖晃晃的人間》、《月光落在左手》，最新出版散文集《無端歡喜》。

記得難得捨得

自序·郭強生·文

「活在當下」成了身邊許多人的口頭禪，聽多了才發現，他們只是用這句話自我安慰：別想太多，安於現狀就好。

回到這句話英文的說法 live in the moment，似乎還有一層弦外之音：在瞬息萬變的每個彈指間，我們該如何自處？

只有孩童才能夠真正活在當下。

看幼兒牙牙學語，永遠是從簡單現在式開始，我要，我在，我是。之後才開始懂得如何敘述，從前，有一天，上一次。

一旦知覺了何謂「過去」，也就同時打開了那個叫做「成長」的潘朵拉之盒。

反觀大多數的我們，當下，往往只是「忘了我是誰」的庸碌。

不是驟逢劇變才叫無常，無常就在每天的分分秒秒裡。

輪迴也不必等到下一世，光是此生，一次又一次似曾相識的困境已夠讓我們麻木無語。當下從來不是穩定的現狀，瞬間一念，往往是所有前因後果的撞擊。

我們如何能安慰自己，那些苦與悔的殘骸，以為早被時光隔離的往事，果真不會捲土重來？盡付笑談中，有可能言之過早嗎？

往昔與當下，昨日與明日，總在回憶啟動那刻化為魔術方塊上的色格，任憑我怎麼努力翻扭轉動，總不肯乖乖就位。

而有時，記憶又像是遠方悠然揚起的回聲，我卻忘了，曾經朝著生命的深谷，大聲地呼喊過什麼約定……

長長的一生與短短的一瞬，它們總在翩然共舞，頻頻交換著低語。

我傾聽著，總是百感交集，總是心思起伏。

忽焉在前，倏忽在後，總是來去自如的時間，透過某個感官的引觸，也許是一種氣味，一種質地，或是某些細微光影，讓我感受到它在對我訴說，因此才驚覺，多少時光都已耗擲在反覆操作技術性的記憶，卻往往忽略了，那些無預警閃動的浮光……

（那些飄忽而溫柔的回聲，究竟想要告訴我什麼呢？）

如果時間是一個浪蕩的戀人，那麼懷舊便像是，站在路的另一頭遠眺的我，仍無法停止，回味著，斟酌著，該如何給已不知去向的他發出一則簡訊：

我，很好。只是。非常。其實。

如果……

所以？

吧台另一頭坐著一位頭戴棒球帽，蓄著口字鬍的中年帥哥，運動衫蹦出健身房練就的一身線條，不停地朝我的方向看過來。

受寵若驚的疑惑還來不及應變，對方已經移駕到我身邊坐下。「請問，你是郭強生嗎？」

難道是重度文青？在酒吧裡被人認出這還是第一次。「老師好。」對方促狹地笑了。

我哪裡有這麼老的學生？回國任教才十八年……除非是……我收起剛剛亂跑的思緒，好好端詳起對方的臉……大學剛畢業的那年，我曾經在台中一所中學擔任過英文老師——

我衝口說出他的名字，他也大喜過望：「老師還記得我?!」

人家說，教過的第一班學生總是印象最深，但是時隔三十多年後猛然巧遇，我還能叫得出名字，應該說，因為在當年他就是個有點怪怪的孩子，上課的時候總是眼光直愣愣地盯著我，不是發呆，而是心事重重。

那年他高一，瘦白的一個男孩，完全不是眼前這位大叔。但是他看我的那個眼神沒有改變，我從他的表情倒推回去，整個輪廓就浮現了。

（還真尷尬，差點就表錯情了呢！……）

師生在酒吧裡開起了二人同學會。

大學畢業後去了美國紐約大學念電影的他，現在正在籌拍他的第二部電影，回台選角與找資金。我立刻推薦了幾個在劇場中看過的優秀舞台劇演員。

你哪一年到紐約的？我們是同校嘍，怎麼都沒遇見？我問。

說起來，我雖然是他的英文老師，但是當年也不過相差六歲，二十二歲的我也只是孩子。果然，我們在紐約大學念書的時間有重疊的部分，但是緣分就是這麼奇妙的事，繞了一大圈，竟在六條通的酒

吧裡重逢。

他說他目前住在布魯克林，有一個已經在一起快二十年的男友。

聽到這裡，我不自覺一口就飲盡了杯中剩底。酒精入喉的瞬間，有一種難言的悲喜突然在心口翻湧——

（怎麼像是，他的人生也曾經是屬於我的？……）

「高中的老師我都不記得了，除了三年同一個班導，還有就是老師你。」

我只教了你們一年而已啊！我說。

那一年，現在回想起來還挺開心的。只是，我知道如果我繼續帶你們高二英文課，一切都會改變。初中部帶導師的那班也是一樣。我看到升上二年級以後，每個老師都是堂堂考堂堂打，分數是一切，我不想過那樣的生活……

（如果，只是如果，我那時就留下來的了呢？……也許，他對我的記憶，完全不會是這樣了吧？……）

「老師你很不一樣，同學們都很喜歡你。我那時上課時就常在想，像你這樣一個有理想，有才華的人，怎麼會跑來鄉下的私立中學當老師？」

嗯……要說實話嗎？我開始陷入了回憶裡。

沒錯，照我大學時的表現，大家一定認為我會留在台北，可能進入了某家知名媒體或廣告公司。但是我發現我並不真的知道我想要做什麼，反倒是我不想要什麼，那個聲音非常強大。我不要過那種別人期望中一切都安排好的人生。

「我慶幸當年做了暫時離開台北的選擇，」我抬眼與學生四目相對：「那一年裡，我決定了要堅持文學創作這條路。」

我是瞭解你的，只是當年我也太年輕，無法具體描述。你在課堂上的表情，我現在知道了，其實就是我在你那個年紀時，同樣的一種徬徨與寂寞啊！

這些話，只能留在自己的心裡。

眼前的這個大叔，不再是學生，像是同路的兄弟，也像是彼此的分身。某年某月我們如幽靈般穿越過彼此。如今重逢，彷彿就是為了試探是否還記得，在那年交會時，我們曾從彼此身上發現的自己……

「我初一帶導師班的班長，也一直跟我有聯絡喔！」我說。

那個小男孩，現在已是律師和兩個孩子的爸了。

我的學生們不知道的是，大學聯考選填志願時，師大的科系我一個都沒選。我曾經跟自己說，絕對不當老師，沒想到，這一生除了曾在報紙副刊工作過九個月，我始終都在教書。

（真的，我是一個好老師。）

懷舊可以是一種除魅，也可以是一種著魔。

就如同這個字在英文裡叫做 nostalgia，字根是源自希臘文的 nostos 加上 algos，前者的意思是歸，後者則是痛。以前我會以為，合在一起之後所指的痛，是那種回不去的苦苦追尋，如今的我則有了不同的體會。

回返之苦，不僅是指突破記憶交織的這段逆流航行，其實還包括了第二次的回返，那就是重歸現實。

在記憶中，沒有我們到不了的地方。但我們其實更怕的是，往日歷歷又如何，誰真的想重活一遍？

所有的回憶，到頭來只會更凸顯了與現實之間的反差。懷舊變成商品放在櫥窗裡只供觀賞，那是安全的，也是被動的。能夠真正擁抱記憶的人，往往

才能在現實中採取主動。

因為，循著時光流域最終可以抵達的，應該是此刻我們人生應具有的高度，而非過去的某個定格。

如果馬賽爾沒有在咬下一口瑪德琳蛋糕時想起了兒時，他就不可能成為寫出《追憶似水年華》的那個普魯斯特。

如果史蒂芬不願重返父母離婚後孤單的童年，他就不可能成為創造出 E. T. 的那個史匹柏。

更不用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是一部禁得起任何時代考驗的懷舊書寫。

卡繆甚至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寫道：「懷舊比知識更強大……理性的知識只是思想的工具，並非思想的本身。畢竟，人類的所思所想，都是他在懷舊。」

若非懷舊啟動了我們對於緣起的探索，對某種一致性的渴望，存活於他所謂荒謬無規則的渾沌人世，終究是會瘋掉的吧？

從直覺反射性的回憶牽動，到成為自省修復式的懷舊，才是找到了人生的制高點。

回到花蓮的研究室，花了四天的時間，一個人靜靜地打包，十八年在這所大學的點點滴滴，終將放下了。

三年前為了回台北照顧父親，申請了留職停薪。心裡頭隱約知道，除非父親不在了，我無法將他丟給外勞，自己跑回來花蓮上課。

世事無常就只是平常，一度準備就此退休，反正我一個人單身，靠寫作與演講尚可存活。不料到了第二年，年金改革拍板定案，我一盤算，父親的退休金無法支付每月六萬的外勞加生活花費，這個開銷缺口只有靠我來補。

可能三年，也許十年，到時候恐怕我住的房子都

要脫手換現。開始申請台北的教職，竟然感覺有種中年重回職場的不安……

十八年，所有大型研究計畫的帳目與結案報告累積了一整櫃，丟。所有學生的畢業論文，圖書館有就夠了，丟。所有的藏書，三分之一丟，三分之一送給系上，只帶走三分之一，卻仍裝了二十個紙箱。

去年秋天到冬天，與我曾在這座校園裡，共同打造華人世界第一間文學創作研究所的同事，外人戲稱「鐵三角」的伙伴，無預警就突然過世了兩位。一個癌症，一個竟然是在自己住處跌倒失血過多，時間相隔不到三個月，讓我幾乎崩潰。

學院裡的鬥爭我從來對外不多說，但是他們的離世讓我不斷回想起，當初我們創所的艱難，與最後被廢所的無奈。

辭意在當時就已浮上心頭，因為這裡早已物是人非。

如果對於三人當年的理想與付出還有起碼的敬意，我就無法甩頭當沒事，繼續留下，保我自己的飯碗就好。

（因為記得初心，所以更要割捨。）

從美國返台任教的時候，我帶回了近百卷的 VHS 錄影帶。那時 DVD 尚未普及，教學媒體器材用的都還是錄放影機。哪想得到，有一天連機器都不再生產了，甚至 DVD 這麼快也失寵了，現在是手機串流下載當道。

但我還是選擇帶走其中一部分，尤其是那些我曾經自己錄下的電視節目。

就算再也無法使用，但是上頭標籤的手寫字跡，都是還沒準備好翻頁的記憶。

直到快接近完工，才想到某個我指導過的研究生也許在花蓮，師徒或可一晤，結果人在高雄的她，聽說我在清理研究室，在手機裡慌張地直說：老師

等我，我這就回去，我想要看最後一眼！沒想到，她真的兼程坐了六、七小時火車，連夜趕回。

（想要什麼紀念品，自己拿喔！）

站在我堆滿紙箱的研究室裡，她突然就拿出手機來錄影，然後打開了他們那一屆的同學群組，以直播分享了他們老師在此的最後一刻。

告別的新方式，一時間私人感傷立刻轉為公開論壇。

感覺就像是每次一本書寫到最後幾行，就要完稿了，心中特別有一種莫名的惘惘，不敢相信這就是尾聲，所以告訴自己，格外要把持住。

我，很好。只是。非常。其實。

如果……

所以？

走到門口要關燈了，回頭最後的一瞥才讓我真實意識到，我以後再也不會坐在那扇窗前了，突然忍不住的我，終究還是哭了出來。

（本文收入作者新書《來不及美好》，天下文化出版）

郭強生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NYU）戲劇博士，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曾以《非關男女》獲時報文學獎戲劇首獎，長篇小說《感鄉之人》獲金鼎獎，《夜行之子》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同時主編《九十九年小說選》、《作家與海》台灣海洋書寫文集等。至今已出版小說、散文、劇本、評論十餘部。長篇小說《斷代》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散文集《何不認真來悲傷》同時榮獲金鼎獎與中時開卷年度好書獎，散文集《我將前往的遠方》獲金石堂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獎。

大海之眼

——失落在逐夢的歲月中

蘭嶼·夏曼·藍波安·文



夏曼·藍波安／提供

普通車，通往遙遠的台北城市，一九七〇年代，許多偏鄉的青少年嚮往沉醉的城市，提供許多自我淬鍊的機會。普通車普通人坐的火車，沙浪與我的人生第一次自找的城市，他想繼續學習水電的技能，而我必須找個工廠工作，住宿，然後存錢，找個補習班學習「當台北人」，我們在一九七六年八月的這個時候，從零開始學習台北的生活，沒有前人指導的城市生活。我們開始慌張了，在蘭嶼沒有錢，家裡還有地瓜、芋頭，大海的新鮮魚可以吃，在台北住哪？吃啥？

沙浪買了一份《聯合報》，我買了一份《中央日報》和《中國時報》。我們專注於三報的廣告，但我們也聽過有些廣告是「騙財」的。沙浪用紅筆圈了許多台北縣內的徵人的工廠廣告，然而，問題出在工廠的地址。地址出現的是XX路，幾段，XX巷，或者XX弄，這是我們完全沒有的常識，開始困擾我們的海洋腦袋。

火車到台南火車站時，好像已經兩個小時了，我心中開始回憶高中時念的地理課，原來這是「台南市」，我默記。我們開始感受到台北的遙遠，普通車每一個小站都停的，每一次停，台灣西部的小站都給我美麗的陌生感，樸實，安靜，還有聽不懂的閩南語。

「你們是番仔嗎？」

「你們是哪裡的山地人？」

「番仔」、「山地人」，這些詞語我們在蘭嶼，在台東都聽過，尤其是沙浪的水電老闆就是叫他「番仔」，在火車上的我們，這些話聽在耳裡，想在心裡，極為不舒服，但是我們不敢抗拒，除了國語說不好以外，我們不會說閩南語，我們開始緊張。我與沙浪在蘭嶼潛水，用鐵器挖九孔賺錢的時候，沒有意識到我們的膚色被太陽曬得非常黑，沒有想到我們穿的衣服是極為簡單的汗衫，我穿的長褲還是我高中的制服，我們的背包是十幾塊的簡易的登山袋。我們剛剛長出鬍鬚，青澀的臉，頭髮剛蓋過耳朵，腳上穿拖鞋，手腕上沒有手錶看時間。

「番仔，你們是哪裡的山地人？」這句話從高雄聽起，每個小站的停，得聽十來句，承認與不承認都構成我們膚色上的原罪，而我們樸實的眼神，青澀的雙唇，簡單的國語都是「番仔」的表徵。於是我開始厭惡西部的閩南人，我無聊地開始觀察閩南人的上下火車的儀態，語氣，長相……。沙浪是我從小的夥伴，我們感情非常好，但他比我更害怕漢人，他在台東工作的那些年，他沒學會說閩南語，沒學會與閩南人相處，也沒有跟他的老闆吃過飯，閩南人的重要佳節，他也沒有被邀請過吃飯，唯有工作超時的時候，老闆娘才會留一些飯菜給他。

在台東的時候，有一天我去找他，那天是端午節，我去他下工時睡覺的房間。鐵製床鋪，有一張算是乾淨的榻榻米，在一間全是水電用的工具房，材料擺放的有條理，他沒有衣櫥，衣服就吊在可以懸掛的地方，床上的被單也算乾淨，約莫是八坪

大的空間，面北有一道門，外面是曬衣場，也有一道門面向街道，是材料進出之門。那天老闆娘拿些粽子給沙浪，問：

「他是誰？」

「我蘭嶼的同學，念台東中學。」

「嗯，不錯。」沙浪跟我同年，樣子跟我一樣，不出色，也不突出，平平凡凡的。

「謝謝，老闆娘。」老闆娘走出去後，沙浪說：

「今年的漢人過年，老闆出去應酬喝酒（經常喝），老闆娘拿東西給我，後來就勾引我。我們就『這樣這樣』，就是做愛啦！她問我說：『是不是第一次』，我說：『是』。她非常高興，她有三個小孩，都是女孩，所以她的先生對她不好。她，不到四十歲，長得算美麗。從那一次之後，只要老闆出去，她就抽空跟我做愛。她喜歡『這樣這樣』，我也非常喜歡跟她『這樣這樣』。她教我努力幫她先生工作，老闆就不會懷疑。你來找我之前，我們有先『這樣這樣』。」

龜速的火車上，沙浪把這件事跟我說，我沒有羨慕，也沒有放聲說笑，只是淡淡地聽著沙浪這個豔遇，經過嘉義民雄車站時，我認真的問：

「真的嗎？」

「是真的。她很愛跟我『這樣這樣』。」

「我因為害怕，我才偷溜跟你回蘭嶼的，我一個月的薪水是三百塊。我身上有三千多塊，到台北，我們慢慢找工作。」

我下定決心，到了台北好好工作，好好存錢，然後找個補習班補習，無論如何，我一定得靠自己考上大學。到台中車站時，我們在火車上已坐了七小時，但我們不知道，還要幾個小時才會到達台北。這個普通車，真的很普通，非常的慢速。我買普通車，不是為了省錢，而是不會買車票，但也消耗我們的耐性耐力。高中時期，鄭神父、學校的國文老師都鼓勵我們山地人多看《中央日報》的副刊，說是會增加國語文的作文程度，我也認為如此。我先閱讀《中國時報》的副刊，希望可以打發自己的無聊，戰勝枯燥。

誠如我高三時的國文老師，從北一女轉過來的，我的級任導師，跟我說過：「你是海洋民族，你看不懂陸地民族的文學的。」

當時我不相信他的話，我也從高三上學期就訓練自己閱讀各報的副刊，也閱讀老師給我的「作文指南」，火車像是秒針似的，滴答滴答滴答的龜速，我逐字逐字的閱讀副刊的「文學」（註1），真的看不懂副刊裡作家們發表的文章，那是真的看不懂，在我內心說，這是什麼「文學」？

暑假的台中車站，人來人往，上車的，下車的，沒有高雄那樣的讓我們害怕。我從國二就和台中西屯區的一位女孩當筆友，五年了，我們沒有斷過通信，我們也互

相的傳寄高中時期的照片，她的長相一般，我們想見面的欲望很強，但不是今天，等我在台北穩定之後，或是放榜，她考上大學的話，就可以碰面。這個期待對我非常有效，她對我是正面的，最是鼓勵我的筆友女孩，她的語氣好像我是她的男朋友似的，第一次感受閩南女性給我的溫柔。經過台中車站，我寫了一封給她，當然是沒有地址的一封信。或許我們正值青少年，彼此間有種難以言喻的「愛慕」，雖然不是到很熱烈的程度，但我可以感覺到她對我放出戀愛的善意文詞。想到這個，讓我在火車上消掉許多許多的苦悶，或許某種尚未成熟的戀情是一種想要前進的動力吧，會不會跟她碰面也是無法預期的，但是心中總有著某種淡淡的微笑，惟，想到自己是山地人的時候，那種追求她的熱力就涼了一半，莫名的自卑感浮上心坎，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的感受，難言的自卑。

然而，來到了西部，走向台灣的北部，必須面對的是「真實」人生的第一階段。從此刻開始，沒有浪漫的想像，沒有虛構的人生，只有每天面對的明天的自己，更不能想像有個漢族少女夜夜春宵的陪自己噴射般的體能。在台中車站，我們買了鐵路便當，我與沙浪，我們人生旅途的第一個便當，這個食物卻讓我們沒有飽足感，美麗的年紀，青春洋溢的飛揚年紀，來到西部的台灣，飽足感成為我們首要追求的，我們也將開始遠離了我們島嶼的傳統食物，遠離了我們島嶼的歲時祭儀，也將逐漸疏遠我們的語言。

高雄、台南、嘉義、台中、新竹……普通車每一小站都停，這是我們初次離開祖島邁向台灣西部、北部，因為不知如何買票，買下了人生最慢的車速，在緩慢而無奈的行進中，忘記欣賞嘉南平原、台中地區平緩地的美麗。此時，我個人的推論，開始思考自己的腦袋瓜選擇的路徑，懷疑自己的判斷力，一種莫名的聲音開始朝向自己的心海，這個聲音是「虛構的人生」與「真實的人生」；離開祖島的時候，小叔公跟我敘述，部落裡的第一位當老師的族人，也是我們島嶼的第一位老師，他是卡斯瓦勒的大哥，說他的工作是漢人給他的，神父給他的（註2），不是傳統認同的「職業」，所以小叔公說是「虛構的人生」。我認真思考，卻是深受小叔公的影響，那或許是我基因的判斷，「職業」，漢人給的，抑或是傳統給的？然而傳統性的是「生活勞動的工作」，那是漢人，或是我們邁入現代化以後，認同的「職業」，那是真實的人生嗎？然而，這種結論是我祖父（一八八〇年代出生的前輩），他們那個世代的認知。對於我們這群二次戰後十餘年出生的原住民族，學校老師的「職業」卻是個人未來通往致富生涯的捷徑，問題就是，我對此職業沒興趣，或許我的靈魂基因被傳統下了「咒語」，而找不出出路，找不出自己的志願是什麼？只是一直幻想靠自己的實力考上所謂的大學。普通車每站都停，每一站都只是過境，也開始了我的惶恐。

我從包包拿出我台東中學學長在板橋工作的住址，以及他公司的電話。他就住在

大同水上樂園附近。這些地名對於我都是新的常識，與我民族一絲干係都沒有的地理名詞。十五個多小時之後，我與沙浪終於抵達了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到了，台北車站到了……」

「台北」，我心中的夢幻之都，我終於抵達了，十九歲之前，最為陌生的城市。然而，那時已經是晚上的十一點多了，城市的霓虹燈比我們島嶼的天空的眼睛還多著多著，霓虹燈的歷史比人類短，人類的歷史又比天空的眼睛短，台北的霓虹燈又比台東鎮的燈華麗而奪目。我聽說，城市的霓虹燈是城市獵人設下的陷阱，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因而開始學習避開霓虹燈的照明。城市的夜空是黑的，但城市的街道是燈火通明，我與沙浪就坐在台北車站旅人進出的大門左邊，等著黎明，等著明天的未來，沒有計畫的未來，兩個沒有夢想的海洋民族的青年，準備在城市荒漠尋找巷弄的角落寄宿，尋找一個未知的工廠，開始自尋的苦役生活，無論是平坦順遂，還是曲折惱人，我個人在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任何抱怨的權利，只得接受城市獵人的宰制，更是島嶼民族新生代的新生活的訓練。當下的陌生夜空想起了父親說的，在城市生活等於「虛構的人生」，我慌恐了起來，取出學長寫給我的信，並且牢記他公司的電話號碼。

我們聽說，「山地人」在台北坐計程車經常被閩南人司機繞路欺騙，經常被帶去工作介紹所，工作介紹所拿一張地址給山地人的時候，山地人就必須付錢給介紹所。哇！這實在太讓我們恐懼，原來父親跟我說過的，台灣有很多壞人，台北是壞人最多的地方，原來是真的。在我部落的第十隊的監獄，服完刑期的竹聯幫的陳大哥的住址就在台北永和區，他的住址與電話，我還留著。我回想，他曾跟我說，到台北的時候，可以去找他，此刻我心跳加速，彷彿他露齒的微笑是陷阱的符號。

漫長的夜色，我們陷入城市的燈火荒漠，陷入在人生沒有計畫的迷宮裡，開始計時記錄的不是歲月在我們臉上留下的創傷，不是飲食習慣的轉變，也不是族語退居為次要的思想工具，而是如何在城市荒漠生存。學長的信裡寫道：

「八點鐘以後，才可以給我電話。」火車站的時鐘，十二點零一分的午夜。

「八點才可以打電話給他。」我跟沙浪說。他比我更緊張，也只能點頭說：「我們等明天的太陽。」

沙浪早我三年出社會，在台東一個閩南人創業的家庭公司工作，彼時台灣社會沒人理會誰是「童工」，沒人理會工人權益。對於我們來到台灣工作謀生，身體的健康全仰賴我們天神的眷顧。他在台東三年的學徒工作，有飯吃就好，老闆在他耳根不停的說：

「你好好跟我做，當你出師之後，就是你大賺錢的時候。」

沙浪不是怕吃苦的人，不是怕做苦力的工作，他離開台東跟我回蘭嶼，再跟我來台北的主因，他已在火車上跟我說了：

他在水電家庭公司工作到第二個漢人中秋節的時候，老闆娘阿芬開始對他釋放出善意，開始請沙浪幫她曬衣服（沙浪的房間是工具、材料、曬衣場），阿芬經常穿著寬鬆的，像是套身的洋裝，跟興隆雜貨店老闆娘穿的很相似，阿芬是熟女，婦女肉肉的身材，衣飾打扮夾在保守與微開放之間的振幅，四十歲上下的年紀，育有三個女兒。他說，老闆對他不算苛刻，漢人三大節慶，林老闆都邀他的公司裡兩位工人同桌共飲（沙浪當時不喝酒）。每次小工程完工，林老闆就請那兩位師傅去外面飲酒小歡，沙浪就被留在公司的房間。阿芬也理解她先生的嗜好，以及作息時間，再說他們有了四個小孩，林老闆的重心就擺在交際應酬包工程等，對於阿芬，她把公司照顧好即可，再說，沙浪是個安分守己的山地青年，不可能對老闆娘作出不利於他的事情的。「那一天，林老闆與我的兩位師兄外出飲酒。阿芬老闆娘洗完澡後，自然來到工具房曬衣服，幫她曬衣服也成為我的工作之一。」

「她，阿芬從我身後輕輕撫摸我結實的胸膛，其實，你也知道，那一瞬間，我已經很勃起了，年輕人啊！山地人啊！她刻意觸碰到我那兒，就笑個不停，她邊笑邊摸，就這樣，我就躺下來，任老闆娘遊戲山海我，她喜歡我年輕結實的海鮮鮮肉。從漢人過年那一夜，一直到今年的端午節，到我們一起回蘭嶼前的那段日子，老闆娘很多很多的飽足，笑容常開，也讓林老闆的事業穩固，他們也加了我的薪水，他們夫妻對我很好，況且我不喝酒，林老闆壓根兒對我是愛護的。當然，我是愈來愈害怕，我不是怕林老闆，我是怕老闆娘有空閒時的需求無度，怕我的一生就這樣毀了。」

「真的嗎？」我心情慌恐，面容喜氣的問。

「真的！」沙浪不假思索地回應我。但我驚訝的是這種事情似乎只有在被虛構的情色小說裡，不可能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尤其在沙浪這樣清純的年輕人身上，我質疑地再問一遍：「真的嗎？」

哇！我驚嘆想著，分辨不出此等城市與偏鄉，漢人與山地人的情欲，怎麼會如此早早的發生在他身上，我似乎連結不出許多的可能性，我們是從小共同長大的海邊小孩，十六歲離開蘭嶼小島，他十七歲在大島的第二年，發生這種情欲的美妙故事。不可思議，我如此想像。我也一直微笑著看著沙浪的臉部表情。「沒有騙你啦」，他……，忽然真心的說出他少年美好的際遇，也正好縮短了我們在龜速火車上的無聊。

台北火車站對面的館前路，在凌晨三點人車已經稀疏了，呈現出我們在台北初夜的寧靜，計程車司機因為我們恐懼而沉默，也不再問我們「去哪裡」了，車站裡的冷氣讓我們不舒服，我們就在車站大門轉角枯等枯坐。城市對於我們的陌生，我們對於街道的陌生，我們的想像，彷彿恐懼災難的發生，都市霓虹燈下的災難，此時我們的飢餓正在成長，人群也少了，我們緊張心靈漸漸寬鬆，漸漸感受到台北車站

的壞人已經入眠夢周公了，於是飢餓逼我們去尋找食物，沙浪熟習的食物「粽子」，在希爾頓大飯店對面巷子的店面依然燈火通明，人群稀少，壞人跟著少。我們點了兩個粽子，一碗豬血湯，吃了一頓只喝湯不吃豬血的早餐。

我與沙浪從小習慣黑夜的寧靜，不習慣黑夜的燈火通明，車聲穿越耳膜的夜晚，我們再次的徒步到那個我們已熟悉的車站轉角，等待黎明的降臨，也在期待熟人見面時帶來的希望，卸下慌恐的面具，就像龍蝦脫殼的自然現象，開始另一個軀殼的嶄新生活的樣態。在陌生的城市，等待似乎是唯一的策略，雖然我們身上有些現金，對於陌生的街道，面容可怖的計程車司機，等待熟人的出現，等待同族同語的朋友，也是防止被欺騙的災難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上上策，雖然等待一直是件讓人苦惱的事，我們也不得不習慣它，遮住我們的慌恐的心魂，台北的初旅。

夏季的蘭嶼，約莫在四點半左右，海平線會漸漸區分海洋與天空的世界，我們習慣了海天在我們島嶼的夏季寧靜，我們在陌生城市的初夜，為了等待熟人，在車站轉角，我們算是初次熬夜，年輕人如我們不覺得疲累，畢竟我們從頭認識起這個台灣的第一大城市，這是必經的路徑，陌生也是我們在大城市的見面禮物，只是大城市大車站的黎明情境是，人聲、車聲、喇叭聲、慘叫聲相互爭豔叫囂，很讓我們迷糊，迷惑，困惑。

「年輕人，你們要去哪裡？」

「山地人，你們要去哪裡？」

「番仔，你們要去哪裡？」

「喂，山胞，你們要去哪裡？」

早起的計程車司機如此問候我們的早晨，後來我發覺我的感受，這正是我所害怕的事，也是在台東三年沒有過的擔憂。我有一種後來的自卑，是小學時期的老師們都表明我們的文化很落後，野蠻，沒有中華民族的文化來的博大、傳承悠久，由於這個因素，讓我從小就萌生對「歧視」我們海洋文明的漢人的厭惡，覺得很噁心。這日，坐火車移動到台北市的初晨，在我心胸已經卸下對漢人的噁心，但司機們再次的再次的重重打擊我們的自卑，讓我防不勝防，「番仔」是我們身分的代碼。我們是為了來台北找工作，為了尋找我們的夢想，很努力潛水挖九孔、抓龍蝦賣給蘭嶼島上的漢人吃，讓太陽曬黑了我們臉上的膚色，其實「黑色」是我祖父教給我，說是天空下最美的顏色，結果今日的晨空，證實我們的「黑色」轉換的解釋是山地人、山胞、番仔，那是被歧視的意義，我們進入台灣社會的人格符碼。如果你，你的感受絕對跟我們一樣，厭惡那些閩南人。那天早上，我們其實非常非常的難過，下定決心，好好的努力，靠自己考上大學，考上人類學研究所（註3），然後好好用文章「歧視」閩南人。

有許多種的憤怒，寫在我的心海，但讓我們自卑的是我們說「國語」的腔調，車站裡的人群，他們聽了我們的「國語」，都說怪怪的，聽得懂，但是怪怪的，就像我們聽閩南人說「國語」，也聽得怪怪的，就是到了現在，還是覺得怪怪的。此時，車站人來攘往的空氣讓我們感受比在海洋潛水更為混濁，讓人窒息，那是不平等的空氣，混濁的高壓空氣。

我問未滿十九歲的自己，閩南人為什麼喜歡用「番仔」稱我們？其實「番仔」與閩南人有化解不了的歷史仇恨嗎？我認為是沒有的，然而，閩南人為何喜歡歧視「山地人」呢？我問自己，我與沙浪是海洋民族，但台灣政府不稱我們是海洋民族，稱我們是山地山胞，這正是國家賦予我們的公民身分，換言之，我們被「國家」公開化的歧視，就是台灣的漢族集體化仇視、歧視台灣島最初的主人，用後來的統治政權，以國家之名正式的，公開化的，合法化的歧視我們，這是個變態的國家，變態的民族。如果你是我的話，有血有肉有腦袋的話，你也會跟我一樣的感受的。如此被歧視的感受，從那個時候一直跟隨我的身影，不離不棄。那是我個人無形的，且是深重的自卑的起源。

「你是齊格瓦嗎？我是阿忠，你東中的學長，我是蘭嶼東清部落的人（註4）。」

「坐上來。」阿忠要求我們。

我們三人共乘一台野狼一二五cc的機車，從台北車站出發。出發，對十八歲的我們，身處在與我們出生的島嶼環境，人種完全地不同，台灣最前衛的城市，所有的一切，稱為出生，十九歲在台北出生，不是零歲。但我分不清楚，我們進入大台北市的方位是哪！從那一刻起，我們邁入了一個完全陌生模糊的世界，開啟我們模糊的青春人生。

我們與阿忠彼此不認識，但說的語言讓我們連結，讓我們卸下了擔憂，寫漢字的信讓我們在城市學習生存，寫信使用的漢字，讓我們沒有「迷路」。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八月一日。

過了幾天以後，我們被介紹到屬於中和區的，一個蓋在稻田邊緣的小型鐵皮屋工廠，是製作無名無牌的，組合腳踏車零件的「永進」鐵工廠，位在中和中山路上。那時候，我有一個阿姨，是我父親的堂妹，跟我姊姊一樣大，一九四五年生，她也嫁給外省人，就是我的小叔公的女兒，她生了四個男孩，那些小男孩皆以外省人自居，唾棄半個山地人的基因身分，就住在中和區連城路的眷村，稱台貿一村。

那年夏季，阿姨叫我管理她們在眷村裡的家，就在這個時候，吉吉米特忽然出現，他從基隆港來，在那兒工作，還有卡斯瓦勒、卡勒勒，在基隆路的聯勤總部的兵工廠（註5）工作，製作彈藥。我們五人從小一起長大，一九七三年的五月離散，一九七六年的八月忽然相聚，但我開始有了預感，在都市被馴化的時候，個人的性格選擇了我們自己的人生路。

我與沙浪，在每一天下班，從工廠穿越稻田的小徑可以走回連城路的台貿眷村，眷村裡面有一個籃球場，是外省年輕人消耗體力用的場所。我籃球打得很好，很快地就與年紀相仿的外省仔熟識了，重考大學的補習班，就是從他們這兒聽來的。

消息很快地就被傳開，連城路的台貿一村，我阿姨家，變成了我們這群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生的達悟青年初次來台北時聚集的地方。連城路對面的紡織工廠，一直到我們上班的永進鐵工廠、中山路的兩家電子工廠，很快地成為山地人群聚群居的小區塊。我喜歡那片綠油油的稻田，喜歡欣賞在田裡耕作的佃農，看他們勞動的勤奮，看他們樸實的笑容。

「什麼地方來的啊！」

「蘭嶼來的啊！」

「在哪裡？」

「台東縣的外海。」

「那是火燒島啊！」

「更遙遠的小島。」

「喔……」，每一次的表明我來自的島嶼，都說是穿丁字褲的島嶼，而不是蘭嶼島，這是很奇怪的認知。

工廠提供午飯，早晚餐我們自行處理。工廠裡的員工全是閩南人，與我們的關係不好也不壞。三個月以後，沙浪在電子工廠上班的女朋友懷孕了，他們於是離開了，吉吉米特下高雄，跟我說：「去高雄港做船員。」他也離開了永進鐵工廠。

我的阿姨家屬，從某處搬回眷村的家，他的弟弟也跟著來，他叫「洛馬比克(註6)」。此時，我搬進板橋阿忠朋友租的小雅房。三年前，他沒有考上師大的體育系，那些年，他就在各個小工廠工作上班。我們為了要考大學，開始去南陽街、館前路探補習班的「路」，這個是我們必須學習的，也是必經之路，困難的事情是，我們都無法好好地存錢，我們的錢必須先買日用品、衣服，以及練習逛街，熟悉大台北地區的周圍環境。我後來就在他公司隔壁的染織廠工作，老闆是客家人，員工有一個年輕女會計，兩位阿美族青年，一位是我，還有一位是國立中興大學夜間部的學生，是工廠運送布料的司機。然而，我第一個月的苦力應得的薪水五千元，回到租賃屋，錢還沒有過夜就被房東的阿嬤偷了，對我，那是個最為傷心的月夜。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二十五歲的堂叔洛馬比克，跟我說：

「要賺多一點的補習費，就跟我來嘉義搬水泥。」十九歲又一個月的我跟他去了。到了嘉義市，一看我們住的空間，幾乎與雞籠一樣的酸臭，我後悔跟他下來嘉義，但是，我再往北的話，已經沒有地方住了。洛馬比克跟我說，你就忍耐。冬天很冷，你就忍耐，洗冷水，你就忍耐，你吃不慣台菜，你就忍耐，你扛不動五十公斤

的水泥，你就忍耐；凡事多忍耐，我們來自於貧窮的島嶼。

洛馬比克帶我見了老闆，見與不見老闆根本就是無關緊要的。這是一家貨物運輸的公司，譬如，就是搬運各個鄉鎮的化學肥料到各個農會，或者將高雄鼓山運來嘉義的水泥分散到各個鄉鎮農會的倉庫。所以工作內容，就是做苦力，沒有任何保障的工作。受傷沒有醫藥費，老闆完全不負責苦力工人的一切事務，他只負責貨物送達目的地時，捆工做完，就是收到現金的貨款，他只負責這個。

洛馬比克是我堂叔，大我五歲，一九六一年九月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他是蘭嶼國校的資優生，從漢人的認知來說的，他是全校的班長，老師託付他監督我們在學的勞役工作，沒有一次是讓老師失望的，更是我們呼喊「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萬萬歲」……，呼口號的職業學生。換句話說，他在漢人眼中是個乖寶貝，不抵抗、不爭辯、不爭取、任勞任怨，他年輕有力，是個做苦力的好幫手，於是洛馬比克在嘉義苦力圈人緣極好，除了不會說閩南語外，他的外號是「鐵人(註7)」。

所以，我發現洛馬比克其實非常順服於「殖民者」的指揮，與他的父親、我的小叔公是完全相反的性格。他的父親嚇阻白人神父不可踏進他們家院子一步來宣教，他拒絕進天主教堂，他拒絕接受外來的救濟物資，他嚇阻蔣介石來蘭嶼募兵(註8)，一心一意的維護民族的基本權益，維護民族宗教祭儀的完整性，抗議輔導會霸占我們土地的第一人。然而，「鐵人」的美名，真正的意義就是，洛馬比克符合漢人做苦役，做奴役的完整條件，凡事都說「沒問題」。

一九八八年的二月二十日，我策畫的蘭嶼反核運動「驅除惡靈」。我們是鄰居，他喝醉後走來我家，在我家人、父母親面前，把我當作是他昔日的小學弟在訓斥，他極為憤怒的教訓我，說：

「你知道嗎？核能廢料放在我們的蘭嶼，那是國家最好的政策，有核能廢料場，我們蘭嶼的未來就有美麗的發展，王八蛋！你要阻止蘭嶼的未來發展嗎？你這個『小鬼』，你憑什麼？王八蛋(註9)！你知道嗎？你阻擋了台灣政府給我們的光明之路，你知道嗎？小鬼……」

我不知所措地枯坐在雞舍般的苦力人的房間，想著自己高中畢業還不到半年的光景，應該先住在蘭嶼家，好好陪伴父母親才是，我幹嘛急著離棄小島上愜意的生活呢？這個「雞舍」的酸臭空氣，堆積了不可計數的雜物，讓我人生有了第一次的逆向省思，想了許多許多，我當時思索了可以比較的事情。

「當蘭嶼國中老師多好，一生無憂無慮地過，教好孩子們，做到老，有什麼不好的啊！」許許多多人跟我如此說，洛馬比克也是其中之一。

一九七六年七月，回蘭嶼家的時候，去了蘭嶼戶政事務所辦理「退伍證(註10)」，也就是國民兵的退伍證件。戶政事務所的隔壁就是中國國民黨，蘭嶼鄉黨部的黨員

服務中心。事務所以及黨部中心的主任都是軍職轉任的外省人，當然也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前者姓李，他跟我說：

「你看，中華民國政府對你們多好，看你們是落伍的人，就讓你們不用當兵，多好啊！多好啊！」

「我說啊！小弟，你保送國立師範大學非常不容易啊，我說你啊，好好念書，感激政府讓你讀最好的大學，將來你畢業，回來蘭嶼，好好教育你們的孩子們，成為有用的中國人，發揚中華文化……」黨部中心的主任如此的「歧視」我個人的獨立性，聽在耳裡，非常刺耳。

台灣的山地山胞（山地原住民），我們的被殖民，是我們的幸福嗎？是我們從「水深火熱的地獄」被中華民國拯救出來的嗎？這些等等的數不清的，身為山地山胞的「原罪」是從哪兒爆開來的。當我還是國校的小學生的時候，已經開始厭惡每年十月慶典的呼口號儀式，這是極度慘忍的馴化教育，避開了侵略弱者的罪惡。因為，來蘭嶼島的漢人，不會說我們海洋波浪似的語言，我們怎麼會是「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之一呢？

洛馬比克被貨運公司群組肯定，是因為他超越了一般漢人做苦力的人的搬運實力，以及漢人老闆說什麼，他都概括承受，未曾抗拒過，即使超過了工時，他也不曾跟老闆抱怨過，近乎任人擺布。

「孩子（註11），要賺很多錢去補習考大學，你就學習我的忍耐。」洛馬比克經常如此勉勵我。

第二天的下午，老闆立即給了洛馬比克工作，搭上已裝上四百包水泥的一台聯結車，要我們去布袋的農會倉庫卸下這四百包的水泥，卸完，新台幣一千元。所以做苦力的工資標準是，不是扛一包水泥多少錢，而是一台聯結車幾百包，扛多遠的距離來算。這類的苦力工資，確實高出於當時的工廠作業員之工資，然而，也是苦力者的悲歌。

當我與洛馬比克開始搬水泥的時候，我二十歲，全身都是細皮嫩肉，包括手掌，即使那一年，我努力潛水掙錢，然而，潛水與扛重物是不等同的肌耐力的訓練。二十歲，為了理想，存多一些錢，去補習班學習考大學，學習被馴化，學習唾棄被污名化，我那些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來台灣做苦力的族人們，是我們族人第一代的苦力者，用勞力賺那些錢，以為很快就會有錢，其實被欺騙就是我們飛越巴士海峽來台灣謀生的際遇。此刻，我敢說，漢族人眼裡，對於台灣的原住民族是有很大的偏見，很深的歧視。

我們在傍晚開始搬水泥，到布袋鎮（註12）農會的倉庫。天黑以後，有幾盞燈很微弱，照明我與洛馬比克的進出。第一包五十公斤的水泥，將是考驗我是否合適做苦力的職業，二十歲的第一包重量，一個海洋民族的遊子，為了追逐現代化後，當知

識分子的夢想必須承受的社會歷練。我們人的肌肉的肌耐力，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訓練出來的，知識分子也非一蹴可及，生下來就是知識分子。我搬了三十包以後，我的手肘，手掌，手指開始間歇性的抽筋，黑夜即將折磨我。一百六十五公分高的洛馬比克，他的身子已經習慣了五十公斤的重量，他也可以承受「工倍錢半」的待遇，五十公斤的水泥即將粉碎我。我的脊椎開始劇烈的痠痛，即使健力選手，也必須從一公斤的重量開始訓練的，我呢！我的人生，從五十公斤的重量起始。四十包的時候，小腿開始抽筋，五十包全身開始抽筋痠痛，腰部開始挺不直了。我開始發現四百包的水泥，扛一包要走三十公尺多的泥土路，剛開始，我不以為然，五十包以後，哇！我怎麼辦？我體能不好，剛高中畢業，一下子就來做超越我體力的粗工，我整個身體的筋脈負荷不了。

「馬然（註13），我搬不動了。」其實，我很後悔跟他來做苦力。

「好。你就在板車上，把水泥移動到邊緣，好讓我搬。」即使移動那些水泥，也讓我耗盡力氣，這是我人生為了理想第一次做苦工、粗工。我的手掌開始無法握住滑溜溜的水泥包，雙手手掌、肱部很快的耗盡力氣，筋腱漸漸失去了收縮的彈力，那時我的手掌已經不能隨心所欲的握拳了，我痛苦不堪。

「馬然，我的手無法動彈了。」

「你休息吧！」

洛馬比克，二十五歲，原來每趟扛兩包，後來放在底部的水泥，他扛三包，上層的扛兩包，就這樣，那一夜，他扛了三百五十包水泥，晚上十一點做完。我們從布袋回到嘉義市的路上時，在貨車內，我不時的握拳，鬆拳，握拳，鬆拳活絡筋脈，乳臭未乾如我，我望著車窗外的黑夜，腦海卻想著媽媽勸我不要去台灣念書的神情，流淚是此刻我唯一的護身符，左眼停，右眼流，上大學念書之路與做苦力的公路是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已經是午夜過一時了，二十歲的人生不再企盼黎明與黑夜的交替，只想躺著呼呼大睡，我的無助，又再次地讓我飄淚了。我不恨我堂叔，我恨自己的好高騖遠了，分明有光明的前途，我卻選擇漂泊的黑暗之路。

貨運公司的大門在午夜時分深鎖著，我認為，那是鎖著他們的財富，也是他們對苦力者的剝削之鎖，一盞暗紅燈罩，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玩意兒，後來洛馬比克跟我說是，閩南人的「神明之燈」。

我們沒有任何的盥洗用品，就使用水龍頭邊的司機們洗手洗腳用的臭肥皂，洗澡洗頭。我滿頭滿身水泥粉，沁入了毛細孔，這一夜，比我在台北的工廠工作疲憊千倍，小東北風來襲，我解開身上的工作衣，工作的長褲，衣褲也硬梆梆了，丟進水槽裡，我感覺有些冷，也感覺西部的漢人比東部的漢人冷漠、可惡。沖水的同時，腦海閃現小學時期，國語課本裡的課文，穿紅衣的「吳鳳的故事」，我忽然懼怕了起來，彷彿辦公室裡

的那盞暗紅燈是鎖著吳鳳的紅衣。那時我的頭髮已經硬梆梆如鐵絲，整個頭皮盡是水泥，在數十秒之內，完成沖水的洗澡儀式，因為害怕那盞紅燈的紅。

我恨洛馬比克，他以為我是他，鐵一般剛硬的身體，叫我只帶身體，不帶任何日常用品，我恨死他了。洗完澡，只是沖一沖身子，頭殼而已，之後，我已經不知道雞籠工寮的髒，雞籠空間的臭，棉被如精神病患者的尿騷味，丟到一邊，然後抱著我的旅包，即刻睡著了，我人生最疲憊的一夜，也是最最困惑的一夜。問，這是什麼樣的工人待遇啊？問，我就這樣過一生嗎？

註釋

- 註1：畢業後，努力閱讀各報社的副刊，給自己認識更多的單字，但我不知道那些作品就是「文學」。
- 註2：紀守常神父培育的第一代的達悟籍的老師。他們有四位，三位男的都是我部落的，一位女性。成功就業的有兩位，但這兩位後來都是「酒鬼」，為結論。
- 註3：當時考古學、人類學是最想念的科系，是我夢想裡的願望。
- 註4：阿忠，我們通信，但沒有見過面，因為我們的黑面具，我們的海洋島嶼氣質，他聞得出，辨別的出，我們是蘭嶼來的，當時我們都說達悟語。
- 註5：就是現在的台北市政府，世貿大樓。
- 註6：他就是我的小說集裡「老海人」，被拍攝成為電影。
- 註7：當他在二十三、二十四歲的時候，他經常一個人承包一台四十呎的聯結車的兩百包，四百包的水泥，一個人搬進農會倉庫。
- 註8：一九六一年出生的達悟人只被族人允許在我們島上當幾天的國民兵，拒絕到台灣當中華民國的軍人。他的父親就是聯蔣蔣介石來蘭嶼募兵的其中之一位勇士。
- 註9：洛馬比克當時已經是有執照的聯結車司機了，從碼頭運輸核廢料到貯存場。
- 註10：必要條件說是，高中生在學校接受過「軍訓課程」，特別允許蘭嶼籍的高中職畢業生，可以辦理國民兵級的「退伍證」。
- 註11：達悟民族習慣的稱謂，就是晚輩一概被稱之「孩子」，不稱姪兒姪女、晚輩。
- 註12：嘉義縣的布袋鎮，靠近海邊的西部城市。
- 註13：馬然，達悟語是叔叔的意思。

夏曼·藍波安

一九五七年生，蘭嶼達悟族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集文學作家、人類學者於一身，以寫作作為職志，現為專職作家，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的負責人。在他細膩優美、詩意的筆下，海洋、飛魚、傳統達悟人的生活智慧和現代衝擊下的悲喜，皆成了他創作的核心，出版以來獲獎不斷，一九九二年《八代灣神話》獲中研院史語所母語創作獎，一九九九年小說《黑色的翅膀》獲吳濁流文學獎、中央日報年度十大本土好書，散文《冷海情深》獲一九九七年聯合報讀書人年度十大好書、《海浪的記憶》獲二〇〇二年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漁夫的誕生〉獲二〇〇六年九歌年度小說獎，並為同年第二十三屆吳魯芹散文獎得主，並以《老海人》獲二〇一〇年金鼎獎。二〇一二年《天空的眼睛》，獲得該年度中時開卷好書獎。二〇一四年《大海浮夢》入圍二〇一五年聯合報文學大獎，二〇一八年獲得日本鐵犬異托邦文學賞。二〇一七年獲得第四屆吳三連文學獎，二〇一八年獲《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評選為台灣當代十大散文家。十月即將出版小說《大海之眼》。

請寄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各欄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台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 三、尚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折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手續費。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托收
本聯由儲匯處處存查 210cm×110mm (80g/m²紙) 保管五年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 一、本收據請詳細加核對並妥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詢函向各連線郵局辦理。
-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據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訂購辦法

- ◎劃撥訂閱
請填妥右列劃撥單直接至郵局劃撥。
(劃撥單通信欄請務必填寫訂閱期及支付款項)
- ◎信用卡訂閱
請填妥信用卡訂閱單，對折黏貼裝訂後，免貼郵票直接投入郵筒。
(如已傳真，請勿重複投郵寄回)
- ◎傳真訂閱
請填妥信用卡訂閱單
直接傳真(02) 22281598
並來電(02) 22281626 確認。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249號8樓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收



(對折線)

十三座金鼎獎榮耀



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十四年耕耘

2003.9.1 開始.....

2004
行政院新聞局「新雜誌」金鼎獎

2005、2006、2007、2008、2009連續五屆
行政院新聞局「文學及藝術類雜誌」金鼎獎

2011
行政院新聞局「雜誌最佳主編」金鼎獎

2012
行政院文化部「最佳人文藝術類雜誌」、「最佳專欄寫作」、「最佳美術設計」金鼎獎

2015
行政院文化部「最佳人文藝術類雜誌」、「最佳專欄寫作」金鼎獎
年度雜誌大獎



文學活動合作、雜誌訂閱與文宣廣告服務請洽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請填妥後對折裝訂，直接投郵即可，免貼郵票。

INK

Literary Monthly

印刻文學生活誌

信用卡訂閱單

我願意訂閱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訂閱一年12期

優惠價**2400元**

限量贈品/印刻書包

●郵寄方式

國內平寄(免郵資) 國內掛號(郵資一年另加240元)

●信用卡資料

卡別： VISA MasterCard JCB U-CARD

卡號：_____

卡片背面簽名欄上數字後三碼 _____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_____年_____月止

發卡銀行：_____

簽名：_____ 同信用卡簽名

持卡人身分證號碼：_____

持卡人地址：_____

持卡人電話：_____

支付款項：_____元+郵資_____元=_____元

訂閱期：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自_____年_____月起至_____年_____月止

●發票資料(如未註明,則以收件人名稱開立)

發票抬頭：_____

統一編號：_____

●訂閱者資料

姓名/公司：_____

訂戶：_____

性別：男 女 婚姻：未婚 已婚

生日：西元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寄書地址： _____

電話：(公)() _____ (宅)() _____

(行動) _____

E-MAIL：_____@_____

本特案限向本社以郵政劃撥及信用卡訂閱
本信用卡訂閱單有效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服務專線：(02)2228-1626 讀者服務部

●郵寄方式
支付款項：_____元+國內平寄(免郵資)
 國內掛號(郵資一年另加240元)=_____元
訂閱期：《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自_____年_____月起至_____年_____月止
本劃撥單有效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服務專線：(02)2228-1626 讀者服務部

我願意訂閱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訂閱一年12期
優惠價**2400元**
限量贈品/印刻書包

虛線內請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虛線內請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

✂

訂閱 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 一年12期

優惠價 2400元 +

限量贈品 印刻書包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可利用本期所附的信用卡/劃撥單參加本專案,如對本專案有任何問題請洽:
(02) 2228-1626 讀者服務部 我們將儘速為您服務。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 19785090

金額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金新台幣 (小寫)

戶名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人 寄 款 人

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通訊處 _____

電話 _____

經理局收款戳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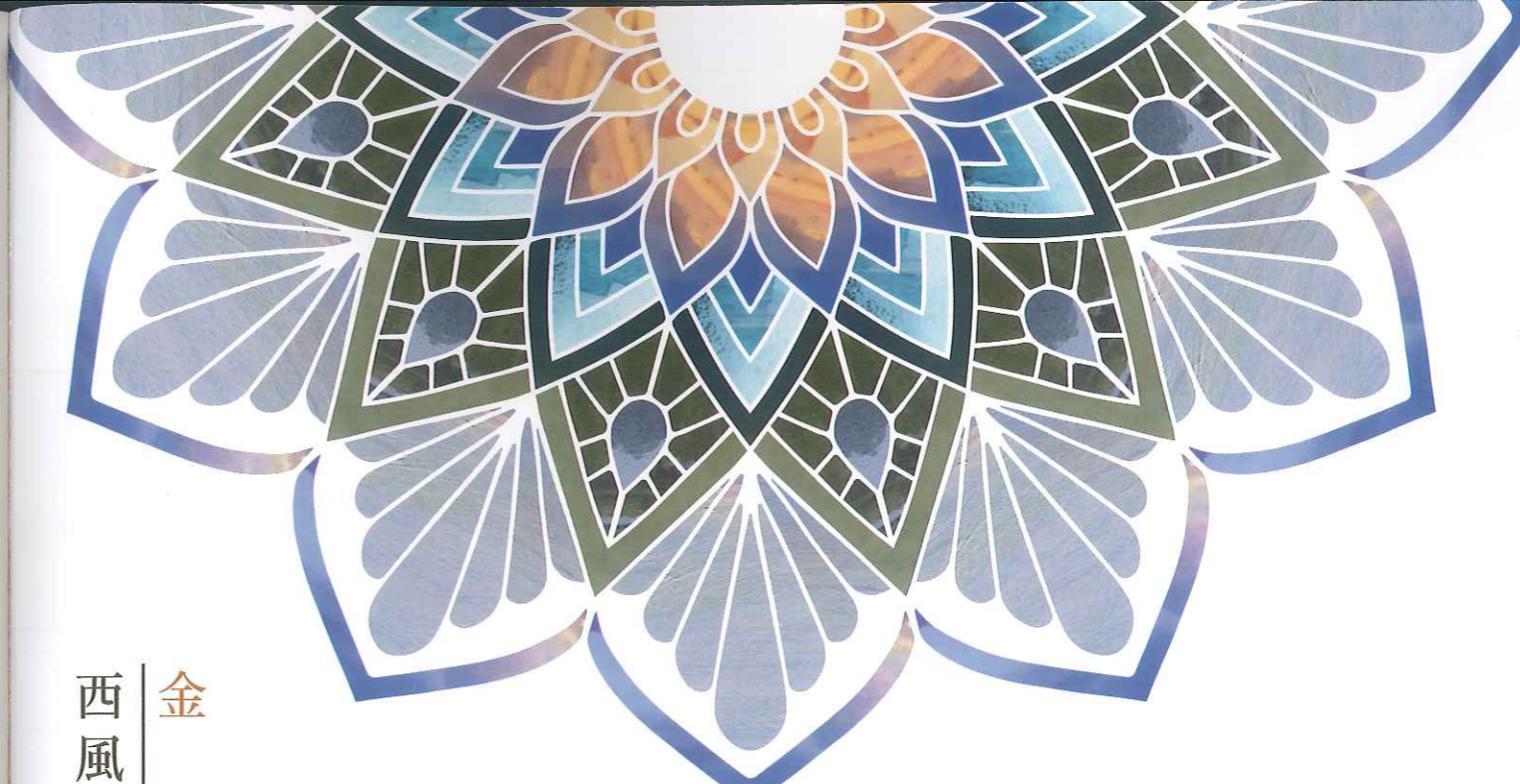
收據帳號戶名 _____

存款金額 _____

電腦紀錄 _____

經理局收款戳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金 秋 西風低語

A Trip of Art & Culture

雅緻客房每人NT\$2,500起,

立即訂房享免10%

蘭陽八景之五
《沙喃秋水》

台灣當代詩人—陳黎

三星在上,月眉

在平野圈圍

我們用星月色

書寫我們的家園

秋水在莊子秋水篇

秋水在叭哩沙庄

庄子裡,整夜

閃爍的水塘裡邊



宜蘭縣礁溪鄉溫泉路67號
訂房專線 02 7735 5005

晶泉丰旅

WELLSPRING by SILKS